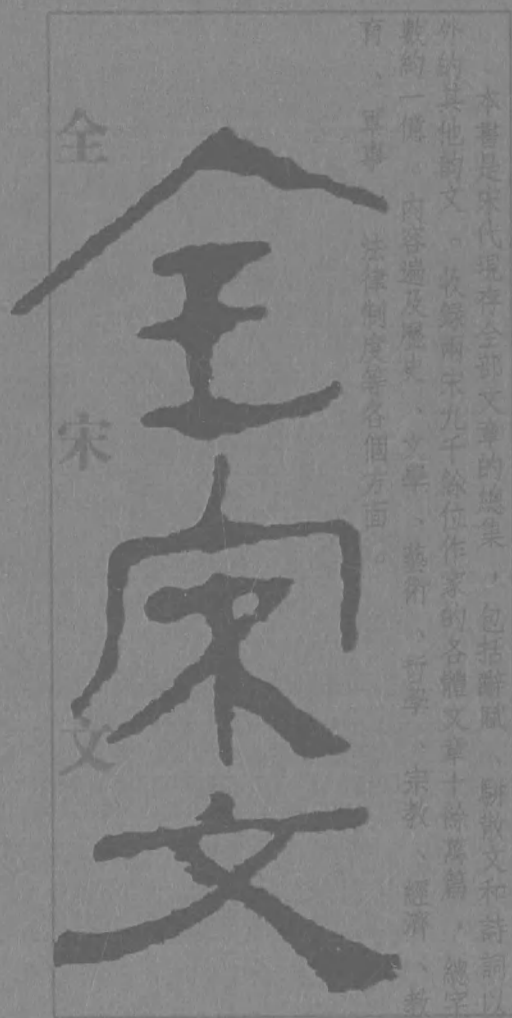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九三冊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九三册



目錄

全宋文卷四二四八

翟耆年

翟忠惠家傳 ····· 一

全宋文卷四二四九

余壹

瞻衮堂記 ····· 一九

紹興重修龍堂記 ····· 二〇

董莘

論理財奏 ····· 二二

乞以會昌縣爲軍奏 ····· 二三

請責罰州縣拖欠上供去職官奏 ····· 二三

言財用奏 ····· 二三

大行皇太后櫓宮橋道頓遞使事狀 ····· 二四

大行皇后梓宮發引門戶狀……………二四

封神事奏……………二五

請申飭諸路州軍依條分隸合收錢物奏……………二六

呂頤浩行狀……………二六

東軒居士

家傳衛濟寶書序……………三二

全宋文卷四二五〇

葉 顥

乞州縣折納二稅並依時價奏……………三三

條具革弊便宜劄子……………三四

契勘文思院事宜奏……………三五

請禁州縣濫役丁夫奏……………三五

三省樞密院見充兼呈同呈文字人相兼祇應奏……………三六

廉州知州推賞事劄子……………三六

獲賊並私茶鹽推賞事劄子……………三七

言選人差注格法之弊奏……………三七

官員大禮恩澤事劄子	三
特奏名見在部人恩例劄子	三
任獄廟未滿丁憂人參選恩例劄子	三
條奏國用事宜劄子	三
言不當稅沙田奏	四〇
節用愛人奏	四一
莆陽蔡氏家廟記	四一
侯 寘	
賀張提刑啓	四二
除閣職謝宰相啓	四三
修福昌院藏經疏	四四
魯 訔	
乞諸軍陣亡贈官告命免書宰執奏	四五
乞革折帛之弊奏	四五
折料折帛之弊奏	四六
諸州軍發到錢物少欠乞推勘押綱官吏奏	四六

編次杜工部詩序 四七

登科續題名記 四八

張 匯

論敵情利害疏 四九

論靖康兩和建炎兩退之失 五〇

全宋文卷四二五一

范宗尹

乞革欺罔之風劄子 五三

論天意未回當隱忍順受奏 五四

乞稍復藩鎮之制奏 五五

乞置安撫使於池州奏 五五

請復權侍郎奏 五六

分鎮事宜畫一劄子 五六

乞服期服奏 五七

請聽政表 五八

請御殿表 五八

請御殿表	二	五九
請御殿表	三	六〇
御試策		六一
天童覺和尚語錄序		六七
寶積禪院記		六七

全宋文卷四二五二

向子固		
乞將所闕書名鏤板降付諸州以便搜訪奏		六九
乞選無肺疾馬發付孳生監奏		七〇
宋 瀚		
題唐范柱國誥		七〇
汪介然		
畫像自贊		七一
游國佐		
金華寺龍骨塔銘		七二
林 覺		

第五等下户納絹事奏……………七三

乞罷點檢所使臣三員奏……………七三

鑄錢事奏……………七四

措置養濟貧民事奏……………七五

頒降鑄錢式御札記……………七五

王昭禹

周禮詳解序……………七六

王輪

謝上官啓……………七八

胡寧

置備奉祠禮料什物劄子……………七九

胡靖

宜興晉平西將軍周孝侯廟籤記……………八〇

楊炬

重開顧會浦記……………八二

楊師錫

言經界圖帳事宜奏	八三
楊 諤	

涪州石魚題名	八四
楊 庭	

言修興元府古六堰事奏	八五
全宋文卷四二五三	

孫汝聽

張尚書右丞傳	八六

孫仁宅

涪州石魚題名	八八

孫與進

湖州德清縣新市鎮永靈廟土地顯佑侯記	八九

張 學

游巴州南龕題記	九一

張節夫

代岳飛謝講和赦表	九二

張邦幾

侍兒小名錄拾遺序 九三

張昌言

瓊花賦 有序 九四

楊 續

黃鹿真人傳 九六

趙伯言

重刊御書謝表 九八

趙伯衛

隆平集序 九九

胡洵直

考正尚書武成自序 一〇一

全宋文卷四二五四

觀 國

言沿江沿海分置馬監擇人典掌奏 一〇二

趙達之

言湖北召人租佃荒田奏		一〇三
趙公傳		
乞除毀書坊不經之書板奏		一〇四
趙士太		
乞擢用宗子行己修潔文理優長者奏		一〇四
趙士奎		
乞於宗室內擇可以朝參之人奏		一〇五
乞討論濮安懿王園廟薦饗舊制奏		一〇六
乞令諸路州縣申報宗子事狀奏		一〇七
乞增廣大宗正司官廨奏		一〇七
南班宗室差充三獻等官事劄子		一〇八
薦趙士錢奏		一〇九
趙彭年		
鑄造文殊廣賢菩薩題記		一〇九
魏安行		
乞受納用平斛奏		一一〇

乞復墾田之法奏……………一一一

淮東募耕閒田奏……………一一一

開田賞罰事奏……………一一三

乞撥錢勸耕奏……………一一三

乞編戶爲甲催稅奏……………一一三

押錢綱推賞事奏……………一一四

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鑄錢司缺官乞增置奏……………一一四

春秋尊王發微後序……………一一五

游龍蟠寺題刻……………一一六

虞 洸

備產濟用方序……………一一六

史應物

題唐文皇賜本蘭亭……………一一七

戚 方

乞將有力耕軍兵拘收歸軍奏……………一一八

與轉運張某書……………一二九

全宋文卷四二五五

劉子翬 一

聞藥杵賦 一二一

溽暑賦 一二二

哀馬賦 一二三

代直閣南劍謝表 一二四

代賀天申節表 一二五

代寶學白州謝表 一二五

代寶學漳州謝表 一二六

代寶學謝復宮觀表 一二七

代張丞相辭免不允謝表 一二七

代翁殿撰遺表 一二八

論時事劄子八首代寶學泉州作 一二九

江北 一二九

荆襄 一三〇

禁衛 一三一

守江		一三一
舟船		一三二
南兵		一三三
吳蜀		一三四
募兵		一三四
代張丞相辭免劄子	一	一三六
代張丞相辭免劄子	二	一三六
代張丞相辭免劄子	三	一三七

全宋文卷四二五六

劉子翬 二

賀魯漕除直秘閣啓		一三八
到任與張守啓		一三八
謝鄧倅啓		一三九
賀李丞相年啓		一四〇
賀李丞相冬至啓		一四〇
賀新憲啓		一四一

賀謝參政啓	……	一四一
回耿龍圖啓	……	一四二
賀宣撫李相公啓	……	一四二
賀翟參政啓	……	一四三
謝李參政舉知己啓	……	一四四
賀呂相公啓	……	一四五
到任與祖漕啓	……	一四五
賀漕侯郎中啓	……	一四六
賀新漕徐學士啓	……	一四七
賀新任梁提舉啓	……	一四七
賀知泉州通交代啓	……	一四八
代與趙待制啓	……	一四八
代與趙提舉啓	……	一四九
代與江給事啓	……	一四九
代與李丞相啓	……	一四九
代賀范參政啓	……	一五〇

代賀秦太師啓 ····· 一五一

送張當世序 ····· 一五一

送翁德功序 ····· 一五二

招劍文送劉致中 ····· 一五三

跋浩然子 ····· 一五五

試梁道士筆 ····· 一五六

題尤貢明墨 ····· 一五七

全宋文卷四二五七

劉子翬 三

聖傳論十首 ····· 一五八

堯舜 ····· 一五八

禹 ····· 一六〇

湯 ····· 一六二

文王 ····· 一六四

周公 ····· 一六五

孔子 ····· 一六七

顏子		一六八
曾子		一七〇
子思		一七一
孟子		一七三

全宋文卷四二五八

劉子翬 四

維民論上		一七六
維民論中		一七八
維民論下		一八〇
漢書雜論上		一八二

全宋文卷四二五九

劉子翬 五

漢書雜論下		一九〇
髯戲		二〇一
閒境志		二〇二

全宋文卷四二六〇

劉子翬 六

友石臺記	二〇四
蒙齋記	二〇五
雙峽橋記	二〇六
溫公隸書銘	二〇七
示六經堂學者	二〇八
字朱熹祝詞	二〇八
遺訓	二〇九
蒼庭筠傳	二一〇
致仕祝君墓誌銘	二一二
處士劉公墓表	二一三
處士祝君墓表	二一五
熊氏令人陸氏孺人墓表	二一六
祭翁殿撰文	二一七
祭翁郎中文	二一八
修武夷冲佑觀疏	二一九

脩祖居上梁文	二二九
屏山新居上梁文	二二〇

全宋文卷四二六一

朱 輅

祀九宮貴神乞依故事奏	二二二
鈐轄廳重建報忠堂記	二二三
卧雲庵記	二二四
張中行墓誌	二二六
吳升之	

題唐范柱國誥	二二七

吳 憲

小天童山施財米碑	二二八

吳 炯

吳寧臺記	二二九

虞 澹

言檢鼓院獻陳事奏	二三〇

朱定國

青田縣重修儒學記 ····· 一三三一

李 洪

言務限之法奏 ····· 一三三二

全宋文卷四二六二

李若川

言恢復豫籌七事奏 ····· 一三三三

言覃恩轉官事奏 ····· 一三三四

乞禁諸州軍截撥上供諸色錢奏 ····· 一三三五

應副諸軍錢糧事奏 ····· 一三三五

乞令諸路攢類收支繳申朝廷奏 ····· 一三三六

言茶法條例奏 ····· 一三三六

乞官戶編民一等輸納役錢并依條解發奏 ····· 一三三七

稟議帖 ····· 一三三七

與知府朝議啓 一 ····· 一三三八

與知府朝議啓 二 ····· 一三三九

與知府朝議啓	三		二二三九
與知府朝議啓	四		二二四〇
與知府朝議啓	五		二二四〇
與知府朝議啓	六		二二四〇
與人啓	一		二二四一
與人啓	二		二二四一
與人啓	三		二二四一
問人寶眷啓			二二四二
李宗閔			
禦金三事奏			二二四二
程敦書			
乞令諸路改正已賣瀦水地奏			二二四六
黃仁榮			
乞許出賣温州拘沒違法田產奏			二二四七
出賣温州所根括田產事奏			二二四八
乞提點坑冶鑄錢司增檢點官員奏			二二四八

乞修治餘杭南北兩湖奏	二四九
乞減斗量酤賣清酒奏	二四九
乞許臨安府於城外權行團結保甲奏	二四九
措置修治餘杭南北兩塘奏	二五〇
臨安府祈晴文	二五〇
臨安府謝晴文	二五一

全宋文卷四二六三

黃中輔

義烏縣學忠孝祠記	二五二
重修義烏縣學記	二五四

胡百能

跋邵德升分定錄	二五五
陳唯室先生行狀	二五五

楊 愿

玉牒所取索宗室事迹奏	二五九
玉牒所機密事劄子	二六〇

乞將秦檜推戴趙氏文字抄送玉牒所奏……………二六〇

乞革乖謫悖僞窺搖國論之風奏……………二六一

劾李光疏……………二六一

劾李文會疏……………二六二

宋高宗敕賜像贊……………二六二

張 晟

乞贍軍酒庫官屬依寺監熙寧法荐舉奏……………二六三

大樂武舞請改造戈以配干劄子……………二六三

吳 曾

昭慈聖獻皇后櫓宮禁地移墳事奏……………二六五

唐范氏柱國誥跋……………二六六

崇仁縣放生池記……………二六六

湘水記……………二六八

全宋文卷四二六四

續 甯

呈張浚乞不除桑仲鎮撫使劄子……………二六九

上宰相論荆南當置一軍劄子	二七〇
致吳璘論宜持重待敵劄子	二七一
重修東嶽廟記	二七二
李翼行狀	二七三
王彥行狀	二七六

全宋文卷四二六五

馮時行 一

賀皇帝登極表	二八三
賀光堯皇帝遜位表	二八四
請分重兵以鎮荆襄疏	二八五
黎州到任便民事奏	二八六
乞減定黎州秋稅米估錢價奏	二八六
請立德行事以古爲法疏	二八七
上皇帝論北虜敗盟書	二八八
論守令銓選疏	二九二
賀韓安撫起復果州啓	二九三

代謝薦章啓	二九三
回諸士人發解啓	二九四
與鄰郡武臣啓	二九四
賀夔帥冬節啓	二九五
與郭帥啓	二九六
謝師帥列薦啓	二九七
與運使啓	二九八
與新憲大卿啓	二九八

全宋文卷四二六六

馮時行 二

張尚書除四川制置啓	三〇〇
與某知縣啓	三〇一
答新任通判啓	三〇二
復郭愛義知郡啓	三〇二
與夔路蔣提刑啓	三〇三
與虞宣諭啓	三〇四

除西路憲謝五府啓	三〇五
回彭州屬吏啓	三〇六
叙復謝宰執啓	三〇六
賀杜起莘殿院除遂寧啓	三〇七
賀恭州知通啓	三〇八
答田廷傑秀才帖 一	三〇九
答田廷傑秀才帖 二	三一〇
答田廷傑秀才帖 三	三一〇
答田廷傑秀才帖 四	三一 一
答唐希德書	三一 一
報白執禮論易書	三一 二
答晁子止論易書	三一 四
上宰相書	三一 五
全宋文卷四二六七	
馮時行 三	
上岳相公書	三一 七

答于守論備員介僎書	三一九
答李悅之書	三二〇
謝秦丞相小簡一	三二一
謝秦丞相小簡二	三二二
謝秦丞相小簡三	三二三
謝秦丞相小簡四	三二三
謝秦丞相小簡五	三二四
謝秦丞相小簡六	三二四
上程侍講小簡一	三二五
上程侍講小簡二	三二六
上太守劄子一	三二六
上太守劄子二	三二七
上太守劄子三	三二七
上王帥劄子	三二八
上太師詩文劄子	三二九
資治通鑑釋文序	三二九

梅林分韻詩序	三三〇
釣魚山回禪師語錄叙	三三一
書郭秦公事實後	三三二
書孟子指要後	三三三

全宋文卷四二六八

馮時行 四

題定軒堅師紙扇	三三四
題三緘金人圖	三三四
題王逸民小景	三三五
題墨梅花	三三五
跋塾江廖持正二記	三三五
跋會景堂記	三三六
跋山谷書木假山記	三三六
跋東坡畫論	三三七
跋老蘇書帖	三三七
濟水入于河	三三七

舜命夔典樂教胄子	三三八
堯典謂之虞書	三三九
盤庚遷都	三四〇
修成都府府學記	三四一
羅城記	三四二
丹稜縣夫子廟記	三四四
龍多山鷺臺院記	三四五
景濬卿學易堂記	三四七
獨有堂記	三四八
稽古堂記	三四九
天華寺欲作山亭因題其壁	三五〇
龍脊灘留題	三五一
龍脊石題名	三五二

全宋文卷四二六九

馮時行 五

劉尚之墓誌銘	三五三

張廷臣墓誌銘	三五四
張吉甫墓銘	三五五
白昭度墓誌銘	三五七
白子安墓誌銘	三五七
楊隱父墓表	三五九
任全一墓誌銘	三六〇
僖潤甫墓誌銘	三六二
馮隱君墓誌銘	三六三
李時用墓誌銘	三六四
和州通判陳公墓誌銘	三六六
祭三家兄正臣文	三六七
劉雲安祭文	三六八
山神祭文	三六九
請巖老茶榜	三六九
請九頂長老茶榜	三七〇

汪若海

上麟書表 三七一

移輔臣述順昌之戰劄子 三七二

上金帥粘罕書 三七六

上曹樞密輔論兵書 三七九

與李允文書 三八二

麟書 三八三

宋左朝請大夫司農少卿主管台州崇道觀汪公叔詹行狀 三八六

全宋文卷四二七一

范 浚 一

姑蘇臺賦 三九二

述嚴賦 并序 三九三

過莊賦 并序 三九四

登八詠樓賦 三九五

慎術賦 三九六

猩猩賦 三九七

甘菊賦	三九七
蟹賦	三九七
寄上李丞相書	三九八
寄上富樞密書	四〇二
答徐提幹書	四〇三
答胡英彥書	四〇五
上婺州周侍郎書	四〇七
答姚令聲書	四〇八
上潘大著書	四〇九
代上范丞相書	四一〇
上致政胡待制書	四一二

全宋文卷四二四八

翟耆年

翟耆年，字伯壽，潤州丹陽（今江蘇丹陽）人，汝文長子。好古文及黃老言。以父任入仕，介褊不苟合。質不任吏，少即退休，放浪山谷間，以著書自娛。既老，環舍植桐百本，自號鬻澹老隱。著有《籀史》二卷（今存上卷）。見所撰《翟忠惠家傳》及《嘉定鎮江志》卷一八。

翟忠惠家傳〔二〕 紹興十一年十一月

公翟氏，名汝文，字公巽，潤之丹陽人。翟受姓於周，有封國曰翟桓，世居北地，後爲晉所滅，徙于西河。周景王時，翟僂新居宋，宋元公無信，大夫華氏謀弑元公，國人與華氏作亂，僂新戰敗華氏，脫甲於公所而歸。璜佐魏文侯，以得士顯名諸侯。漢高祖總帥群雄，剪滅項氏，即帝位，盱以功封衍簡侯。文帝時，廷尉居下邳，太史公所謂自書其門者。牧、況父子，並以《易》傳世。方進以儒術飾吏事，號通明相。子東郡太守義舉兵謀復漢室，爲王莽所殺。酺以道術政事高第第一，拜尚書。

超，山陽太守，齊名李膺、陳蕃，號八極。坐没入中常侍侯覽財產髡鉗輸作，後同膺死詔獄。高士湯與其子莊隱居尋陽，五徵不起。永嘉盜賊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里賴之。孫矯、曾孫法賜，世有隱行。世言率左右羽林兵討武氏，期迎復中宗。長孫弭賊薛仁杲之亂，涇州賴安。良佐宋州刺史，璋虢州刺史。自周迄國朝，代有顯人，明德偉烈，踵武相望。由廷尉至刺史，子孫散居陝、虢、潁、洛之間，翟氏之胄，始分南北，居陝虢者曰北翟，而居吳越前楚者號南翟氏。公之宗自高士以來，世居尋陽。五代秦宗權之黨劉建封陷長沙，公五世祖避亂遷潤之丹陽，以孫權常射虎丹陽之陵亭，又自別曰陵亭之翟。始祖顯，越州山陰宰。高祖玘，故汝州太守，非禮不動，與人交必以身下之，汝、潁間所謂翟古人者。曾祖濤，知蘇州長洲縣，贈太子少保，通三《傳》，專于禮樂，一時之碩儒好禮者推之。祖從，故揚州通判，贈太子少傅。父思，故秘書監，知應天府，贈少師。公年十四舉進士，試《孔子集大成論》，詞旨贍博，老儒不過也。以書謁南豐曾鞏子固，子固立言窺制作之奧，負大名，簡賓客于造語，少印可，喟然曰：「吾道不墜，繫子是賴。」及請退，三留更僕，徒御改觀，士林傳耀。既登第，十年不仕，曰：「親老，可遠乎哉？」崇寧壬午，先少師捐館，公廬墓三年，還舍，毀瘠不勝衣。除喪，干祿京師，大臣一見奇之，曰：「王佐材也！」除議禮局編修官，薦于徽宗。帝召對，謂蔡京曰：「翟某器識深遠，議論通明，可儲東觀。」拜秘書郎。公父子踵武蓬山，縉紳榮之。館中謀白宰府，請議登封以彰洪烈，公言：「治貴清淨，柳宗元猶知封禪之非。今不勸上三代禮樂以文至治，而啓上師秦漢之侈心，懼王通之譏也。」白簡論公詆忽治功，譏侮盛典，責監宿州稅。大觀丁亥，

除著作郎。公九流七略靡不該貫，率語成章，事以類舉。一日，館中群集，問植栢于墓何義。公言：「任昉云地中有獸名弗述，好食亡者腦，銅鐵擊之不死，栢插其腦即斃，前漢黃腸題湊，蓋以禦之。漢制：主第樹栢中庭，取松栢之茂也。」明年秋，遷左史。淵聖皇帝出就外傅，擇一時人物爲官僚，首命公勸講儲宮。冬，詔試詞掖。徽宗皇帝務述熙、豐政事，士夫學宗王氏，以通經爲要，史學無介意者。言官媚公負材驟進，論公少從蘇軾、黃庭堅游，學術不正，不可當內史贊書之任，除顯謨閣待制、知襄州。未行，再論，降直龍圖閣、知齊州。郡圃舊引舜泉爲流水周臺榭，前政貪墨無藝，淤之，植澤瀉私己。公命導泉如初。或謂使君有拔葵之風，公曰：「郡圃與民皆樂者，而瀆利自汙，懼民之弗率也。」未幾，言章再論，落職知唐州。坐謝章自辨，言者挾忿，肆攻不已，罷郡符畀祠祿。政和壬辰秋，復職知陳州。明年春正月，詔還西掖。公以天子修明禮樂，比隆三代，王言非深厚爾雅不足行遠，乃師盤誥以敷辭令，震耀中外，明并日月，四方傳誦，咨嗟太息。夏，除修哲宗皇帝國史，提舉京畿常平。范慎奏：「陛下執大象以撫域中，天人和同，幽明感格，奠九鼎，作晟樂，受玄圭，行冠禮，祀園丘，祭方澤，協氣橫流，珍祥沓至，天神降，地祇出，皆甚盛德事，曠古所未聞也。然未有顯大之舉，以榮天休，以彰美績。願詔儒官，制爲樂章，薦之郊廟，以傳無窮。」奉旨委公修製。公奏：「古者登歌在上，乃播八音，聲依永言，始協律呂，雖有《韶》、《濩》之作，必先《雅》、《頌》之正。所以《猗那》、《長發》，光祀成湯；《清廟》、《我將》，周人用享。其上推本有娥、姜嫄受命之始，其次備載太任、太姒作合之德。爰暨武丁、成、宣，褒大其子孫；下及周、召、山

甫，顯揚其佐命。聖君賢臣，勲德光明，更歷千載，震耀如初。體大事重，苟非其人，孰敢輕議？陛下肇新晟樂，天地顧答，改作禮器，比隆商周，宜得語言文學之臣，付以聲詩郊廟之奏，薦功皇天，明詔萬世。乃以臣愚討論，是使蚊虻負山，氣力幾何？」不允。冬祀圓丘，帝出郊，有人物車馬空峙雲端，時謂天人相與，白日顯行云。宰相蔡京請率百官慶賀，詔「表非翟某莫能昭明嘉祥，叙侈神貺，其俾視草」。冬十一月，除給事中。京兆投事使臣、吉州防禦使竇鑑強買市人張順女爲側室，順不從，誣順京城殺牛，白晝集群不逞劫其家，掠女以去。順訊冤闕下，詔鑑奪爵爲士伍。未幾，詔刊丹書，許用郊恩薦其子昌。公言：「鑑招合亡命，白晝肆掠平民，昌聚衆殺人輦下，父子肆行兇威，無所忌憚，縱未即肆市朝，豈可蒙被世賞，重汙爵列？如此，則小人無所懲艾，刑法無所施用矣。」詔格前旨。雞林遣使入貢，詔元宵觀燈，班侍從上。公請對，言：「《春秋》王人雖微，序諸侯上。聖王之制，先諸夏而後外域。廉陛崇峻，則堂皇尊嚴；軌物凌遲，則國威頓損。今島夷細介，奉琛而至，一旦升法從上，是中國自卑天子近臣，而尊顯陪臣之小物。若遂行之，貽辱朝廷，有無人之歎。」帝矍然曰：「非卿不及是也。」命如舊制。政和間，内外乂安，百揆時叙，詔儒臣修明典則，肇新宋禮，以訓四方，除公禮制局詳議官。明年，天錫帝簋，帝承天休，詔禮官革漢唐諸儒臆說之陋，憲三代稽古象物，昭德于彝器。凡祀圜丘、祭方澤、享禰宮及太室諸器，專命公監三代，正軌則，制器銘功，以格神祇祖考。於是宋器大備，匹休商、周。楚庭讎，上命公作《讎師逐癘詞》四六韻語凡三篇，辰受命，午即上。帝讀之曰：「班、馬才也！」内侍梁師成寵冠一時，位兼三事，畫旨和買百姓

墓田，增闢園地。公言：「昔鄭簡公葬，欲毀公族之廟與司墓之室以行，子產不可，君子以爲知禮，曰禮無毀人以自成者。今近幸之臣假詔平人之墓，以廣遊樂之所，非所聞也。」梁怒，諷宰相黜公守宛陵。郡山嶮民貧，酒坊課額夥大，月入稍虧，或負沽過界，常平使者逕遣官封坊場，籍家財，充逋賞。公奏：「前後征繫，爲戶一百三十有八，爲錢三十六萬八千有奇。窮民較沽，規利養生，坐不售，或繫累致蕩產，復逮繫不聊，且非無良故犯者。今責必不可得之逋，使朝夕愁嘆囹圄，上累至仁。請一切貸貰，以洗瘡痍；裁減歲額，以省刑罰。」詔悉除負，額減舊半。明年秋，除吏部侍郎，未拜，改帥合肥。踰月移守密州。密負海，鹽課甲諸郡。崇寧初，宰相蔡京廢平準爲榷貨，飭爲新法茶鹽鈔，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授鹽。始嚴刑杜絕私市，欲囊括四方之錢，盡實中都。意欲帝謂非相市，他人莫能給用，則己可固位肆姦。常使見行之法售給才通，輒復變易，欺商賈以奪民利，名對帶法。客負鈔請鹽，扼不即畀，必對元數，再買新鈔，方許帶給舊鈔之半。季年又變對帶爲循環法。循環者，已買鈔未授鹽復更鈔，更鈔鹽未給復貼納錢，然後給鹽，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民無資更鈔，已納錢悉乾沒，數十萬券一昔爲敗楮無所用。富商巨賈，朝爲猗頓，夕至殍丐。盜販衡石者，推原經歷，窮治黨與，追逮跡捕，狴犴充溢，死亡道路。重抵黥配，輕辟至徒即獄，更累政不敢縱捨。公曰：「祖宗法，獲私商不詰所由，以靖民也。今麇集不逞苛刻之，一旦亡命，是樹寇也。」悉縱之。卒公代，無以鹽犯禁者。宣和初，朝廷興燕山之師，諸路稅帛，指會須給。版曹言：「祖宗制，衛兵以八月授衣，請夏賦六月畢至。詔諸路促輸。上下相承，催督峻急，富室乘時射利，匹至倍

值。公曰：「今四月蠶未簇而督絹，殆如緣木求魚。」命匹納見值之半，遣官貿易京師，從容告辦。東武多牛，朝廷歲須牛黃，牛失黃輒瘠死，民坐黃破產者相屬。公曰：「守勸民耕者，而督黃致斃其牛，此孟子所謂以政殺也。」天府藥物所聚，宜易致，遣牙校往求以獻。公言：「黃以享上，臣敢有辭？請歲輸錢，就市輦轂。」徽宗皇帝大德至仁，降旨直免。明年賦花羅頒六宮，戶部言：「膠西絲帛所產，請不敷給。」公曰：「此定、潤物，邦人雖莫嫻，當經畫承命，苟復抗請，蔑濟也。」遣吏走兩郡，傭工以教織紵，甫期自集。冬請宮祠以歸。又半歲，有浩然獨往之志，乃上章謝事。踰歲，帝聞公精神強固，詔復奉祠。明年，詔還東省，旋報罷。淵聖皇帝即位，以東宮舊臣，召直翰苑。公以時事俶擾，即日造朝。既對，請遣使北人，立其裔結林牙伊都，以尋舊好，與爲唇齒，以抗金兵。力言：「金人盟好難信，今傾國內侵，苟不厭志，其肯徒回？若倚和緩備，使得逞其間，非計也。且中國久安，兵不習戰，是我力已不敵。顧今無策，惟分促勤王之師，速會畿甸，散屯以多其應，持重以老其師。詔諸將審用間諜，互爲策應。彼野無所掠必携，携而久留必怠，怠而擊之，庶幾或濟。今日之事，非老臣無敢盡言者，惟陛下深計社稷安危，無忽大事。」時耿南仲及其子延禧以潛邸調護恩，言聽計從，堅請和戎。公言不用，請去，除顯謨閣學士守會稽。先少師凡再牧越，公繼爲郡，邦人美緇衣之榮。下車專以仁政，賦訟有更數政不決者，公一語開曉，咸得其情，皆悅伏而去。公聞二聖出狩，集本道兵五千人援京師。時上駐蹕畿甸，遣官走帝所，請即帝位，以慰民望。復請糾合義師，追賊鏖戰，以張國勢。帝至廣陵，公以牧守不得詣見，乃遣上佐及其子耆年奔問官守。建炎二年春、夏

淫雨，蠶麥告病，公言：「浙東和預買帛，歲九十七萬六千匹，越二十三萬五百，以一路計當十之三。郡三邑，經方賊焚劫，戶口彫耗。總蕭山一縣，家業錢一百七十緡，民力困弊，於此可見。陛下即位元年赦書，『祖宗上供物帛悉有常數，熙寧已後，獻利之臣奏請增擴，不勝其弊，其議裁損，以紓民力』。六月甲子，制詔『賦斂之厚，其痛蠲除』。臣謂與其剋剝窮民爲朝廷得少縑帛，不若敷君父實惠，使百姓咸知愛戴。臣已體赦敕惻怛之意，將第三等戶以上減半，第四戶以下權行住罷。及百姓身丁鹽錢，祖宗皆有定制，其後始於折米，今悉爲帛。臣已令只納見直。」制曰可。轉運使吳昉劾公擅放錢帛，詔降官兩等。公表言：「臣叨臨劇郡，實任牧民。當上聖總戎之初，屬二聖蒙塵于外，遐方俶擾，衆志易搖。西有倪賊之未誅，東有方寇之餘黨。征徒潰散，群盜繁興，若催科之不聊，則環視而俱起。臣所謂輕捐州郡之租賦，乃以重保朝廷之土疆。」明年飢，公問策於寮佐，咸請誘富室出穀以賑。公曰：「今盜賊方興，誘勸之利未及貧民，而誅求之禍首及上戶，殆斷屢補履也。」即捐兩歲圭租散給。已而發郡廩，截上供以濟，民免流殍，賴活者數萬人。秋八月，杭卒陳通嬰城以叛，公曰：「遠人猾夏，東南國根本。盜賊肆發，吾莅方鎮，賊在鄰境不討，吳越環視爲盜區矣。」即提兵七千渡濤江，與賊搏戰。公奏：「浙西屯兵進退不一，莫肯用命。乞暫付臣節制，以畢臣功。」朝廷方以專軍委憲臣高士瞻，士瞻戚里子，必欲招携以幸功寵。公復言：「今兵勢已盛，誅戮已加，而憲臣欲釋賊納降，意在黨賊，固沮軍興。昨嚴賊倪從慶跳踉山谷間止十數輩，朝廷不深責帥臣誅討，苟就招安，致人心無所懲艾。今復許招降，是朝廷專以官爵誘人爲盜，獎其叛逆，非所以訓也。」及士

瞳爲賊欲誘質，始專用兵。後文臣提刑周格繼至，復逗留，士瞳竟爲賊擄，而格被殺。賊志既得，分遣間諜，散誘官軍，黨附滋衆。公復乞濟師，朝廷遣辛道宗將西兵五千爲援，至嘉禾，肆掠而潰。十一月，帝遣殿帥王淵統王師收復，言章論公總兵臨城，不肯會戰，有旨令公具析。公言：「臣奉詔旬日，不知所對。自杭賊叛亂，獨臣首提孤軍與賊鏖戰，諸將悉爲憲臣抑制，不許會合，無一人肯應臣者。臣累奏乞暫付臣大將旂鼓，庶無汨撓，得以討賊。臣日夜策厲痍傷，枕戈待命，不旬日王師蕩定。若責臣不武，不能破賊，則臣無所逃罪；若以臣不會合，則無單車一介與臣犄角，不識使臣與誰會合？臣前後乞討賊奏牘具在，非可誣也。」奉旨特降充顯謨閣直學士。富民諸葛氏即居爲樓，臨通衢，歲久爲鬼物所據，白晝顯出，夜明炬如墟野間，人莫敢登，因塑像其上，往來或不致嚴，即崇苦之。公命闢樓爲酒肆，名曰和旨，取課入以資軍儲，徙像叢祠中，神無聞焉。左轄葉夢得聞之，曰：「是肯受令翟公，信有德君子哉！」吏部尚書黃裳，道山前輩也，歎曰：「翟公能使鬼神知畏，是難能也。」後月入豐衍，朝廷置官莅沽，以佐經費。公爲郡，軍士以事遠適者，必計道費、具藥物，審視遣之。既行，經理其家，靡有闕遺。計杭賊之亂，管置郵傳，通息耗，委官撫拏，咸懷愾敵，無私顧憂。軍行，與士卒同起居，次舍庖爨無異具，時嘆以爲古賢將所不及。公牧越，始至，營無屋，軍士僦舍，與民雜處。公曰：「帥職不修至此，其能責士用命乎？」即廢基創屋三千楹。既成，躬按行廬舍，爲辦服用，微至匕箸杯盂，靡不備具，然後以次授館。士卒咸感涕稽顙，謂撫士恤隱，昔所未聞。然有犯必誅，人人畏愛，莫不自盡。浙東副總管楊應誠累歷廉訪使者，以下除筵牧，怫鬱不平，

數詆時政。懼公不能自安，謀爲保全計，乃欺朝廷稱嘗隨其父任邊吏，熟知敵情，及自高麗至女真逕道，請身使三韓，結雞林，圖迎復二聖。公奏：「應誠欺罔君父，自爲身謀，實無奇計可返翠華。苟應誠至高麗，高麗辭以大國之使，假道以問行所，敢不承命。或金人聞使人至自敝邑，請問津以窺吳越，則將何辭以對？決辱命，取侮遠人。臣已檄四明，苟應誠至毋濟其行。」應誠聞之，自臨安登海舶以往。既至高麗，果如公言，氣索而返。郡僚聽訟有不能得者，衆以謁公，語未既，已洞始末，片言折之，群疑渙然，罔不歎伏。公既去，邦人塑公像于郡之龍瑞宮能仁寺，咸以公射弧之日修梵供，以伸善頌。戶繪公像奉祠，畫史至摹本立直以售。邦人飲食，必祝公而後食，閔閔焉惟日夕望公復至。公莅郡，或細故而置理，或重負隨釋遣之，然咸得其情，衆始腹非，卒皆心服。後政師公行事不當也，既而訪其跡，則厚貸者果善良，而吏訊者凶人也，已而曰：「無以爲也，是得於心，不可學。」建炎四年冬，以疾力請掛冠，章十上始得去。明年，金人南渡，避地閩嶠。紹興初，天子駐蹕山陰，詔復以翰林學士起公，未至，除承旨兼侍讀，命所寓郡守即廬勸駕，敕使人頒詔，須公啓行以聞。既對，帝顧公進趨雍容，議論英特，謂中興人物之表。殿廬御士見公步武溫麗，音吐暢潤，論事切要，咨嗟改觀，曰：「今日豈止復睹漢官威儀，是學士位廟堂，中興必矣。」每制詔上，帝讀之，恨起公晚。踰月，除參知政事。公力辭不得命，公亦以經世爲己任。天子虚心聽納，倚以圖治，海內引領尅復。二聖狩金國，議臣言：「三韓距金境密邇，請取道以迎兵衛。」高麗隨遣使造朝，帝令止行人于四明，俾其屬進。及堂參，公適在告，宰相出笏逆之。公聞亟出，謂丞相曰：「三韓國陪臣，藉其主

來，猶班兩省下。今使人之屬至，僕射以漢相之尊，與爲客禮，是自貶以傷國體，非所謂折衝禦侮者。」及再見，公命吏諭之曰：「宰相出笏見使者，以恭問二聖行蹕。今竣事矣，其以吏見使人。」既進，加恭疇昔。秦檜爲相，四方奏請填委未決，吏並爲奸。公語檜專責都司程考吏牘，稽違者峻懲之。公當印，凡訟訴直送所屬，會六部者不得過一日，吏懼自力，無復滯事。同列誚公非堂牒典故，公曰：「天子蒙塵，四方奏報利害，間不容髮。若用承平故實，則玩時廢日，不唯事失機會，舉有滯留之嘆矣。方時艱棘，聖賢馳驚猶不給，吾儕可惰而任吏耶？」公因對，乞治堂吏受賄者。檜面劾公擅治吏，公言：「臣位執政，按吏而宰相見劾，豈可無恥居位？」即力求去，帝挽之不可。公言：「宰相既不許臣預政，臣豈敢苟偷榮以誤國事？」退復堅請。言官方孟卿逢檜意，抗章論公不合與宰相不協，因防秋，欲以細故去位。詔以散官就第。公表言：「臣昨陪國論，誤簡聖衷，不量孤獨之交，欲濟艱虞之會。謂蒙全度之見察，豈料同列之不咸。而雖號參知，了無關預。人材除擢，但見畫于錄黃；政事施行，一視成於牒檢。憂心自念，負愧益深，若蹈淵冰，不能朝夕。與其雷同充位之無補，莫若潔己求去之爲宜。」又云：「爵祿非事君之本心，所懷經世；去就乃□臣之大節，安敢辱身！使臣得辭寵利於聖朝，是亦能識廉恥而爲國。」既歸，謝賓客，以道、釋書自娛，曰：「五千言守恬淡、合虛無爲先，金仙氏明空寂、覺妄幻爲本，旨趣玄遠，自非上智默識，無自而入。然有無之相資，如形影之相隨，初不獨立。謂無上普度天人，莫尊於《黃籙大醮著盟真玉檢》十卷；如來升濟六趣，莫大於《冥陽齋作淨供普濟儀》三卷。皆哀晉、唐以來郊天奉佛之典，丹章綠字之書，稽據參

考，創成一家，軌量宏深，廣大悉備，真前古之所未有。欲使修真之士知非勤功行、嚴齋戒、盡誠恪、躬禮容，不足以格上帝、感大雄、濟群生。其立意陳辭，貫通墳典，合六經之實旨，闡玄教之至言，非叔世諂道佞佛狹隘之所窺識。冬十月，丁普安夫人憂，哀過而禮不踰，士之好禮者式焉。又明年，徒行扶護，自台歸祔先少師之塋。子弟諫公六十不毀，《禮》經所著。今老人血氣已衰，跋涉千里，日又摧傷，脫冒霜露，將謂卒大事何？公曰：「荼毒至此，吾忍以年不自盡乎？」是歲，金人復窺江表，軍行不得進，乃葬湖州之官宅村。既復土，留湖以奉松楸。服除，泛恩除端明殿學士。劉豫挾金人臨淮，師退，詔前宰執議禦敵善後之計。公言：「朝廷無遠略，無定論，無腹心謀議之臣。三者不立，何後之善？自金人躡藉中國，乘輿越在裔土，雖西晉劉、石之禍，唐室安、史之亂，不至于此。自建炎俶擾，今九年矣，天下日苦于兵，而戰守之計初未定也，經國規模初未立也。將相大臣每至防秋，則豫謀避地之計，至春則泰然安肆，如無事之日。敵至與衆同懼，適退與衆同喜，如斯而已。所謂禦敵者，臣不識也。昔晉武帝欲平吳，得張華、羊祜、杜預以贊其計；唐憲宗討淮蔡，武宗伐澤潞，賴裴度、李德裕以成其功。今群臣泛泛然如河中之木，則陛下誰與權事揆策，以圖今日之事乎？臣願擇大臣有深謀遠略者任之，責其恢復。拔用能將，必以却敵。合天下之英傑，相與講謀立國之紀綱，規模先定，然後可爲也。」公以湖去行朝一舍，冠蓋旁午，乃遷寓平江之常熟。紹興七年冬，以郊恩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金人歸地之歲，自沂、密來者，言京東、西人懷歸之心，朝不能夕，約王師至則倒戈相應。既聞公登廊廟，曰：「庶撫我乎！苟朝家命給事公自給事中出守密，故

民云。收復，我必死鋒鏑以報公德，朝廷無遺矢亡鏃之費，京東、西可一日復也。」既聞公去國，咸蹙然曰：「莫有推誠軫物、忠實無私可與成此功者，吾其爲異域鬼矣！」京東、西人謂公政通神明，旁郡之不伸者咸即公求成，公笑遣之。舉陳牒部使者請送公理正，曰：「公不吾與，吾無憾也。」大觀末，三代禮器稍出，學士大夫獲識全古，漸跡先秦科斗字學。公建言：「古者班諸侯宗彝，使鎮撫其社稷，以世守之。當是時，咸受彝器於王室，而後能國，抑爲寶重矣。聖人制器尚象，載道垂戒，寓不傳之妙於尊彝，使人即器以求象，即象以求意，心悟目擊，命物之智，曉禮樂法，而不說之秘於起居飲食之間，朝夕監觀，罔有逸德。此唐虞所以畫衣冠爲紀而民不犯。蓋犧象、尊彝、鼎彝、豆籩所用不同，爲禮各異。周人小宗伯之職辨六尊六彝之名物，又專設官以司其用，刻銘皆科斗文字。聖人作經以載道，經非字莫成文。《周禮》保氏以六書教國子。其後官弗修方，罔知跡于籀古，至謂小學，不復經意。枸鼎悝銘之竅，羽陵汲冢之書，曾不耳聞。周宣王時，史籀變倉頡之法，作大篆，總天下字，一以會意。書法之壞自籀始，其書俗惡已不可言。秦又惡大篆之煩，務從簡易，李斯、趙高、胡母敬變爲小篆。程邈起獄隸，創爲隸法，始皇謂便於迅急，行之不疑。四人胥吏之資，臧獲之見，挾秦刑殺之威，鉗天下儒術之口，必欲顯名不朽。斯因奏罷天下書不合秦文者盡除之，焚燒先典，殄滅籀學，而古文絕矣。漢去周爲近，習於秦隸，不識籀古。唐開元間，又變漢隸爲今文，人至不識隸書。今字學舉宗許氏。方東漢和、安永元、建光間，先秦古文已絕，許氏但襲秦隸，悉從轉聲，野陋淺薄，繆妄斯甚，其害至於錯亂經旨。錯亂則事君訓民，何自而正？聶崇義集腐儒之說，著《三禮

《圖》以誤後學。今商周禮器、科斗文字燦然畢出，陛下方紹稽三代，光明典禮，此獨鬱而未揚，疑有闕也。願詔碩儒博聞之士，稽正六經，考禮於夏商之器，正字於鼎彝之間，剷革繆僞，搜訪失絕，使六經尊疊犧象之用，六書象形科斗之書，昭明炳煥，與六經相表裏，以教後人，天下幸甚！」上大
喜，詔禮官即議以聞。有司謂事大功夥，曠日引時，繼罹金人之亂，竟不克成，識者太息。公爲郡，
必稽公帑之逋於民者，罷宴集，絕饋餉，儲月廩償之，曰：「瘠民以適己，白取以稱客，吾不能也。」
凡朝廷與郡市民物，必面給直，曰：「守不親畀，則爲吏豪奪，所得無幾矣。」公奉先嚴恭，著《享
禮》一卷，節朔按以行事。每祭必先掃除，內外宿設筵几，率族屬告于祖廟。既夕，迎主就位，戒內
外無或訾咳及聞履聲者，以謂祭求諸陰，故昏而行禮，屏氣山立，餽尊拜祝，如聞嘆息，如見所祭。
質明竣事，奠幣燎瘞，奉祐返室，再拜綏神乃退。自少至老，雖甚疾，必自力。公言：「范曄《後漢
書》語近詞冗，事多注見。其《自叙》云『筆勢縱橫，比方班氏，非但不愧』，今叢陋乃爾，豈筆削
未定，緣事被誅，遂傳之耶？」乃刪取精要，總合傳注，作《東漢通史》五十卷。謂儒者道不行，立
空言無補也，著《圃學》五卷、《廣聞》三卷、《人物志》五卷，曰亦足以遺人矣。公藏金石刻千卷，
心畫妙天下，用筆窺六朝書法之秘，盡沉着痛快、遒麗勁逸之美，雖一點一畫，不妄下筆。米元章、
蔡天啓見公行筆，驚曰：「非唐賢所及。」張文潛贈公詩稱「顏筋柳骨世不聞，翟公筆力回千鈞」，蓋
實錄也。公心印剛正，訟牒押尾，吏悉截取以怖瘡。蓄六朝至唐名畫甚富，洞曉畫法，自畫《三境高
真圖》、《十極列聖圖》、《九天朝元圖》、《四聖降魔圖》，凡六十軸二二。《三天雲輅圖》、《九天乘龍

圖》、《七佛圖》、淨土彌陀觀音勢至像、着色《楚山春曉圖》。又妙於刻塑，授法工師，刻三清玉帝真武像於會稽之告成觀，盡端嚴溫慈之相，神氣虛閑，如與人接，見者肅然，郡人謂之木寶。常州廣孝寺僧伽留衣化也，公以舊製不工，親爲易塑，得如來憫世援溺之狀，雖戴安道、楊惠之復出，殆無以過。既成，五色光出窳堵波，燁然高數十丈，有目咸睹。公知人之鑑，世服其明。嘗相吳敏、范宗尹，自布衣期以遠達。秦檜爲密州學官，一見知必爲公輔，執政、從官或援於場屋，或自僚屬薦於朝者一百三十五人。程俱、陳橐、韓駒，皆門生也。公喜治藥物，哀方之經驗者爲《肘後秘書》三十卷，施藥濟人，四十年未嘗少怠。炮炙和劑，必躬必親。爲守日，遣醫歷民居及軍伍視疾苦，坊置病歷，遣官檢校，具增損以告。貧者賙恤之，死亡則給槨具，贈其家。先祖帥商丘，遣公應貢松榆。至盱眙，宿普照寺，寺僧伽真身所捨塔也。主僧子英設食腆而惡，公曰：「一齏麵足矣，奚以是爲？」英夜夢紫衣僧告曰：「翟公須齏麵，宜亟設。」英素凶德，訶遣之，逮曉復夢僧至，曰：「客須齏麵，師勿靳也。」英驚寤，見僧反手扃戶而出，惕然悟爲塔中仙。遲明過公語故，公留行致謝曰：「弟子敢以口腹累和尚耶？」公至朝，以力請復北人之裔，修好以禦金人不合，求去。是冬，京師陷，獨脫圍城之禍，始悟其請出也。太夫人吳氏潤人，享年八十有八。自歸先少師，至公位執政，歲時奉祀，治家咸有典則。婦德母儀，時稱閭訓，賢夫令子，世爲名臣，四方榮焉。翟氏內外宗族以百數，舉無間言。軫姻黨之急，甚于己私。居先少師喪，貧悴不聊，有相資者，夫人笑曰：「吾貧暫爾，吾兒豈資人者？」初不屑也。公俸稍奉親賑施外，未嘗妄費。買田於高郵及鄉里，謂子弟曰：「吾豈老而悖

謬，置多田遺子孫爭端哉！蓋欲創道宮曰仁靖，佛廟曰植德，徼福老、釋，升濟考妣，少伸風樹之悲爾。」公捐館舍，耆年營靖館於櫨之陽，創梵宮于公墓之右，卒父業也。治家鞭撻臧獲，必正衣冠拱立，曰：「五刑，天做怠荒，今私用之，復惰肆，吾懼不敢，所謂非禮威嚴不行，聖人教人先自肅爾。」公奉養未嘗過量，曰：「吾寒儒，敢易天祿以肆志哉？」至於竹頭木屑，未嘗蔑棄，曰：「暴殄天物，用不以道，是殄物也。」及義所當施，雖黃金百鎰，舉猶鴻毛。金人至中原，衣冠厄兵火，十室而九，惟公獨免。公與人交，必誠必信。前後爲同列中傷，不遺餘力，直道而行，恬然自信。庸人狡夫，欺以百數，或請閑之，公曰：「不誠無物，尤而效之，又可乎哉？」與人期，雖虎豹在前，烈風雷雨，不變也。每戒子弟曰：「汝寧容人欺，毋以不誠待物。」嘗言快意事勿爲，爲必有悔。又言：「麟鳳，人雖不識，聞其名者莫不聳悅；梟獍，雖不害人，見者莫不憎惡。士人不師德麟鳳，而爲刻薄，使人如見梟獍，是自棄也。」宣、政間，士夫咸附北司，以圖進寵。及二聖出狩，汨喪忠赤以苟活性命，獨公以道自守，進退光明無垢。公言：「三代人攸好德，叔世稟性不善，剛戾暴恣。先師、老、釋更出而化導之，使依仁寶慈，以自免于戾。懼其頑弗格也，又申言福善禍淫以教誘之，冀其知畏而懲焉。三聖者哀傷諄誨而莫格，甚矣，人之難化也！」公濟物之心，須臾不怠，故賦政以惠民爲本；祇畏之心，日省夕惕，故行事以遠悔爲先。嘗言：「人生於憂患，故《易》稱『履虎尾，索索，終吉』，此聖人教人做畏以遠禍也！」公清明垣夷，表裏洞達，口未嘗言人過。篤於行義，奏補先甥姪而後子孫。鄉人貧不克婚葬者，輒爲主辦。錄旅櫬之無歸者千七百函瘞之。爲郡必搜境內之在

殯者，具費使復土，曰：「掩骼埋胔，王澤也，守可壅乎？」晚年數夢釋迦佛，教工刻製，極華飾崇奉之嚴。公薨之歲，自正月上日，金碧頓昏，如煙霧所暋，日現顰蹙之容。仲秋晦，公忽棄世。公以熙寧九年丙辰九月十一日戌時生，紹興辛酉八月二十九日薨於平江府常熟縣寓舍，享年六十有六。前三日，群鳥集正寢，號鳴不止，夕有大星隕于室。父老嘆曰：「公其殆乎！」公疾革，命耆年凡故臣恤典之例錫者，悉辭於朝，曰：「吾生無益於國，死不敢重爲君費。」《遺表》言：「今國步方艱，人危未靖，將帥驕惰而不能復尺寸之地，倉廩空虛而至於無歲月之儲，士有溝壑之憂，民懷杼軸之嘆。致奢躬之嘗膽，期勵衆以止戈。所願益慨聖衷，誕恢遠略，思爲君之難而慎於出令，欽惟刑之恤而審于用刑。懋終典學之勲，以廣生知之聖。清心省欲，崇簡易以經邦；務儉寶慈，敷柔惠以懷衆。修己以安百姓，耀德以綏四方。旌諫以來盡言，營田以期足食。重名節以激媮弊，信賞罰以振紀綱。減冗食之吏以靖民，清入仕之源以省吏。鑄任子之令，使知學古而入官；嚴薦舉之科，敷求實材而授職。赫然復古，繼周室之中興；力致郅隆，使漢儀之復見。」語皆救時之弊，極言無隱，人所不敢及者，君子謂至矣盡矣。自得疾至易簣，惟飲水自潔。及屬纊，無一言及家事，卧左脅沉然以沒。非平日於性命道德所悟入，孰能視死生如晝夜至此！始娶吏部尚書原武邢恕之女，邢惇夫者，其弟也。夫人詞學輩惇夫，而識過之，享年三十一，贈魯國夫人。繼室趙郡太守汝陽王純之女，封魏國夫人。夫人事先君謹而甚至。子三人，長即耆年，邢出也。耆年自少知友，皆天下有名士，丈人行也。劉器之所甚愛，而以著騷見稱于張文潛。養志自修，好古文及黃老言，介褊不苟合。質不任吏，自謂爲吏必以戇

罷，少日即退休，著黃冠服，放浪山谷間，以著書自娛。宰相范覺民語徵君蘇養直曰：「翟子清濁太明，善惡太分，此張惠恕之所以不能取容當世也。」既老，居于家，環舍植桐百本，自號鬻澹老隱。次鉉，右朝奉大夫、通判嚴州。次紱，右朝請大夫、權發遣南劍州。孫十人：畋，右奉議郎、監登聞鼓院，賜緋魚袋；略，右從事郎、淮南東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三〕；畋，右承事郎、監建康府榷貨務都茶場門；峻，右承奉郎、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疇，右承事郎、福建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吁，承奉郎；隣、磁，皆承務郎。曾孫五人：襄、忞、哀，皆將仕郎；交，未官；次未名。女三人。公病痔，痛苦不聊，仲女慈忍者再剝股雜劑進，公賴以少損。以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葬于潤州之丹陽縣九靈山。耆年袁公平日著述，爲《翟氏家集》三十卷，系除官制誥於後，欲後世考公行實，知家傳之實錄也。孤耆年曰：先君平昔言：「吾死無誌墓，無請謚，無立墓隧之碑。自古有死，疾沒世而無稱。太上立言，惟託名爲不朽。吾三朝遺老，進退不疵，應傳太史，若無求事刻畫以誇流俗，苟平日不爲人信，是直資鎮石耳。」惟公能足以康天下，道足以經百世，窮居約處，欲以一身支大厦之將傾，障狂瀾於既倒，言未發而衆先喻，功未見而衆先信，力不及而世與之。其宣于事業者，萬不一試而彰焉，猶爲一世之所甚重；使出其二三以安利乎人，則澤之被世，其何涯也！孤耆年懼無以光昭先君之令德，傳於永世，故追紀平日語言行事爲家傳，以備史氏之求。而其質固陋不足以識立身行道之大方，其辭鄙拙不足以述致君澤民之萬一，適足以玷累光明，蕪穢盛德云。既葬，孤耆年再拜稽顙請于賓曰：「先公有治命矣，敢請所以信於無窮而昭其德者寵嘉先人，而庇其遺嗣，是先大夫之沒不朽，

而不肖之孤猶可以釋憾於九原也。」賓拜稽首曰：「夫子納君於善，終食不違，嘉績協於師言，是不亦忠乎！夫子濟物之心，坐以待旦，不亦惠乎！故謂夫子「忠惠先生」。」《忠惠集》附錄。（祝尚書校點）

〔二〕原題作「孫繁重刊翟氏公巽埋銘」。按下文并非埋銘，文中自稱爲「家傳」，《直齋書錄解題》卷七著錄「《翟忠惠家傳》一卷」，當是原題如此，「埋銘」云云蓋其孫翟繁所改。今據《直齋書錄解題》改。

〔三〕凡六十軸：此四字疑爲錯簡，似當接於「春曉圖」後。

〔三〕從事郎：原作「從侍郎」。按宋代階官有從事郎而無從侍郎，見《宋史·職官志》九。今據改。

全宋文卷四二四九

余 壹

余壹，江陰（今江蘇江陰）人。建炎中進士及第，紹興間爲兩浙路漕屬，著有《兵籌類要》十五卷。見《宋史》卷二〇七《藝文志》六，嘉靖《高郵州志》卷一一，乾隆《江南通志》卷一二〇。

瞻衮堂記

紹興四年冬，朝廷既却敵于淮濱，明年春，都督丞相張公撫臨侯衛，布宣王命，霑澤愜于編氓，餘威暢乎異俗，向之嘯聚山谷、憑深阻峭、積年所不能致者，一日悔過效順，聽命于有司。師徒不勤，甲兵不頓，而強梗服化，由是天下始知巨盜可夷，而有生之可保也。秋九月，旅師鎮江，遂次于淮東。是時宣撫少保韓公移軍楚州以遏敵衝，命其屬提舉董侯旻，繕營高沙，築城聚糧，以爲老弱休養便地。逮丞相至，則勤恤士衆，布德行惠，細微必錄。詰朝躡履登城，群帥從而後，遂憩于北門，咸與之坐，烹茶飲客，語更僕不能休。視從兵，歡呼鼓舞，撫存久之，乃自東徂西，遍覽勝概。顧禦

敵之具甚嚴，喜見顏間，復徐行數步，忘其道遠而力之疲也。于是丞相益知侯可任重，訓詞諄復，洞示肺腑，而侯亦以有功見知爲樂也。信宿，遂如是□教大閱，列部伍，鳴鼓角，分爲奇陣，箕張翼舒，乍離乍合，進退若一。丞相嘉少保治軍之整，以爲世鮮。雖有□賞，一再大會諸將，劇飲盡歡。舉卮酒屬侯，美其協贊之功，以示寵異。其餘頒賞有差。將士感泣，踴躍思奮。于時天子以丞相久勞于外，式遄其歸，使者冠蓋相望，而丞相亟請于朝，巡視屯戍，撫而勉之，既畢事，然後行。侯恭承天惠，念欲輝耀無窮，乃建堂于所憩之處，名之曰「瞻袞堂」，昭盛事也。昔周公相成王克淮夷，東人欲其留，西人思其歸，故國史歌之，曰：「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今觀丞相勤勞王家，悅近來遠，與周公相望數千載間，並驅爭先，然則宏濟艱難，紹復大業，指日可期矣。壹適以二浙漕屬遡江入淮，餽糧以餉軍，睹茲盛舉，亦預榮焉，謹援筆叙其崖略以附。嘉慶《高郵州志》卷一一。又見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三三。

紹興重修龍堂記_(二)

深山大澤，龍實居之。在漢則郡國湫淵領于祠官，而天田之祀位于壬辰。壬爲水，辰爲龍，就其類也。三農之事，雨澤是資，龍升而雲從，雲行而雨施，其爲吳民之利博矣。故龍之所在，旱必禱焉。左太冲謂「蟠龍潛於沮澤，應鳴鼓而興雨」，諒其言乎！江陰據北江上，洪濤怒瀾，極目無際，

蓋神龍之所窟宅。逾江而南，未十里間，有山口由里，林木紛敷，岡阜相屬。是山之巔，有白龍洞，而靈壇峙乎其下，昔人即是而祭焉。今郡守宗丞富公蒞政之明年，自春不雨，以至于夏，麥已秀而未實，稻欲生而未藝，漕舟絕流，公私告病，閔閔然民惟歲之憂。公兢惕滋甚，見于言色，日與其僚並走群祀，公躬率之，庶僚莫不精意以從。嘉貺集矣，猶未均浹。耆舊以由里龍祠來告。公祇服祀事，無憚險遠，中夕而往，黎明止于祠下，牲酒既陳，鼓鍾迭奏，薦裸降登，禮無違者，精誠交孚，神用顧饗。爰稽舊聞，酌彼泉源，設次于郡之禪居，朝夕禱請，不懈益嚴。油雲朝隴，時雨驟降，土膏其動，可耕可稼。公亟命其僚報祭于庭，耄艾縱觀，歡謠載路。先是，廟屋傾圯，遺址僅存，上雨旁風，莫之帡覆。於是命工庀徒，建祠宇，設貌像，嚴嚴翼翼，不日而成。壹嘗聞之，顏師古謂龍之所居，山川隈曲，往往有之。穢濁諠汙，皆所不容。而唐天復中，臨溪守宰祈雨于龍湫，雲雷倏興，雨雹立至，官吏蒙濕而歸。蓋龍之爲靈也昭昭矣。葺其墻屋，新其壇墀，神於此憑依，則祥應荐臻，雨暘以時，氛祲熄滅，肅亢陽之驕爲有秋之利，奚早之可虞？壹僑寓是邦，恭睹靈蹟，謹叙其大槩，使後之人知龍之有德於民，無怠修祀，以承公之志云。嘉靖《江陰縣志》卷八，天一閣明代地方志選刊本。（以上王曉波校點）

〔一〕本文原署俞壹撰，按文中稱「壹僑寓是邦」，與乾隆《江南通志》卷一二〇載「余壹，江陰人」相合。「俞」與「余」音近形亦近，「俞」當爲「余」之誤，今姑作余壹文收錄。

董 苹

董苹，建炎中知句容縣。紹興中知汀州。二十六年，入爲尚書金部郎中，總領淮東財賦。除秘閣修撰、權戶部侍郎、司農少卿。三十年，充集英殿修撰、知湖州，移知潭州。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八、一七二、一八二、一八四、二〇〇。

論理財奏

紹興二十六年三月

生財、節用、移用、除弊四者，理財之先務。諸州貢獻有殊，項目不一，利病之實，難以盡知。欲望訓諭監司郡守及在職之臣，各以本職財計之利病來獻，委官看詳，擇其可行者，委本路不干礙官措置以聞。積之歲月，天下之財計盡歸掌握，無失陷之弊、侵蠹妄用之私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二。

乞以會昌縣爲軍奏

紹興二十六年三月

汀、贛二州相去五百里，民輕生喜盜，多於農隙聚衆私販。乞於兩州之間，以會昌縣爲軍，別割二縣以隸。《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二。

請責罰州縣拖欠上供去職官奏

紹興二十九年一月

伏望特降指揮，今後州縣前官拖欠上供，而後官致被取勘者，先具所欠年分、已去當職官，擇其甚者取旨責罰，不以去官赦降失減。《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五之三九（第六冊第五四二七頁）。

言財用奏

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

民有常賦，國有經費。會天下之賦，以資國用，使州縣以時催供，部使者以時程督，綱目具存，何昔之有餘而今之不足！臣略究今日之弊，誠有所自。蓋賞罰有一定之格，而論賞紛紛，被罰者甚鮮，有勸無沮，孰不廢弛！遂致侵欺互用，程限稽違。欲望睿旨以累降詔令申敕監司郡守，使各知奉

上之義，應期發納，如尚循習，許戶部擇其違限之最甚者，不候歲終，具名以聞，特賜降責。庶幾人知警懼，而財用無散逸，歲計可指擬矣。《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六之四六（第六冊第五七九五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二。

大行皇太后櫓宮橋道頓遞使事狀

紹興二十九年十月

準敕差充大行皇太后櫓宮橋道頓遞使。今參酌故例，條具下項：一、今來大行皇太后梓宮進發合渡錢塘江，并過浙東，又渡錢清江，其兩江不測水勢湍急。事體至重，欲依例同總護使都大監領官會議，約度船隻，並令前使預先撥堅牢壯大并準備外幫舟船使用。并照得昨來安奉梓宮登舟係平鋪黃板，活絡脫卸，上蓋棚屋，并置辦周圍窗隔等，準備遮護風雨。一、莘自行在至紹興府，除帥臣、監司及太中大夫已上并職事相干外，餘並不許出謁。其一行官屬往來，乞免辭見。所至去處，如遇朝拜行香之類，並免趁赴。《中興禮書》卷二七〇。

大行皇后梓宮發引門戶狀

紹興二十九年十月

躬親相視將來大行皇太后梓宮發引門戶，太史局官供報狀并圖：一、甲方係國音福德利方，其地

係在候潮門之南。看詳此路自水步至江次，經隔清水、渾水間，地步稍遠，今來冬月，竊慮潮水不應。一、丙方係國音利方，無凶神，其地約在嘉會門左右。看詳此路至江，道路稍遠，兼窄狹迂曲，竊慮措置費力。一、乙方不係國音利方，無凶神，其地約在便門之南。看詳此路與今來橋道頓遞使畫到圖，兩橋之間開城處相去不遠，若令太史局官指定乙方地步，令橋道頓遞使、臨安府從便措置開城，取路直至跨浦橋次，極爲快便。又緣太史局雖稱其方無凶神，又稱不係國音利方，有此疑慮。今議定所具三路互有利害，緣事干國音，合取自聖裁。《宋會要輯稿》禮三七之七〇（第二冊第一三五四頁）。

封神事奏

紹興二十九年十一月

西興岸口有主潮神寧濟廟一所，其神封武濟忠應公，係紹興十二年顯肅皇后梓宮渡江保護無虞，准敕加封今號。其廟正在浦口，神像屋宇悉皆頽毀。欲朝廷候將來梓宮濟渡，一行安靜，事畢檢舉，特賜加封，仍令漕司應副添修。所有餘經歷神祠，亦乞令有司討論紹興十二年故例施行。《中興禮書》

卷二七〇。

請申飭諸路州軍依條分隸合收錢物奏

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

欲望申飭諸路州軍，將合收錢物依條分隸，不得改易名色。應限發納及令監司各隨窠名催督。所爲起發，毋令輒換綱解，暗移上供。仍許監司互察。《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五之三九（第六冊第五四二七頁）。

呂頤浩行狀〔二〕

公諱頤浩，字元直，滄州樂陵人。登紹聖元年進士第，累除河北轉運副使。宣和四年，朝廷乘契丹之衰弱，舉諸路之兵，欲圖燕薊，命童貫爲宣撫使，以蔡攸副之。時大將劉延慶統兵僅十萬，自涿州取燕山府。契丹之兵大集，與王師相拒於良鄉縣，殺傷亦略相當。正未有所處，會金人於十二月自居庸關引兵至燕山府，契丹之衆聞風奔潰，金人遂有燕山府及檀、順、景、薊等州。童貫、蔡攸遣使往燕山府見金國主阿骨打，重許歲幣，求此四州之地，使者五六輩，往來商議。金人知貫、攸意要燕、薊以報天子，需索益廣，倍於歲賜契丹之數。議既定，金國兵遂回，貫、攸引兵五萬前去撫定燕、薊。貫、攸到燕山旬日即班師，相繼詹度、王安中知燕山府，爲本路安撫使。是時，郭藥師所統兵二萬，號曰常勝軍，又契丹刺面軍萬餘人，號食糧軍，費用錢糧不可勝計。朝廷命公爲轉運使，公

條奏燕山一路費用如此，雖窮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財，必無以善其後，願詔三省樞密院博議久長之策。徽宗震怒阻壞邊事，先次落職降官，仍舊爲轉運使兼經制燕山府、河北、京東路財用。公在燕山僅二年，備歷艱險，每恐不能逃禍。是時，金人漸生釁端，變詐反覆，邀求不已，徽宗感悟，憶公前日之言，遂復官職，進徽猷閣直學士。宣和六年，丁太夫人憂。公扶喪至濟南府營葬，未及掩壙，有旨起復，催促還任，不許辭免。公再至燕山府，又僅一年，金人初舉兵犯闕，既與本朝講好班師，乃得還。建炎元年五月，今上即位於南京。六月，召公赴行在，就道差知揚州。是年十月，聖駕幸維揚，公前期繕治行宮，分處三省、樞密院、百司及衛兵營舍，擾不及民而事辦。十一月召對，公奏云：「臣竊以金人襲百戰之兵，一年之內，兩犯京闕。天祐陛下，躬有神器。臣竊觀天下之勢，以撥亂爲急。撥亂必先任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申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激其氣，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財用足，人安時和，則有必取之勢，無不成之功。陛下睿算遠圖，布昭聖武，伏願任賢使能，信賞必罰，理財節用，積粟訓兵，裁抑恩倖，無令撓朝廷之權，搜選人材，使之任將帥之責，大開諫路而擇其善，總覽群策而從所長，則何爲不成，何戰不勝哉！」上覽奏劄稱旨。又旬日再對，進劄云：「淮南兩路北距海，南阻江，土地膏腴，形勢雄勝，陛下鑾輿順動，以慰天人心，必得其宜矣。臣嘗謂強可以使之弱，弱可以致之強。昔漢高祖與項氏相持，百戰百敗，然垓下之役，一戰遂成帝業。越王兵敗，棲於會稽，卑辭厚禮，養兵蓄銳，有待而發，一戰遂收霸功。然則陛下駐蹕淮甸，豈非天意所以資陛下興王業乎！伏願聚精會

神，卧薪嘗膽，期於除禍亂、致太平，實無疆之休也。」改吏部尚書。公被旨令密具邊防事宜，公具奏云：「伏惟陛下即位以來，仁民愛物之心孚於四海，憂勤恭儉之德格於皇天，是宜邊境安寧，萬邦蒙福。然而乘兵政敗壞之後，敵人以百戰之師投隙而南，所向無前，適於斯時，實勞指畫。傳曰：『天下多事，聖哲馳驚而不足。』茲誠多事之際，而聖哲馳驚之時。仰蒙下詢備禦之策，臣儒學進身，然嘗任西北緣邊去處，夷狄情僞與夫戰陣之略粗聞一二。犬馬之齒，今已六十，筋力不能勝甲冑，衰邁不能從軍旅，顧有愚見，不敢緘默，輒陳今日備禦十策。一曰收民心，二曰定廟算，三曰料彼己，四曰選將帥，五曰明斥堠，六曰訓強弩，七曰分器甲，八曰備水戰，九曰控浮橋，十曰審形勢。」條分而詳布之，深切當時之務。明年二月，金人以輕騎逼揚州，車駕倉卒南渡，公與禮部侍郎張浚聯馬奔及行在，僅得渡江，扈從至秀州。除簽書樞密院事、江浙制置使。公復召募兵四五千人就鎮江之北，枕江下寨，與金人相持近一月，金人北去。苗傅、劉正彥狂謀不軌，公倡議約諸大將劉光世破之。朝於行在，即除尚書右僕射。扈從鑾輿移蹕建康府，尋遷左僕射。公與張浚密謀誅范瓊，一軍帖然無事。是時天下盜賊群起，公謂金人方去，李成、靳賽等分據淮甸，京城隔絕，山東、河北諸處命令不通，其他寇盜不可勝計。公以爲前此賞罰失當，將士解體，若非信賞必罰，無以大收將士之心。乃奏乞置三省、樞密院賞功司，應自軍興以來，諸路立功將校、借補等人，并許繳元立功，手照自陳，朝廷看詳，隨宜推恩，借補官資。於是四方將士莫不悅服爲用，自是士氣稍振。公措畫招收諸路潰軍、盜賊，殆將肅清矣。十月，金人渡江，王師弗能捍禦，繼渡浙江，逼行在。公憂憤不知所爲，

乃力獻航海爲避狄之計，聖上浩然開納。時廷臣所論皆不合，惟聖意確然不移。車駕自明州登海舟，精銳之兵萬餘人扈駕行在台州港，迤邐趨温州駐蹕。又月餘，是時金人已回鎮江，韓世忠以舟師扼江路，金人不得濟。公力請車駕回幸浙西，宜下親征之詔以爲先聲，亟以銳兵策應世忠夾擊之，此一奇也。時車駕已駐蹕於越州，會中丞趙鼎上章詆公，公遂罷相。後召赴行在，拜左僕射。公每奏陳金人侵犯不已，今又大窺川、陝，皆燕人及中原叛逆協謀所致。古者兵交，使在其間，爲我之計，更宜遣使講和，以紓國難。前此所遣宇文虛中、王倫等數輩，雖拘留不還，勢當再遣使人以驕其志。蒙上開納，遣潘致堯、高公繪使金國，嗣後，潘致堯等得歸。金國通好，蓋自茲始，其後使命相繼，和好遂成，卒迎太母鑾輿暨徽宗梓宮以還。又言：「駐蹕之地最爲今日之急務，伏願陛下發中興之誠心，行中興之實事。今當先定駐蹕之地，要使號令易通於川、陝，將兵順流而可下，漕運不至於艱險，然後速發大兵，一軍往江西、湖南以平群寇，一軍往池州，至建康府。處置已就，招安尚懷反側之人。於明年二、三月間，使民得務耕桑，則大江已南在我之根本立矣。然後乘今年大暑之際，遣精銳之兵，與劉光世渡淮，犄角而北去，由淮陽軍、沂州入密州以搖青、鄆；命張俊躬親統兵由河中府入絳州，以撼河東。乘諸路民心懷我宋未泯之心，知王師有收復中原之意，則中興之業可覲也。若不速爲之，逡巡過春夏，則金人他日再來，不惟大江之南我之根本不可立，而日後之患不可勝言矣。臣嘗聞自古有爲之君，將以取天下者，弗躬弗親，則不能戡禍亂、定海內。伏望聖慈考漢高祖以馬上治之之跡，法唐太宗櫛風沐雨之事，速圖之不可緩也。臣竊見三四年來，金人纔退，士大夫及言事官獻言之人輒

有怠心，便以謂太平廓然無事矣。凡朝廷之謀，更唱迭和，甲可乙否，致機會可乘之便往往沮抑，不得遂行。臣以謂異日誤天下國家者，必斯人之徒也。今天下之勢，可謂危矣，既失中原，止存江浙、閩、廣數路而已。其間亦多曾經殘破，浙西郡縣往往已遭焚劫，浙東一路在今形勢漕運皆非所便。若不移蹕於上流州軍，保全此數路，及漸近川、陝，使國家命令易通於四方，則民失耕業，號令阻絕，俄頃之間已至秋冬，金人復來，雖欲追悔無及矣。」公又奏：「臣任官以來，在西北極邊二十餘年，備見虜人之俗，於逐年四月初，驅官私馬水草牧放，號曰入澱。入澱之後，禁人乘騎，八月末方令出澱，飼以麥豆，以備戰鬪。又夏月弓力不强，射不能及遠，故虜人未嘗於夏月用兵。然自漢至唐，士大夫未有深曉此理者，惟杜牧有言曰：漢伐匈奴，嘗以秋冬。當虜人勁弓折膠、渾馬免乳之際，與之較勝負，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月發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遺類矣。臣竊觀陛下總攬歲久，英武日躋，則舉兵北向以圖中原，此其時也。賈誼曰：『日中必熒，操刀必割。』舍此機會而不乘，後欲追悔，何可及耶！今有兵十六七萬，兵費用不貲，朝廷竭力經營，錢糧常若不辦，曠日持久，必取於民，民怨衆離，乃自困之道，禍亂之所起，可不畏哉！今日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之人，數年之後，必消磨寢少，異時雖欲舉事，勢必不能，可爲深惜者也。臣年踰六十，累歲疾病，每恐溘先朝露，此志遂不得伸，輒敢冒昧陳述，乞賜聰察。」又奏曰：「近日探報，金人與劉豫舉大兵以窺川、陝，若於來年三月間舉兵北向，必可牽制川、陝之寇。萬一川、陝參差，而王師既逐劉豫，川、陝間聞之必震恐，因遣韓世忠就近由西京入關，此亦一奇也。」上開納此策，嘉歎不已，以公都督諸

軍事，總師北向。公師次鎮江，因臺章上疏，遂罷相。是歲冬，虜騎再犯淮甸，緣事關利害，因以邊防機事具奏。上親筆褒美，令陳利害，公即條具所見，析爲十論上之。其一論用兵之策，其二論彼此形勢，其三論舉兵之時，其四論分道進兵，其五論運糧供軍，其六論大兵進發，其七論經理淮甸，其八論機會不可失，其九論舟楫之利，其十論并謀獨斷。上嘉其議而行之。薨，諡忠穆。《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九四。（以上楊世文校點）

〔一〕按此文撰人，《三朝北盟會編》光緒本作「董華」，四庫本作「董革」，《三朝北盟會編》卷首引用書目作「董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作「董萃」。疑「華」、「革」、「萃」、「平」皆「萃」之訛，今姑作董萃文收，待考。

東軒居士

東軒居士，姓名事迹不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爲「孝宗以前人」。著有《衛濟寶書》一卷，乾隆中四庫館臣輯自《永樂大典》，釐爲二卷。

家傳衛濟寶書序

予家藏《癰疽方論》二十二篇，共爲一帙。其方論精微，圖證悉具，隨病施效，可以傳之無窮，而爲衛家濟世之寶。故記之曰《家傳衛濟寶書》。凡采百家之說，會十經之旨，以自得之妙，條陳篇目，使傳者易明而易行。其中答問指授之文，傳之不老山高先生；玉女飛花散，得之洞靈辛隱士；老翁神杖散，乃深溪吳道士之方；趙侯鬚一宗，實清河衲僧所傳；而犀角丸，雖萬全本載，實因文宮先生之所得；食膏蹄湯，來自千金散，瘡潰之後，非此不可。散稱十奇，黃山奇效之藥；乳癰軟癰，三溪老人所珍。鍼法師於石龍法師，灸訣休寧道人見教。憑文注解，片言隻字，皆不妄發。行之十有二年，救人莫知其數。方旨稍奧，須息心澄意穎悟之後，可以奉行，庶幾不誤後人。其爲陰德，亦不淺矣。東軒居士序。《衛濟寶書》卷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曾棗莊校點）

全宋文卷四二五〇

葉 顥

葉顥（一一〇〇——一一六七），字子昂，興化軍仙遊（今福建仙遊）人。紹興元年進士，爲南海主簿，歷知貴溪、上虞縣。以靜退召見，奏對稱旨。除將作監簿，知處州。孝宗初除吏部侍郎，進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首薦汪應辰、王十朋等，孝宗嘉納。乾道三年帝親郊而雷，顥引漢故事上印綬，提舉太平興國宮，歸家而卒，年六十八，謚正簡。見《艾軒集》卷八《葉公行狀》，《誠齋集》卷一一九《贈少保葉公行狀》，《宋史》卷三八四本傳。

乞州縣折納二稅並依時價奏

紹興二十八年

伏望特降指揮，州縣折納二稅並依時價，不得輒有增加，而閩中下四郡陪剋最爲甚者，並乞委轉運司以時檢察，按其違戾。《宋會要輯稿》食貨七〇之四七（第七冊第六三九四頁）。

條具革弊便宜劄子 隆興二年三月

條具革弊便宜。武臣任川廣有賞州郡，或窠闕元是文臣，後差武臣，其賞止係文臣格法；并小使臣有賞窠闕，後差大使臣，吏部往往稱不該載，並作不應推賞，格法不行。因緣請託，巧用別選賞格放行，其弊滋久。欲自今川廣州軍武臣任文臣有賞知州軍，并大使臣任并小使臣有賞差遣，並照應文臣并小使臣格法放行。《宋會要輯稿》職官一〇之二九（第三冊第二六一四頁）。

殿前馬步三司見從軍下班祇應依已獲旨，自受下班祇應起理十年磨勘，改轉進武校尉。今措置似此陳乞磨勘之人，從三衙依自來例一面保奏，仍一就錄白出身以來文字，保明申吏部，從本部候奏施行，庶革迂枉留滯之弊。從之。又選人改官，依條承直郎至修職郎用六考，迪功郎七考，舉主應格，方許磨勘。近多囑託吏史，爲弊非一。自今並不許用迪功郎一色月日作六考，并用減年作實考及權攝月日放行磨勘。從之。又選人陳乞磨勘改官，依見行條法，除諸州教授許就任陳乞外，其餘并不許。近多干求監司、郡守，將知縣幹官乞就任放行磨勘措置。今後并遵守舊法施行。從之。又文武官關陞監當人，依專法須滿六年到部聽關陞。近并不照應條法，止據許乞稱已到堂，即理作到部放行措置。自今並遵依見法，須候身到部，方許關陞。從之。又官員陳乞磨勘服色，內有因罪犯編羈管勒停，并

責授散官，追官指定州軍居住除名之人。今措置應有似前罪犯，後雖改正，若無理元斷月日之文，以前年月並不許收使。從之。又醫官罷任，限三日批書。其陳乞磨勘內有批書違限之人，依專法合該展年，却囑託吏史，往往先放行磨勘，却批書措置。自今醫官磨勘，並遵依見行條限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一之四三（第三冊第二六四四頁）。又見同書職官一〇之二九（第三冊第二六一四頁）。

契勘文思院事宜奏

隆興二年六月

得旨檢察措置文思院，今照得兩界法式，工限經隔年深，比今製造，大小輕重不等，合行委官重行修立。兩界監官廨合難與本院鄰墻，兩門司人吏緣舊例遞遷手分，是致同情。迄今別募有行止人申部收補，不與本院人吏遞遷。《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九之四（第三冊第二九八九頁）。

請禁州縣濫役丁夫奏

隆興二年六月三日

淮南州縣例以丁夫迎送過客，多至百餘人，少不下一二十人，甚者有使供菲屨之直，陪道里之費，謂之差借。去歲餽餉給邊，有司不能預辦舟楫，盡奪客舟以載，甚者既歸而復往，謂之摺運。欲望明詔本路監司常切覺察，如州縣或有違戾，具名按奏。《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一五六（第七冊第六五七

三頁）。

三省樞密院見充兼呈同呈文字人相兼祇應奏

隆興二年七月

檢準已降指揮，三省、樞密院見充兼呈、同呈文字五人，欲許不妨本職，相兼祇應。其請給犒賞之類，止依元職名支破，不得作關差人。仍報糧料院照會，如已作關差人，日下並罷。《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之四三（第三冊第二四一九頁）。

廉州知州推賞事劄子

隆興二年九月

廣南西路轉運司申，前權知廉州黃齊狀，於紹興三十二年正月初八日到任，至隆興二年正月初十日罷任，乞任滿減三年磨勘酬賞。本部契勘，廉州知州舊來係差武臣，緣自今却差文臣，於左選未有推賞之人。伏乞朝廷指揮，詳酌指揮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一〇之二九（第三冊第二六一四頁）。

獲賊並私茶鹽推賞事劄子

隆興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紹興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指揮，獲賊并私茶鹽合推賞之人只據得賞任內月日收使。續承當年八月二十九日都省降批狀，獲賊許收一任內月日循轉。本部照得兩項指揮內〔二〕，並不該載任內獲賞日前歷過考第資序之文。又緣續降批狀，係是一時指揮，難以衝改元降指揮，接續引用。今乞將選人任內獲賊并私茶鹽所得酬賞，若司勳勘驗審覆關到日，即從本部照應獲賞月日以前已歷過考第官序，許行收使循轉；如在獲賞月日以後歷過考第官序，並不許收使。《宋會要輯稿》職官一〇之二九（第三冊第二六一四頁）。

〔二〕照：原作「詔」，據文意改。

言選人差注格法之弊奏

乾道元年

選人差注格法，堂除賞典並在中銓人之上。比年以來，調官者急於請謁，而堂除不勝其多；在官者巧於經營，而賞典不勝其濫。至於銓試，號爲公選，舊來一歲二試，十取其七；今乃從而損之，歲

止一試，十取其五。夫其殿且難如此，而注授之際乃爲多且濫者所陞壓，非所以爲平也。《文獻通考》卷三四。

官員大禮恩澤事劄子

乾道元年三月二日

官員大禮、奏薦、致仕、遺表、身後恩澤及恩當陞改之類，若於條法指揮實有相妨，或有可疑，長貳郎官堂白申明。朝廷如批下，依條施行；或不從所請，已行告示者當行下，不得隱匿已批下事理，妄侍兩端，致令本部官再行堂白申明。如有稍違犯，却重行斷罪。《宋會要輯稿》職官八之三〇（第三冊第二五七二頁）。

特奏名見在部人恩例劄子

乾道元年三月二十五日

臣仰惟陛下自即大位，首霈異恩，至於累到省試人，自四舉以上即授以官，或試入下等與陞等恩例，德至渥也。但比來到部毋慮數百人，無闕可以處之。彼該恩者無非迫於晚景，欲丐寸祿。欲乞將特奏名見在部人依西、北留京人例，權與嶽廟差遣一任，願就者聽，庶人被實惠而無淹滯之歎。《宋會要輯稿》選舉一三之四（第五冊第四四六九頁）。

任嶽廟未滿丁憂人參選恩例劄子

乾道元年四月五日

竊見選人監嶽廟差遣，在任未終滿，因丁憂罷任，即非別有罪犯，難以必要終滿一任，方與免試。今相度欲將任嶽廟未滿丁憂罷任人，候服闕日，並許依條收使免試恩例參選。《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四之三七（第四冊第三五九五頁）。

條奏國用事宜劄子

乾道三年正月十一日

准敕，宰相兼制國用使，參政同知國用事。今條具下項：一、欲以三省戶房國用司爲名。一、逐時將上及擬進，并行下批劄文字，欲並依三省體式，仍就用尚書省印。一、常程文字自行下戶部施行，其餘取會外路監司州軍事務，係干財計利害文字，立號置籍，候回報到，逐一鈎銷外，切慮承受官司報應稽遲，奉行滅裂。如有似此去處，欲具違慢官吏取旨重作施行。一、行在百司諸軍經常歲支月用及年例諸雜非泛支使，自來皆係戶部以諸色窠名錢物應副。近又降指揮，從本部所請，以官戶役錢等袞同支遣。所有州軍合發上供等錢物，戶部自合遵依條法指揮，逐時舉催應副支使。如有每歲經常非泛雜支之外用度錢物，及經畫利源節省事務，並從本部措置擬定，申取旨揮施行。一、諸路州軍

合起發戶部錢銀物帛米斛等，並係指擬應副行在百司大軍支遣，不可少有闕誤。近年州軍將合起錢物侵欺移易，拖欠數多，戶部雖逐時舉催，多是虛申綱解，或不即應報，致有闕乏。已降指揮，諸路州軍合起上供等錢物，每歲上下半年從戶部比較最稽違拖欠去處，具名按劾，申國用司取旨揮，重作黜責。如有起發足辦，別無違滯去處，亦申國用司取旨，優加推賞。在外委逐路總領所依此施行。一、契勘諸路所起經總制錢，近來州軍侵占妄用，一歲虧少動以數十萬貫。欲令提刑司嚴行約束，常切檢察，今後須管依年額，盡數起發。如拖欠違戾去處，按劾申國用司重作施行。一、逐路總領所申請經常錢糧，本部自合依年例申朝廷科降。一應得旨文字，欲隨事關送三省、樞密院。如係急切事務，即先次行下所屬施行。一、欲於三省戶房內選點檢文字二人、主管文字五人、掌管簿書，守闕二人、書寫文字十人，於三省諸房內踏逐選差。添給紙劄等，並依機速房已得指揮減半支破。《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之二一（第三冊第二五〇七頁）。

言不當稅沙田奏

沙田者，乃江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百姓隨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以爲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況沙田乎？《鶴林玉露》卷

節用愛人奏

今日費財，養兵爲甚。兵多則有冗卒虛籍，無事則費財，有事則不可用。雖曰汰之，旋即招之，欲足國用，當嚴於汰、緩於招可也。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蓋節用，則愛人之政自行於其間，若欲生財，祇費民財爾。《宋史》卷三八四《葉顥傳》。

莆陽蔡氏家廟記

宗法之廢久矣！近代盛時，雖號爲世家大族者，其子孫往往散越與凡民等，而況衰亂之世乎！同郡端明殿學士君謨公嘗有志于斯，中遭多難，未嘗一日而忘。今創重屋，上奉得姓之祖，神主又南，像其祖之有封在祀典者，配以子孫之功德者十位。重屋之下，延師其中，聚人子弟同教之。時享月薦，買田以給費。合族人之尊而年長者祭，則高祖者主之，蓋知本者，以明大宗之事，則小宗之遺意也。自禍亂以來，惟學士公作斯譜，建此堂，以尊祖敬宗，示將來以遺族人士子孫者，可謂遠矣！莆陽以忠節顯名，皆在其譜云。尚書吏部侍郎同郡葉顥撰。《蔡福州外紀》卷七，同治刻本。（以上楊世文校點）

侯 寘

侯寘，字彥周，密州諸城（今山東諸城）人，晁謙之甥。紹興中以直學士知建康。乾道間尚在世。有《嬾窟詞》一卷（存）。見《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二，《誠齋集》卷七三《怡齋記》，《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賀張提刑啓

樞庭承制，分使指之權；憲部擇賢，慰朝紳之望。凜然公議，慰此輿情。恭惟某官德蘊圭璋，慮潛著蔡。雛校蓬山之上，標韻冠于諸儒；按行涑水之濱，威稜憺於屬部。旋被賜環之寵，宜膺持橐之榮。緬邈江湖，心存魏闕。激昂籌策，名動漢朝。果膺輔弼之知，荐領將明之寄。賈誼、陸贄之學，久鬱佐時；范滂、周舉之勞，豈容久外。願益頤于業履，方隆就于功名。某衰病陳人，羈旅陋迹。去家百里，聊同元亮之仙游；有宅一區，行作子雲之歸計。《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一。

除閣職謝宰相啓

潢池息警，責偶逭於乏興；冊府陞華，恩遂叨於躡等。豈以轉輸之薄效，遽參文字之英游。靜揣僥踰，悉歸陶冶。竊以中開四庫，上應二星。蔚爲俊乂之居，尤高論譔之職。蓋編名修飾潤色之末，而綴武言語侍從之班。凡自外選，號爲要秩。養賢待用，類皆菁菁樂育之材；礪世疇庸，必有顯顯可書之事。如某者繭然綿力，陋矣諛聞。以狗續貂，蚤從大夫之後；問牛知馬，浸成俗吏之歸。不惟舊學之荒唐，自分清塗之復隔。第堅素履，冀免空餐。侵尋遲暮之秋，重疊光華之運。蠻氛翳海，嘗乘傳以招徠；郴獠依山，亦鉤餌而討滅。功何敢冒，職所當爲。豈期眷獎之隆，猥賜便蕃之數。況石渠虎觀，所以待瓌偉翹傑之士；而伏臘杖杜，何以廁紀述制作之聯。顧不次以超除，實有慚於非據。低徊隨牒，僅同楚士之因人；偃僂循牆，深愧鄭卿之辭邑。此蓋伏遇某官甄明庶類，勵翊群工。同德相須，運精神於一堂之上；微勞必錄，勸功利於四海之間。遂使妄庸，亦叨晉擢。某敢不策其疲蹇，收以桑榆，豈徒焜耀于榮名，要在激昂于懦志。珥筆靡一辭之措，雖懷竊位之譏；登車勤《四牡》之馳，始罄在公之節。《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八。

修福昌院藏經疏

葉書東傳，花藏西峙。恃法輪之常轉，庶覺海之并流。棟梁僅存，編袞何在！作大功德，要完八面之規模；是上因緣，宜聚十方之玉帛。凡歸我佛，圓是道樞。秘五十卷之英華，悟空有自；來一百里之歸響，獲福無邊。倘念琅函，幸開金諾。《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九。（以上吳洪澤校點）

魯 嘗

魯嘗（一〇九九——一一七五），字季欽，一作季卿，號冷齋，秀州海鹽（今浙江海鹽）人，詹弟。紹興五年進士，授餘杭主簿，歷知江山縣。孝宗即位，擢太常丞。隆興二年拜監察御史，俄遷太府少卿。除直敷文閣，出爲江西轉運副使，徙浙東提刑，奉祠主管台州崇道觀，累官至朝請郎致仕。淳熙二年八月卒，年七十七。有《易說》二十卷、《論語解》十卷、《蒙溪已矣集》四十五卷、《後集》二十卷、《須江雜著》六卷、《會稽唱酬》二卷、《芻狗集》十卷、《菑蕘編》十卷、《南征錄》二卷、《自警錄》四卷、《編集祖宗訓典》五十卷、《編注杜少陵詩》十八卷（存）又《年譜》一卷（存）。見《周文忠公集》卷三四《直敷文閣致仕魯公墓誌銘》。

乞諸軍陣亡贈官告命免書宰執奏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

節次承吏部發到敕黃，出給諸軍陣亡贈官告命，依法係宰執簽書。竊見大禮恩霈文武百官封贈，除見任兩府係宰執簽書外，其餘並是代書。欲權依大禮封贈例免書宰執。《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一之七一（第三冊第二六五八頁）。

乞革折帛之弊奏

隆興三年

乞下戶部將折帛以錢計者爲錢有幾，以尺計者爲錢有幾。自來全折錢處依舊外，餘丁鹽綿絹及下戶不成匹兩者盡折錢。蓋零細者利於納錢，端匹者利於納絹，出產去處便於本色，不出產去處便於折錢。若以見價紐折，其直必輕，則折帛之弊可革。請下諸路運司，條約州縣，劾其違者。《文獻通考》卷五。

折料折帛之弊奏

乾道三年正月

折料折帛，國家之所不得已也。吏緣爲姦，以稅錢折麥，以苗米折糯，爲州縣場務麴釀之資。於法以四月中旬麥價立定折科，今州縣率爲姦吏估麥，必損其直，以稅錢一折金十，民已困矣。準絹爲匹八貫有奇，折麥有至二石五斗，糜費耗折幾麥五石。以去歲麥價紐計，十六七千而辦一端之稅。場務所趁課利有定額，利折米麥有定數，縣道往往過數多折。和預買本以利民，今不給直而白著矣，不取絹而折錢矣。稅絹和買，輕重不侔，丁鹽綿絹，名色各異，元降指揮以上供和買各折五分，今縣道有將諸色物帛一例科折，互有出入，合折者暗納本色，不合折者反輸價錢。《宋會要輯稿》食貨一〇之二一（第五冊第四九八七頁）。又見同書食貨七〇之五七（第七冊第六三九九頁）。

諸州軍發到錢物少欠乞推勘押綱官吏奏（二） 乾道三年三月一日

左藏庫逐時申解州軍發到錢物，內有侵移少欠等，乞依司農寺已降旨揮，將衙校綱梢等無官少欠之人，從本寺一面斷遣，行下所屬庫分監納。如情犯深重及押綱有官之人，照應條法送大理寺推勘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七之三三二（第三冊第二九五三頁）。

〔一〕《宋會要輯稿》食貨四四之一〇、食貨四八之一〇、《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五八一頁亦載此奏，文辭頗異，茲錄於下：「左藏庫逐時申解州軍綱運錢物，內有侵移少欠等，今來左藏庫即與司農寺事體一同，今後有欠，一面斷遣監納，如情犯深重，乞依司農寺已得指揮。」

編次杜工部詩序

紹興二十三年五月

騷人雅士，同知祖尚少陵，同欲模楷聲韻，同苦其意律深嚴難讀也。余謂少陵老人初不事艱澀索隱以病人，其平易處，有賤夫老婦所可道者。至其深純宏遠，千古不可追跡。其序事穩實，立意渾大，遇物爲難狀之景，抒情出不說之意，借古的確，感時深遠。若江海浩漾，風雲蕩汨，蛟龍鼉鼉出沒其間而變化莫測，風澄雲霽，象緯回薄，錯峙偉麗，細大無不可觀。離而序之，次其先後，時危平，俗熾惡，山川夷險，風物明晦，公之所寓舒局，皆可概見，如陪公杖履而遊四方，數百年間，猶有面語，何患於難讀耶！名公巨儒，譜叙注釋，是不一家，用意率過，異說如蠅。余因舊集略加編次，古詩近體，一其先後，摘諸家之善，有考於當時事實及地理、歲月，與古語之的然者，聊注其下。若其意律，乃《詩》之六經，神會意得，隨人所到，不敢易而言之。叙次既倫，讀之者如親罹艱棘虎狼之慘，爲可驚愕；目見當時眈庶，被削刻，轉塗炭，爲可憫。因感公之流徙，始而適，中而瘁，卒至於爲少年輩侮忽以訖死，爲可傷也。紹興癸酉五月晦日，丹丘冷齋魯豈序。《杜工部草堂詩箋》。

傳序碑銘》，古逸叢書本。又見《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卷首，《杜工部詩年譜》卷首。

登科續題名記

郡直台躔，地實隘束，海蕩江瀉，氣無厚蓄，俗多勤瘁，競趨不舒，衍古不名題人。國家聲教普洽，薄海於外，士俗炳炳，始與他郡爭衡。羅公適以材德表見於熙、豐多士時，陳公公輔以忠鯁得名宣和間，左公譽之文雅，朱公棐之醇亮，比相望也。紹興大駕南巡，昵跡風化，中州名公卿萃於郡，市改肆，里易服，聲華文物相摩盪而俗益美。故舊記始自咸平，每舉不過一二人，比來榜不下四五。自今家訓人勵，關山川之隘而廣之，俗美於今，猶今視昔，鴻儒碩德，輝映泰階，有人焉。岑竊乙卯第，郡人同年者三人。宰瑞安，得陳良翰，其一也。以前碑無餘石，請續之，因題其首。《赤城集》卷六。（以上吳洪澤校點）

張 匯

張匯，兗州（治今山東兗州）人。初從父行正守官保州，陷金不能歸。紹興十年初，與燕人王暉等夜自新鄉渡河赴行在，上疏言敵情利害，授初品文資。後淮西宣撫使張俊奏充本司準備差遣。著有《金虜節

要》一書。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三四，《三朝北盟會編》卷首引用書目。

論敵情利害疏

紹興十年正月

敵主懦將驕，兵寡而怯，又且離心；民怨而困，咸有異意。鄰國延頸以窺隙，臣下側目以觀變。寇盜外起，親戚內亂。加之昔之名王良將，如尼瑪哈、達賚之徒，非被誅則病死。故子胥戮則吳滅，孔明沒則蜀亡，爭戰之際，古今不易之理。今賊內有羽毛零落之憂，外失劉豫藩籬之援，譬之有人自截其手足，而復剖其腹心，欲求生也，不亦難乎？此乃皇天悔禍，眷我聖宋，復假賊手，以去群凶，特以良時，付之陛下，周宣、漢光中興之業也。曩者蓋敵未當殄滅之時，臣雖早歸朝廷，亦無補於聖德。故臣隱身敵中，甘處貧賤十五年者，伺今日之隙也。又況當時河北人心未安，然河南廢齊之後，人心亦且搖動。王師先渡河，則弊歸河北，而不在中原。設若烏珠先犯河南，則弊歸中原，而不在河北。但能先渡河者，則得天下之勢，誠當日勝負之機，在於渡河之先後爾。而烏珠已有南犯之意，臣恐朝廷或失此時，反被敵乘而先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三四。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二二。

論靖康兩和建炎兩退之失

紹興十三年八月

靖康之初，金人初犯京城。時在內則城高池深，兵食兼足；在外則諸路勤王之師，霧合雲集，四方忠臣義士，雖素不預軍籍，亦皆橫軍扼腕，自備器甲，效命登先，圖報國家二百年德澤。朝廷以天下之勢，當一烏合深入之敵，亦未足爲慮也。復苟攄目前之急，不顧後日之患，許削地以議和。敵既去，官軍從之北行，若用种師道夾河三戰之策，敵衆無噍類矣。時以親王宰臣在敵中，使命絡繹道路，約束諸軍，不得少有犯敵。敵至內丘，有數騎輒犯官軍，已斃數人，官軍束手不敢擅動。內有一卒不勝其憤，輒擊殺一人，適會使命在軍，目睹其事，統制馬忠恐使命回告朝廷，遂斬其卒以徇，且傳首於敵。自後敵時以數騎張弓注矢，戲犯官軍，官軍避之，敵以爲笑。以至與敵馬尾相繼，隨之出塞，無敢誰何。由此勤王之師，莫不解體。故不踰半年，復敢入犯，至百雉戒嚴，而天下勤王之師，無向戰之心者，此失於和一也。至京城之陷，若御駕親征，率軍將整陣而出，亦足以當敵，突圍而出，亦足以脫敵矣。何則？軍民雖非願戰，然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故韓信背水以破趙，田單鑿城以擊燕是也。設若不能出城，但收兵退保舊城，次遣使卑辭厚幣，許割地以退兵，且曰「舍此則有死戰而無生降之理」。兼外城初失，我軍必有縋城得脫者，但有一二人得脫，則四方勤王之師定相傳播，無不知京城已陷，御駕已出。或御駕退保舊城，則勤王諸帥孰不奮身赴難，爭先救主

耶？彼雖有破城之勢，然內有決死之敵，外有必救之兵，內外受敵，苟不釋去，則我與和，此自然之理也。或曰：「城既破矣，豈能整陣而戰，突圍而出，及退守舊城耶？」臣曰不然。蓋京師與邊城異。邊城郡邑，其內守城之軍，不若攻城之敵之盛也，所恃城而已。城池既失，衆寡不敵，不爲敵降，則爲敵害矣。而京城侍衛之兵，守埤之士不下十萬。尼瑪哈、幹喇布兩路之兵，共無六萬。至如城破，其勢亦足以拒敵也，何必淵聖速出見敵耶？譬如御駕親征，遇敵於路，亦無城池矣，焉有謂我方行而以無城池可依，更當棄六軍，以單騎入敵陣願議和耶？而城陷三日之間，淵聖已幸敵營，不惟城爲敵陷，又自無其朝廷也。由是在內軍民，在外勤王之師，已成失國之人矣，孰有禦敵之心哉。此失於和二也。至建炎三年春，尼瑪哈犯揚州，時御營之師必有十萬，而尼瑪哈止有五六千騎。自建炎二年秋九月離雲中，下太行，渡黎陽，攻澶、濮、山東諸州郡，以至犯揚州，可見疲勞之甚矣。此强弩飄風之末，無足畏也。兼是時兩河州郡尚有未陷者，山東州郡十陷二三，人心未安，糧道未集，盜賊蜂起，而不顧後患，投身深入我境，又可見其無知之甚也。時若我師乘其遠來新至，行列未定而擊之可也。或則深池堅城，拒而勿戰，以剄其銳，以沮其意，且多方出兵邀其出掠者。彼萬里孤軍，後無委積，忌於相持，利於速戰，求戰不能，糧道不繼，又且野不能掠，以此制之，其遁必矣。俟其既遁，襲而擊之，舍而縱之，皆可也。而乃望風之際，車駕渡江，六師自潰，爲敵乘之，席捲而去。此失於退一也。至是烏珠之犯江南也，朝廷豈不知敵所利者騎也，我所利者舟師與步兵也，江浙之地，騎得以爲利乎？此皆騎之危地也，舟師步兵之利地也。烏珠有知，豈肯致身於此耶？若御駕親征，諸

路進討，烏珠之敗必矣。而復望風之際，車駕泛海，朝廷自散，爲敵乘之，得志而去。此失於退二也。凡此四者，非敵之善，乃我靖康之兩和，建炎之兩退所自致也。大抵朝廷自來每自視如火，視敵如水，謂火必不可以敵水。既以此處之，焉有不爲敵勝耶？此當時失於料敵，不知彼我之過也。不然，則真廟之時，值契丹蕭后入寇澶淵，若真廟不戰而和，不戰而退，則景德之元，已有今日之事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〇。（以上祝尚書校點）

全宋文卷四二五一

范宗尹

范宗尹（一一〇〇——一一三六），字覺民，襄陽鄧城（今湖北襄樊西北）人。宣和三年上舍登第。累遷侍御史、右諫議大夫，請棄三鎮以紓禍，坐罷。張邦昌僭位，復其職。建炎初出知舒州，以言者論其嘗受僞命，責置鄂州。後召爲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三年，拜參知政事，次年繼呂頤浩爲相，累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紹興初罷，以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沈與求劾之，落職，未幾命知溫州。退居天台，六年八月卒，年三十七。謚宗肅。《宋史》卷三六二有傳。

乞革欺罔之風劄子

靖康元年三月

臣竊謂方今天下之事，可革者甚衆，而欺罔之風，革之尤不可緩。夫鹿之與馬相去遠矣，然高謂鹿爲馬，而二世惑焉者，蓋以天下而欺一人故也。以天下而欺一人，其禍可勝言哉！臣觀國家自崇寧以來，上自宰輔大臣，下至州縣賤吏，莫不以欺罔相高。是以財用匱竭，生靈愁痛，災異數見，盜賊

群起，而道君不知也。前日之禍，職此之由。今陛下繼紹之初，國步艱難之際，正當明四目、達四聰之時，而臣下尚有肆爲欺罔者。使此風復熾，則天下之禍，將有甚於前日者矣。願明詔臺諫，自陛下即位以來，中外之臣有曾爲欺罔者，事無巨細，已敗未敗，悉仰檢舉彈奏以聞。然後聲其罪於天下，而重加誅責，使天下曉然知欺罔不可復爲，則陛下深仁厚澤，得以究矣。取進止〔一〕。《宋名臣奏議》卷二四。又見《靖康要錄》卷四，《名臣言行錄》別集卷二，《右編》卷一八，《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二。

〔一〕取進止：原無，據《靖康要錄》補。

論天意未回當隱忍順受奏

建炎三年六月

金人爲國大患，戰之不能勝，禦之不能却，固已敝矣。兩河陷沒，陛下駐蹕維揚，敵騎遽至，僅能匹馬渡江；至錢塘未閱月，而苗、劉之變生於肘腋。此皆禍之大者，其小者不可悉數。大抵所爲皆不成，所向皆不利，豈徒人謀乖刺，實由天意之未回也。苟不能隱忍順受，以紓目前之急，深恐天意之不測，別致非常之禍，此臣所以日夜寒心也。設若敵騎深入，當以控扼之事責之將相，陛下姑引而避之。言至於此，可謂無策，然譬人之大病垂絕，投之善藥，但得不死，徐議補治。陛下誠能側身修行以享天心，發政施仁以從民欲，選將練卒，繕甲儲糧，數年之後，以弱爲強，孰曰不可？則今日之

無策，乃爲異時之長策也。《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四。

乞稍復藩鎮之制奏

建炎四年五月

昔太祖受禪，與趙普合謀收藩鎮之權，天下晏然無事一百五十餘年，可謂良法。比年國難如此，四方帥守皆束手環視，莫知所出，蓋軍力單寡，不可以有爲，此法之敝也。今日救敝之道，當稍復藩鎮之制。況諸郡爲盜所據者凡十數州，藩鎮之勢，駸駸已成，朝廷雖不爲，人亦自爲之矣。曷若朝廷爲之，使恩有所歸也？今亦不盡行之天下，且裂河南、江北數十州爲之，少與之地而專付以權，擇人久任，以屏王室，實今日之當務也。《中興小紀》卷八。又見《名臣言行錄》別集卷二，《皇朝中興遺史》卷二，《宋史》卷三六二《范宗尹傳》。

乞置安撫使於池州奏

建炎四年五月

建康本帥治，緣近鎮江而去江州千四百里，獨池在其間。若置帥於此，則沿江道里甚均，三帥相去各七百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三。

請復權侍郎奏

建炎四年五月

自崇寧罷權侍郎之後，庶官進用，有不可任以給舍者，則正除侍郎，超躐太甚。請復舊制，以待資淺新進之人。《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三。

分鎮事宜畫一劄子

建炎四年五月

臣等恭依聖旨，就都堂聚議分鎮事宜，畫一如後：一、諸鎮臣，乞以鎮撫使爲名。一、欲將京畿、湖北、淮南、京東西州軍並分爲鎮，其陝西、四川、江南、兩浙、湖南、福建、二廣，並仍舊制。一、諸鎮除茶鹽之利，國家大計所繫，所入並歸朝廷，及依舊制提舉官外，其餘監司並罷。所有財賦，除供上錢帛等，自合認數送納外，其餘職並聽本鎮帥臣移用，更不從朝廷應副。緣今初建，理宜寬假，而又責以備禦之事，欲爲蠲免上供三年，候事力富實日，自合依舊。一、今來分鎮州軍，多經殘破，或依緊要控扼去處，理宜增重事權，庶可以辦應。管內州縣官，並許辟置。內知、通令帥臣列名具奏〔一〕，朝廷審量除授。官吏廉污勤惰，許按察陞黜。其所管州軍，並聽節制。遇軍興，許以便宜從事。其帥臣不因朝廷召擢，更不除代。如能捍禦外寇，顯立大功，當議特許世襲。《三朝北盟會

編》卷一四〇。又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二之七四（第四冊第三二七一頁），《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五。

〔二〕內：原無，據《宋會要輯稿》補。

乞服期服奏

紹興元年四月

伏奉詔書，以隆祐皇太后奄棄東朝，聖心悼慕，務極追崇，及念繼體之重，欲從重服，以稱孝思之意。德音始布，行路之人無不感泣。竊惟隆祐皇太后逮事宣聖仁烈皇后、欽聖憲肅皇后，而中更險艱，無所不有。意者天實爲之脫靖康寇敵邀請之禍，以遺我宋社稷無疆之福。乃自遭家多難，用能再安社稷，保佑聖躬，使陛下當炎德之中微，舉神器於幾墜，太后之力爲多。宜乎陛下自即位至今，恭儉節用，菲食惡衣，未嘗不爲太后正隆名，極大養。而異時有司之咎，誤及東朝，則陛下玉色愀然，訓敬惻怛，此見群臣之所親見，不待家至戶到，而天下之所共知者也。及茲禍變，仰揆聖心，欲報之德，豈有限極？然而群臣之議，以謂四海內外，方且延頸跂踵，日望二聖鑾輿之還，以觀陛下問安視膳，布大喜於天下。而今者乃或重服臨朝，此誠群臣之所不忍見，而陛下不可以不念也。伏望皇帝陛下稍抑聖情，曲從人欲，遵遺誥以彰隆祐皇太后慈儉之訓，服期服以慰百辟卿士惓惓愛君之心。其餘事干典禮，恩及外家，苟可以比擬先后，奉承明詔者，臣等在廷，敢不畢慮謁誠，仰稱陛下孝思之

心，俯答四海祈願之意。《中興禮書》卷二五五。

請聽政表

紹興元年四月

伏爲近上表恭請皇帝聽政，伏奉批答，所請宜不允者。伏以東朝棄養，已深過孝之思；南向嚮明，未總勵精之政。嘗請懇陳，尚闕俞音。凡在周行，靡皇寧處。切以粵自漢世，率循易月之文；監諸禮經，盍徇斷恩之義。矧值遭於多事，雖曠廢於萬幾，禮貴從宜，治當愛日。伏惟皇帝陛下孝思天性，道冠人倫。號痛發於五音，憂哀形於日表，傳聞所逮，感泣惟均。雖聖情之靡窮，顧恤章而有制。事存遺詔，宜遵聽政之言；日記浹辰，已畢爲期之禮。冀回聰聽，俯徇輿情。佇承睿智之臨，允答邇遐之望。《中興禮書》卷二五六。

請御殿表

一 紹興元年五月

伏以皇帝陛下二十七日聽政，未御朝殿者。舉東朝之恤典，固以見於過哀；正外庭之彝儀，可久忘於極辦？伏□誠悃，仰瀆睿聰。臣等聞掩義以思孝，必蘄於重報；抑情以理事，或貴於從宜。矧當恢復之時，尤切顒卬之望。恭惟皇帝陛下追懷大養，永惻深哀。道允協於宣光，行弗遺於曾憫。雖宵

衣旰食，已聞庶構之必親；而就日望雲，未容百辟之咸造。蓋不獨缺臣下寅恭之體，亦何以慰寰區祝頌之心。伏願裁無益之悲，降甚卑之聽。號頌渙汗，回獨斷於一言；位正離明，示常尊於萬國。《中興禮書》卷二五六。

請御殿表 二 紹興元年五月

伏爲近上表恭請皇帝御殿，伏奉批答，所請宜不允者。遵太母之遺言，已畢服期之禮；覽群臣之□□，未便當□之儀。重責忱辭，冀回淵聽。伏以大行隆祐皇太后確守慈順，備更艱險，厚德貫於四朝，休功存乎萬世。禍亂靡定，每憂北狩之勞；壽祿奄終，遂棄東朝之養。屬陛下莫急於興復，勉陛下莫先於儉勤。蓋知軍國之重務方繁，且謂歲時之易遷可惜。倘欲厚加於圖報，孰如亟濟於含生。若從徇無益之悲，則遂缺有常之典。朝紳傾竦，所宜衆欲之必從；法座顛昂，豈可久虛而不御？恭惟皇帝陛下哀感道路，孝通神明。雖有家刑邦，欲示斯民之訓；而以日易月，勉循有國之規。既踰祥禪之規，當節悲憂之念。惟安全二百年之宗社，是爲酬皇太后保佑之恩；惟涵養三萬里之農桑，所以資皇太后升遐之福。宜肅仗衛於神陞，用昭班爵於廣庭。四海九州，方向風而麇至；百工庶尹，佇就日以鳧趨。願少屈於宸衷，庶舉諧於輿望。《中興禮書》卷二五六。

請御殿表 三 紹興元年五月

伏爲近累上表恭請皇帝御殿，伏奉批答，所請宜不允者。祥而廓然，當抑情而協禮；朝既□矣，盍揆事以從宜。豈識微而未感悟於情衷，或辭拙而不明切於先務。何重煩於溫訓，而尚闕於俞音。方夙夜以久懷，敢再三而瀆聽。罔避千誅之罪，庶垂從欲之仁。臣等聞行以孝爲先，禮以時爲大。帝王之孝，固不同匹夫；干戈之時，亦有異於平日。矧本朝之舊章可考，而太母之遺訓具存。參稽服屬而明親疏，斟酌節文而權輕重。漢家之典有易月，既已過哀；《戴禮》之經在斷恩，可爲無憾。雖聖永慕而難奪，然天步未復而多艱。念兩宮厭於遠狩而懷歸，安得愆期而致毀；顧萬姓困於倒垂而望解，豈容過制而廢朝。且濫於孝者隨全孝之名〔一〕，而失於時者乖濟時之實。亦既親於庶政，曷尚闕於彝儀。故勤叩而未從，不以屢却而但已。群情懇懇，誓將日造於彤廷；萬目顙顙，亟欲天臨於黼座。伏維皇帝陛下聖能達節，道貴適中。日昃而食，如文王繼三十世之大統；夜分而寐，如光武當二百年而中興。豈徇如剡之悲，而忘若厲之念。宜降十行之細劄，亟朝百辟於大昕。不特慰黎元之懷，亦以破姦宄之慮。臣等同義艱險，職奉訏謨。顧辨色而款九閭，已竭拳拳之請；冀向明而臨萬寓，俾瞻穆穆之光。《中興禮書》卷二五六。

〔一〕隨：疑當作「墮」。

御試策

朕稽法前王，適求先志，顧德弗類。永惟神器之大，不可爲，不可執，故以道蒞之，夙興夜寐，惟道之從。祖無爲之益，以馳騁乎天下，萬世無弊者也。然爲道在於日損，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損之又損，至於無爲，則是無弊之道，損益隨之。子大夫以謂如之何而無損無益乎？朕粵自初載，念乘百王之緒，作於百世之下。繼志述事，罔敢怠忽，立政造法，細大不遺，庶幾克篤前人之烈。推而行之，間非其人，挾姦罔上，營私背公。故庠序之教雖廣，而士風彫喪，理財之術益多，而國用匱乏。務農重穀，而飢饉荐臻；禁姦戢暴，而盜賊多有。比詔有司，稍抑浮僞，事有弗利於時，弗便於民者，一切更張之，悉遵熙、豐之舊矣。蓋可則因，否則革，權時之宜也。揆之於道，固無損益，然當務之爲急，則因革損益，正在於今日乎！子大夫詳延於廷，爲朕言之，毋隱。

臣對：臣聞天下無事則苦言難入。臣觀比年以來，日月薄蝕，雨陽失序。都城水潦，則居民備糧；淮甸旱荒，則死者蔽道路。四方郡縣，盜賊群起，尤盛於東南。頃者錢塘之破，血流通衢，相廬小邦，一夕煨燼。陛下遣重兵，授神算，軫淵衷者，今數月矣。當此之時，謂天下無事可乎？天下當

有事之時，天子下求言之策，雖懦夫孺子，猶當激昂振厲，以忠言讜論仰承明詔。臣天資愚直，如水火濕熱，不可少變。聞忠臣義士之風，則願爲執鞭；見諂諛之人，不忍正視其面。今乃得與海內多士望清光於九陛之下，其可飾固陋之辭，以歌訟聖德而已乎？然臣二親垂白，生理蕭然，祿養之心，莫此爲急。今乃以難入之言，冒雷霆之威。臣螻蟻之微，自頂至踵，不足以當斧鉞，豈不危哉！獨念忠孝者，天下之大本，而二者常不能以兼全。祿及其親，私門之福；直言中病，天下之願。捐私門之小福，合天下之公願，就令上冒天威，必罰無赦，身殘家破，取笑士類，亦臣所不恤也。殺身成仁，古人有之，臣何憚而不爲乎！故敢展盡底蘊，極言不諱，惟陛下矜其愚焉。臣伏讀聖策曰：「朕稽法前王，適求先志，顧德弗類。永惟神器之重，不可爲，不可執，故以道蒞之，夙興夜寐，惟道之從。祖無爲之益，以馳騁乎天下，萬世無弊者也。」臣謂陛下既明乎此，實天下幸甚。何以言之？蓋三代之所以得天下者，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天下之大，豈一人所能有，天下所共有也。天下雖共有，而四方萬里必退聽於一人者，以聖人有道於此，足以得天下之心。天下雖欲捨是而他適，有不可得者。故天下歸往謂之王，而孟子亦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臣謂陛下知神器之大，則宜以仁恩德澤深結人心，無使奸雄之人得以伺其隙，則卜世卜年，將有隆而無替矣。夫天下之不可爲、不可執者，非謂其綱紀可弛，法度可廢，而一付之自爾也。蓋綱紀不弛，而聖人所以維持天下，出乎紀綱之外；法度不廢，而聖人所以宰制天下，出乎法度之外。但見其內自朝廷，遠及天下，無一事之不理，無一物之不遂，人民陰受其澤，而不見其爲之、執之之迹焉。古之以道蒞天下者，意其如

是而已。若曰紀綱可弛，法度可廢，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以是爲蒞天下之道，其致大亂也必矣。臣謂陛下知神器之大不可爲、不可執，將以道蒞之，則宜立紀綱，修法度，無使君子小人混淆并進。是非已明，賞罰次之，以合乎莊周九變之序，則太平之治不難致矣。昔蓋公治黃老術，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曹參師其言，用之齊而齊治，用之漢而漢興。則惟道之從，無爲之益，誠治天下之要道。區區一曹參尚能用之一時，聲垂萬世，況陛下以天縱之聖，光明之學，其於道有神受而心得者，豈臣愚所能測識？然陛下以是策臣，臣得無言乎？願陛下以清靜爲本，以無爲爲常，聲色之美，觀遊之奉，勿復留意，則淵虛之宗，將默與道會，治亂之本，安危之機，不思而得矣。以是馳騁乎天下，烏往而不可哉？若乃窮樓殿之美以奉上真，興土木之功以蠹邦用，以是爲欽崇之道，非臣所敢知也。臣伏讀聖策曰：「然爲道日損，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則是無弊之道，損益隨之。子大夫謂如之何而可以無損無益乎？」臣嘗誦書，粗明損益之理，願試言之。夫典謨之於堯舜禹皋陶，皆稱其「若稽古」。若之爲言順之而不違也，稽之爲言考之而不泥也。道者，亘萬世而無弊，故若之以盡其常；事者，相時而損益，故稽之以盡其變。「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古今之所同，雖有至智，莫能易也，故言「若昔大猷」。全於帝王建官，其多寡之數不能盡合乎前代者，亦惟其時而已，故言「唐虞稽古」。由是言之，則無損益者道也，有損益者事也。然古之爲道者，必貴乎日損，豈道有損益哉？猶之去沙礫而精金見焉，捨事法形名而道真存焉。所謂損者，如是而已。臣願陛下求道於坦然易行之地，無煩聖慮於恍惚不可爲

蒙之中。儻以「制治」、「保邦」之要道朝念而夕思之，必無誤矣。政事有當相時損益者，斷自宸衷，決而行之，無恤邪論之紛紛也。臣伏讀聖策曰：「朕粵自初載，念乘百王之緒，作於百世之下。繼志述事，罔敢怠忽，立政造化，細大不遺，庶幾克篤前人之烈。」此陛下遵先王之法以有爲也。夫「乘百王之緒」，則規摹爲有傳；「作於百世之下」，則治亂爲可考。乘百王之規摹而由其中，考前世之治亂而爲之鑑，此神考之志也，陛下繼此可也，此神考之事也，陛下之此可也。繼志述事，既盡其善，則立政造事，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其細大不遺，蓋無足道。恭惟國家撫有海內垂二百年，祖功宗德，積累深厚，皇天眷佑，篤生神考，乃大有爲於天下。累聖丕圖，一日大備，猶之五帝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也，猶之有周十六王而武始定也。巍巍成功，振古鮮儷。陛下出紹大統，誠數千載一時也。臣願陛下乘百王之規模，鑑前世之治亂，思祖宗積累之艱難，神考致治之光美，居安慮危，守成若缺，盤固基本，愛育生靈，爲宗社長久之計，則所以篤前人之烈者，誠不可以有加矣。臣伏讀聖策曰：「推而行之，間非其人，挾姦罔上，營私背公。故庠序之教雖廣，而士風彫喪；理財之術益多，而國用匱乏。務農重穀，而饑饉荐臻；禁姦戢暴，而盜賊多有。比詔有司，稍抑浮僞，事有弗利於時，弗便於民者，一切更張之，悉遵熙、豐之舊矣。」此陛下除積年之弊以便民也。夫古者黨有庠，遂有序，則庠序之教，古有之也。《周官》之書，理財居其半，則理財之術，古有之也。文、景下農桑之詔，而年穀屢登；太叔焚萑苻之澤，而鄭盜以息。則務農重穀，宜無饑饉之災；禁姦戢暴，宜無盜賊之患。而今日之弊，乃如聖策所謂者，豈無自而然耶？臣請爲陛下言之。昔神宗皇帝造士以經

術，養士以學校，然三舍之法止行於太學，科舉之制不廢於天下。故當時之士，隆師親友，則競遊於學校；仰事俯育，則求進於科舉。遊學校者有講習漸磨之樂，處田畝者有剛勁不屈之氣，卓犖之才，比比相望。及行法之過也，則科舉掃蕩而無餘，三舍推行於遠裔。凡爲士者，必遊學校，斯有寸進。四方貢於辟廋者，歲千餘人，拘縻牽制，動踰數年。爲子弟者，不得從其養親之心，爲父兄者，不得從其營生之便。求去之計功，則得失之心重，得失之心重，則豪傑之氣消，此所以庠序之教雖廣，而士風彫喪也。國家開疆拓地，遠過三代，其水土所生，不爲不廣，耕鑿之力，不爲不衆，則財用之乏，誠非所患。祖宗以來，取之有道，用之有節，官無冗員，朝無濫賞，故都內有貫朽之錢，太倉有紅腐之粟。十餘年來，學校養士，其費不貲。增官置局，日以冗濫。臣僚賜第，十常二三。賞典之行，動以萬計。內外帑藏之積，爲之一空。乃始方田以增常稅，均糴以充軍儲。茶鹽之法，朝行暮改。縱有厚獲，隨即不繼。是猶實危以江淮之流，豈不謬哉！此所以理財之術益多，而國用匱乏也。饑饉荐臻以氣之不和，盜賊多有以民之失業。蓋天地之所以生育庶物者以氣，氣之所以和者以人。人受天地之中、稟陰陽之和以有生者也，其精神心術與天地相爲流通，故古之論人和者，必終之以天地之和應。今元元愁苦，籲號弗聞，蓋有年矣，如是而欲人和歲豐，豈不難哉！常人之情，倉廩實然後知禮節，衣食足然後知榮辱。使其倉廩不實，衣食不足，因之以饑饉，迫之以重斂，其勢不爲盜賊無以自全。使天下皆怯懦孺子，則氣息奄奄，坐以待盡。使其間有一姦猾之人，智術足以籠愚，語言足以鼓衆，則嘯聚林麓，動踰千百，無足怪者，今東南之寇可以龜鑑矣。然此四事，不當歸咎於法。既不

歸咎於法，則朝廷之間，必有任其咎者矣。聖策謂：「推而行之，間非其人，挾姦罔上，營私背公。」則陛下固已知其人矣。知其罪而罰不加焉，臣愚所以不識也。臣嘗謂君之於臣，患不知其姦，知其姦而不能罰，則不若不知之爲愈，何以言之？蓋不知其姦，則彼猶懼其知也；知其姦而不能罰，復何懼哉！漢、唐之君所以長跋扈之風，啓僭逆之釁者，常以此也。臣願陛下明指其人，正名定罪，上以安宗廟，下以謝生靈，爲萬世臣子之戒，豈不遑哉！伏讀聖策曰：「可則因，否則革，權時之宜也。揆之於道，固無損益，然當務之爲急，因革損益，正在於今日乎！予大夫詳延于庭，其爲朕言之無隱。」此陛下謙冲退託，智不自慮，而策臣等以因革之所宜也。夫權時之宜，古有定論。道無損益，臣亦略陳於前矣。敢以可否因革之說而獻焉。事孰爲可？民心以爲可者，因之可也。事孰爲否？民心以爲否者，革之可也。陛下試歷考古先哲王之所爲，必無出於此矣。臣觀去歲冬秋之交，陛下屢發德音，無非所以抑浮僞，當時仰而讀之者，歡呼鼓舞，咸冀其復見太平。而比者學校之法一遵熙、豐之舊，多士之論，無不稱快。則今日之事，可因可革，宜不論而知矣。恭惟皇帝陛下出神天之本宗，應帝王之興起，知神器之大，不可爲，不可執，故以道蒞之，因時損益，無必無我，上遵先王之法，下除積年之弊，而又謙冲退託，訪臣等以今日之所宜，雖堯舜之用心，不是過也。臣欲稱述盛美，盡歸報之誠，而才藝荒薄無以伸其喙。惟區區之忠，可以貫日月而動金石，故所以仰酬大問者，特此而已。嗚呼！極言不諱者，人臣之盡忠；包容荒直者，聖人之盛德。臣之所以自處者，可謂忠矣；陛下所以處臣者，宜如何焉！

天童覺和尚語錄序

紹興二年

余頑愚拙疏，無所可用，獨於世味淡薄，人我相輕，若可學佛者。以故自幼喜從僧遊，間遇本色道人，雖未言而意已親，殆若磁石鐵之冥契，有不可致詰者，否則雖日相從邈如也。今天童長老覺公，則所謂未言而意已親者。始余被罪南遷，泊舟廬山之下，與師一再邂逅耳，而相與之意，便如故人。去歲罷相東來，師過余於四明，余復訪之於山中，語累日益歡。嘗謂師曰：「學佛者期於了生死，誠可謂一大事矣。士大夫間，乃有酣飫聲色，馳騁勢利，而口舌瀾翻，說佛說祖，自以爲有得。甚者至以爲譚笑之資，此何理也！余之有意於此事，而不敢自欺。他時真實處，辦得少許，方敢拈出，求師別識也。」師深肯此言，且教余以辦道之方，余信受焉。會師之徒以師《語錄序》爲請，余既不敢自欺，其敢措辭乎！姑記與師相從大略，以塞其請云。紹興壬子望日，退晦居士范宗尹序。

《宏智禪師廣錄》卷一，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寶積禪院記

有神僧德性飛錫南陽，駐於浙西嘉湖之思賢里，見其境土饒沃，水木清華，爰率其徒，芟舍以

處。壘石崇墉負棟，爲棲禪之所，題曰寶積，而屬余爲記。予維寶在釋氏，惟佛、法、僧三者而已，自此外，更無所謂寶也。所寶者道德，所積者功行，而寶之積與弗積，直貌之爲軀殼外長物。故於千百億劫之後，出現三寶於無爲而化之區，融作舍利，鎮四部洲。天龍人等，莫不稱揚讚歎，仰散八寶天花於無遮會上，普作津梁，無有涯際。此汝大聖人三寶之貴，所以無敵於恒河沙界者也。今師捨身濟物，卒登彼岸，其尚散星寶之積，以霑足於天龍人等也哉！光緒《重修嘉善縣志》卷六，光緒二十年刻本。（以上吳洪澤校點）

全宋文卷四二五二

向子固

向子固，字叔堅，南渡家會稽（今浙江紹興）。紹興十二年由太府寺丞出知盱眙軍。十四年知揚州，歷數任，至二十三年而罷。紹興末再知揚州。隆興元年以招集流散、應副軍須功遷直寶文閣，又遷右文殿修撰。次年，以侵盜官錢落職罷，與在外官觀。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七、一五二、一六四、一九五，《宋會要輯稿》選舉三四之一二、一三、一四，又職官七一之一〇，《石刻鋪叙》卷下，《蘭亭考》卷七。

乞將所闕書名鏤板降付諸州以便搜訪奏

紹興十三年十二月

比降旨令秘書省以《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據所闕者，榜之檢鼓院，許外路臣庶以所藏上項之書投獻。尚恐遠方不知所闕名籍，難於搜訪抄錄，望下本省以《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應所闕之書，注「闕」字於其下，鏤板降付諸州軍，照應搜訪。《宋會要輯稿》崇儒四之二六（第三冊第二二四三頁）。

乞選無肺疾馬發付孳生監奏

隆興二年二月

准指揮於本州踏逐水草穩便處，起置到孳生監了當。今相度且以一千匹作一監，近緣江淮都督府拘刷過戶馬計四千餘匹，即日無可收買。今諸路大軍春揀，欲乞下鎮江、建康、江、池州駐劄軍，於揀退馬內，選無肺疾，四尺四寸以上，堪充馬公、馬母，發付本監。《宋會要輯稿》兵二一之一二（第八冊第七一三〇頁）。（以上吳洪澤校點）

宋 瀚

宋瀚（一作澣），號鐵石翁。紹興八年四月以戶部員外郎充貢舉參詳官。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二〇之五。

題唐范柱國誥

紹興十五年

惟范氏遠有世序，自唐柱國五世而至忠宣公，可謂祿之大者。今湖北漕使，忠宣公幼子也，一日

出示咸通柱國之誥，則其保姓豈特守宗祊而已哉！光輔累朝，代爲興家，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媿辭矣。紹興歲乙丑月丙戌日丙辰，鐵石翁宋瀚書。《吳越所見書畫錄》卷一。又見《趙氏鐵網珊瑚》卷三，《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七。（尹波校點）

汪介然

汪介然，字彥確，歙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年十八，從伯父四友先生汪存學。免解不第，從岳飛軍，補宣撫司幹官，以功遷承節郎，轉忠翊郎，添差充本軍指使。紹興二十年差充戶部贍軍酒庫，積官至武經大夫。淳熙元年，差充東南第六副將。後主管台州崇道觀致仕，卒年七十七。見弘治《徽州府志》卷九。

畫像自贊

似僧有髮，似俗無塵。一片閒心，明月白雲。弘治《徽州府志》卷九，天一閣明代地方志選刊本。（尹波

校點）

游國佐

游國佐，紹興間人。

金華寺龍骨塔銘

紹興十四年三月

金華老僧巖公所居後洞，獲龍牙角各雙并大骨數若干，頰額齟齬者十數枚。其夕夢巨人縞衣告曰：「此山神龍所依，樵牧觸穢，龍且去矣。今德人蒞吾境，山復清潔，龍當還來，此其蛻也，瘞之吉祥。」巖公異之，乃即洞旁大磐石上累甃爲浮圖，盡取其牙角骨等藏焉。是歲紹興甲子三月也。銘曰：

邈神龍兮去何之，蛻龍骨兮見於斯。巨人夢兮審前知，休徵告兮豈吾欺。建浮圖兮澗之湄，固磐石兮廕厓。德人蒞兮境毋隳，嗟若龍兮歸何時。康熙《漢南郡志》卷一八，康熙二十八年刻本。又見《古

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五三四，雍正《陝西通志》卷九〇。（尹波校點）

林 覺

林覺，處州麗水（今浙江麗水）人。宣和三年進士。紹興二十七年權戶部侍郎。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一〇之六，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四。

第五等下戶納絹事奏

紹興二十七年六月

兩浙州縣第五等下戶今歲合納細絹，乞將一丈以下從便折納價錢，每尺一百文足，零寸一十文，免收頭子勘合等錢。仍委令、佐同受納，即時給鈔銷簿。如輒增多錢數，容縱合千人阻節乞覓，官吏並計贓斷罪，許人戶越訴。《宋會要輯稿》食貨七〇之四六（第七冊第六三九三頁）。又見同書食貨一〇之六（第五冊第四九八〇頁）。

乞罷點檢所使臣三員奏

紹興二十七年七月

點檢所共十一庫，每庫除監官外，又置掌管官物使臣各一員（二），并酒匠攢司手等，所費請給不

少。本所又別置準備差遣使臣三員，每員除本身請受外〔二〕，逐員別破添給等錢各三十六貫。緣逐官別無重難職事，委是虛費領祿〔三〕，乞存留逐庫掌管官物使臣外，所有點檢所使臣三員並罷。《宋會要輯稿》食貨二〇之二一（第六冊第五一四三頁）。

〔一〕管官：原倒，據文意乙。

〔二〕「每」下原重一「每」字，據文意刪。

〔三〕領祿：似當作「廩祿」。

鑄錢事奏

紹興二十七年七月

國朝慶曆以來，歲鑄錢一百八十餘萬緡，其後亦不下百萬，如前年猶得十四萬緡，去年猶得二十二萬緡。而提點司官吏徒糜祿廩，朝廷罷之，殊快人意。但付之漕司，日久亦未有涯。議者以爲諸路物料，有無不等，運司不相統轄，無以通融鼓鑄。欲出戶部錢八萬緡，爲饒、贛、韶三州鑄本，委各州通判主管，漕臣往來措置。今歲權以二十三萬緡爲額，即不得復以舊錢代發。《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七。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三一。

措置養濟貧民事奏

紹興二十七年十月

冬月養濟務在均給貧乏〔一〕。乞措置兩縣并在城兵官公吏及甲頭，如抄劄貧民姓名不實，及自行詭名冒請錢米，許諸色人告，每一名賞錢一十貫，至三百貫止。諸路令坊正耆保抄劄，依此施行〔二〕。犯人令臨安府根勘，依條計贓，斷罪追賞。若有不係貧乏乞丐之人，追賞斷罪施行。《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八之一四五（第七冊第六三二六頁）。又見同書食貨六〇之一一（第六冊第五八七〇頁），《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八。

〔一〕「冬月」句：原無，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補。

〔二〕「諸路令坊」二句：原無，據右引補。

頒降鑄錢式御札記

紹興二十七年七月

臣覺猥以駑下，待罪版曹。紹興丁丑七月七日，以職事賜對，僭陳貨泉之利，貿易流通，民賴而用。近年鼓鑄稍闕，乞將饒、贛、韶三州錢監院各選官備料，措置鑄發。而睿智高明，愛民尤篤，先嘗製造錢樣，高出於臣子意向之表。臣奏事既退，伏蒙宸翰宣示「紹興通寶」兩等。其文本於洛畫，形質渾厚，追崇寧之規模，字勢雄勁，邁鍾、王之筆迹，肉好周郭，備極精微。臣百拜肅觀，光開心

目。經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又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仰惟陛下勵精庶政，以救民瘼，躬儉節用，示天下先。而乃坏冶錢寶，使貿遷交易，以濟民用，所以擴實惠者廣矣大矣。昔漢議錢政更革不常，而卒莫得其要領。唐開元通寶，其字歐陽詢書，猶爲當時所稱。豈如聖神規畫盡善，親以翰墨作新斯製，廣布寰宇，動流億年，俾生民寶之，永以爲重！所錫聖訓，奎文炳煥，臣不敢專有上賜，謹拜手刻諸琬琰，以示無極。紹興二十七年七月。《咸淳臨安志》卷五。（以上尹波校點）

王昭禹

王昭禹，字光遠。其生平爵里不詳，《四庫提要》推測爲徽、欽間人。著有《周禮詳解》四十卷（存），遵王安石《字說》以解經，當時習舉業者多用之。見《直齋書錄解題》卷二，王與之《周禮訂義·序目》，《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

周禮詳解序

道判爲萬物之成理，理之成具不說之大法，禮者法之大分，道實寓焉。聖人循道之序以制禮，制

而用之則存乎法，推而行之則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然後禮之事舉矣。故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至周增而爲三百六十，非故好詳也。王者之世，物繁事衆，其制不得不然也。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蓋言盛矣。然道之常無，下散於常有之域，法象而爲天地，變通而爲四時。聖人體道之常無以觀其妙，體道之常有以觀其微。其精至於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雖先天而天且弗違，尚何事於仰觀俯法，然後奉其時哉？惟夫出神天之本宗，應帝王之興起，天地固有大美矣，四時固有明法矣，雖聖人烏得而違焉？是故因天地之大美，達而爲治教；因四時之明法，達而爲禮政刑事。然則常無之道爲萬物而有天地四時，聖人爲天下而有治教禮政刑事。天地四時，道之所任以致其用者也；六官，聖人任以致其事者也。噫！六官之建，豈聖人之私智哉，實天理之所爲也。由此以觀，則禮之事雖顯於形名度數之粗，而禮之理實隱於道德性命之微，即事而幽者闡，即理而顯者微，然則禮其神之所爲乎！夫神無在而無乎不在，無爲而無乎不爲。聖人立禮以爲體，行禮以爲翼，事爲之制，曲爲之防，亦神之無不在無不爲之意也。彼荀卿徒知禮爲道之華，而不知爲物之致，乃曰「生於聖人之僞」，又烏知禮意哉？王昭禹光遠序。《周禮詳解》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經義考》卷一二二，《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二三八，《詒宋樓藏書志》卷六。（李文澤校點）

王輪

王輪，字德任，臨賀（今廣西賀縣）人。爲陽朔令，有薦之于憲臺者，不久以爭獄事還其薦章。憲臺怒，誣以受賂金私出囚徒，上官直之。見《輿地紀勝》卷一二三。

謝上官啓

縱未能如疏廣之散而利於人，亦豈肯效張武之受而損其節。小心翼翼，以貨其能，取乎讒口，噉噉多言，亦可畏也。《輿地紀勝》卷一二三。（李文澤校點）

胡寧

胡寧，字仲和，建寧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安國季子。以蔭補官。秦檜當國，召試館職，除敕令所刪定官。遷太常丞、祠部郎官。兄寅忤秦檜，出爲夔州路安撫司參議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卒。父作《春秋傳》，修纂檢討盡出寧手，又自著《春秋通旨》，與其書相輔翼。《宋史》卷四三五《胡安國傳》有附

傳。

置備奉祠禮料什物劄子

紹興十九年四月十五日

竊以薦饗之禮務在嚴潔，禮雖從簡，薦必以誠。朝廷歲支禮料本錢一萬一千緡，不爲數少，歲月滋久，因仍簡玩，率取具於臨時，故脯醢則或至於陳腐，果實則不臻於新潔，甚非所以嚴奉祠事。蓋緣每遇祠祭，旋於鋪戶處收簇，不即時支還價錢，致鋪戶不將上等物色供應。今相度欲乞自今後令臨安府市令司將禮料果實等物，約度合用之數，支一色見錢，收買上等物色，不得於鋪戶處臨時均敷供應。如市令司不即時支還價錢，許該鋪戶經戶部陳理，可以杜絕並緣之擾。又見奉祠官每遇宿齋，其什物動用皆循習舊例，假於寺院，多至散失。大約一歲大中小祀無慮百所，若逐時關借，又至散失，其擾實多，亦乞行下臨安府約度置造，於太廟奉安所及望祭齋宮椿管，互取應付，不得于寺院關借騷動。庶幾民和而神降之福，仰副朝廷明德恤祀之意。《中興禮書》卷七。（劉文剛校點）

胡靖

胡靖，江都（今江蘇揚州）人。紹興二十七年官太學正。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二〇之二一。

宜興晉平西將軍周孝侯廟籤記

紹興十九年七月

生爲人傑，死則廟食，自古英雄亦或間見。至使故里之人若子弟事父兄，踰八百年靈爽不□，又設教□之方□人因禍福爲避就，而約以歸禮義，誠有父兄之道而無愧於廟食者，其惟周平西乎！靖建炎舟北客此，□□□侯像于祠下。越五年，而廟有籤，百里內外競往決疑，若問答然，無不曲盡其意。問籤所來，曰：「邑士馬先民撰。」一日與周□容問之，則曰：「靖康過祠下，嘗欲捨觀音籤。未幾，兵革家難相仍，不復爲念。歲次庚戌，夢人授二籤曰：『聞公有喜捨意，願求解釋。』一題『寅中庚射虎』，一『辰中壬斬蛟』，字畫顯明，如晴日中見也。寤而莫曉，惟以靖康之念爲疑。詰旦，詣祠謝不敏，請如初約。使□者求神意，不許；願易道籤，又不許。先民平日所知惟此二籤，皆不許則不知所爲矣。懼而出，遇舊識道士，語之故，曰：『寅中庚，辰中壬，乃以十二支加臨十干，余嘗收此課書，自正月寅中甲至十二月丑中癸，凡百有二十。』先民始悟，曰：『得使我撰此籤邪？』作射虎、斬蛟二籤，卜於神，則莫不協從。於是澡神滌慮，研精覃思，仰求神意，參考課書，盡加臨之□□□一籤皆七言二韻，每章成，必啓神而卜之。可則定，否則易，有七易而後定者。」靖然後知平西寓意於周，假手□□□而爲教詔之方也。初成之夕，周夢客謝，且使避諱。明日徧閱，則觸侯諱者三十有奇，盡易之，乃置於侯前。越至□□□□間，邑人矜其異，詫其詞包羅天地人物，推測陰陽

鬼神。於父子宗族，惟孝惟慈，於君臣上下，惟忠惟謹。□貪戒□，獎善而誅過，溫然如慈親良傅，肅然如嚴霜烈□。解其惑，昭若日月；定其信，堅若金石。嗚呼，休哉！嚴君平，成都隱君子也。假卜筮進人於三綱五常之道，班孟堅尊之，光輝照後世。矧如平西，生有慷慨功名之心，死有大惠于□邑，千古想望其風采，凜然有生氣者邪？求其籤，當知寓教詔，而不止爲一時可否，則侯之意得而習俗益美矣。□□宜游客食、舟車往來者，因籤以知教，則侯之仁厚，豈直一邑哉，廣之天下可也。琅邪主令以功賜地，乃宅侯之丘壟旁，歲時謹祀事如其後人，於籤無不神驗。聞靖說，請書而刊石于祠。先民信畏且誠，故爲侯所藉云。紹興己巳歲秋七月庚辰，江都胡靖記并書。民國《江蘇通志稿》金石一一。（劉文剛校點）

楊 炬

楊炬，武進（今屬江蘇常州）人，登進士第。官左從政郎。以其弟煒紹興間兩上書譏謗朝政，紹興二十二年連坐除名，永不收叙。二十四年二月特送邕州編管，至賓州感瘴死。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三，乾隆《江南通志》卷一二〇。

重開顧會浦記

紹興十五年三月

三江東注，震澤介其間，潦集川溢，畎澮皆盈，而浙右數被水患。蘇、秀、湖三州地形益下，故爲害滋甚。紹興甲子夏大水，吳門以東，沒壤之區，悉爲巨浸。部使者飭郡邑詢求故道，導源決壅以洩水勢。于是監州曹公以身任責，慨然興歎曰：「吾嘗巡行屬邑，講問民瘼，亦既有得于此，顧未有以發之也。觀雲間之爲縣，連亘百里，彌望皆陂湖沮澤。當春農事方興，則桔槔蔽野，必盡力于積水，而後能種藝。是宜地勢愈卑，當有支渠分導瀦水而納之海。」乃歷覽川源，考視高下，請於父老，謀之邑僚，得顧會浦。自縣之北門至青龍鎮浦凡六十里，南接漕渠，而下屬於松江。按上流得故閘基，僅存敗木，是爲旱潦潮水蓄洩之限。復得慶曆二年修河記于縣圖，而知茲河廢興之歲月，與夫淺深廣狹之制，役徒錢穀之數，判然察其惠利之實有在於此矣。蓋歷百有六年，河久不濬，而淪塞淤澱，行爲平陸。遂以狀請于朝，藉縣之新江、海隅、北亭、集賢四鄉食利之民以疏治之，官給錢糧，而董以縣令簿尉，公偃冒風霜，率先僚屬。興工自十月二十有一日，役三月而河成。起青龍浦，及于北門，分爲十部，因形勢上下爲級十等。北門之外，增深三尺，而下至鎮浦，極於一丈，面橫廣五丈有奇，底通三丈，據上流，築兩挾堤，因舊基爲閘而新之。復于河之東闢治行道，建石梁四十六。通諸小涇以分東鄉之渟浸，不旬浹水落土墳。由是自簞山東西民田數千頃，昔爲魚鼈之藏，皆出爲膏

腴，豈不美哉！役工二十萬，用糧以石計七千二百，爲錢以緡計二萬五千，若其它凡見于前記者，茲不暇錄。訖工之辰，憲臺以常平官復視，公與邑僚泛舟從遊，還，謂炬當書其實，以刻于碑之陰，毋事於誇也，炬安敢不勉！遂識其歲月及其功利而不復爲之文。紹興十五年歲次乙丑三月望日〔一〕，楊炬記。《至元嘉禾志》卷二〇。又見《紹熙雲間志》卷下，康熙《松江府志》卷一五，乾隆《婁縣志》卷五，《吳中水利全書》卷二四，乾隆《江南通志》卷六四，嘉慶《松江府志》卷一〇，光緒《青浦縣志》卷五。（劉文剛校點）

〔一〕五：原作「三」，按紹興乙丑乃十五年，作「三」顯誤，徑改。

楊師錫

楊師錫，彭山（今四川彭山）人。紹興中爲左朝散大夫、權知資州，二十年七月代還。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七〇之一三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一。

言經界圖帳事宜奏

紹興二十年七月

乞誠諭逐路元委監司，令責自逐州守臣恪意遵奉，躬親照應，逐縣逐都已造到圖帳，已均了稅數，一一覈實，先次除去爲害事目外，須將貧下最低土色合減稅數，均在侵耕冒佃豪強等人戶下，無

令依前僥倖。若下户尚有合訴事理，見得實有未均去處，亦須不憚繁冗，便與去著，自可將逐鄉蹙零就整之數用與補填。必要依今來詔旨日下改正，具申省部，聽候間遣御史察訪。如是，則前日經界打量不爲虛文，後來所畢帳籍可以憑用。《宋會要輯稿》食貨七〇之一三二（第七冊第六四三六頁）。（劉文剛校點）

楊 諤

楊諤，紹興時人。

涪州石魚題名 紹興十五年二月

紹興乙丑仲春上休日，石魚出水四尺。按古記，大有年矣。使院□□楊諤、杜嶢、孟宗厚、王注、康□、朱繼臣、幸永、張猷、張□、□□、馬顏、何玠、□□同觀，□□繼至。《涪州石魚題刻》。

（劉文剛校點）

楊 庭

楊庭，臨涇（今甘肅鎮原）人，政子。紹興十三年以川陝宣撫使策試如式，由武進郎特換右通直郎。二十三年以右朝奉郎就權利州東路安撫司主管書寫機宜文字。二十八年以其母崇國夫人請，由直秘閣陞直顯謨閣。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〇、一六四、一八〇等。

言修興元府古六堰事奏

紹興二十三年五月

紹興府見屯御前軍馬合用糧料，全籍糴買應副食用。本府褒斜谷口有古六堰，澆溉民田，頃畝浩瀚，自來春首隨食水戶田畝多寡〔一〕，均出夫力修葺。昨經兵火，民力不足，多因夏月使水之際，暴水衝損堰身，遂失一歲之利，又撥屯內將兵，差不入隊人兵，併手修葺，庶幾便民〔二〕。《宋會要輯稿》食貨八之三十八（第五冊第四九五—三五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四。（劉文剛校點）

〔一〕多寡：原作「多寬」，據文意改。

〔二〕庶幾：原作「幾幾」，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四二五三

孫汝聽

孫汝聽，字良臣，眉州（治今四川眉山）人。紹興中進士，官至右奉議郎。淳熙間爲郫縣令。著有《成都古今前後記》、《梓潼古今記》、《眉州古志》、《三蘇年表》、《韓愈文集注》、《柳宗元文集注》等。見《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集》引，《蜀中廣記》卷九六，嘉慶《四川通志》卷一二二。

張尚書右丞傳

張雍，德州安德人，治毛氏《詩》，開寶六年中第，釋褐東關尉。太平興國初，有薦其材者，召歸，改將作監丞、知南雄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知開封府司錄參軍事，俄爲秘書丞、充推官，坐慮囚失實免。雍熙初，復爲秘書丞、御史臺推直官，改鹽鐵推官，賜緋，遷右補闕充判官。端拱初，轉工部郎中、判度支勾院，賜紫金。未幾，又爲鹽鐵判官，兼判勾院。逾年，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

歲餘，出爲淮南轉運使。淳化初，選爲太府少卿。二年，又加右諫議大夫，徙兩浙轉運使，入知審刑院。三年，充戶部使，出知梓州，就命爲西川轉運使，俄復知梓州。四年春，蜀州青城民王小波聚衆爲亂，小波死，又推其妻弟李順爲帥，衆至萬人。雍聞之，訓練士卒，得城中兵三千餘，又募強勇千餘守城，輦綿州金帛以實帑藏。推官陳世卿治戎器，掌書記施謂、榷鹽院判官謝濤伐山木爲竿，銷銅鐘爲箭鏑，鉏布爲索，守械悉備，遣推官盛立請兵於朝。五年正月，成都守不固，綿、邛、彰、蜀、漢州、永康軍悉陷於賊。順入成都，僭號大蜀王，兇勢甚盛，遣其渠賊帥衆十餘萬圍梓州。雍與都巡檢使盧斌登堞望之，賊所出兵皆老弱疲憊，無鎧甲。斌請開北門擊之，雍曰：「不可，賊或許見弱，設伏伺我。又城中吏民心志未定，脫爲伏兵所突，則外內墮其姦計，非良策也。」未幾，果有卒依敵樓呼嘯與外爲應，亟斬以徇。賊大設梯衝火車，晝夜鼓譟，攻城益急。城中軍民連發機石、火箭等具雜下，賊稍退，復治攻具於城西北隅。雍給曰：「軍士亟治裝，吾將開東門出擊賊！」陽出東門，實伏北。賊升牛頭山以望內，信然，伏精兵萬餘於山之東隅以待我。雍即召敢死士百輩縋而盡下，焚其攻具，自午達申，殆盡。而兇黨數乘城進戰，皆不利。一日，北風晝晦，賊乘風縱火，急攻北門，雍與斌等領兵據門，立矢石間，守不動，賊爲之少却。自二月四日至四月二十三日，長圍凡八旬，會王繼恩遣石智顥分兵數千來援，賊始潰去。遣施謂入奏，上手詔褒美，擢爲給事中，斌爲西京作坊使、領誠州刺史，世卿爲掌書記，謂爲節度判官，濤爲觀察推官。又以通判、將作監丞趙賀爲太子中舍，監軍、供奉官辛規爲內殿崇班。至道二年，改工部侍郎。明年召歸，復知永興軍府，轉禮部侍郎，改刑

部，充度支使。咸平四年，遷鹽鐵使，尋拜戶部侍郎，復知審刑院。出知秦州，徙鳳翔府。景德初，權知開封府。三年，改兵部侍郎、同知審官院。明年，車駕朝陵，判留司尚書省，出知鄧州。大中祥符元年請老，以尚書右丞致仕，命未至而卒，年七十。祿其子太常寺太祝太初爲大理評事，給俸終喪。既而太初卒，復以其次子秘書省校書郎太冲爲大理評事。雍姿貌魯樸，始登科，爲滕中正壻，中正子錫、世寧咸笑之，中正曰：「此人異日必顯達壽考，非汝曹所及。」後錫兄弟雖有名，然終不越郎署，亦無耆年者。慶曆元年郊祀，詔國朝將帥有扞邊禦寇勳業著聞者，令史院檢閱以聞，凡二百四家，雍其一也。乾隆《鹽亭縣志》卷五，乾隆五十一年刻本。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一。（祝尚書校點）

孫仁宅

孫仁宅，紹興十年知涪州。

涪州石魚題名

紹興十年正月

涪陵江心石上，昔人刻魚四尾，旁有唐識云：「水涸至其下，歲則大稔。」隱見不常，蓋有官此至終更而不得睹者。紹興庚申首春乙未，忽報其出，聞之欣然，庶幾有年矣。邀倅林琪來觀，從遊者

八人：張仲通、高邦儀、晁公武、姚邦孚，仁宅之子允壽，公武之弟公退、公適，邦儀之子甯祖。郡守孫仁宅題。《涪州石魚文字所見錄》上。又見《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八三，同治《涪州志》卷二、一四。（祝尚書校點）

孫與進

孫與進，紹興時湖州德清（今浙江德清）人。

湖州德清縣新市鎮永靈廟土地顯佑侯記

紹興十年三月

夫惟天下之大，四海之廣，曰山曰川，曰城曰野，必有神以主之。有爲淫厲者，有施利澤者。爲淫厲則苦於民，而嘗祀固不能綿遠；施利澤則感於民，而時祀殆歷悠久者也。愚嘗聞諸長老，考諸舊記，土地顯佑侯利澤加於民至矣。爲人則力救大旱，爲神則德芘生民。宣和、靖康間，顯靈以攘寇盜，保土以弭凶荒。時遇雨暘札瘥，人咸禱之，禱無不應，應無不驗。其清災轉禍，不可勝紀，民今實受其賜，則民豈易忘耶？祠宇落成于有晉，鎮于鎮之震位，俾民有所祈獻。來者輻輳，周邦曾益其所，爲規模崇大，由是符祥不一，動應無方，乃獲封號「保寧」。士民景仰，祭愈克誠，今由始也。

後以風俗浸廣，強勝日生，別有所建立者，華靡之風使之然也。殊不知神之佑民，皆吾民也，豈一境土而分禍福哉？神亦知其爲心，故不待盡言，曷容以浮辭飾說厚誣於衆也！神之感應如響，鄉老編其功績告于所隸，官覈其實敷奏于朝。紹興乙卯，得賜廟額「永靈」，自茲護我實多。隨又切陳之，紹興己未，蒙謚侯爵「顯佑」。於戲！侯之積功累德，宜其大賚。感當今之寵錫，敢謂無德以將之？信知列于典祀，永享廟食，可期不朽也歟。與進然爲星之晚生，荷神之休，願傳世世，謹以記之。紹興十年三月望日，邑人孫與進記，玉京田約書并題額。承信郎薛理，保義郎孫珣，承信郎、添差鎮稅趙不處，秉義郎、添差鎮稅聶皋，右宣教郎、監湖州德清縣新市鎮稅兼煙火公事蔡凡，右迪功郎、縣尉魯可封，右迪功郎、主簿王勤，左從事郎、縣丞陳一鶚，左承議郎、知湖州德清縣、主管勸農公事劉嘉成。同治《湖州府志》卷五三，同治十三年刻本。又見《兩浙金石志》卷八。（祝尚書校點）

張 學

張學，字致道，孟州河陽（今河南孟縣南）人，紹興十一年前後爲巴州屬官。

游巴州南龕題記

紹興十一年正月

紹興庚申季冬中澣日，頒春列府，燕僚屬於擊甌。是日也，天晴風暖，物舒人暢，春色頓開。酒闌，相拉作探春之行。連儻者六人，乃都護開封裴淵彥深，化城尹古雍鄭忠甫師仁，郡糾鄆城張元方叔，秋官三榮楊杲明父，司民隴干王泌唐老，府屬盟津張學致道。遂有南龕之游，抵莫而歸，礪石未畢。越明年元日再至，斯時又蓬池何煥亨叔新令壁山，謁府告行，同化城主簿錦官李識默之咸集，致道書□紀其來。《金石苑》。（祝尚書校點）

張節夫

張節夫，字子亨，安陽（今河南安陽）人。紹興八年七月，爲左迪功郎、德安府節度推官，以招諭劉永壽之勞特改左承務郎。岳飛辟爲幕屬。九年正月，高宗以議和成大赦天下，代岳飛作謝表，有復仇報國之語，秦檜讀之切齒。十一年七月，以左宣教郎通判南劍州。是年末岳飛被害，次年四月節夫亦被勒停羈管。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九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九、一二二、一二五、一四一、一四五。

代岳飛謝講和赦表〔二〕 紹興九年正月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岳飛上表言：今月十二日，準進奏院遞到赦書一道，臣已即恭率統制、統領、將佐、官屬等望闕宣讀訖。觀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實帝王之妙算。念此艱難之久，姑從和好之宜，睿澤誕敷，輿情胥悅。臣飛誠歡誠抃，頓首頓首。竊以婁敬獻言於漢帝〔三〕，魏絳發策於晉公，皆盟墨未乾，顧口血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之師。蓋夷虜不情，而犬羊無信〔三〕，莫守金石之約，難充谿壑之求。圖暫安而解倒懸，猶之可也；顧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恭惟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巽之權，務和衆以安民〔四〕，乃講信而修睦。已漸還於境土，想喜見於威儀。臣幸遇明時，獲觀盛事。身居將闕，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於軍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而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仇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首以稱藩。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鄂國金佗粹編》卷一〇。又見同書卷七，《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五，《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九二，《中興兩朝聖政》卷二五，《藏一話腴》內編卷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〇，《南宋文範》卷二七。（祝尚書校點）

〔一〕《三朝北盟會編》此表後引《遺史》曰：「表詞，飛幕屬張節夫之文也。」

〔二〕婁敬：原作「婁欽」，乃宋人避諱改，今據《三朝北盟會編》回改。

〔三〕而：原無，據右引補。

〔四〕衆：原脫，據右引補。

張邦幾

張邦幾，太原（今山西太原）人，紹興間在世。參見《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七。

侍兒小名錄拾遺序〔一〕

小蓬洪公作《侍兒小名錄》，好事者多傳焉。王性之《補錄》一卷，意語盡矣。余友溫彥幾復得一卷，以授余曰：「他日觀書有可采者，續錄之。」乃作《拾遺》。《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四六八。又見《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九八上。（祝尚書校點）

〔一〕《四庫提要·侍兒小名錄拾遺》曰：「（晁）公武稱舊本但題朋溪先生，不著名氏。又稱或云董彥遠家子弟爲之，彥遠乃董道之字，其子弟則不知爲誰。此本爲明商濬所刊，獨題爲邦幾，不知何據。考濬刻《稗

海》，此書與張邦基《墨莊漫錄》相連，豈因彼而誤作邦基，又謫『基』爲『幾』耶？」今仍不可詳，存疑俟考，其年代則姑參照洪炎、王銍，以其爲紹興時人。

張昌言

張昌言，嘗作《瓊花賦》，序稱「揚州后土祠瓊花，經兵火後，枯而復生，今歲尤盛」；賦又謂「胡塵不能辱」，「抑將薦瑞於中興」，蓋爲高宗時人，寓居揚州。

瓊花賦 有序〔一〕

揚州后土祠瓊花，經兵火後，枯而復生，今歲尤盛。邦人喜之，以爲和平之證，乃賦之。賦曰：

偉赤社之會都，滋黑壤之饒沃。萃溫潤之秀氣，發英華於地軸。是爲瓊花，異於凡木。香凝媚服之蘭，色瑩光明之玉。託根后土之祠，擢榦蜀岡之麓。曾不知其歲年，亦弗紀於圖錄。欲問司花之女，但注詩人之目。謂天下之一株，冠群花之芳馥。起唐昌之餘芳，載《後庭》之遺曲者乎！當其風入琳宮，春歸華屋，萼折青綃，色凝寒綠。枝珊瑚兮鏤冰雪，蕊珠璣兮爛金粟。真庭靜兮，朝曦麗其

纖穠；仙籞深兮，瑞露滋其芬郁。瑶林瑰艷之葱蒨，閨苑琪英之燿煜。若蓋而繡，似璧而縠。如黃琮瑚璉璀璨乎禋壇，而文佩環琚玲瓏乎衣鞠。桂娥競爽，借月影於冰蟾；阿母來觀，下雲輶於皓鵠。儷靚質於茉莉，抗素馨於薝蔔。笑玫瑰於塵凡，鄙荼蘼於淺俗。惟水仙可並其幽閑，而江梅似同其清淑。真絕代之無雙，久彌芳於幽谷。若乃聚八仙之殊種〔二〕，玉蝴蝶之別族，葉扶疏而韻不勝，色近似而香不足。猶瑾瑜琬琰之粹溫，豈砢砢堅珉之碌碌！蓋艷冶爭妍者，衆之所同；而蠲潔向白者，我之所獨。是以兵火不能禁，胡塵不能辱。根常移而復還，本已枯而再續。疑神物之護持，偏化工之茂育。抑將薦瑞於中興，而效祥於玉燭。《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二三。又見《全芳備祖》前集卷五，《歷代賦彙》卷一二五，光緒《甘泉縣志》卷四。（祝尚書校點）

〔一〕此文作者，《歷代賦彙》題「宋張問」，按張問字昌言，卒于元祐二年（本書前已收其文），與此賦內容不合，非是。《全芳備祖》、《合璧事類》題「張昌言」，今從之。

〔二〕若：原無，據《全芳備祖》補。

楊 續

楊續，號矩齋，紹興時人。

黃鹿真人傳 紹興十一年

黃鹿真人者，東梓人也。姓馬，名道興，小字愛娘。年甫七歲，失所怙恃，鞠養於祖。少有英標，不喜華飾，雅性冲虛，欣慕黃老之學，日誦千言，一覽輒能記憶，雖風雨寒暑不輟。或勸以女子之職，當勤婦工，而歸慕元虛，何補容德，但笑而不答，人亦莫知其意。時有野服黃冠士年踰七十，顏如渥丹，貨藥於市，仙女戶隙見之，如有夙契，因延至內坐，請問修真之訣。師資相投，遂授鉛汞符籙要術，於是束髮頂冠，歸身至道，因易「道興」之名。一日請別，仙女詰其姓氏，曰：「汝無問我，久當自知。」留詩而去。詩云：「女是寄生枝，男是冬青木。冬青駕白鵝，寄生跨黃鹿。若遇冠相臨，穩便拋家族。早早上三清，莫候丹砂熟。」仙女旦暮諷吟，不絕於口。俄而年已及笄，乃祖逼以聘事，族議詳定，確不可辭。仙女歔歔流涕，膝行而前，曰：「女宿植不幸，幼鍾酷罰，膝下愛養，將終身焉。今蒙家老之諭，雖恩德深重，存亡銜結，然野性荒疏，志友麋鹿，舉案之歡，非女所願。」乃祖憫之，不靳其欲。翼日命一女奴携囊杖策，穿雲而去。既而夜徑林麓，迷失故道，忽睹燈燭熒耀，若相導引者。仙女躡足前窺，見衣冠五人，宛然若古圖畫中所繪者，俱厲聲曰：「仙女誌之，卜庵於此，即成道矣。」言訖隱去。黎明，仙女徘徊四顧，見山朝水會，氣象鬱然，真神仙窟宅。遂稽顙拜禮，謂女奴曰：「自非神指示，何以臻此？」乃尋居民，詢以職方所載隸屬之部，居人曰：「東南

之梓州涪城、中江，西北之綿州巴西、羅江，相距各五十里，以市爲界。」是時世道多尤，盜賊蜂起，歲仍荒歉。仙女爲捐所有，墾開荒蕪，疏鑿淤塞，播種以時，使民無艱食之患。歷四十餘年，仙女修真養氣，日復精勤，歲在懸車，童顏不易。營建別館，以延有道之士。一日，舊所遇貨藥者忽至，謂仙女曰：「汝之功業漸已成矣，而外丹未應，故欲相授指訣。」乃於瓢中取藥點土石，輒爲金銀各百，以填丹臺，祝之曰：「勿用自守，當有神護，坐歷三載，丹硃自成，則汝脫身輕舉矣。勉勵前修，謹無中廢。」嗣後屢有盜賊睥睨鎮壇之物，中夜變怪百出，皆狼狽而走。及期月，風雨暴至，壇下地裂，甘泉沸湧，銀變白鵝游於池，金變黃鹿游於市，人無得而近之者。至唐天祐改元八月，朱全忠行崔杼之事。昭宗崩，全忠矯詔立輝王，唐運告終，姦雄蝟奮。三年正月，群盜踵仙女之庵，抽戈直前，仙女語之曰：「汝等敢行恣睢，得無逆天理乎？苟無害居人，則庵中所積悉以相餉。」兇人未有足色，將不利於仙女。已而黃鹿白鵝突然而至，於是仙女跨鹿，風雲四起，白鵝翔鳴，前後揖引，騰空而去。舊有丹竈尚存，至是烈如雷吼，爐中光彩射天。少頃空中晦靄，天雨琉璃，擲地有聲，歷時而化，異香馥郁，終日不散。群盜悲哀，悔謝投戈而退。居人以仙女之德及人也深，衆廣其庵，以狀聞於蜀主王建，顧謂侍臣曰：「此蜀國祥事也。」遂以卞市爲黃鹿鎮，因賜青虛觀之名，而命高行黃冠焚獻云。嗚呼！自唐末歷五季，及我宋中興皇運，幾三百年矣，仙女之事，寂然無聞於世。獨里人李惟聰懼黃鹿之迹湮滅不傳，博采耆舊，參稽野史，纂集大概，持以示余，而欲編次爲文以聞當世，勒之碑石以傳後世。余與惟聰有舊，嘉其用心，故不得辭，謹爲叙次所聞，以爲蔡邕之采擇。皇宋紹興

辛酉歲下元日，矩齋書。民國《中江志》卷二〇，民國十九年鉛印本。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四。（劉文剛校點）

趙伯言

趙伯言，宋宗室，德昭六世孫，子洎子。紹興末官右朝請郎、知邵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營田使、兼沿邊谿峒都巡檢。

重刊御書謝表

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

紹興戊午，先臣子洎自西外司宗被命召還，光堯壽聖太上皇足識其大者。仰惟雲漢昭回，度越今古，固神文之餘事。至於旨意丁寧，訓詞深厚，致使先臣推廣聖化，轉成時雍之治，豈非載籍所記帝王之盛節哉！臣嘗摹而刻之永嘉私室，今代匱邵陽，復刊石州治，庶幾傳示宗盟，留法方來。且並鏤謝表於前，此先臣本志也，亦臣之幸也。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紹興壬午歲十二月初一日，右朝請郎、知邵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營田使兼沿邊谿峒都巡檢、借紫金魚袋臣趙伯言拜首稽首謹言。嘉慶《邵陽縣志》卷三四，嘉慶二十五年刻本。（劉文剛校點）

趙伯衛

趙伯衛，宋宗室，淄王世雄之曾孫，紹興間在世。見所撰《隆平集序》及《宋史》卷二一七《宗室世系表》三。

隆平集序

史官記錄，其來尚矣。雖六史異名，職司殊事，螭頭柱下，操觚載簡，爲記事之始；蘭臺東觀，稽文責實，爲勒撰之所。至於研精覃思，謚正得失，權輿綱紀之論，總括經緯之條，則必窮神於退食委蛇之間，夙興夜寐之際。故凡爲是官者，莫不家有注記，自備討論，豈不以事重體大，君子之所盡心焉哉！厥自遷、固，各有家學。楊子山爲郡上計，猶獻《哀牢傳》，得詔詣蘭臺。乃若陸賈、魚豢、張璠、范曄，亦復身非史職，私撰國書。由是言之，一代成憲，必資草創於前，博采群言於衆，乃能究當世之事，備後王之鑑，故知爲史之說。皇朝太祖開運立極，握符御天，聖神相繼，緝熙文明之治，亮采惠疇，官得其人，通籍史館，尤爲慎選。凡預論著，皆命世大儒，博學通識，允所謂良史之才者也。南豐曾鞏子固爲左史日，嘗撰《隆平集》以進。自太祖至於英宗五朝聖君賢臣，盛德大業，

文明憲度、更張治具之體，文武廢置、軍政大小之務，郡縣戶口風俗貢職之目，柴燎祠祀學校科選之設，宰相百官、降王外彝之事，分門列傳，凡一百六年，爲書二十卷。當時號爲審訂，頒付史館，副存於家。雖非正史，亦草創注記之流也。世之學者，前古之事靡不歷覽，至於皇朝典故，則往往不知其源，或年代差舛，或名號錯誤，事辭失據，前後牴牾。蓋其所傳不審，而外之故事雜錄，各附聞見，國史法禁，世莫得聞。每縉紳之士文涉典故，則含毫猶豫，況於考著譜牒，載述碑頌，可使是非無準，厚誣當時，致惑來世？今斯集所載，五朝之事炳然在目。曾大父淄王昔典宗正，嘗授此書，不敢顛秘，庶幾宦學君子有所考質。嗚呼！觀臯陶益稷之言，知帝堯帝舜之事，學者豈不孜孜歟？宋紹興十二年四月日，淄國趙伯衛謹序。《隆平集》卷首。又見《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三一，《甬宋樓藏書志》卷二三，《靜嘉堂秘籍志》卷一七。（劉文剛校點）

胡洵直

胡洵直，字次魚，臨江軍新喻（今江西新餘）人。宣和間以貢入京，紹興十五年第進士。累官湖南提刑司幹官。著有《中興策》二十五篇、《考正尚書武成》及《蘭谷集》十卷。見隆慶《臨江府志》卷一〇，《經義考》卷九五，雍正《江西通志》卷七三。

考正尚書武成自序

按《武成》之書，自伏生口傳，失其次序。王氏《新義》嘗加考正，說《書》者愈疑。且以式者，在車所行之禮也，「式商容間」豈當在歸至於豐之後？洵直以《樂記》考之，孔子告賓牟賈以《大武》遲久之意，首言「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則庶邦豕君受伐商之命於周，乃其時也。故其克商也，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有濟河而西然後爲之者。至其終也，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以此五者爲天下之教，其先後有倫如此，則《武成》之次序可概見矣。是以驗之以孔子之言而次第之，庶有所本云。《經義考》卷九五。（劉文剛校點）

全宋文卷四二五四

觀 國

觀國，紹興十三年江東安撫大使司參謀官。見《宋會要輯稿》兵二一之一〇。

言沿江沿海分置馬監擇人典掌奏〔二〕 紹興十三年十二月

瀕江沿海水草寬美之地，皆可分置馬監，以廣孳生之利。然牧養之道，亦必有方。宜擇精明強幹之人，先備行在馬監使令，俾令習知其事，然後委用，分典監牧，必能審寒暑之節，適飲飼之宜，羈剪調御皆得其所。量勞績等次以加旌賞，人人得盡所能，馬必至於蕃息矣。《宋會要輯稿》兵二一之一〇（第八冊第七一二九頁）。（劉文剛校點）

〔二〕原書題「江東安撫大使司參謀官觀國言」，「觀國」似是名，疑脫姓。

趙達之

趙達之，宗室，叔璜子。官右班殿直。紹興十九年權知漢陽軍。見《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二〇三，《宋史》卷二四一《宗室世系表》。

言湖北召人租佃荒田奏

紹興十九年七月

湖北荒田，令逐州軍召人租佃。貧者借種糧，許依人戶復業之制，寬免稅役，候料次足日取旨量行輸納。仍乞嚴禁官吏不得擅有差役搔擾，庶安俗樂業，有勸耕之漸。《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二〇三（第七冊第六〇八八頁）。（劉文剛校點）

趙公傳

趙公傳，宗室，存之子。紹興中登科，循左修職郎。見《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一五，《宋史》卷二三四《宗室世系表》，《東窗集》卷一三。

乞除毀書坊不經之書板奏

紹興十七年六月

近年以來，諸路書坊將曲學邪說、不中程之文擅自印行，以瞽瞍學者，其爲害大矣。望委逐路運司差官討論，將見在板本不繫六經子史之中，而又是非頗繆於聖人者，日下除毀。《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一五（第七冊第六五七一頁）。（劉文剛校點）

趙士太

趙士太，宗室，仲麗子。紹興十三年爲同知大宗正事。贈太師、安化郡王。見《宋會要輯稿》崇儒一之七，《宋史》卷二二二《宗室世系表》。

乞擢用宗子行己修潔文理優長者奏

紹興十三年九月

臣仰惟朝廷崇建大學，教養多士，陞黜之法備具，甚盛典也。而宗子亦蒙遴選師儒，置學教導。其間秀俊雖可取之人，若未加旌別，或不能自達。欲望許令宗學教官，如宗子有文藝可稱、行己修潔

者，保明以聞。乞量材升擢，或賜召試，其文理優長者，特與補授文資。庶幾人人知勸，將見異材間出，以副聖主樂育之意。《宋會要輯稿》崇儒一之七（第三冊第二一六六頁）。（劉文剛校點）

趙士侖

趙士侖，宗室，濮安懿王之後，仲麗子。官知大宗正事。紹興十八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卒，贈太師、賀王，謚孝敏。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之二七，《宋史》卷三〇、一二三、二三一。

乞於宗室內擇可以朝參之人奏

紹興十二年五月

行在睦親宅趁赴朝參南班宗室元係一十七員〔一〕，昨緣士糾、士恭、士雄換授外官，仲孚身亡，今止有一十三員。後雖令士街等四人赴行在趁赴朝參〔二〕，又緣士街、士術、士筏並以病免，士珪見丁母憂。今乞據見闕員數，於紹興府行司南班宗室內選擇循守規矩、別無疾病、可以趁赴朝參之人，具名申取朝廷指揮。仍乞今後遇有行在睦親宅赴朝參宗室事故，准此施行，庶免逐時紊煩〔三〕。《宋會要輯稿》帝系六之一七（第一冊第一三八頁）。又見同書職官二〇之二六（第三冊第二八三三頁）。

〔一〕「睦親宅」三字原無，據職官二〇之二六補。

〔二〕後雖：右引作「後來雖申取指揮」。

〔三〕「庶免」句：原無，據右引補。

乞討論濮安懿王園廟薦饗舊制奏

紹興十三年五月

竊惟濮安懿王粵自英祖、神祖務隆崇奉之禮，逮我徽考，尤極優厚。故四仲則饗神主於永安軍園廟，忌辰節序追薦酌獻於睦親宅神貌祠堂，薦生薦熟，各中典禮。前嗣濮王仲湜因百司從便，自行在迎奉神貌權於紹興府光孝寺法堂園廟內，與神主一處奉安。自後仲饗追薦，皆在一處，兼仲饗獻官、牲宰及應干禮料等間因多事，一切簡略。方今講復舊制，合具申明。今相度欲將光孝寺法堂依舊權充園廟奉安神主外，乞於法堂東西挾屋內選屋三間充祠堂〔二〕，奉安神貌，仍乞令紹興府量行添修，及乞下有司討論舊制仲饗三獻官并合用祭服及牲俎應干禮料等，條具申明，乞從朝廷詳酌行下。《中興禮書》卷二八八。

〔二〕「內選屋」下原重出此三字，據文意刪。

乞令諸路州縣申報宗子事狀奏

紹興十三年十一月

宗司近承准玉牒所取會宗子宗女宗婦年甲三代等事。本司遷徙以來，文籍散落，雖逐旋供報，往往未得圓備。兼自出京之後，宗子寓居四方者，其所生子孫分散仕宦，而間有未曾申明本司者。欲望下諸路轉運司，今所在州縣不以寄居見任，應及請錢米宗子，各具是何宮院及三代年甲、兒女嫁娶誰氏等，申行在大宗正司并紹興府行司注籍照會。應今後宗子參部，或赴官，或經過置司處，並令參見宗官，仍具脚色狀一本，赴司供納，不唯有以稽考，亦足以見其履歷能否。如有功罪顯著之人，聽具名申尚書省，以備朝廷升黜。或有違戾者，亦乞具犯人奏劾施行，庶使人人自重，可以關防，仰副陛下置司糾合之意。《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之二六（第三冊第二八三三頁）。

乞增廣大宗正司官廨奏

紹興十七年九月

大宗正司在東京日，自有置司去處。近年以來，遷徙不安，只於宗官廨宇內隨宜擗截，委實窄隘，丞官亦無治事之所。緣本司所掌內外諸州軍宗室宗婦宗女生亡嫁娶、補官請給，及諸錢米帳狀干照等文字，事體至重，左近接連居民草屋，寅夕不便。欲望踏逐寬廣去處修蓋，或未有去處，乞下臨

安府相驗見今置司處，如有居民接連，依倉場庫務事體除拆量空地，及廨舍內蓆草屋，亦乞改修瓦屋，免致疏虞。《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之二七（第三冊第二八三四頁）。

南班宗室差充三獻等官事劄子

紹興十九年六月

契勘本司每年太常寺報到太廟五饗，合差三獻并奏告及薦獻南班宗室。見遵依指揮，依官序輪差。內亞、終獻並奏告及薦獻官係遙郡刺史已上，雖見今員數不多，尚可輪差外，有初獻官係差正任防禦使已上，緣目今正任人行在止有觀察使士街、防禦使居廣，紹興府止有防禦使士錢，其間遇有病患或式假或私忌，並各相妨，委是輪差不行。今相度欲乞親賢宅并紹興府行司與行在南班遙郡團練使已上，權行輪差充初獻，却將遙郡刺史已下至將軍充亞終獻並奏告及薦獻行事〔一〕，候將來續有遷轉之人，別取朝廷指揮。仍乞自今後應差充太廟行事，奏告并攢宮薦獻等，如有大功已下式假未滿或私忌，係在受誓戒並大事日分及散齋致齋之內，比附御筆修定冬祀大禮令「諸行事執事陪祠官在散齋致齋內，遇式假未滿或私忌，並赴受誓戒致齋行事」條令，並令趁赴，即不得預私家燒香。《中興禮書》

卷一六四。

〔一〕亞終獻：原作「亞獻獻」，據文意改。

薦趙士錢奏

紹興二十年八月

臣陛辭之日，恭聆玉音，論及行在宗官。今有臣所知廉州防禦使士錢，游心藝文，練習世務，若蒙差填行在宗官見闕員數〔一〕，委之表率，必能展盡所長，以副識拔。《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之二八（第三冊第二八三四頁）。（以上劉文剛校點）

〔一〕行：原闕，據上文所述補。

趙彭年

趙彭年，紹興時官左從事郎、昌州錄事參軍兼司戶、司法。

鑄造文殊廣賢菩薩題記

紹興十三年六月

奉善弟子趙彭年同妻楊氏，發至誠心，敬鑄造文殊師利菩薩、廣賢王菩薩。上祝今上皇帝聖壽無

疆，皇封永固，夷夏□安，人民快樂；次乞母親康寧，眷屬吉慶，并願法界有情，同沾利益。紹興十三年歲在癸亥六月丙辰朔十六日辛丑，齋畢慶贊。左從事郎、昌州錄軍事參軍兼司戶、司法趙彭年謹題。《大足石刻內容總錄》卷五九頁。（劉文剛校點）

魏安行

魏安行，字彥成，饒州樂平（今江西樂平）人。宣和六年第進士，紹興初以左從事郎知弋陽縣。二十年，知滁州。代還，擢京西運判，兼提刑、提舉常平茶鹽等事。在任時梓行程瑀《論語解》，秦檜疑其議己，因編管於欽州。二十八年，起知吉州，遷戶部員外郎，直敷文閣，爲淮南轉運副使兼淮南東路提刑。三十年，知揚州，改江南東路轉運副使。三十二年，任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鑄錢事。隆興間任江西轉運副使。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〇、一六三、一七九、一八三、一八四、一八五，雍正《江西通志》卷四六、四九，雍正《廣東通志》卷四三。

乞受納用平斛奏

紹興二十二年二月

國家取民有制，陛下軫念兩淮，歲歲展免，每田一畝，止收稞子五升。然州縣不能盡承德意，取

於民者，正數之外，每斛止加六七斗〔二〕，多者往往倍之。頃歲廣德軍受納，嘗用平斛，令人戶自概，滁州亦用平斛。民間樂耕，見今州倉已有三年之儲，民間每歲增收不止三十萬斛，公私皆利。倘聖慈以前件平斛或可行用，乞先自兩淮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三。又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四之八（第六冊第五七四一頁）。

〔二〕止：疑爲「上」字之誤。

乞復墾田之法奏

紹興二十九年七月

爲秦檜挾妻家私忿，奪去墾田之賞，置臣罪籍。天下守令以臣爲戒，法遂不行。望檢舉原降指揮，使州縣樂于勸課，田野日闢。《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三。

淮東募耕閒田奏

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

淮東州縣閒田甚多，今欲勸誘民戶增廣力田，先次條畫下項：一、乞將本路招誘到人戶先支借口糧，次給農具、牛器、種子，蓋造住屋。算計所直，俟種田見利，立定分數，逐年次第還官。并令州

縣訪聞籍記土豪姓名，乞量立賞格。如能招致耕田人戶一百家者，有官人差充部押官，無官人補甲頭。招及一百家者，有官人減二年磨勘，無官人依八資法補守闕進義副尉。每五十家遞遷一等。無官人至五百家，補承信郎。五百家有官人充轄官，無官人令依今來措置補名目人與遞遷，充部押官。並依效用備官法，支破請受，理爲責任。及立賞招誘未來之人，有能招誘人戶十家、耕田三頃者，支錢四十貫文。一百戶、耕田三十頃者，支錢四百貫文。二百五十戶、耕田七十五頃者，白身與補進義副尉。不願就名目者，支錢一千貫文。大率每招到一戶、耕田三十畝者，支錢四貫文，以次第增添。一、諸軍已揀汰下官兵，有願赴淮東耕田者，乞許徑赴本司及所在州軍陳狀。如係有官資人借請三月驛料，軍兵借三月家糧，差人伴押前來。依出戍體例，日支錢米。候開田收利日，旋次住罷。一、勸耕之初，蠲免課子十年。至第五年，只收種子，第六年，帶還官司所借糧食等價錢，仍分秋夏兩料送納。並不收息。還官足日，自爲己業。一、耕牛差委有心力人揀擇收買，乞於產牛州郡就經總制錢內支，或客牛聽人戶揀買，官借價錢。如日後闕牛，許再請或借價錢〔一〕。其招召客人，欲隨人夫多寡，旋修築圩堰，蓋造屋宇，種麻豆粟麥之屬，亦可以減省支借。《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八三（第六冊第五九一五頁）。又見同書食貨六之一六（第五冊第四八八七頁），《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三。

〔一〕許：原作「請」，據食貨六之一六改。

開田賞罰事奏

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

欲乞下本路，將十九年以後守令增開到田取見頃畝申朝廷，依元降指揮推賞。儻有虧減，罰亦如之。信賞必罰，則人知勸沮。《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八四（第六冊第五九一五頁）。

乞撥錢勸耕奏

紹興三十年三月

被旨招誘人戶開耕淮東係官閑田，緣今來勸耕之初，荒田數目浩瀚，欲依鄉原體例，創開水陸田，每縣支撥一萬貫文。本路七州軍二十縣，欲望將本路合起發上供經總制等錢內應副。《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二〇九（第七冊第六〇九一頁）。

乞編戶爲甲催稅奏

紹興三十一年二月

保長催稅，無不破產逃亡，又欲雇募耆戶長。此等本無稅產（二），行止顧籍，爲害不可言。今與屬縣民官詳究，相度以比鄰相近三十戶爲一甲給帖，從甲內稅高者爲頭催理。本戶足者，本縣畫時給

憑由執照出甲，不與三十户上流下接催理之數。行之幾月，已漸見效。切恐其他州郡所行不同，乞下諸州，令悉依此施行。《宋會要輯稿》食貨一四之三六（第六冊第五〇五六頁）。又見同書食貨六五之九二（第七冊第六二〇二頁）。

〔二〕此：原作「比」，據食貨六五之九二改。

押錢綱推賞事奏

紹興三十二年九月

乞自正月以來募官押發今年錢綱，依舊以二萬貫爲一全綱，自二萬貫以上添押之錢與據數推賞，謂如一萬貫合減十個月零半月磨勘，五千貫合減五個月零七日磨勘之類，不必須成全綱。如此則易爲起發，免致留滯。《宋會要輯稿》食貨四八之八（第六冊第五六二六頁）。又見同書食貨四四之七（第六冊第五五八六頁），《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五七九頁。

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鑄錢司缺官乞增置奏

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

本司舊置屬官一十三員，見今止有五員。緣本司所管路分闊遠，闕官廢事。欲於舊檢踏官內復置

兩員。《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一五六（第四冊第三三五頁）。

春秋尊王發微後序

紹興二十一年五月

六經皆先聖筆削，而志獨在于《春秋》者，賞善罰惡，尊天子而已矣。柰何傳注愈多，而聖人之意愈不明。平陽孫明復先生奧學遠識，屏置百家，自得褒貶之意，立爲訓傳，名曰《尊王發微》。其辭簡，其義明。惜流傳既久，訛舛益多。安行假守滁陽〔一〕，公餘獲與同僚參校，釐正謬誤凡一百一十九，釋文二百一十四，命工鏤板，以授學官。若先生操履學問，則有范文正公薦章、歐陽文忠公墓誌銘載之詳矣，此不復叙。紹興辛未五月日，鄱陽魏安行書于卷末。《春秋尊王發微》附錄，通志堂經解本。又見《經義考》卷一七九，《岱覽》卷二九，乾隆《泰安府志》卷二七，民國《重修泰安縣志》卷一二。（以上郭齊校點）

〔一〕滁陽：原作「滌陽」。按此時魏安行知滁州（參下篇），則「滌」乃「滁」之誤。滁州城（今安徽滁州市）在滁河之陽，故稱「滁陽」也。

游龍蟠寺題刻

紹興二十一年二月

郡守魏安行到官年餘，因劭農，才一到，頗愛山勢舒緩，寺宇箸處平穩，佛像畫壁，皆有古意。而主僧宗文方建大法轉於兵火之後，年穀婁登，邊民好善樂施，頽毀日加興葺，宛若昇平氣象復見。田夫野老道去時艱難，喜見今日，因勞之酒，勉以耕桑。雪髯酡顏，歡呼而退，是誠可喜者。倅章籍、清流宰梁師禮、郡博士張世衡偕行。紹興辛未二月二十一日，書龍蟠寺石壁。《瑯琊山石刻選》，滁州市文化局編。（安徽省博物館盧茂村供稿并校點）

虞 流

虞流，紹興時餘杭（今浙江杭州）醫，自號三吳外士。

備產濟用方序

紹興十年九月

婦人產蓐之事，一有蹉跌，爲害不細。若因而受疾，又非尋常疾病之比。氣血既虛，更難攻治。

是宜昔人所留意而不敢忽者也。予性喜方藥，偶得產方甚多，蓋嘗用以取效焉。今錄其所得之方及平時所聞之說，與夫疾證用藥次第，共爲一書，以濟人之急難。初虞世嘗謂婦人生產，須使之自能通曉，方爲盡善。斯乃至論。然間有素無產難之家，不知出於偶然，心常易之，不以介意。故緩急之際，至於產婦已困，而家人未悟者往往有之。此幸其無事則可，非萬全之道也。紹興庚申重陽日，三吳外士餘杭虞流書。《宋以前醫籍考》第三三二頁。（郭齊校點）

史應物

史應物，字純夫，潁昌（今河南許昌）人，紹興中在世。

題唐文皇賜本蘭亭

紹興十年七月

右唐文皇賜本《蘭亭》，先光祿秘藏，於今逾百歲矣。本得之於薛氏書府，紹興庚申七夕，重加裝褫。潁川史應物純夫題。《蘭亭考》卷五。（曾棗莊校點）

戚方

戚方，出身軍伍，勇悍善射，建炎中投杜充，充以爲準備將。建康失利，率潰卒走金壇。三年十二月，殺浙西安撫使胡唐老。次年陷廣德軍，圍宣州，犯湖州。六月乞降，詔遷武翼大夫。紹興二十四年爲侍衛步軍司統制，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三十年爲江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三十二年爲兩浙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紹興府駐劄。乾道三年爲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〇、三二、八五、一六六、一八二、一八五、一九八，《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之一六。

乞將有力耕軍兵拘收歸軍奏

乾道三年七月十四日

面奉聖訓，令措置招召百姓客戶，抵替淮東營田屯田官兵歸軍教閱。契勘淮東營田并揚州、滁州屯田三項，共占官兵一千五百一十二人。今以去年所收物斛紐計價錢九萬一百餘貫，將官兵一年合請錢米衣賜共約計錢二十萬六千八百餘貫，比之收到物斛錢大請過官中錢一十一萬六千七百餘貫。臣今于前項官兵，只乞存留主管監轄官并曹司等一百二十二人，依舊在莊部轄使喚外，有力耕軍兵一千三百九十人委是虛占枉費。今若從臣所請拘收歸軍，不獨減省財賦，于官中課利亦無虧損，又得逐時教

閱。乞下逐處守臣不得將前項屯田官兵巧作緣故占吝，所有營田，臣乞依舊與淮東總領所同共提領措置。《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之一六（第五冊第四八四三頁）。

與轉運張某書

紹興三十二年正月

方輒有少稟，上冒台聽。方向者結約下淮北壽春、宿、亳、南京忠義人首領措置事宜，先招到潁、壽二州巡檢高顯，并所部民兵一千餘人，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同差去統領孫福、將官王高、邢進、訓練官鄭建、苗達等將帶軍馬同忠義首領馬立、將官黃林、王德等部押軍馬奪門入城，與金賊血戰，殺死賊兵甚多。其賊敗走，收復壽春府了當，撫定居民。除殺死外，生擒到金人簽軍馬匹并鐵甲三千餘副，馬甲二千餘副，箭十餘萬枝，粟米二十萬餘石，共用布袋盛貯，燒毀浮橋三座，糧船大小一千餘隻。及招到番軍王九少保、王三太保、三郎君一行軍馬，計三百一十五人，馬三百五十八匹，騾子一十四頭，老小三千餘口。方已差統領王德迎接，已到桐城縣訖。兼廬州北地名瓦步見有金賊甚多，於十二月二十七日賊馬六十餘騎前來壽春南岸看覷浮橋，本軍捉住二人，後便退。至二十九日，統制李貴、王孝先部領軍馬護送招討歸正番官王少保一行過淮南岸，綽路馬逢見金賊軍馬二百餘騎，隔小河子廝射兩三時辰。本軍殺退番賊前去，方於正月初九日到桐城縣。纔候解發王少保人馬，即便迤邐前進，仰冀台亮。《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九。（以上曾棗莊校點）

全宋文卷四二五五

劉子翬一

劉子翬（一一〇一——一一四七）字彥沖，學者稱屏山先生，建州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幹子，子羽弟。以父任補官，靖康元年辟爲真定府幕屬。二年父死國難，服除，除興化軍通判。紹興二年秩滿，以執喪致羸疾，不堪吏責，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十七年，專事講學，尤深於《易》。與遊者皆海內知名士。與朱熹父松友善，熹奉父命及門受業。紹興十七年卒，年四十七。有《屏山集》二十卷傳世。見《宋儒文靖公劉屏山先生實錄》（《劉氏傳忠錄續編》卷三），朱熹《屏山先生劉公墓表》（《朱文公文集》卷九〇），《宋史》卷四三四《劉子翬傳》。

本書所收劉子翬文，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屏山集》爲底本，校以明正德七年刊本（簡稱明本），補入佚文四篇，編爲六卷。

聞藥杵賦

病翁製藥齋閣中，杵聲琅琅然，聽而樂之，因作是賦。

窈窕兮曲房空，桐陰碎兮玄雲濃，藥杵兮晨舂，重扃靜兮隱壠。冬廓落兮小軒明，麥風過兮綠紋驚。藥杵兮暮鳴，千巖迴兮散丁登。觀其票姚沉著，晶熒欬霍，舉雖一握之微，勢有百鈞之落。如唱兮復應，將定兮旋躍。乍降乍升，時散時合。幽深如寫其淒厲，激烈若舒其謔諤。喧喧兮方震於廂榮，闐闐兮忽沉於寥廓。厭市鍛之音陋，鄙村舂之韻濁。矧群蛙之鬧池（一），徒蠲蠲而郭郭。斯蓋古今未賞，而病翁之所獨樂也。翁方抱沉疴、隱空谷，坐胡床、據槁木，思物底於無厲，殆口嘗於衆毒，因神丹之揉練，發員機於磨觸。琅琅之中，獨聞和焉，自一而生，盈萬而復。徒耳煩於里巷，亦腕脫於童僕。衆嗤其強聒不休，翁好之常若不足。或曰：「聲以律和，樂由心樂，故桓箏融笛嵇琴阮嘯，各寓興以怡神，雖異趣而同調。彼鐵中錚錚耶，又何足資夫玩好？」翁曰：「木風鳴鳴，如埴如竽，誰爲吸呼。石流濺濺，如絲如弦，誰爲擊彈。不約而合，乃其自然。聲雖流而常寂，聽若遇而非緣。苟有當於余心，又何必八音之變而與夫九奏之繁哉！」且賞音於澹者，與道默契，有見於獨者，與衆必戾，亦各從其志焉，翁豈恤呶呶之議。《屏山集》卷一〇。又見《歷代賦彙》卷八八，《古今圖書集成》考工典卷二四五。

〔一〕池：原作「地」，據明本改。

溽暑賦

病翁筋骨支離，當暑彌劇，望雨於南齋之上，拊檻而歌曰：「使天實珠，不可以清煩裾；使天實玉，不可以消炎酷。想墨蜃之躍淵，快商羊之舞陸。」已而飛霾斷野，細電搖嶽，簾綃蟄潤，柱礎流渥，心煩冤而若糾，思淫裔而增濁。疑環居乎曲突，乍窘跡乎重橐。客有問曰：「溽暑何氣哉？」翁曰：「陰陽之爭氣也，席威者窮而未沮，鼎盛者出而見閉也。陰出爲《姤》，陽來爲《復》。自一卦推之，消長盈虛，曾不離乎六也。蕤賓之日，陰一在內，陽五在外，而六者之運，如星循於次，如輻旋於轂，向之微者益大，大者日益蹙也。肇於豕蹢，極於龍戰，貫魚以柔順，履虎而驕僭。蓋弱則隨，強則睽，隨則睦而安，睽則競而危。兩雄不並居，終必爲之變也。方其爭也，奇偶互生，剛柔雜襲，奔騰海逝，蹇崦山立，熱均力等，屹若勍敵。初如秦晉交綏而返旆，又似漢楚相持而堅壁。彼融融潰潰者鑠爲大焦，熙熙曜曜者煦爲蒸濕也。其氣烟煴滃濛，底滯膠漫，渙浥油涑，濡汨汨浥，被金石而消爽，襲草木而萎薶，天地汨其清明，日月昧其晶曄。薄而爲雷，則隱鱗呼碌，暗噫嗚咽，旋空欲震，鬱而不漑。激而爲風，則颭颭蓬勃，燥冒翕忽，揚汗發穢，原谷呀呷。歷庚而伏，凡四五旬，時猶未歇也。」客曰：「然則氣之爲沴厲者耶？」翁曰：「不然，夫惟爭也，四時之序乎。萬化之機行

也，子獨不聞烹飪之事乎？實水以釜，傳火以薪，燂煖烜列兮滋熾，汹涌滴溢兮驟驚。既山鳴而澗吼，亦霧翳而雲蒸。靡堅革熟，鼎俎之味成焉，故水火不爭爲爨者怠，麴蘖不爭爲醪者壞，輔弼不爭爲國者敗。斯言雖小，可以喻大也。」客曰：「問一得三，蒙昧曉然，惟清論之慰沃，斯煩歎之可捐者耶。」《屏山集》卷一〇。又見《歷代賦彙》卷一一，《古今圖書集成》歲功典卷九八。

哀馬賦

叛軍繼踵入閩，驅竊戰騎過山嶺，悉多殞敗。余感之，作《哀馬賦》。

嗟哉，何閩山之險絕乎！方井陘而曠趙，視劍閣而夷蜀。峻嶺標樹，橫巒掛瀑，岵嶢嶢崕，縈紆阻複。勢將平而驟起，塗稍順而仍曲。穴壁寄棧，沿崖轉躅。晝倚石以傳飧，暮捫蘿而假宿。非戀土之邦人，嗟此來而何欲。棲危走險，禽疲獸伏。墮峻木之升猱，礙層霄之飛鵠。矧萬馬之南奔，列長鑣而競逐。訝四達之通達，忽絲連而綫屬。搶攘迫塞，互相擠觸。前顛後升，平坑翳瀆。啣哀結憤而叢狙萃菱者，十幾五六焉。幸而生者，皆垂頭顧影，低摧局促。鹿駭磨驚，鴟蹲蝟縮。脊伶俜而卦露，尾焦蕭而帚禿。鼻咯乾埃，肺傷芒穀。望長坂以悲嘶，想清波而浮浴。癰養瘡煩，揩牆攄木。集彼蚊蠅，紛紜緣撲。競啞穢而吞腥，肆脣刀而飲鏃。忽振體而驚飛，去來遙而旋復。慰己貪憊，忘余楚毒。當附驥而乞憐，知汝曹之碌碌。困甚隕脰，憂同殲觫。駕鹽車則躡足於黔中之步〔一〕，售屠肆

則比價於遼東之肉。悲夫，吾聞之秦趙巨野，燕齊迴陸，數騎風馳，萬夫鱗蹙。旌影動兮鋒已交，鼓聲酣兮戰方熟。莫不虎態龍姿〔二〕，雲鬃電目。負甲士之千鈞，望沙河而一蹴。既却銳以摧堅，咸蹂都而踐國。蓋時清則龜龍麟鳳呈祥瑞，獻圖負錄。俾之排難濟艱，雖獲千角而網萬翎，曾不及夫一驥之足。噫，今日治耶亂耶，胡棄茲而弗畜！彼踳齧恃性，駑駘共族。渴飲天河之浪，飢耗太倉之粟。徒韜飾文繡，轡搖金玉，偶備數於六閑，氣驕矜而動俗。責致遠之奇功，必輿傾而載覆。事既失而懲愆，亦何勞於鞭扑。悼汗血之云亡，捐百軀而安贖。舟臨川而墜楫，車向塗而裂軸。激壯士之興嗟，誠可悲而可哭。夫子曰「傷人乎」，不問馬，余何眷眷於此哉，恐國威之未振，驕虜之南牧也。

《屏山集》卷一〇。又見《歷代賦彙》卷一三五，《古今圖書集成》禽蟲典卷九四。

〔一〕足：明本作「跡」。

〔二〕態：原作「熊」，據右引改。

代直閣南劍謝表

粉社引嫌，方趨嚴召；鐔川易守，驟拜恩除。力小知難，寵深極懼。伏念臣猥以凡末，誤蒙使令，敢懷擇地之安，思效捐軀之報。自昔寇攘之役，禍流建劍之間。瓦礫相望，坐待流移之復；新陳

未接，日虞餉餽之空。稍鉏復出之姦，與變惟新之俗。五月詎聞於報政，兩州遽沐於更符。地悉凋殘，任均勞劇。考其已試，固知五技之窮；責以後圖，庶補東隅之失。恭惟皇帝陛下乘光武中興之運，先孝宣共治之良，憫時艱難，軫念黎庶。謂遐陬習於爲亂，豈德意壅而未宣。以臣閩人，諳其土俗，使之奉行條教，或能安集流離。曷副旁求，祇深兢惕。臣敢不博詢利疚，祇導隆寬？觀勉農桑，俾復歸於飽煖；解除苛擾，冀少養於瘡痍。《屏山集》卷七。又見《劉氏傳忠錄》續編卷二。

代賀天申節表

赤伏彰符，方協興王之運；猗蘭肇慶，欣逢誕聖之期。專效嵩呼，仰增鴻算。恭惟皇帝陛下艱難嗣統，寅畏御圖，兵雖用而不殘，德遂加於無外。歸仁孰禦，初同亶父之去邠；脩政益勤，終美宣王之攘狄。天申福佑，人沸謳歌，臣迹滯偏州，夢聞清蹕。瑤觴獻壽，悵莫綴於朝行；金鑑納忠，願少俾於淵聽。《屏山集》卷七。

代寶學白州謝表

幕府贊襄，初無善狀；公朝慎罰，止棄遐荒。咎積驚心，感深流涕。伏念臣受材謏薄，逢世艱

難。痛黜虜之亂華，悼先臣之死節，頃因人乏，出佐戎行。雖誼切君親，常蘊枕戈之憤；而敵忘彼己，終懷負職之愆。黽勉五年，召還萬里。既久隳於成績，宜薦致於煩言。謗欲誰分，孽由自作。晉師討敗，難逃先穀之誅；《虞典》從輕，姑示三苗之竄。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廣天地涵容之德，收雷霆震讟之威，謂臣誤國雖多，察臣初心可諒。肆垂大惠，特賜微軀。敢不念往知非，雖窮不怨？身縻瘴海，此生尚覲於生還；夢繞沙場，效死寧忘於死所。《屏山集》卷七。

代寶學漳州謝表

十罪併聞，分已甘於誅殛；五年兩謫，恩尚許其全生。聞命疾趨，拊躬流涕。伏念臣猥才凡下，臨事闊疏，誤被選掄，浸塵班列。昔參戎幕，已無裨贊之勞；再奉藩條，又乏循良之效。志力雖期於自竭，功名常嘆於數奇。不移匪石之心，果獲羸瓶之咎。釁愆已積，雖擢髮以難陳；章疏交彈，顧噬臍而何及！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廣覆，湯網宏開。念臣顛沛於戎行，心惟盡瘁；謂臣數更於宥典，特與從輕。臣敢不休惕以思，屏營自守？投閒置散，已叨善貸之恩；補劓息黥，庶幾改過之善。《屏

代寶學謝復宮觀表

負罪至深，甘從永棄；疏恩甚渥，許遂生還。盡復文階，仍叨祠館。荷寵光之雜沓，驚涕泗之橫流。伏念臣頃以瑣材，誤蒙器使。雖臨難不求苟免，效死捐軀；而籌邊非其所長，終成誤國。孟明之恥未雪，樂羊之謗已盈。疏遠易離，愛憎相半。責五載曠瘼之咎，固無所逃；騰一時萋菲之言，亦已大甚。衆欲擠之必死，臣敢保其餘生。禦魑魅於遐荒，觸炎曦而就道，危機自踐，沒齒何言？豈期流落之蹤，更沐甄收之惠。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不忘遠，道唯至公。善貸且成，恩每深於含垢；寧僭不濫，網或漏於吞舟。致此迂愚，亦蒙昭洗。臣能不佩韋是戒，食蘖知艱？在畎畝不忘我君，願希前哲；執干戈以衛社稷，圖報他時。《屏山集》卷七。

代張丞相辭免不允謝表

渙號已孚，愚誠莫達，處非其據，愧溢於中。竊以古稱論相之難，朝以得人爲重。況屬艱危之會，尤須輔佐之良。豈惟料勝以折衝，亦在安民而和衆。有王導濟時之志，能舒朝廷之憂；懷謝安鎮物之情，坐致淮淝之捷。以今多事，特異前聞。鑒兵殆困於連年，駐蹕靡聞於定所。邦之阨隄，念底

定之猶難；狄固貪恠，肆憑凌而未已。倘失疇庸之任，益乖恢復之圖。如臣者起自書生，謬承天獎，拔賤跡於羈單之日，識孤忠於喪亂之秋，偶際風雲，得階塵露。入同宥密，初無借箸之奇；出總戎機，更昧干城之略。既辜注倚，宜速譴尤。召還方邇於清光，爰立遽膺於異數。息黥補劓，顧往咎之何追；經體贊元，豈薄材之能強。恩私甚渥，報塞謂何。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廣輿圖，仁深覆被〔一〕，謂臣材雖至陋，察臣事不辭難，敷告外庭，誕揚顯冊，處以鈞衡之地，委之調御之宜。責任如斯，孱微曷副。臣敢不益思自勵，期稱厥職〔二〕？守一節之精忠，造次於是；廓九土之氛祲，死生以之。《屏山集》卷七。

〔一〕覆被：明本作「圖舊」。

〔二〕厥職：右引作「所蒙」。

代翁殿撰遺表

傳薪焰息，將隨化於大鈞；易簣氣微，願輸忠於半藁。伏念臣受資樸訥，奮跡單平，風猷輒慕於古人，詩禮僅傳其家學。初霑世賞，方偃僂以循墻；繼竊科名，遂夤緣而隨牒。未更繁冗，已玷清華。無一介之先容，辱前朝之異遇。編摩書局，黽勉郎曹。參陪三老於賢關，領袖群英於秘府。官箴

恪守，歲籥易流。傳癖書癡，性雖安其所好；客嘲賓戲，時或歎其夕淹。但直道以事人，恥曲學以阿世。至乃東州懷紱，淮部乘輅，敢圖擇地之安，惟勵匪躬之節。屬中原之雲擾，當陛下之龍飛。趣歸行所之班，俾典奉常之識。綿蕞之儀未就，蒲柳之質已衰。一返家園，五更祠館，朝有著而廩有給，叨冒爲多；壯也仕而老未休，絲毫無補。今則已嬰沉痾，難羨反生。重念臣自幼讀書，即知論古。憤張禹臨終之請，惟訴私情；喜史魚絕命之言，猶存忠諫。操其悃悞〔二〕，灼見正邪，雖真僞或混於平昔之時，而隱微必發於死生之際。臣今憊矣，心切戒之。敢伸奄奄之言，仰瀆高高之聽。伏惟皇帝陛下日新聖學，躬攬權綱。中華之服裂五千，天惟授德；列聖之基垂一百，民實歸仁。誠既洞昭，禍斯潛弭。豈待期期之夕，克全復復之功。臣即棄明時，莫瞻盛舉。未草《浯溪》之頌，定愧懷鉛；倘平伊洛之戎，固欣含受。《屏山集》卷七。又見《八代文鈔》第三八冊。

〔二〕操：明本作「探」。

論時事劄子八首代寶學泉州作

江北

臣竊論今日國家大計，莫先戰守二策。因險爲守，則守易固；因守爲戰，則戰必克。自古倚長江

之險者，屯兵據要雖在江南，而挫敵取勝多在江北。故呂蒙築濡須塢，而朱威以偏將却曹仁之全師；諸葛恪脩東興堤〔一〕，丁奉以兵三千破胡遵之七萬。轉弱爲強，形勢然也。今日淮甸雖置守師〔二〕，而無堅壁，無聚糧，或營一師之市，或聚烏合之徒。敵人一至，則冰散瓦解，千里蕩然，長江之險，舟楫之利，固已與敵共之。虛聲所搖，人情騷動，此由江北藩衛之不立也。臣欲乞將淮甸郡縣不必盡守故城，各隨所在擇險據要，營置寨柵，守以偏將。敵來仰攻，固非其利，若欲長驅深入，則我綴其後，二三大將浮江上下爲之聲援，敵之進退，墮落吾計中。朱威、丁奉之勳，固可圖也。江北藩衛既立，陛下移蹕建康，觀時待釁以定中原，此萬全之策也。

荆襄

臣聞善弈棋者不爭邊角之隅，善立國者必強腹心之勢。若今日國家暫保江左形勢之地，若緩而甚急者，荆襄是已。荆襄西通秦蜀，東連吳會，北據漢沔，昔人以爲用武之地，故三國戰爭，皆出於此。得之者強，失之者弱。自喪亂以來，莽爲盜區。國家多事，未遑經理，亦幸敵人棄而不顧，殆天以資我也。今千里空虛，固難卒守，臣謂宜將荆襄合爲一路，增重帥權，暫治公安，益兵聚糧，爲戰守計。分遣別將渡江，據險置柵，募民耕種，積以歲月，更爲後圖。一者貫通秦蜀，無斷絕之虞；二者控扼上流，如首尾相應；三者窺闕中原，有卷席之勢。是一舉而獲三利也。今不早圖，萬一敵人先之，則主客不侔，利害易轍，復欲爭之固已難矣。欲望陛下沉機獨斷，亟詔大臣講論措置，先事慮

事，以強立國之勢。

禁衛

臣竊惟藝祖削平僭亂，聚天下精兵以強京師，取太原兵以爲龍衛，取幽州兵以爲神武。左右員僚，本藩鎮廳頭也；左射拱聖，本諸州騎兵也。忠節之軍，升自川陝，虎翼之軍，選自江淮。凡此之類，不可悉舉。皆總於三衛，訓練精閑，故能坐制四方，如臂運指。自南渡以來，禁旅凋耗，勁兵驍騎，分隸諸將，沿江戍守，蓋救紛解急，支吾目前，未暇長顧遠慮也。昔周瑜拒魏，而吳王提重兵以爲後援；鍾會伐蜀，而文帝率師十萬屯長安。二主豈不知指撓目顧，端拱仰成哉，蓋尾大不掉，末大必折，其所防者深也。今三衙兵雖稍收集，而寡弱未振，欲望陛下遠鑑吳魏居重馭輕之術，近法藝祖以中制外之權，選徒蒐卒，益增禁衛，仍擇腹心忠亮之臣，分爲統帥，則威聲所懾，非獨折衝禦侮，亦所以強本固基，爲社稷久長之計。

守江

臣聞善固圉者不顯爲必守之形，善勝敵者不示以可乘之利，所以消禍亂於未萌，沮姦謀於將發也。竊讀書史，見六朝之守國也，皆輕戍江北，重戍江南，因險而守，因守而戰，內強根本，外鎮邊陲。敵來則出驍將，合銳兵，先事而逆擊；未便則清野鄙，據要害，伺間而後動。故北兵遷延乏絕，

畏首畏尾，往往狼狽亡遁，大約皆此謀也。昔陶侃不城郗，其說謂設險禦寇，政以長江，隔江而城，非三萬人不守，引敵致禍，實此之由，若虜有可乘之會，又非所資。侃非失形勢也，緩小利以全大利也。蔡謨諫止諸鎮北移，其說謂時有否泰，道有屈伸，須養威待時，虜若送死，敵之有餘，棄江遠進，亦吾所短。謨非畏怯也，知用其所長也。何承天論守邊之計，謂斥堠之交，非耕牧之地，曹孫相持江淮之間，所居各數百里，宜堅壁繕兵，以待敵來。承天非泥古也，事有可法也。侃之練事，謨之見遠，承天之燭機，審利害於當時，垂龜鑑於後世。臣竊見比年以來，虜頻盜邊，犬羊猥衆（三），淹留冬春，雖王師驅逐，屢挫其鋒，而凶焰未熄，猶輕南向。蓋今日形勢事宜，略與古同。夫雷動風馳，不難於必勝；形格勢禁，實本於沉機。願陛下詔帷幄之臣，稽六朝重戍之謀，考三千慎守之策，固本保邊，陰消戎詐，庶幾不動聲色，疆場妥安。我既出於上策矣，彼猶貪冒南來，是苻堅淮淝之轍復尋，宋武燕秦之役可舉也。

舟 船

臣竊惟長江之險，雖本天設，實由人用。拒敵之方，不特防隄岸塞險隘而已。維檣艦、據津流，則其險十倍；飛棹楫、冒風濤，則其險百倍。東南立國，戰守之利無出於此。伏見巡省以來，暫駐吳會，雖有守江之名，而無用險之實。船艦率皆草創，水軍不甚練習。且海船入江，則顛沛不行；步兵乘水，則惴慄失措。官司奉行措置，姑欲畢事而已。陳利害者以爲常談，習游泳者以爲末技，未思臨

機對敵，何以取勝。故向來邀羯虜於長江，攻群盜於平湖，戰多不捷，職此之由。竊攷六朝舟楫之制，名字雖不同，要之大艦利於控扼，若五牙朦衝之類是也；小舟利於走集，若金翅油船之類是也。大艦有飛樓、有拍竿、有長櫓，屯兵走馬，可容西北勁兵以當衝要。小舟欲輕快追逐，須擇吳越水工輕果善沒者，負船鑿艦，出入湍流，見之若神，敵人所以魂驚膽墮也。昔李氏水軍敏銳，周人莫當，孫權浮江萬艘，魏人畏遁。用我之長，乘彼之短，此制敵之上策也。欲望下詔講求舟艦大小之制，南北士卒之宜，嚴械之用，訓練之方，專委統帥，以備強敵。

南 兵

臣伏睹朝廷向來數調諸路禁兵沿邊戍守，多即逃亡，議者便謂南人脆弱，終不堪用。臣昨知泉州日，嘗呼逃卒審問其由，皆言非怯懦畏敵，亦非勞苦思歸，只緣撥屬諸將，南北人情不通，非禮役使，橫加箠辱，未嘗預聞金鼓之事，衆情憤憤，遂皆潰散。凡推驗十數人，供答略同，因知逃亡非其本心。況南人素號剽悍，春秋吳越之霸，六朝晉宋之捷，不聞資兵於他境，取材於異代。今猶古也，豈獨不可用哉，特用之不得其術耳。自今諸將之兵，雖足戰守，無仰於此。然國家養兵，額衆費大，不應艱難之際，使無缺食。比年以來，訓練亦精，士氣思奮。臣愚欲望調各路禁兵，自遠及近，更番出戍，別立統帥，不隸他營，分屯險隘，不當虜衝，連營締壘，張大形勢，使之耳聞目睹，漸熟征戰，秋出春歸，不戀鄉土。歲月積久，習以爲常，緩急調發，人情不震，可以集事。

吳 蜀

臣聞擊首則尾應〔四〕，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俱應，此昔人論一陣之勢也。臣竊謂一國之勢亦然。兩國相持，雌雄未決，能盡用其力者強，不能盡用其力者弱。盡其力者其力合也，不盡其力者其力分也。戰者力常合，守者力常分，上下一體者力常合，遠近異謀者力常分，此必然之理也。國家自南渡以來，保有吳蜀、而羯胡侵擾，殆無寧歲。往年數窺梁淮，故江左稍安。比年頻犯江淮，故未入蜀境〔五〕。犬羊之衆〔六〕，棄其所長，梯巖險，冒濤江，蹈必死必亡之地，而我未能收其功者，蓋彼無畏首畏尾之虞，而得全用其力也。昔三國鼎峙，吳蜀爲異邦，然當時所爲謀困曹魏者〔七〕，常萬里尅期，表裏相應，況今二方一統，力不應分。竊見金、房、荆、襄，境壤相望，乃西南之交、吳蜀之會也。若虜迫近江淮，陝蜀之兵當稍循金、房而南；若窺全蜀，則江淮之兵當稍循荆、襄而北。批亢擣虛，互爲聲援，以分虜勢，庶幾狂狡之謀，不敢輕動，動而乘之，萬全之舉也。

募 兵

臣聞衆不可已，楚兵所以威晉；多而益辦，漢將所以成功。竊見金虜叛盟，數窺淮甸，諸將驅攘奮擊，雖獲酋渠、殲醜類，捷音係道，然鏖兵酣戰，殺傷殆相當也。似聞諸營闕額，往往逐急招填，不暇銓擇，多出於傭僱廝役之流，未必皆勇悍驍雄之士。平時可以充數，緩急恐難當敵。臣聞自昔戰

爭之時，裒兵益衆，固非一途。或取之內郡，如蕭何發關中卒以補兵缺，漢威復振是也。或取之盜賊，如諸葛恪取丹陽勁民，深加慰撫，籍爲甲士是也。或取之逃亡無賴，如馬隆募洛陽勇士，無問從來，立標簡試，自成一軍是也。欲乞明詔諸將，應兵闕許申陳，於諸路選募。況荆粵之人尚氣喜鬪，困於閭閻，不得其欲，或多椎埋犯法，販私爲姦，久之探丸弄兵，遂爲劇盜。若加收籍，使之勇於公鬪，非惟強兵而威敵，抑亦弭禍而安民，是一舉而獲二利也。《屏山集》卷七。又見《宋名臣言行錄別集》下卷一一。

〔一〕恪：原無，據明本補。

〔二〕師：明本作「帥」。

〔三〕犬羊猥衆：原作「肆凶搶掠」，據明本改。

〔四〕「臣」下明本有「嘗」字。

〔五〕未入蜀境：明本作「蜀重無敵」。

〔六〕犬羊：原作「醜虜」，據明本改。

〔七〕爲：原本作「以」。

代張丞相辭免劄子 一

承命兢惶，心顧靡措。伏念臣頃以罔功，自招物議，分甘屏棄，沒齒無言。仰蒙天度包容，龍光不替，更於流落，深軫眷慈，而臣循省未幾，遽蒙環召。琳館既叨於優逸，經筵獲侍於穆清〔二〕。懇切未陳，心猶有待。豈意悞恩遽及，擢位宰司。自揣庸陋，曾無一可，灼知輿論，孰以爲宜！伏望陛下察臣誠衷，亟行追寢，庶幾孤跡，終遂保全，上不累於眷知，下得全於素守。《屏山集》卷七。

〔二〕侍：原作「持」，據文意改。

代張丞相辭免劄子 二

比罄忱誠，未蒙開可。再念臣勤勤之懇，非敢飾辭，誠以當軸處中之任，實安危治亂之源。苟非其人，國家何賴！今陛下宵衣旰食，思濟艱難，英俊并驅，猶恐不及。以臣疲懦，雖欲竭慮畢精，終恐無益。況臣五技之窮，見於已試，強顏素餐，謗議必盈，高位疾顛，可不深戒？伏望陛下護其所短，用其所長，勿以反汗爲嫌，惟以得賢爲急。許臣且奉殊庭，安其愚拙，則毫髮之間，或得盡其區

區。《屏山集》卷七。

代張丞相辭免劄子 三

溫詔屢頒，靡容遜避，深惟陛下所以推擇之慎、眷倚之深，加於微臣者，可謂至矣。且臣非不知寵榮之可慕，事功之當勉，然而義有未安，不能但已。蓋與其招尤速累，自訟於他時；不若守分安愚，懇祈於今日。在臣之請猶爲有辭，伏望陛下擴天地之包容，垂日月之臨照，矜其誠懇，曲賜聽從，庶俾危蹤得全無過之地，臣之萬幸。《屏山集》卷七。

全宋文卷四二五六

劉子翬二

賀魯漕除直秘閣啓

伏審拜寵楓宸，升華芸閣，屬公朝信賞之日，增外臺侍節之榮。某官夙受眷知，特膺時選。方六龍之南駐，視百粵爲近藩。協濟軍需，實煩心計。事尅期而取辦，固非一端；下不擾而告成，斯爲盡美。休功藹著，優渥宜頒。清遊始歷於瀛洲，迅召行趨於天闕。某言念崇墉之邇，俯慚趨謁之遲，面賀無因，心馳徒切。《屏山集》卷八。

到任與張守啓

恭承朝命，來佐郡符。當大賢懷紱之初，屬賤子彈冠之日。叨恩有自，託庇惟新。某官操履端

脩，器資閎遠，有慷慨憂時之志，抱縱橫應變之才，早拜寵於楓宸，仍踐更於棘寺。釋之持議，可重振於家聲；由也片言，實兼資於儒雅。猷爲藹著，委任彌隆，一麾臨荔子之邦，千里被棠陰之化。舊深仰德，今幸依仁。飛誠輒見於手書，展禮將期於面覲。《屏山集》卷八。

謝鄧倅啓

桑梓之封疆密邇，久託爲鄰；萍蓬之蹤跡蹉跎，未仰德表〔二〕。撫謙不間，瑤翰先臨。仰慚推恕以待人，詎敢設辭而文過！恭惟某官詩書雅胄，簪橐名家，才猷擅當世之奇，議論發古人之奧。屢專煩劇，益藹聲華。旋擢佐於郡符，念未偕於人望。士元試政，已觀展驥之能；景倩還朝，行起登仙之嘆。某退藏舊隱，政竊餘輝，脩誠輒見於手書，載贄終期於面覲。方□金之在序，知衛生之有經。願興寢間，爲國自重〔二〕。《屏山集》卷八。

〔二〕仰：明本作「瞻」。

〔二〕「方□金」以下：原缺，據明本補。

賀李丞相年啓

伏以《履》而後《泰》，《易》推爻象之占；正次於王，史謹《春秋》之法。某官三朝實德，間世宗工。申申燕居，雖暫安於湖海；几几赤舄，終行歸於巖廊。履此休辰，宜膺殊福。某一去門闌之久，薦觀歲籥之更，莫獲稱觴，徒增善頌。《屏山集》卷八。

賀李丞相冬至啓

史書雲物，紀麟筆之五年；復見天心，驗犧經之七日。某官精忠許國，巨業濟時，遇事見哲人之難，以身任天下之重。險夷一節，出處兩全。商鼎鹽梅，夢昔形於帝賚；周《詩》袞繡，人咸跂於公歸。履茲長至之辰，宜納朋來之慶。某職居佐郡，禮廢稱觴，輒布露於尺書，莫趨陪於丈席。《屏山

集》卷八。

賀新憲啓

光膺宸詔，榮領憲權，當枹鼓之屢鳴，恨繡衣之來晚。某官當朝雅望，濟世通才，披淵衷特達之知，屬要路踐揚之夕，猷爲藹著，委寄彌隆。當茲多事之時，出領持平之任。論刑推恕，冤伸畫地之囚；稔惡必誅，威懾潢池之盜。方依鴻庇，尚阻鳬趨，徒引領於行臺，敢馳誠於尺牘。其如祝頌，曷慶敷宣〔一〕。《屏山集》卷八。

〔一〕慶：似當作「罄」。

賀謝參政啓

顯奉明綸，入參大政。人惟求舊，宜居輔弼之聯；民具爾瞻，益見廟堂之重。某官襟懷玉粹，識量淵深，騰聲譽於妙齡，揭儀表於當世。涵泳聖賢之道，臻厥大醇；發揮盤誥之文，極於深厚。久翺翔於禁從，暫偃息於侯藩。辰告屢聞，民謠藹著。世屬艱危之運，朝思開濟之臣。帝曰俞哉，誰如公者，趣賜鋒車之召，崢膺宗伯之除。位高而色彌恭，才大則任斯重。果符睿揀，擢貳政機。忠讜在

朝，可沮淮南之議；威名繼世，佇收淝上之勳。協濟中興，益觀遠業。某儒宮晚學，海郡微官，當整旆之來歸，獲望塵而贊見。屢陪末席，款奉清言。側聞宸命之頒，實倍常情之喜。長裾可曳，莫趨元禮之門闌；短幅交馳，深愧子雲之筆札。《屏山集》卷八。

回耿龍圖啓

伏審高軒壓境，方竊喜於望塵；專价踵門，猥先蒙於折簡。禮乖常分，愧集微躬。某官識量淵深，風神粹美，道術逢原而自得，聲名欲隱而彌彰。秀發妙齡，顯躋華貫。風雲際運，熙朝獨步於要津；父子傳經，後學飽聞其餘論。久翱翔於禁橐，暫均逸於祠宮。壯猷壹鬱而未施，雅志雍容而有在。艱難避地，仲宣聊寓於荊州；密勿綢繆，賈誼行歸於宣室。瞻承伊邇，慰懌何量。《屏山集》卷八。

賀宣撫李相公啓

拜命行朝，宣威南裔，輿情均慶，否運潛消。竊以黠虜不庭，兵無虛歲，中原失御，禍徧九州。方困憑凌，靡皇經理。眷乃長沙之地，莽爲群盜之區。天誅以遠而未加，凶焰莫懲而愈肆。阻湖湘而自固，據城邑以相殘。固欲安之，每軫淵衷之念；其誰任此，僉云舊德之宜。某官佐佑三朝，儀刑百

辟，總戎疆場，遠過於長城；決策廟堂，匪資於他相。念艱難而守節不變，處進退而唯道之安。久均逸於殊庭，爰專征於外閫。兼制嶺南之地，更分麾下之兵。幕府肇開，坐致英髦之集；戎旗所指，遙知氛祲之清。乘茲破竹之機，孰壓建瓴之勢〔二〕。益隆勳業，再任鈞衡，固中興不拔之基，爲四海更生之福。某猥居官守，側聽除音，知公論之攸歸，竊私喜而不寐。徒得君重，諫密簡於帝心；無以公歸，願亟符於民望。《屏山集》卷八。

〔二〕壓：明本作「遏」。

賀翟參政啓

顯奉綸恩，入參機政，人心胥穆，國勢增隆。竊以季梁在隨，強敵聞而不伐；王導輔晉，有識知其無憂。歷觀世道之興衰，實係人材之用舍。天其靖亂，時則得賢。某官造道閎深，挺材剛特，飛英聲於四海，結睿眷於三朝。鼇禁再登，共識王言之大；虎符屢剖，獨推治行之高。持橐有年，挂冠未老，起佐多艱之運，薦膺求舊之圖。三聘肯來，人快爭先之睹；一言默契，上興見晚之嗟。益聳民瞻，進陪國論。經濟諒行於素志，扶持立底於昌期。某未覲光儀，逖聞明命。進由儒術，竚觀致位之榮；□□□□，寧愧書門之誚。《屏山集》卷八。

謝李參政舉知己啓

夙荷見知，常許成風之斲；遽蒙論薦，過形推轂之言。揆實無堪，近名增愧。竊聞君以任人而逸，國由得士而昌。矧茲多事之時，尤資群策之助。洪惟上聖，務濟丕圖，念皇祖之貽謨，閱近臣之奏藁。謂孟軻之言一善，如宋王何；若陳襄之引群賢，有溫公者。遍咨邇列，咸舉所知，慨嘗膽以思危，賴同心而底治。想其風采，方傾惓惓如饑渴之懷；辱在搜揚，宜得皦皦真英雄之士。如某者自守拙直，無他技能，早惟經笥之耽，晚悔儒冠之悞。夤緣末宦〔二〕，奔走四方，嘆州縣之受恩，敢艱難以辭事。豈期慰薦，俯及庸虛。某官黼黻皇猷，權衡士類，雅抱每存於謙挹，清流皆喜於攀依。品題所加，名譽增重。攬英髦而列上，仰副旁招；置愚陋於其間，恐塵清舉。出於過覆，何以仰承。某敢不蚤暮以思。視履惟正，途雖窮而益勵，時苟至而則爲。奮不顧身，誓不羞於前列；伸於知己，輒自見於一言。《屏山集》卷八。

〔二〕緣：原爲闕文，據明本補。

賀呂相公啓

伏審某官顯奉制函，入持魁柄。凡搢紳有識之士，莫不傾耳拭目，以俟復平之期；若閭巷無知之民，亦皆延頸跂踵，而起更生之望。蓋以狄人之內侮，實乘中國之久安。二聖蒙塵，累年於此；至尊嘗膽，惟日以之。思得非常之材，叶贊中興之治。某官閣下氣鍾英特，德蘊忠忱，學博綜於古今，識徧周於夷險。值艱難之厄運，荷密勿之深知。肱股之力爲多，社稷之功莫大。旄頭盡落，無復彗於紫薇；義馭再升，遂安行於黃道。薦膺圖任，益罄謀猷，用能身任安危，不以賊遺君父。將壇暫建，捷奏交騰。周公東征，既有四國是邁之詠；宣王北伐，可無萬邦爲憲之臣？還冠邇聯，適觀遠業，人神必將開泰，夷夏咸以歡呼。整頓乾坤，實賴經綸之手；光輝竹帛，載惟雅頌之音。某久託帡幪，猥叨齒記。念先公之在日，嘗辱交游；偕同產以登門，仍加慰薦。況遇旁招之日，適茲自效之秋。其爲歡欣，實倍倫等。《屏山集》卷八。

到任與祖漕啓

守拙杜門，久卧桐孫之圃；叨恩佐郡，竭來荔子之邦。仰由推挽之私，更記帡幪之庇。某官道窮

閩域，文富波瀾，持身凜剛毅之風，接士見溫恭之色。早冠天庭之第，獨深宸扆之知。旋駕稅於杏壇，薦參籌於槐府。清聲藹藹，要路駸駸，獨當艱棘之時，出領轉輸之寄。蓋六龍駐蹕，地益重於全閩；而四牡觀風，恩獨榮於故里。俯憐疏逖，曲賜吹噓。某敢不益勵操脩，恪勤職守？匪悅于時之譽，庶逃竊祿之羞。《屏山集》卷八。

賀漕侯郎中啓

睿恩中發，使指外移，顧休寵之惟均，視光華之益遠。某官材推英特，識妙機深，早馳譽於簪紳，久踐揚於中外。暫輟荆襄之節〔二〕，來持閩部之權，易地皆然，無施不可。登車攬轡，夙有志於澄清；爾界此疆，固摩聞於惡斂。即觀奏計，別竚圖功，某自揣疏庸，方祈覆護，阻趨門而面賀，徒伏紙以神馳。《屏山集》卷八。

〔二〕輟：原作「輒」，據明本改。

賀新漕徐學士啓

光奉宸恩，遠將使指，輶車壓境，列郡趨風。某官德宇閎深，才鋒淬礪，夙著清朝之譽，薦膺當
寧之知。擢自州符，峻持漕節。屬寇攘之甫定，念兵食之猶繁。餽餉連年，豈有紅朽之粟；流移失
業，更多白著之科。事固從權，民實重困，經畫政資於善計，艱難庶底於昌期。某託庇之初，效官有
守，輒脩辭於慶牘，莫旅進於賓墀。《屏山集》卷八。

賀新任梁提舉啓

光奉宸綸，出將使指，重摘山之寄委，增衣錦之榮觀。某官材應時需，識周事變，騰一時之妙
譽，結當寧之深知。適茲艱難，屢司繁劇，已懋飛芻之績，更宣持斧之威。事有甚難，每責成於倉
卒；才無不可，故所至而優游。暫弭節於周原，行召還於宣室。某效官有守，趨賀無因，嘗叨半面之
知，喜託二天之庇。《屏山集》卷八。

賀知泉州通交代啓

萬里還期，殊乏觀風之效；一麾得請，俾爲將母之行。已蒙吹借之私，更忝交承之幸。恭惟某官氣涵剛大，學造精微。皇皇王國之羽儀，抑抑士林之軌則。早逢盛際，薦歷要途。譽望甚隆，共仰卿才之美；行藏自信，益知吾道之尊。頃借重於侯藩，復就移於使節。上心簡在，輿論攸歸。攬轡登車，暫展澄清之志；簪筆持橐，行趨禁近之聯。某夙荷愛知，尤深願頌。門闌伊邇，即諧道舊之懽；景仰匪遙，顙企告新之政。《屏山集》卷八。

代與趙待制啓〔一〕

宮使待制襟雲粹靜，業履光明。蚤登清要之塗，特注顙昂之眷。雍容蘊藉，綽有名父之風；獻納論思，深得近臣之體。久茲均逸，未副僉俞。仲宣聊寓於荊州，賈誼行歸於宣室。下缺。《屏山集》卷八。

〔一〕此文原缺，據明本補。

代與趙提舉啓

提舉博士器資凝遠，業履光明，清名夙冠於士流，古道益尊於師席。身膺臨遣，增重使華。幹山海之羨饒，供國家之調給，政資儒雅，庶達經權。休聲已著於外臺，召節行歸於中禁。《屏山集》卷八。

代與江給事啓

宮使給事學窮損益，知達經權，早登清要之途，特注顒昂之眷。優游瑣闥，備殫獻納之忠；偃息藩方，綽有循良之譽。久茲均逸，未副僉俞。《屏山集》卷八。

代與李丞相啓

巖石具瞻，久仰威名之重；龍門阻越，未親顏色之溫。敢通咫尺之書，少布腹心之蘊。恭惟宮使僕射相公道推先覺，望重本朝，孟荀爲儒者之宗，伊呂乃聖人之偶。羯胡外侮，艱危永賴於壯猶；炎

運中興，螭廷首登於一相。運化鈞陶之上，救民水火之中。險阻薦更，忠誠自信。出處動四方之耳目，話言爲今日之典謨。卓爾元勳，渙乎百世。暫均休於祠館，俄借重於侯藩。周公居東，既有四國是適之詠；宣王北伐〔二〕，可無萬邦爲憲之臣？佇冀衮衣之歸，式符寰海之望。某猥以凡末，誤膺使令，雖智力之自殫，嘆事功之難立。荏苒歲月之久，蹉跎毀譽之間。《屏山集》卷八。

〔二〕北伐：明本作「復古」。

代賀范參政啓

肅聞明命，登用真儒，國是所歸，人心胥悅。恭惟某官秉心端慤，履道深醇。皇皇天陞之羽儀，侃侃士林之準則。頃從瑣闥，進直北扉。雖驟膺神聖之知，實久繫中外之望。審成敗安危之會，罄論思獻納之誠。決機一言，除患百世〔一〕。伍符尺藉，異太阿之倒持；悍將強藩，無《四牡》之項領。由播告之旨不匿，故遠近之聽咸孚。是宜益聳民瞻，越陪國論，真才既不次而用，素蘊必度宜而施。裁議於中，何愧唐朝之內相；指縱有自，終爲漢室之宗臣。天既有開，事無遺料〔二〕。某奉祠屏處，聞報後時，望兩地之深嚴，莫脩慶禮；承二天之庇獎，彌劇懽情。《屏山集》卷八。

〔一〕「決機」至「百世」原缺，據明本補。

〔二〕「天既」至「遺料」原缺，據明本補。

代賀秦太師啓

伏審顯膺典命，進陟帝師。惟大勳偉業，常出於艱難；非絕品殊階，則無以報稱。既內崇於毗倚，亦外聳於觀瞻。出自上除，無心不悅。共惟太師僕射相公氣鍾英偉，德蹈中庸，忠亮貫於神明，聲名播乎夷夏。高仲連之節，嘗恥帝秦；喜季子之歸，果聞昌魯。荐膺圖任，益罄謀謨。先審定於國維，爰更張於戎政。宣公遠慮，明國家臂指之權；德裕一言，解藩鎮輔車之勢。人情不駭，王室益尊。當敵國之尋盟，察天心之悔禍。綏之以德，斷以不疑。逮誠意之既孚，凡指求而必獲。同軌畢至，慰周陵反葬之思；跬步不忘，遂長信承顏之樂。事非衆料，功異前聞。嘉猷允契於宸衷，流慶大敷於寰海。繡裳寶帶，已承特異之恩；紫蓋黃旗，克佐方興之運。如天所授，何謀不成。某猥辱甄陶，喜聞播告。鳬趨莫獲，敢通削牘之誠；蝶夢徒勤，企想維垣之峻。《永樂大典》卷九一七。

送張當世序

庚戌張侯來守莆田，余佐郡事，後兩月至。時逸寇楊勍犯閩，官軍綴之廬演山下，聲搖四境。已

而回源盜作，辛亥其徒益熾。吾之赤子探丸佩犢，皆號范葉兵，疽食旁郡。壬子春，靈旗大伐，衝逐蕩拓，寇乃平。又一月，天子召侯爲郎，余亦及瓜焉。噫，余與侯同僚最久，而寇攘甲兵之事，相爲終始也。方繡衣交馳，羽檄狎至，裒兵括食，刻期取辦，侯以強敏濟之，余因以免戾焉。顧於侯未有助也，今侯將承前席之寵，思效一言，可乎？夫平盜易，使盜不作難，蓋勦勦之威易伸，而涵養之恩難洽也。閩之勢，猶人嬰痼疾者，陰邪內乘，根固盤互，牢不可解。今以鍼艾藥石攻之灼之，蕩之滌之，疾雖除，其真氣憊矣。道和扶衰，如保嬰兒，如擎盤水，如維持側車，惴惴然不敢有毫髮之傷，則生理可致。不然，一疴已，一恙生，消於指臂，聚於腹心，必甚於前而至不可爲也。吾民困矣，輕徭薄賦，寧使鈍官守法，勿使利官逞能，庶幾有瘳乎。余閩人，所知者閩事，四海之廣亦猶是也，願侯以此告於上。《屏山集》卷五。又見《八代文鈔》第三八冊。

送翁德功序

書生輕議兵，自荀卿發之，三至、五權、六術，雖略本仁義，然聖人不輕議兵。夾谷之會，田常之討，勇往直前，無如我夫子者。至於衛公求田之問，皆深閉固拒，不假以辭色，非沮之也，慎之也，卿談之何容易乎！末世乃有長嘯却虜，圍棋破敵，揮扇靖煙塵，投筆取封侯，抵掌談笑，橫槊賦詩，視聖人之所甚慎，藐然輕肆焉。使書生讀之，激昂歆羨，袖書公卿之門，飛奏雲天之陞，莫不撫

髀嘆息，恨其試己之晚。是則鼓之舞之，荀卿爲之罪人也。吾黨翁侯德功老於經術，不得一第，向來小試武事，朝廷官之。德功沉毅忠信，客氣不藏於胸，遽言靡出諸口，吾知其可以有爲也，因贈言焉。夫金玉已生，螻蟻人命，徒詐長平之卒，不媿申息之老，以是言兵者德功之所嫉也，余亦嫉之。謀乖借箸，勇將憑河，扁舟慕西子之載，抄騎縱南塘之出，以是言兵者，德功之所嫉也，余亦嫉之。誠莫動天，忠非許國，匿魚腹之丹書，灑指端之公字，以是言兵者，德功之所嫉也，余亦嫉之。操心倘不然，提十百千萬之衆，凌凌兢兢，如是愛子慈孫將跳白刃焉，雖不慎者慎矣。德功是行也，有引而用之者乎！摩厲以須，卓然自見於世矣。異時海宇清泰，毒手尊拳袖而不用，凌煙之像有白面書生雍容於虎臣之列者，其德功也耶！《屏山集》卷五。又見《八代文鈔》第三八冊。

招劍文送劉致中

五山之精，六氣之英，鍊爲神器，電曄霜凝。噫，此非所謂干將、莫耶者乎！其隱於豐城也，扃以堅珉，閤之深壤。劍且靜矣，何自而氤氲，氤氲發爲光怪，上摩星斗，而駭動人耳目哉？蓋物必有用，用必因時，射彩騰輝，不能自遏。非若瓦礫無知，朽腐不靈，終沒沒以無聞耳。然殊珍上瑞，初不苟合，孰能感而致之？自非厚碩忠信，無愧幽明，如張茂先者焉，劍胡爲而來哉？惜其逢辰不競，怨禍方新，忠藎云亡，王室淪沒。嗚呼，是劍也，苟得其時，使劉季用之，必揮拂白蛇之卧，使朱雲

請之，必齟齬佞臣之頸。付之荆楚之客，必喋血虜庭；加之晉鄭之敵，必三軍白首，豈不壯哉！觀其凜凜之風，熒熒之質，必不繞指柔，必不自挺出，必不爲屬鏤以害忠良，必不爲含光以夸幻惑，必不銘金字以識姦雄，必不飾犀文以資玩好，必不潛於魚腹以成窟室之凶，必不舞於鴻門以快沐猴之怒。倘不遇焉，寧霍然變化，蜿蜒於深淵寒瀨之中，若將終身耳。用則見，不用則隱。視彼良庖之刃，族庖之刃，刃蔽折缺，歲月而頻更，猶冀磨礪鈍澀，以希一割之效者，豈不萬萬相懸哉？昔吳王闔閭鑄劍二，陽曰干將，作龜文；陰曰莫耶，作漫理。茂先得之於異代，款識宛然。跡其顯晦，莫知所自。豈在在處處，陰有神物護持耶？自吳至晉數百餘年，而劍一出，出不數十年而化去。自晉至今，又幾千矣，異彩熒光，一何遼落也？豈象緯之學，精研者寡，莫能指縱耶？將乾坤偉人，世不常有，無以召之耶？抑神寶去來，自有定數，非可以歲月期耶？方今風塵霾晦^二，威柄倒置，政須此物，以畢能事。吾聞白水之濱，鵝峰之下，有異氣焉，亘天拂雲，久而益耀，方與博物之士仰觀俯察，表而出之，庶幾絕代之珍，不陸沉於今日。仍招之以辭曰：

寶劍來，流天精，百神觀，三年成。寶劍來，光陸離，瑩鸛鵒，截鯨鯢。寶劍來，撫七星，蔑流英，掩青萍。寶劍來，駭風胡，譽傾城，價論都。寶劍來，奉君王，定四夷，臨八荒。寶劍來，應時昌，時平時，毋深藏。《屏山集》卷六。又見《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五七，《古今事文類聚》

〔二〕 霾晦：明本作「瀕洞」。

跋浩然子

吾黨有浩然子，著書九篇，劉致中以示胡原仲，原仲轉以示余。余讀之，恍然惘然，如叢脞，如涉獵，要其歸宿則弗畔焉，三復而拊編嘆息也。異哉，有意求合於《易》耶？《易》之爲道，非言語之可階，非思慮之可緣，百家傳註之學支離矣。《繫辭》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觀此氣象，則《易》果爲何物耶？陰耶陽耶？剛耶柔耶？何爻之可指，何象之可名耶？在八卦之內耶？超八卦之外耶？非吾聖人發之所，言之躋，適得怪焉。故夫子欲無言，則曰：「天何言哉。」又申之曰：「天何言哉，天下何思何慮。」又申之曰：「天下何思何慮，申之者確之也。」自然黜聰去智，默而識之於太極之始，其背馳哉？雖然，學《易》必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室者當自戶始，學《易》者當自《復》始。克己復禮，顏子之復也。夫膠膠擾擾者，無非逐末，復德之本也；焦焦戚戚者，無非妄爲，復則不妄矣。是知《復》之一義，爲聞道之要言，進脩之捷徑。學者踐之真，積之久，將有捷裂泮渙，沛然流出於胸臆間，所謂《易》者，是自知之矣。且陰剥陽復，理有自然，故曰「剛反動而以順行」，非角力交戰之謂也。世有求復孜孜勉勉，弗能自克，何其難也！一性既蕩，六官競馳，本末易位，誠妄相寇。悠悠有生，習以爲常。如久客之人，安

於途旅，不知故鄉舊家有田園之可以棲息，親舊之可以娛嬉，一旦挽之使歸，望望然而去之。明了之士，倘能識其本、反其誠，欣欣怡怡，如疾風揚翎，迅流縱航，亦安而行之，此順行之復，自然之理也。浩然子所謂迴光背鏡，其近《易》之《復》耶？其得於《復》之順行耶？如其然，余將從之遊，道同而相樂其意。如其不然，余將從之遊，質其異而啓余之未達。《屏山集》卷六。又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一一。

試梁道士筆

善將不擇兵，善書不擇筆，顧所用如何耳。南渡以來，毛穎乏絕，幔亭黃冠以筆遺余，玉表霜裏，視之皆觸籓之柔毳也。束縛精妙，驅使如意，亦管城之亞匹焉耳。因念神州赤縣，半沒埃穢中，或言南兵剽輕不足仗者，而春秋吳楚之霸，六朝晉宋之捷，不聞借銳於他方，選徒於外境。昔人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豈用之自有道耶？書生過計，推此理於試筆之間，庶幾藐藐之裔，不專美於舊談，組練之軍，或有爲於今日。《屏山集》卷六。又見《八代文鈔》第三八冊。

題尤貢明墨

蒼官之英，孕此馨德，未獲麋捐，聊守其黑。沽之哉，沽之哉，吾將從管城子遊，發潛光於六籍。
《屏山集》卷六。又見《八代文鈔》第三八冊。

全宋文卷四二五七

劉子翬 三

聖傳論十首

堯 舜

道之不明也，闡之者晦之也；道之不行也，執之者拘之也。聖人既沒，步驟聖人者日益衆，此甲彼乙，不能相統，心心有主，喙喙爭鳴，承舛聽訛，浸失其本。聖人之道，散於百家，蕩於末流，匿於學者見聞之外。有密知其旨者，發而揚之，衆必愕眙非詆而弗之信也。夫其弗信也，非叛聖人之道也，陷於所長而不能反也。故博以求約也，而聰或陷之於雜；思以索理也，而智或陷之於鑿；文以表義也，而才或陷之於浮；說以明疑也，而辨或陷之於夸。用其所長，陷於所短者，由失其本故也。不睹其本〔一〕，各守其偏，聖人之道始離；互攻其異，不反其同，聖人之道始孤。不有卓然英睿出焉，孰能引而歸之、會而通之哉？夫道一而已，堯舜之心，不間乎此。視聽言動，必有司也；仁義禮樂，

必有宗也。堯舜有傳道之名，而無可傳之迹。後世聖人，豈喜託虛名而強追遐躅哉，必有受也。《書》曰「惟精惟一」，此相傳之密旨也。昧乎一則莫知元本，滯乎一則入於虛妙，悅於談聽而不可用，豈所謂「允執厥中」耶？《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隨動而一，非舍此合彼也。且性外無物，安得有二？一者道也，能一者心也，心與道應，堯舜所以聖也。一之所通，初無限量，斂之方寸，寂然而已。感而遂通，未常變易。意形而自絕，思正而忽無，緩而不怠，急而不危，應而不隨，受而不蓄，此堯舜之心所以常一也。心之不一，因有見焉。見立情遷，莫知主宰。違從欣厭之所縈拂，憂懼哀樂之所移換，事有百千萬緒，心亦百千萬變，頃刻之間，不能自定。求其際天地，亘古今，豈不難哉？堯舜禹口傳而心受也，三聖既沒，斯道散於百家，蕩於末流，匿於學者見聞之外數百年。湯出，引而歸之，會而通之，故懋昭大德，建中於民。湯沒，又散於百家，蕩於末流，匿於學者見聞之外數百年。文王出，引而歸之，會而通之，故純一不已，儀刑萬邦。文武周公，口傳而心受也。三聖又沒，邪朋邪，詖翼詖，幅裂鼎沸，莫可誰何^{（二）}。孔子出焉，氣足以壓其聲燄，量足以吞其區穴，排異如摧枯拉朽，引同如川流海會，其言有曰「吾道一以貫之」，此祖述堯舜之妙也。故《河圖》昧乎太極，則八卦分而無統；《洛書》昧乎皇極，則九疇滯而不通；《春秋》不知探本，則責人而不責己，是非之藪也；《禮》《樂》不知治躬，則事外而不事內，觀聽之具也；《書》非得於精微，則政事之編乎；《詩》非止乎禮義，則葩藻之辭乎。發明異用，理則同歸，此惟一之旨所以爲六藝之淵源、九流之管轄也。有先知焉，知則無先；有後覺焉，覺則無後。學者學爲堯舜，可不明其

用心哉？堯舜之心，見於從事者，兢兢致道而已，孳孳爲善而已。惕然如有所警，勉然常若不及，終日乾乾，無少斷續。安樂和易，此心發之；鄙詐邪慢，此心拒之。故一日兢兢孳孳，一日堯舜也；一歲兢兢孳孳，一歲堯舜也。日復日，歲復歲焉，洞達流通，與道不隔，則子爲堯舜乎，堯舜爲子乎，蕩蕩巍巍，復在吾目中矣。《屏山集》卷一。又見《諸儒奧論策學統宗》前集卷一，《宋元學案補遺》卷四三。

〔一〕本：明本作「全」。

〔二〕可：明本作「敢」。

禹

私於家者，隔牆樊而分比鄰；私於己者，隔形骸而分爾汝，陋矣哉。聖人宅心廣大，一視同仁，羸衣枵腹食如己飫，溫萎膏憤醒如己蘇，決非強爲博愛之名也。有生之類，實同體耳。禹視天下之溺猶己溺之，何其責己太深切哉？滔滔之害，天實爲之，惻然不忍斯民葬魚腹中，極力牽援，此仁心之常也。若曰昏墊萬靈，如己所致，焦心勞思，胼手胝足，逆旅其家，惟愛人利物是圖，無乃差過乎？然而萬世無異詞，聖賢共推尊者，豈不以偉人所行無可擬議，理當然耶？因知泣辜祝網，惠困思饑，視民如傷，無異骨肉者，聖人之心不約而同也。嘗泛論之，兩儀既判，萬彙受形，人得其中，物得其偏。反推其原，皆同所自。是以聖人撫世雖有差別，莫不欲愛利之焉。草木昆蟲，欲咸遂其生。日月

山川，陰陽雨露，欲咸得其叙。誠以覆載之間，一氣所運，皆同體也，何必疴養疾痛，一膜之通而後爲同耶！剪爪斷髮，體無覺知，是與草木土石何異，然不肯輕毀傷者，體之所生也。吹爲風，呵爲霧，唾爲濕，呼爲響，怒爲慘，喜爲舒，皆吾身之氣也，何自而來哉，均天地之氣也。人莫不尊頭目而賤足髀也，挾之則痛均焉，必失色營護之，是尊賤之名異而愛重之實同也。今答其兒則心怛懼，以吾遺體也；答其婢僕則心慘憤，以吾屬也。有毀其一錢之錐，必失色營護之，彼非遺體也，非吾屬也，特認物爲己物，故傷物如傷己也。乃至一怒而刀鋸百生，一饒而菹醢千命，容態怡然，曾視一錢之錐不若，是何心哉！人心無不仁，一念之差，不量輕重，惟欲適己。故白起發一疑心，坑虎士如蟻；王愷發一快心，截蛾眉如芻脩；李斯發一叨心，橫屍四海；楊國忠發一疾心，激禍百年。其端甚微，其流甚廣，可不痛哉！可不戒哉！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彼有戕酖灰焚及其至親而不少悔，是曾虎狼螻蟻之不若，而不可謂之無惻隱之心者，同之也。同之者何？冀其反也。彼有而不知有也，私心勝之也。然則何自而反其同耶？有生同體，初未嘗不公也，各公其公，私乃生焉。私立則異，好惡相攻，其來久矣。千形萬量，皆出一私，不撤其私，未有能合其公而反其同也。噫，愛人利物如禹者至矣。禹之心廣矣大矣，孰測之哉！人心之疵，莫重於愛，禹不聞呱呱之泣，私愛撤矣；縱而爲欲，又其疵也，禹卑宮菲食，私欲撤矣；觸而爲憤，又其疵也，禹不以鯀誅而廢國事，私憤撤矣；鬪而爲夸，又其疵也，禹不以苗民逆命而逞師，私夸撤矣。禹之心如虛空木石，無所染涅，無所動搖，而所以異於虛空木石者，惟愛人利物之心獨存耳。《大學》之道，貴乎能定能靜，然慮心常存

也。大《易》之旨，貴乎無慮無思，然感心不滅也。慮感之心，愛人利物之端也，禹之所造，殆謂是與。宗禹之道，有如墨翟，得其大端，而不明其用。當衰周之時，人各私己，聞見陋甚，翟唱是說於拘孿刺促之中，學者翕然從之，至與吾夫子并馳於世，皆曰翟之心也是禹之心也。其弊也，胎而未形，夫子默知之而不之詆也；慮其日滋，禹道遂暗，使後世謂聖人所行其波流如此，或得而輕議之，乃立言曰：禹吾無間然矣。蓋禹雖一視同仁，而納五典於皐陶，陳九功於虞舜，其於藩飾等衰之別，固已甚嚴。若翟之薄死過矣，故明禹致孝乎鬼神；翟毀禮過矣，故明禹致美乎黻冕。大抵皆指其同，推其異，所以約其失而歸之正也。其後翟道益猖，風俗大壞，孟子出而排之，同於仇敵，尊禹於三聖人之列，而承其道焉。噫，微孔孟則禹墨同流，玉石難分矣。《易》不云乎：「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學者可不慎思與！《屏山集》卷一。又見《諸儒輿論策學統宗》前集卷一，《宋元學案補遺》卷四三。

湯

學有三，上焉汲汲然，其次悠悠然，其次懵懵然。夫懵懵者非不向學也，心未達也。誘而達之，矢去川決，安知懵懵不爲汲汲也耶！故悠悠者最爲害，道既已知之，玩習爲常，始焉色受聽竦，終焉意銷氣沮，因循苟且，一暴十寒，雖皓首沒世，猶夫人也。吾觀古聖賢之心，異運同轍，然而進脩之速，未有如湯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樂善如貪，契理如亟，聞非如獲利，捨過如遺蛻，德必日新也。日新之學，非踐履純實不自覺知。彼謂聖

道，一言可契，非由階級，不假脩爲。以日就月，將爲初學，以真積力，久爲鈍才，是自誣也。孔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憫學者悠悠之嘆也。且有所思也，有所欲也，有所畏也，有所矜也，皆心之累也。思道則能化其思，欲善則能澹其欲，畏義則能安其畏，矜志則能靖其矜，轉累爲通，惟其所向。學者苟無是心，何能亹亹求益哉！望山者其高蒼蒼，望海者其遠茫茫。振屐而升，蒼蒼彌高；鼓棹而遊，茫茫逾遠。然後知向之所睹未盡也。學之日新，亦猶是已，緝熙不已，造次無忘，舊習運運而消，至趣循循而入，欲罷不能，莫知所以然而然耳。觀湯之伐桀也，排衆必往，無少可疑。既而勝之也，則惟有慚德。湯非慚於伐桀也，慚於放桀而遂代夏也。夫以應天順人而革命，孰不泰然自居，而湯愧慙之情，默形於中，不自藏匿，而宣之於下，以思自洗焉。是其方寸之間，常存警覺，不敢自是。故從諫則弗拂，改過則不吝，一言一動，念慮少差，隨即冰釋。詩人美其日躋，亦善知湯者。湯因其所履，著於銘言，起居食息，又以自警，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雖然，學者孰不欲一意於此，勉強牽率，而無日新之樂也。至樂本全而不能久其樂者，由世味分之也。外樂之厚，內樂之薄也。故曰以禮制心，禮者內外之衛也。夫人心一也，今日有制之者，是復有一心也。蓋心之念有邪有正，有妄有誠，合而觀之，皆一心也。猶手有翻覆，實一形也。猶聲有笑哭，實一音也。心過則邪，制邪爲正；心過則妄，制妄爲誠。聖人不能使人必無過心，而能使人常存制心。制心勝則動靜語默，惟吾是令。過心不二，制心亦無，無意無我，寂然常樂。此湯君臣相告之言，所以成其日新之德者也，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噫，湯生於衰世，獨能上追堯禹，下啓文武，傳道於萬世者，其用心如

此。《屏山集》卷一。又見《諸儒輿論策學統宗》前集卷二，《宋元學案補遺》卷四三。

文王

天有力故行健，地有力故博載，日月有力故運照而不息。惟人亦然，矚洞幽眇，目之力也；聽別洪纖，耳之力也；握持運掉，手之力也；趯盪趨蹌，足之力也。惟心亦然。人知充其力於四體，而不知充其力於一心。心之力藏於恍惚，發於精微。失其養則凋耗弱懦，不能勝微；得其養則運量酬酢，動無與抗。心苟無力，何事能集？文王其聖流之冠冕乎，何其力之大也！商紂季世，事之方殷，以眇然之躬，憂勤經理，日昃而食不御焉。他人觀之，其中襟豈能頃刻靜謐耶？然而不磷不緇，養成聖德，淵懿純一，曾不以膠膠擾擾爲妨，自非操之有道，未易能也。夫事物之交，茫然自失，小者出入而不純，甚者放僻而不反。於是有避世自全，遠塵見獨者，其心非不定也，一有接焉，又憤憤矣。蓋力之大也，由其心之精也，以火鍊金則金精，以事鍊心則心精，烏貴乎烈然謝事哉！心之不精，非特外物汨之也，亦中襟受之也。中苟不受，彼將安寄？均曰性也，惟聖人能性其性，彼不能者，情雜之也。均曰神也，惟聖人能神其神，彼不能者，意雜之也。情性神意，混爲一區，若同而異，若異而同，遇事紛然，迭爲主宰，烏知其爲雌雄者，蓋由鍊之不精也。是以方寸之地，精之則爲靈明虛淨之府，雜之則爲塵垢滓穢之囊。慎其所養，動無與抗，故心有兼人之力者，應對起居而不亂，力又倍者喜怒哀樂而不亂，又倍者死生憂患而不亂。文王羨里之囚，死生憂患之至矣，而從容演《易》，安時

處順，無異凝旒端冕，南面而居，蓋其平昔涵養之功，正在事物變遷之際，與之循習，無所駭異也。昔晉文公欲爲襄公擇傅，胥臣曰：「文王在傅不勤，處師不煩，非專教誨之力也。彼言稟之於天，從容自合云耳。」殊不知聖稟雖異，未有不因涵養而成者，譬之甘泉珍木，滌其源則益清，培其根則滋茂，此文王之純亦不已也。胥臣又曰：「若有邪質，教將不入，猶矇瞽之不可使視聽也。」既不知聖之所以聖，又不知愚之所以愚，絕學棄類，傷教爲大。予讀《國語》，未嘗不嘆息於斯也。且善潛心文王者莫如孔子，孔子之聖，固天縱之也，而造次顛沛，未嘗舍是，自志學至從心，十年一化。大聖自脩猶節節而進，況他人乎？《屏山集》卷一。又見《諸儒奧論策學統宗》前集卷二，《宋元學案補遺》卷四三。

周 公

聖人明爲善之大端，使人向焉而不誘人以利，心苟有冀焉，不如其己。謙者盛德之事也，《易》但言其終吉而已。安而行之，尊而光，卑不可踰，言之法也。有曰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意同言病。行之有冀，是計效課功也，利心存焉。出於矯激，反悖其性，有所歆慕，益亂其真。故無利心而爲惡，其惡可移；有利心而爲善，其善日墮。大躁靜其容，大辯訥其口，貪倚廉爲地，佞假真爲媒，非無善迹也，利心存焉。泯泯棼棼，多見資吾術、借聖言以濟其私者矣。周公吐哺握髮，謙之至也，豈以此來天下之士而沽一時之名乎？非也。何爲拳拳勤勤若是耶？成其己也。《易》曰「卑以自牧」，謙之妙用也。周公所行也，豈有利心哉。周公曰：「君子所其無逸。」孔安國以謂「所在念

德「二」，其無逸豫」。凡人之心，念念相承，循環不已，在於德乎，則意消情澹，常樂其全。苟爲不然，則念念縱逸，滋蔓難圖，倏然生於毫髮之微，紛然成丘山之積，甚哉此心之難馭也。時焉不存之，則躁動輕擾，惟欲飛揚。日焉不存之，則桀驁橫肆，莫可馴伏。逐物從好，急於兩紋，故君子戒須臾之離，造次之失，他人則玩歲愒日，終身弗反焉。原其所由，皆自一念之逸，譬之良牧，夫其所以化頑戾暴，御驛消很者，必有術也。善牧畜者，謹轡勒於未放之時。善牧民者，嚴禮法於未犯之時。善牧心者，攝思慮於未萌之時。良心之放必有端也，慮端不能弭必形於言，言端不能弭必見於動，動端不能弭必流於過，過深於動，動深於言，言深於慮。是以意防慮如撥，口防言如遏，身防動如奪，行防過如割，其發淺，其制易，其形深，其制難，捻滔滔於潤土，滅赫赫於焦薪，此君子平居自牧，常持以謙之功也。有持謙之功者其慮必直，其言必式，其動必宜，其過必白。慮無枝蔓之謂直，言無背面之謂式，動無悔吝之謂宜，過無藏襲之謂白。迹其用心，非一朝一夕也，溫恭寅畏，常有以制於冥冥。其始也，角銳抗衡，若競若爭。其中也，勢緩力行，或從或違。其終也，廓然同，粹然一，忻忻而大順，周公進於是矣。負聖人之才，成天下之業，光明盛大如此，而驕吝之氣不萌乎中，豈矯抑而然耶，其處之有素矣。學者有意於周公，由是而習焉可也。或曰：「周公萬古一聖人也，果可習而能與？今技藝至微也，力窮人習，僅有毫髮之進，其出倫絕類，得之自然者，終不可近，況聖人耶？」則將應之曰：子所論者才也，才受之天，不可過強。道德本於性，性可習也，夫性一也，狂聖同之，惟氣質之稟則異，異者可同，而同者初不異也。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此點化氣質

之妙也。知其可必而取必焉，此學問之功也。氣質之稟小，學問之功大，惟學者確然不以周公爲邈不可及而自止焉，勉勉孜孜，力鞭其所不至，則氣質潛化於漸摩積習之中，而聖性復焉，然後知造物之無物，而物物之自造也。《屏山集》卷一。又見《諸儒奧論策學統宗》前集卷三。

〔二〕在：原無，據明本及《尚書·無逸》孔疏補。

孔子

望室而知四隅者，必超室表，舉輿而知輕重者，必在輿外；游生死而知其終始者，必踐形理也。魂魄之變，茫昧莫測，豈可以情識猜揣哉，知之必有道也。畏生死者未達也，達者不畏焉；不畏者猶未能踐形也，常流乎四勝之間。何謂四勝？或曰存亦樂，亡亦樂，是齊生死也；或曰聚則有，散則無，是泯生死也；或曰名立不朽，沒而愈光，是輕生死也；或曰安時俟命，力不可爲，是任生死也。齊、泯、輕、任，是四勝也。簾窺壁聽，彷彿未真，姑立言廣意以勝之，終爲生死所囿。昔夫子讀《易》，三絕韋編，於是原始要終，知生死之說。其於乾坤之蘊，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如目辨蒼素，手數奇偶也。然當時弟子微言奧義問答多矣，季路一發問，夫子拒之，學者遂謂吾儒所急脩己治人而已，三綱五常而已，身外之事，何足預窮哉！是知聽夫子之言而不知求夫子之心也。死生亦大矣，聖人豈忽之哉？負手曳杖，逍遙而歌，往來之際，湛然如此，非平日有見焉不能也。所以不切切

言之者，懼學者守易曉之空言，而不聞至精至蹟之道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是夫子雖不切切言之，而常誨人以生死之大方也。噫，聞學妙矣，其踐形梁徑，與學者何言之淺也。登堂親炙，佔畢領會，固曰聞所不聞矣。沒身勉勵，莫際其極，不幸奄忽於桑陰未徙之間，政恐有惜乎之嘆也，夕死可乎？因知聞學之妙，非口傳耳受，目睹心承，必有豁然開、怡然順者，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剖石者乘其璽，開鑰者透其簧，義有會，理有解，浮聰蔽聰，雜見移見，弗省是焉。口勤誦，心勤記，目勤覘，耳勤剽，映螢雪，錐股髀，童髦兀兀，方寸不暫開焉，聞性何由發哉？予欲無言，其言雷震，未之或知，其知川決，引學者於中立不倚之地可矣。噫，踐形固非易事，得正之斃，君子之終，他人固有未能從容於此者矣。揚雄有投閣之駭，范滂有爲善之疑。大賢猶爾，況其下乎？蓋方其平日，志充氣盛，自謂了了，及卒然當變，無以應之，盡失其素守矣。是以學者不可不自攷於未然。且莫大於生死，莫小於違順，莫重於生死，莫輕於夢寐。違順之來，怵然驚怖，夢寐之間，紛然錯亂，莫知所主，況生死之變耶？學者未須論此，但當晝驗之違順，夜察之夢寐，若湛然如一，無少動搖，則生死去來，直猶旦夜。苟爲未然，可不孜孜汲汲如拯溺捕亡以冀有聞耶？《屏山集》卷一。又見《諸儒輿論策學統宗》前集卷三，《宋元學案補遺》卷四三。

顏子

《易》說多矣，學者多尚王弼。弼唱虛無之說，范甯以其幽沈仁義，罪過桀紂，而遺書不朽，爭

咀味之，豈其著撰亦有得三聖之微旨而合於人心之所同者耶？將虛無之說，足以蕩人，雖萬世而不舍也？《易》有平白坦易之塗，躬行允蹈，便造聖人深處，而學者忽之，且言《易》如虞翻、陸希聲深矣，皆託異夢、寄古人以開其說，豈《易》果難言，必有神授而後至耶？不必爾也，惟遵平白坦易之塗足矣。《易》固多術，或尚其辭，或尚其變，或尚其象，或尚其占，皆用也，盡其本則用自應。何謂本？《復》是已。嘗竊爲之說曰：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室者必自戶始，學《易》者必自《復》始。得是者其惟顏子乎！不遠而復，稱爲庶幾，蓋本夫子嘗以復禮爲仁之說告之矣。顏子躬行允蹈，遂臻其極，一己既克，天下歸仁，復之功至矣。固有之仁，本無彼此，迷而不復，妄自分隔。且吾身在天地中一物耳，天地在吾仁中亦一物耳，學者曉此，方是想像說得仁禮，意隔情礙，如何天下歸仁？惟踐履實地，自然洞徹爲一。顏子終日如愚，《論語》所載，惟發二問，一爲仁，一爲邦，夫子答之皆極天理人事之大者。原《易》之用，內焉惟窮理盡性，外焉惟開物成務，顏子盡之，雖無諸子之著撰，謂之通《易》可也。《文中子》言：「九師興而《易》道微。」九師之前，未有爲《易》之說者，豈《易》道本於踐履，非區區言說所能至耶？是知《復》之一義，爲平白坦易之塗，聖人善誘之上機，學者用心之急務也。雖然，學《易》當自《復》始，而《復》非《易》也，愚夫昧《易》，才士口《易》，賢人玩《易》，聖人忘《易》，玩而不忘，《易》之病也。忘似昧，聖似愚，通《易》者知之矣。余嘗作《復齋銘》曰：大《易》之旨，微妙難詮。善學《易》者，以《復》爲先。惟人之生，咸具是性。喜怒憂樂，或失其正。視而知復，不蝕其明。聽而知復，不流

於聲。言而知復，匪易匪輕。動而知復，悔吝不生。惟是四知，本焉則一。孰覺而存，孰迷而失。勿謂本有，勞思內馳。亦勿謂無，悠悠弗思。廓爾貫通，心冥取舍。既復其初，無復之者。蕩蕩坦坦，周流六虛。昔非不足，今非有餘。伊顏氏子，口不言《易》。庶幾之功，默臻其極。今我仰止，以名斯齋。念茲在茲，其敢怠哉！《屏山集》卷一。又見《諸儒輿論策學統宗》前集卷四，《劉氏傳忠錄》續編卷三，《宋元學案補遺》卷四三。

曾子

孝爲百行之宗，行純則性通，行虧則性賊，二者常相因焉，本同故也。孝以敬爲本，而敬者脩性之門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孝之事雖不同，同本於敬。事親而不敬，何以爲孝乎？成百善，戢千非，惟此心而已。敬心而發，孝於其親矣。推於兄弟，恭而友者，是其應也；推於夫婦，和而順者，是其應也；推於親黨朋友，恭而睦、同而信者，是其應也；推於事君治人，忠而恕，廉而勤者，是其應也。是數也一不應焉，非孝也；借曰孝焉，敬心必不純也。海之支流必鹹，玉之棄屑必潤，中存是心，發無不應也。是知孝子之心，萬慮俱忘，惟一敬念而已。視如對日星，聽如警雷霆，食如盤誦銘，寐如几宣箴，坐如立記過之史，行如隨糾非之吏，不期肅而自肅焉。念之所通，無門無旁，塞乎天地，橫乎四海，莫知其紀極也。昔人有發塚而夢通，齧指而心動者，在其知覺中，有如影響。至於鬼神之秘，禽魚之微，草木之無知，皆可感格，非譎異也，自然也。敬心既純，大本發露，虛明洞

達，躍如於兢兢肅肅之中，此至孝之士所以行成於外而性脩乎內也。曾子之於孝也，立身揚名，惟此一節，而於聞道最爲超警。生死之際，粲然明白，蓋由始則因孝心而致敬，終則因敬心而成己。驗其平日常服膺，念茲在茲而已。啓手足則見於戰戰兢兢之時，發善言則存乎容貌辭氣之際，皆敬之謂也。《戴經》所記，奧義甚多，首文三語，已盡其要。學者非弗知也，然皆有愧於曾子者，行之弗至也。恭於昭昭者，孝之名也。謹於昏昏者，孝之實也。求其名，匹夫匹婦能焉；核其實，聖人以爲難矣。曾子曰：「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斯須之敬，人能勉強，至於能安能卒，非確然自信，毅然必爲，未有能樂其常而至其至也。此無他，疑情未除也。學者之害，疑情爲大。彼窮搜博覽，惟恐不聞者，疑情未除也。朝咨夕叩，請益不休者，疑情未除也。博量揣摩，求合乎似者，疑情未除也。情既有疑則中不安，不安則輕聽而易移，輕聽則不能尊其所聞，易移則不能行其所知。二者交亂其間，方且以禮法爲拘囚，專精爲滯着，求其有始有卒，難矣。曾子遊聖門最爲年少，夫子與之言道，唯諾而已，夫豈有毫髮疑情哉？宜其成就巍巍，度越諸子矣。《屏山集》卷一。又見《諸儒輿論策學統宗》前集卷四，《古文淵鑑》卷五八，《古今圖書集成》學行典卷一五四。

子思

聖賢之言有六似，學者不可不察也。明易者似膚淺，發微者似迂闊，循誘者似秘吝，廣譬者似支離，直指者似陵施，樂告者似強聒。察其似，領其要，可以因言會道矣。子思之學，見於《中庸》一

篇，發明後進，其心甚切。章微析妙，惟恐人不解了，學者不能聞一而知，舉隅而反，泥於言語之偏，中學幾於暗矣。且未有天地，便有此中，人孰不稟是以生哉？方其一性不虧，真誠自守，混然而已。知者夸，愚者賊，然後中之名立焉。外徇物，內忘己，然後中之本著焉。情封欲閉，篡其靈明，久而習安，認贅爲嫡。是中也，豈遂銷滅破壞而不復存哉？弗知有耳。故以中爲難知耶，則昭昭乎日用之間；以中爲易知耶，或沒齒終身而不自睹焉。何哉？以其近也。目察秋毫不見其睫，以其近也；執柯伐柯猶以爲遠，以其近也。近而弗察，遠慕高奇，或探妙於形聲之外，或談微於意類之表，是猶駕餘艘而索舟，策飛黃而問駿，豈不惑哉？自昔聖賢講論發明，無非此事，口傳心受，初甚秘密。發端指縱，使人反求諸己焉。敬以立之，誠以明之，擴之達之，充之足之，日就月將，自強不息。及其至也，心融神會，囊綻冰釋，默爾自契焉。世衰學弊，子思懼斯文之遂絕也，顯然論著，筆之於書，其言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夫喜怒哀樂人皆有之，窮以未發之前則茫然自失，孰主張是耶，孰施爲是耶？子思抽關啓鑰，發其秘奧，使學者洞然開曉，如得其遺物自懷袖間，豈不樂哉。然喜怒哀樂，與生俱生，子思姑約此以明中，非舍此而中可得也。唐李翱自謂得子思中庸之學，著《復性》三篇，會理者稱其卓絕，然差之毫釐，異乎吾所聞矣。其說曰：「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情之所爲也。情者妄也，邪也，妄情息滅，本性清明。」又曰：「循理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歸性命之道也。」迹其推衍，大約皆以滅情爲言。其言非不高妙，然非子思中庸之學也。中庸之學，未嘗滅情也，夫情與生俱生，果可滅耶？情可滅，性可滅矣。今持一葉以示

嬰兒，與之則笑，奪之則啼，此喜怒哀樂之端也，情之所發也。與生俱生而欲滅之，猶惡水之波而涸之，其源益流；惡木之花而截之，其根浸傷。聖人不過節之防之止之，不使其爛熳害性而已。善養性者，不汨於情，亦不滅情，不流於喜怒哀樂，亦不去喜怒哀樂。子思所謂中也，即喜怒哀樂以爲中不可，離喜怒哀樂以爲中亦不可，如金石之有聲，如飲食之有味，非合非離，中即契焉。故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子思姑約此以明中，非舍此而中可得也。李翱滅情之論，是并聖人於木石之倫，棲學者於枯槁之地，非子思所謂中也。中契則性自復，七情之生如臂運指，如將將兵，惟吾是使，莫敢肆逸。發而中節，順理而和，造次顛沛於庸言庸行之間，動容周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事事物物，無非中者，情何滅云？《屏山集》卷一。又見《諸儒奧論策學統宗》前集卷五，《宋元學案補遺》卷四三。

孟子

學者必有用心，誠爲入門，僞滋情，真滋性也；虛爲入門，積生意，化生神也；克己爲入門，必勵心也；致知爲入門，物無遺照也；恕爲入門，求同於人也；靜爲入門，撓而不變也；敬爲入門，內外肅也；慎爲入門，戢未形也。聖人標指，固非一途，前學以是流布〔二〕，後學以是進脩。孟子乃斷然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夫以聖人標指，拳拳服膺，自應有至，何復名自得耶？自得者得之於心也，心無所得，而蹈規守矩，終出勉強，不能從容，優入聖域。是學也，父兄至愛不

能發其端，師友至密不能進其道。必也靈襟中啓，獨見內融，洞洞然，屬屬然，如平昔之傳聞想像，一旦親睹焉，庶乎其可也。夫學者之心，發於憤憤，其見必卓，開於冥冥，其詣必至。故拙魯愚鈍爲道之資，智巧聰明爲性之障，真志立於懦，真習養於徐，真用發於常，真樂生於淡。軒軒之志久必墮，皦皦之習久必疏，揭揭之用久必變，沾沾之樂久必渝。是以學貴終始也，千了萬通，愈失真宗。惟循惟默，乃能自得。回之愚、參之魯，在孔門所得最深，皆用心於無所用，若退而進者也。去聖已遠，自得之學湮沒無聞，非惟學者之失也，亦教者之過焉。六經之言，毫髮分辨，聖人之意，極口宣揚，諄諄屑屑，無舉隅善誘之方，將以利之，反以害之。學者亦曰：如是足矣，理盡於此矣。拾前人之咳唾，遵舊轍以驅馳，故思學廢於箋解，省學廢於譏議，悟學廢於揣度，通學廢於偏黨，默學廢於領略，敏學廢於疑貳。六學廢而道衰矣，孰以孟子自得之言啓之哉？孟子有自得之言，無自得之迹，但言居之安，資之深，左右逢其原而已，不可以意義形容也。槃唐大礪金柝可以射矣，而飲羽之鏃非勇引蹶張所能習，必自得於弓矢之外焉。精毫染嚴程度可以書矣，而草聖之筆非黝襟胝指所能造，必自得於筆墨之外焉。孟學孔於百年之後，超然領會，獨發奧蘊，傳一心之妙用，發陳編之光燦，神而明之，使吾教益尊，不膠於言語畦徑之末，真聖門之輔佐，諸子之英雄也。使登乎孔堂，其蘊藉和粹，誠若劣於諸子，然其見處超詣，直自不群，姑舍是之言，非夸大也，亦胸中自負，不碌碌耳。噫，聖賢相傳一道也，前乎堯舜，傳有自來，後乎孔孟，傳固不泯。韓子謂軻死不得其傳，言何峻哉！達如堯舜禹湯，窮如孔孟，人類超拔，固難儷也。道果不傳乎？顏、曾傳道者也。軻死千餘年，

果無顏、曾乎？時無孔子，顏子沒於陋巷，而少正卯爲聞人。時無孟子，匡章陷於不孝，而仲子爲廉士，人豈易識真哉！華門圭竇，密契聖心，如相授受，政恐無世無之。孤聖人之道，絕學者之志，韓子之言何峻哉？《屏山集》卷一。又見《諸儒奧論策學統宗》前集卷五，《宋元學案補遺》卷四三。

〔二〕是：原無，據明本補。

全宋文卷四二五八

劉子翬 四

維民論上

古無自固之國，若有維民之道。有國之大，猶人之形，神其君也，氣其民也。神氣相資，形乃生焉；君民相資，國乃固焉。相資之道，必先有與也。神與氣，氣乃與神，君與民，民乃與君。蓋上者下之唱，本者末之附也。民有駭亂離析，與民者之過也；氣有乖戾泮渙，與氣者之過也。是以神存其氣，則氣盛而形充；君維其民，則民歸而國固。甚哉！民心之無常也，浸浸乍歸，蕩蕩俄往，去就之端，最爲難察。自昔觀我政於廟堂之間，得民情於肝膈之內，有要道矣。政苛與，刑酷與，賦斂重與，徭役數與，有是四者，民必不樂其生，不待聞其怨嗟之聲，見其蹙額之色，時雖幸安，民必叛己。無是四者，時雖甚危，民必附己，不待走閭巷，訪鰥獨，而知其必樂其生矣。夫民之樂不樂，其事至微，何規規察察而欲知之耶？蓋不樂之意，鬱於胸中，亦不能自制也。積而爲怨，怨極則怒，怒

之心蓄而未發，甚於敵國之兵戈，過於天災之水旱，不見其形，莫知警懼。彼其疾上如仇讎，伺有罅隙，與之偕亡，而爲上者方且偃然撫之，曰：「此吾赤子也。」猶木蠹於中，魚潰於腹，一旦破壞，其可支哉？民心無常如此，去就之端難察如此，故有國者兢兢業業，不敢自安，思有以維之也。自古及今，天下之民，必有所屬。堯、舜之民，禹維之，桀解其維而夏亡。商之民，文、武維之，幽、厲解其維而周亡。自秦漢以來，或解或維，此治亂興亡循環不已也。我宋統御十聖，雖武略文經，其道不同，要之皆以寬厚爲治。至哉！仁宗之仁也，三代以來，一人而已。笑言成恩，咳唾爲澤，薰蒸沈浸四十餘年，所以維民者盡矣。故胡虜崛起，過於劉、石、德光之暴，靖康奇禍，同乎永嘉、開運之酷，而人心戴宋，亂而不離，宜乎主上之所以中興也。竊惟南渡以來，天步窘蹙，宸心鬱焦，凡咨詢之及、詔令之頒，惟勤恤元元是先，豈非鑑古昔之治道，紹祖宗之遺澤，以祈安定耶？愚嘗攷維民之四說焉，政苛無有也，刑酷無有也，徭役之煩無有也，惟賦斂一事，不可謂輕。且今日國家，非有橫給浮費也，特以軍旅之興，資用不可一日闕耳。有司奉承無術，益費增煩，故常稅之外，月有椿，歲有糴，有明耗暗耗，有帶科折科，有和買，有預借。如市庚銀，如貨鹹茗，如賣僧鬻爵，如造甲脩船，其微至皮角竹木之類，一取於民。名之曰和，其實強估，名之曰借，其實不償。以瘡痍之民，供多多之賦，豈易支吾耶！膏萎涼暍，必有道焉。茲幸邊遽暫息，戎事稍紓，當講畫究明，蘇凋氓，活遺噍，以成康阜之治。噫，求民之瘼，施恩弗恩，維民之道，輕斂爲急。《屏山集》卷二。又見《南宋文

錄錄》卷一七，《古文集成》卷三五。

維民論中

維民之道，莫先於輕賦斂。或曰：賦斂輕則國用不足，奈何？是未之思也。昔人以蜀爲富國，以江淮爲財賦淵藪，今奄宅二區，居膏腴厚實之地，而常有煎熬窘乏之憂，是理財無術也。術之大要有二，一曰講經制之道，二曰革科納之弊，皆所以足國寬民也。何謂講經制之道？財欲豐而散，不欲豐而聚，散則足，聚則竭，所以豐之有源也。今山澤之利，搜求竅穴，毫髮無遺。關市之征，束薪把菜，亦有所取，利源至多至煩，而用猶不足者，竊意本之過也。敦本之道，莫先重農。今散農非一塗，無術以聚之，困農非一事，無術以寬之，營屯雖興，耕鑿未廣，蓋兵驕不肯躬耒耜也，將無體國之誠也。寬鄉薈盛而嘉穀稀，狹鄉人衆而農夫寡。古有遷民薦更之法焉，或徙弛刑，或出贓吏，以實空鄙，禁游惰，抑技末，誘之罰之，一歸於農，使闐闐難寓而田畝易居，他業艱苦而田夫優裕，是聚之寬之之術也。今未行焉，是經制之道，有所未盡也。國富而節，人有拂心，國貧而節，人有怨心。今主計之官，無出入之制，隨田取足，不量民力焉。兵以衛民食於民，官以治民食於民，苟出不臨戎，居不司事，勿食可也。郡縣已併旋復，員闕可減復增，或慮裁抑之行，衆將咨怨，殊不思費用之廣，浩於丘山，非天降而地溢也，一取於民耳。深鑄痛削，民不堪命，亦將怨叛，恤此小嗟，忘彼大憾，較其輕重，當何如耶？況節之有道，當於人心，未必生怨，此經制之道有所未盡也。昔之足國者

斂不及民，今一錢用度必取於民，術至相反也。究其弊，在於儒臣縉紳，耻言財賦，國計之權，一委強幹之吏。彼以堪事爲能，無所斟酌，惻怛之意素不存於胸中，況以任之弗久，聽之不專，無因時通變闔闢之道，裂東裨西，趣辦目前而已。如豪右之家，主帑藏者月更歲易，豈復有豐饒之理耶？此經制之道有所未盡也。苟不任謀猷經遠之臣，而責成於幹局之吏，不求通變闔闢之宜，而專守彝常之制，不務敦本富民之道，而爭求錐刀之末，不圖甘節之吉，而慮悠悠誼曄之怨，則浸浸靡靡，日復一日，坐困而不可爲矣。何謂革科納之弊？今朝廷少有科敷，州縣必增其數，其說謂細民逃戶，無可供輸，按產而均，或致乏事，善良畏憚奔奏，豪猾巨捍遷延，吏緣爲姦，權宜縱舍，則民已倍費矣。受納之間，巧弊百出，執役掌事，皆老姦宿猾，視吾民猶家雞圈豕，惟所咀啖焉。權衡斗尺，邦有定制。一搖手則變多爲寡，一謬言則指精爲粗。事例糜費既不可闕，陰欺晝攫，紛然其間，愚民眩眊驚駭，不知所措，則又倍費矣。受納既艱，權歸攬子，攬子與倉吏潛通腹心，相爲脣齒。民戶自輸，則千端阻抑，攬子代納，則一概通融。倉吏要民民憤之，攬子要民民甘之，蓋依之雖若見侵，去之又患無託也。民聽命於攬子，則又倍費矣。或立期促迫，或先限監催，一檄經過，千家搔擾，則又倍費矣。民安得不重困哉。噫，民孤立於下，衆蠹乘之若蝟毛，非法弊也，官弊也。非上困民也，官困民也。故官非其人則官爲蠹，官無其術則下爲蠹。今欲扶弱沮強，惟在得一受納官爾。郡縣皆選清廉強力之士主之，振職者有賞有陟，否則有罰有慙，使應此選者爲試才之地，發譽之基，則人人自勵，必躬必親。取民之賦如出其橐，自然群蠹屏縮，斯民稍寬矣。經制之道既盡，科納之弊又革，則

國用足而民安富矣。夫民之叛上，非樂爲也，由其中懷不滿之心，故易以傾搖，盜賊誘之，從爲盜賊，夷狄劫之，從爲夷狄，誰之罪耶？方其爲民也，官誅求，吏掊克，視之如草芥，不知人心之已解。及其既叛也，急追捕，肆屠戮，視之如禽獸，不慮邦本之益危，豈不殆哉？今日維民之道非他，要在安之富之而已，非謂人人慰勞撫摩之也，勿擾之斯安矣。非謂人人豐殖贍給之也，勿窮之斯富矣。民心一固，推之不舍，逐之不離，彼其附上，非上人連比膠結之也，富之安之，民自相維矣。《屏山集》卷二。又見《南宋文錄錄》卷一七。

〔二〕吉：原作「苦」，據明本及《周易》節卦改。

維民論下

無苛政，無暴刑，無重役，無厚斂，維民之道盡矣，誰與奉行良法美意，被彼黎庶哉？外建千官，內列百吏，親於民者，惟縣令耳。日者朝廷嚴選舉之法，開褒擢之路，大縣皆自堂除，憂民之深也。然邑有大小，民無親疏，重此輕彼，豈一視同仁之意哉？以縣邑至多，擇其大猶以爲難，安得盡付良吏哉？挈領而裘正，理綱而目張。太守者縣令之綱領也，令之賢否，守得舉之、刺之、存之、罷之、榮之、辱之，聲氣所加，有變化人材之道焉。舉一郡言之，令有廉有貪，有勤有惰，有循有暴，

守將賢與，慕德則觀感而化，畏威則悚懼而化，以求知己，以寬罪戾，心競力爭，千里之內，皆化而爲良吏矣。守將不賢與，則貪者自遂，暴者肆情，惰者日偷，恬然無所忌憚，而潔白公正之吏立己則見尤，守法則獲謗，抗上則招戾，往往變節忍詬，以謀苟安，千里之內，皆化而爲不良之吏矣。龔、黃爲郡，諸邑無不獲之民；趙、張試政，千里無不才之令，其勢然也。故守將重寄也，有七不可除：姻婭勿除，勲勞勿除，私暱勿除，祈閑均逸勿除，告衰引疾勿除，被劾左遷勿除，便私養了婚嫁勿除。無是七者，惟以承宣牧民爲心，乃分符剖竹，其名正，其任專。且古之牧民者甚難，今之牧民者甚易。古之守令出入阡陌，勸督農桑，疏渠築埧，遣鰥去獸，課其牛馬，教之植藝，疾病則治之療之，貧窮則賑之恤之，訓以祭祀婚冠之禮，讀以比閭族黨之法，其勞甚矣。今之四民，生生之理，皆自營辦，毫髮不仰於官，惟官勿撓之足矣。撓之之由，在於不能戢下，刻木舞文，貪如谿壑，彎弧肆威，畏於虎狼，賂賂公行，其弊久矣，十數年來尤甚。錢非盈積不受，貨非溢橐不携。故東臯南畝，高門大第，鮮衣美食，皆此曹之受用也，守令雖不殘民，而民破家蕩產於此曹之手，善控御者，猶不能盡其防，況縱之哉？故今日守令之良，莫先於戢下。夫良法美意，朝廷之惠也；達朝廷之惠以及民，守令之惠也。守令之惠弗施，咎在守令；守令之惠不得施，復何咎耶？方嚴文峻法，星流火飛，今日以乏事褫官，明日以緩征鑄職，雖有豈弟慈愛之心，恐懼弗得施也。而乃責其循撫之效無聞，是猶委市賈之求贏，而禁其罔利乾沒，趣庖人之進味，而惡其剥膚槌髓，安有是理耶？故賦斂急則守令才，賦斂寬則守令賢，守令賢則民寬，守令才則民擾，由上使之也。噫，羿能篡夏之天下而不能篡夏

之民心，莽能移漢之社稷而不能移漢之民心。是以少康、光武之興，呼吸而雲聚川赴，抑有由也。國家苟盡維民之道焉，則恢復之功，期期可集，本固邦寧，內何慮乎嘯呼，外何憂乎介狄哉！《屏山集》卷二。又見《南宋文錄錄》卷一七。

漢書雜論上

陳萬年性諂，臨死召其子咸告教。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咸曰：「具曉所言，大意教咸諂也。」初，丙吉病時，萬年與二千石同問疾，衆退，萬年獨留，昏夜乃歸。吉病甚，宣帝臨問大臣行能，吉薦萬年，遂爲御史大夫。嗚呼，以吉之賢，猶樂佞人，信乎遠佞人之難也。萬年以此致身，雖死猶不知愧，又欲世濟其術，悲夫！

王商長八尺餘，容貌絕人，爲丞相。單于來朝，拜謁商，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成帝歎曰：「真漢相矣。」王商聞望，見重一時，單于豈能知哉，特畏其貌耳。成帝相商已久，聞單于之言，始以爲真漢相，則帝初不知商之所以可用也。單于之言果足爲重，則堂堂之夫皆真相也耶？

史稱王商有剛毅節。初商有女，太后欲以備後宮，商意難之，竟辭以疾。及商爲王鳳所中，事下司隸，商惶怖，更欲內女爲援，乃因李婕妤白見其女。故張圭以此擊之甚力，廷臣史丹等皆排振之。商免相三日，嘔血而死。然則商所謂信道不篤，既得之患失之者也。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商豈剛者乎？馮野王不爲三公，名重當世；倪寬爲御史大夫，官屬易之。以此知士之立朝，可不思有以重耶？要官顯爵，居賢則重，居不肖則輕，人主以是柄而御天下，可不慎其選耶！

元帝詔曰：「剛強堅固，確然亡欲，馮野王是也。」野王以女弟爲昭儀，不得爲御史，嘆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野王之行能高矣，觀此言，未可謂確然亡欲者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易》曰「君子以懲忿窒慾」，非近乎道者不足語此。

趙廣漢爲京兆，告丞相魏相；韓延壽爲左馮翊，劾御史蕭望之，皆坐誅。故班固謂計上不信，以失身墮功。廣漢操術始終如此，其死宜也。延壽平生謙遜和易，所在有稱，一發不中，遂陷大戮，豈其平日所爲，出於矯揉耶？抑不忍一朝之忿，遂掩其終身之美耶？是以君子慎其微也。

史稱高祖定天下，異姓王者八國，皆徼一時之權變，以詐力成功，終於滅亡。惟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余謂高祖之定天下，多用良、平奇謀秘策，亦未免乎權變詐力也。賈誼謂大抵强者先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爾，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特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斯言當矣。

蕭何起刀筆吏，助成漢業，高祖謂之三傑，然何非子房、韓信之流也，何與高祖微時親昵，故特重之。高祖即位，首封何，功臣怫然，雖高祖推重勤勤如此，而人心卒不服也。鎮國家，撫百姓，何實有焉，若曰「發縱指示，其功大也」，斯言過矣。何謂天下方未定，可因以就宮室，非令壯麗無以示威，且亡令後世有以過也，觀此言，何真刀筆吏哉。或謂何能識韓信，固非碌碌。然信之英特亦易

識耳，漂母識之於饑困之時，滕公識之於刀鋸之下，惟何之言能必行於高祖，此所以獨受知人之名也。

武帝勤兵四夷，禍流中外，而卒得無他者，賴前有文、景累培基址，後有昭、宣撫養瘡痍耳。不然，天下土崩久矣。

李廣之騎射，程不識之軍律，可謂精矣，霍去病無所稱焉。所長者，武帝使之學孫、吳，去病曰：「顧方略如何耳，不至學古兵法。」又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其氣識已度越諸將矣。

宋義提兵救趙，至安陽不進，曰：「秦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而西，必舉秦矣。」此萬全之策也。項羽殺義，奪其兵破秦，義乃沒沒無聞，誠不幸也。羽雖勝秦，然其計猶出義下。羽知秦兵銳甚，戰難必勝，故渡河沈舟，破釜甑，燒廬舍，以必死期一勝，豈不殆哉！羽雖一勝，而秦兵尚衆，會章邯與趙高有隙，遣人約和，羽乘其狐疑又破之，竟以糧少與之約和，及坑秦軍猶二十餘萬人。夫邯軍亦精銳，羽之所將非其敵也。以羽必死之戰，乘章邯狐疑之隙，僅能服之，其難也如此，非萬全之策也。初秦兵破周章、田儋等，項梁乘其敝破之，梁輕秦有驕色，故義知其必敗也。義又欲承其敝，故以趙鬪秦，范增之謀深矣，不以義爲非者，勢當然也。秦不救韓魏，周亞夫以梁委吳，蓋用卞莊子刺虎之說也。噫，羽既據功名之會，故義乃沒沒無聞，誠不幸也。

亞父曰說項羽曰：「沛公貪財好色，今入關無所取，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之，氣皆爲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羽竟不殺沛公。亞父曰：「吾屬今爲虜矣。」亞父之知明矣，而不知天

命也。君擇臣，臣亦擇君。亞父與羽比肩事懷王，無君臣之分也，言既不從，何不引去？知沛公之人，事天時如此，而忿然欲以區區之力勝之，不亦難乎？

武帝遣李陵屬貳師軍，陵願得自當一隊，帝遣路博德迎李陵，博德亦羞爲陵後距，奏願留。《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此武帝之所以覆軍蹶將也。

周亞夫強直自信，當文帝而顯名，遇景帝而殺身，非有幸有不幸，其操術然也。方匈奴寇邊，文帝遣亞夫屯細柳。細柳在長安西，當時非臨敵之地，文帝以萬乘臨之，先過棘門、霸上，則軍中豈不預知哉？萬弩持滿，向帝先驅，帝至又不得入，既入又禁馳驅，此亞夫欲以軍威示文帝爾。如穰苴之斬莊賈，孫武之斬吳姬，有意爲之也。文帝因此重之，亞夫之名遂顯。後屢諫景帝，帝怒，下吏又不對，竟殺之。夫行己恭、事上敬，此大臣之節也。亞夫不知遵此，姑以強直自信不移。文帝寬仁，故推成其美；景帝忌刻，故陷於戮辱。然則景帝之殺亞夫，雖曰濫刑，固有以招之矣。

蕭望之不屈霍光而甘於抱關，孫寶不屈張忠而安於主簿，後卒爲名臣，士之行己，必正其始。《易》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彼躁進之士，苟得一時，雖欲自反，人弗信焉，可不慎與！

公孫宏與轅固同徵，宏側目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士之立朝，由其素養，宏之阿諛，雖未委質，固已知之矣。《易》曰：「素履坦坦。」

嚴彭祖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噫，漢儒雖盛，若彭祖者可謂有守之

士矣，彼夏侯勝謂明經取青紫，劉歆謂學《易》干利祿，其言鄙矣。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況爵祿乎？

武帝問申公以治亂之事，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令霍去病學孫吳，對曰：「不至學古兵法，顧方略何如耳。」二子所言者殊途，所會者一理，可謂知爲治論兵之要矣。武帝能用去病，故兵威遠震；不能聽申公，故治道無聞，惜哉！

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俱死。史稱涉起匹夫，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劉子曰：「孔甲誠怨秦而思發憤者。」然使甲知涉不滿歲而亡，甲必不輕與之也。委質爲臣，與之俱死，在搢紳先生豈細事哉，蓋甲之知不明，不知勝之不足與也。勝初入陳便立王號，其志不廣矣。張耳、陳餘皆諫止之，不從，則引其權以去，知勝之不足與也。又務夸殿屋帷帳之盛，彼傭耕者見之猶譏誚之，甲曾不如傭耕者乎。若知其必亡，徒以怨秦與之俱死，此特匹夫之發憤耳。

成帝惑於昭儀，自殺絕其嗣子；哀帝惑於董賢，而欲遜以大位。人君一有所惑，舉其甚重而不顧焉，亦可謂昏愚矣。

中謁者丞陳臨殺司隸校尉轅豐於殿中，以此知成帝之時紀綱不肅甚矣。殺人不忌曰賊，況近在宮掖間耶？國柄移於王氏，不足怪也。

陳湯誅郅支單于，元帝告祠郊廟，赦天下，群臣上壽置酒，以其圖書示後宮貴人。昔楚子以宋馘

示文羌，君子曰：「戎事不邇女器。」譏之也。元帝以獲郅支圖上祠郊廟，下以爲婦人之悅，失禮甚矣。其事雖微，史臣詳著之。

元帝時御史闕，在位多舉馮野王行能第一，帝以馮媛之故不用，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爲比。」余嘗偉之。後讀《石顯傳》，乃昭儀兄馮遂嘗言專權得罪，後朝臣薦野王，帝以問顯，顯曰：「野王親昭儀兄，後世必以陛下私後宮親。」帝曰：「善，吾不見是。」以此見元帝不能爲此，乃石顯之謀也。舉用三公不信廷臣而折中於宦者，元帝陋矣。又小人之譖君子，亦各有道也，可不戒哉？

《平帝紀》王莽奏事，史官只書安漢公，蓋是時平帝之權已移於莽矣。史臣非獨不敢書，亦以見莽已有無君之心也。

文帝身衣弋綈，慎夫人衣不曳地，惜百金不作露臺，治霸陵以瓦器，可謂儉德之至矣。然寵幸鄧通，賜賞通鉅萬以十數，賜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天下，何耶？蓋心有所嬖惑，不能自勝也。然文帝躬行儉約，實惠及人，小疵不足掩大美，故卒爲漢世之賢主也。其視唐虞三代之君，則有間矣。

袁盎、馮唐、張釋之數諫止文帝，帝或大怒，或怒起入禁中，若不能堪也，然卒聽數子之言者，以能勝其私也。成帝委政王鳳，王章諫其專權，帝初納之，後不忍廢鳳，卒殺章。哀帝欲封董賢，王嘉亦數諫，帝初憚嘉，卒封董賢，遂殺嘉。二君初非不知其言是也，卒殺之者，不勝其私也。勝己之私之謂克，人君能自克如文帝，而以成、哀爲戒，豈不賢哉！

鄭當時雖推轂士類，然極無操守。卜式雖朴直，然所行多詐，非汲黯之流匹也。太史公作《汲黯傳》，班固則又以黯式同科，是生不見知於武帝，死不見知於遷、固也。

周勃入北軍，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或曰，使衆皆右袒，勃當何如哉，是未察其情也。方漢臣謀諸呂時，祿主北軍，勃欲入北軍不得，乃令紀通持節矯納勃北軍，復令說祿曰：「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以兵授勃。當是時，軍衆豈不知勃爲劉氏而來哉？勃已執兵柄，下令以激衆心故云耳，豈有奪呂祿之兵而復爲呂氏哉？高祖曰：「安劉氏者必勃也。」其有以知之矣。

高祖與項羽戰，幾不免者數矣。彭城之敗，楚圍三匝，大風晝晦，與數騎遁。廣武之伏弩，丁布之追騎，當是時也，雖有三傑，智無所用，力不得施，卒得無他者，天相之也。故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韓信亦曰：「陛下天授，非人力也。」

漢楚爭天下，高祖非獨得諸侯也，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項王非獨失諸侯也，鴻門舞劍，項伯自蔽沛公。此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叛之也。

酈食其謀撓楚權，欲立六國後，張良難之，及追羽至陽夏南，良復請彭越王魏、韓信王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散，何也？蓋是時楚兵垂敗，借魏齊一戰之力以滅之，因時應變，此善用兵者也。

武帝好大喜夸，故一時群臣皆務爲高言闊論，以中人主意，希求寵祿，甚若可笑。公孫宏曰：「周公期年而化，臣竊遲之。」王恢曰：「匈奴侵盜不已者，以不恐之故耳。」東方朔自謂「天子大

臣」，吾邱壽王自謂「海內寡二」，司馬相如奏《大人賦》，春卿謂「神仙可見」，延年欲回崑崙河以限虜，其言不經，受之欣然。乃知孝宣總核名實，漢家所以中興也。

元帝爲太子時，諫宣帝宜用儒生，帝曰：「亂我家者必太子也。」及元帝即位，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孝宣之業衰焉。然則是儒生果不可用耶？劉子謂不然。宣帝不用者腐儒耳，所謂儒者不獨明訓詁、通章句而已，必練達世務，器識兼全可也。宣帝拔爲輔相者，魏相、張安世、黃霸、于定國、蕭望之之流是也。相明《易經》，有師法；安世識亡書三篋；黃霸繫獄，就夏侯勝受《尚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定國迎師學《春秋》，自執經北面備弟子禮；蕭望之好學，治《齊詩》。是皆通經術者也。處事知宜，立朝有守，所謂通儒也。梁邱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劉向、王褒，或以儒術進，或以文章顯。宣帝與之議論於石渠，或於燕游，播爲歌頌，第其高下，則宣帝豈不好儒哉？元帝任韋、匡等爲相，齷齪鹿鹿，親附閹尹，不敢失其意，故史臣曰：「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蘊籍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則元帝所用，其腐儒也耶？《屏山集》卷三。又見

《南宋文範》卷五三。

全宋文卷四二五九

劉子翬 五

漢書雜論下

或曰：武帝不冠不見汲黯，此足稱者。余謂君臣相與，在貴以誠心，不在貴虛禮也。武帝以黯爲社稷之臣，是非不知黯也。黯進言未嘗一聽，畫策未嘗一用，弘、湯之阿諛順旨，皆超躡見用，至謂黯爲甚戇，謂黯爲不學，謂黯爲妄發，卒見斥逐，則不冠不見是虛禮也。後拜黯爲淮陽太守，欲借其威重以靖寇也。黯不受印綬，強予之曰：「吾今召君矣。」此給黯，欲令之淮陽也。黯居淮陽十年，竟不召也。高祖騎其項而問周昌，據牀而見酈食其，可謂亡禮矣。然其計策行，其身名顯，故高祖雖有嫚侮之譏，而英雄樂爲之用者，蓋其誠心相與，不責以虛禮也。武帝力征匈奴，主父偃、嚴安、徐樂引危亡之事諫之甚切，帝曰：「公輩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悉拜爲郎，然征伐竟不已。又包南山民田爲上林苑，東方朔陳三不可，帝拜朔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然遂起上林苑。蓋武帝

知受諫爲人君之美，故不吝爵祿以旌寵之也。然有賞諫之名，無受諫之實，何益於治乎？孔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此之謂也。

哀帝爲定陶王，從傅、相、中尉入朝，成帝問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也。」問中山王，不能對，帝乃賢定陶王。時哀帝年十七，元帝即位時年二十七矣，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竟殺蕭望之，以此言人君一日二日萬幾，豈可不練達世務也哉？元帝好儒，宣帝曰：「亂我家者必太子也。」漢業自元帝而衰，知子莫若父，信矣。

杜欽說王鳳曰：「王章所坐事密，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爲坐言事也。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則流言稍釋，疑惑著明。」鳳行其策，史稱欽補過將美，皆此類也。且王章上封事指言鳳專權蔽主，宜廢勿用，鳳乃陷以大逆。章死不以罪，天下冤之。欽爲鳳謀主，言無不聽也，不能救章之死，又爲此謀，蓋惡誣善，天下果可欺耶？欽姦人之雄也。初鳳專權，欽嘗戒之，又令鳳乞骸骨。及王章上封事，鳳稱疾篤，欲遂退。當是時，劉氏王氏之禍幾解矣，欽乃力說鳳起視事，竟殺章。欽內結鳳心而外取虛名，故其謀反覆如此。元帝舉直言，欽專指後宮，謂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陰爲鳳地，谷永之流也而機險過之。史臣責永而恕欽，且謂浮沉當世，好謀而成，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窺也，其然豈其然乎！

張湯、杜周，酷吏也，皆子孫榮顯，侯爵數世。史稱湯雖酷烈，及身蒙禍，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此牽合之論也。湯深刻排陷，流毒一時，其稱引一二掾史，何足掩其過伐。安世、延年之德器，

自應綿遠，未必由湯與周。舜之帝，禹之王，豈必自瞽、鯀耶！

公孫宏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一時稱焉，然不聞有所引薦也。一董仲舒卒擠排之，何賢人之能得耶。若所招延唯諂諛軟美之士，則宏之客館與屈鼂之奴婢室無以異也。

史稱賈山自下劑上，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審如是，則比干諫紂、子胥諫吳，皆不免刑戮者，豈其言不正耶。君有明暗寬暴，由其所遭有幸與不幸也。

太史公以儒、墨、陰陽、名、法、道德爲六家，較其短長而論其指要，劉子曰：「夫儒何所不通哉，不通非儒也。」其論墨者曰：「強本節用，人給家足之道也。孔子曰：『與其奢也，寧儉。』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則墨家之長，吾儒之爲也。」其論陰陽家曰：「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孔子曰：『行夏之時。』《易》曰：『變通莫大乎四時。』又曰：『君子以治曆明時。』則陰陽之長，吾儒之爲也。」其論法家曰：「尊主卑臣，分職不相踰越，不可改也。孔子：『君在蹶躅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而行。』《易》曰：『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則法家之長，吾儒之爲也。」其論名家曰：「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又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則名家之長，吾儒之爲也。」其論道家曰：「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孔子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易》曰：『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又曰：『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道家之長，吾

儒之爲也。」以是觀之，則五家之長，吾儒通之明矣。其論儒者之短，則曰：「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跡論儒也。孔子曰：「一以貫之。」又曰：「予欲無言。」然則所謂六藝者，果可以病儒哉？論儒之跡而不論儒之道，非知儒者也。不蔽於一偏，不滯於一隅，以之治世，以之脩身，無不可焉，茲所謂通儒也。若曰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則紛紛之論，不發亦可。

昌邑王賀廢，宣帝即位，心內忌賀，詔山陽太守張敞謹備。敞見賀，察其言語，跪起不常。敞即奏曰：「故王清狂不惠。」由此知賀不足忌。若賀者，可謂無道之主，非清狂不惠者也。賀憂不免張敞之來，故於言語跪起之間，陽爲顛蹶以免禍也。初霍光廢賀時，令賀受詔，賀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觀此應對，豈清狂不惠者耶？賀雖昏於治國，亦善於保身，其得終其天年，抑有由也。

丙吉爲丞相掾吏，有罪臧，終無所案驗，後因以爲故事。且吏不敢爲姦臧者，畏刑法也。刑法不加，彼何憚焉？姦臧之吏，蹤跡詭秘，幸而一敗，又獲善脫，蠹國害民多矣。賞罰之柄，詔王馭臣，相之職也。治遠自近，掾吏之姦臧不案，欲責百司郡縣之廉，可乎？

丙吉馭吏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吉容之。後赤白囊至，馭吏刺知虜入雲中代郡，以白吉曰：「二千石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預視。」吉召曹案，科條其人，會帝召問，吉具以對，宣帝稱其憂邊思職。吉歎曰：「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吏由是益賢吉。夫丞相，百僚之表也，馭吏嘔

車，其傷體貌甚矣，且時方多警，邊郡二千石長吏可不預知耶？老病不任，可不預擇耶？倉卒之間，偶得馭吏之言而見勞勉，又何足賢？噫，吉，漢之名臣，茲不足以貶其盛德，史臣載爲美談，亦已陋矣。

趙充國罷騎兵屯田，欲不戰以破先零，其計得矣。然須遲以歲月，以待其敝，而宣帝責成甚速，遂詔別將辛武賢等出擊，斬獲數千，其餘盡降。先零之破，雖充國計畫已定，然當時多言武賢出擊之功。或使充國見宣帝言屯田不戰，先零必破，策之上也。用兵則有勝有負，負則其患滋多，後勿輕戰，未爲失也。繼乃罷遣武賢，更不論賞，此則過矣。使之率三軍冒萬死，既已成功，安可不賞？故武賢深恨充國，告其子卬他事，卬自殺，充國亦罷，遂爲世讎，蓋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夫爭功招禍，自古多矣，余獨於充國惜之。

史稱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跡，始終可述。疏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累，亦其次也。余觀不疑爲政，初亦尚嚴，賴賢母之訓，故不至殘酷耳。其議論容飾，頗近豪俠，然不疑誠奇才，考之當世，其倫匹尚多也。西漢士大夫持祿保位，習以爲風。廣、受獨行止足之計，名重一時，廉頑立懦，後世猶想其風采焉。其人非不疑之所能先也。以游、夏之文學，冉、季之政事，宰、貢之言語，列於四科，不得先顏、閔之德行，聖人之意深矣。

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免冠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帝不悅。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帝曰：「曉人不

當如是耶？」乃從橋。噫，廣德刎血之言誠過矣，然廣德不先發此言以激上心，則張猛之言未必見聽也。事君有犯無隱，廣德有之，然元帝亦可謂能納諫矣。

武帝任車千秋，一言寤主，何哉？智有餘也。武帝惑於鬼神，故千秋訟太子之冤，託以白頭翁教臣言，武帝亦曰：「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武帝晚年多病，尤信巫蠱之說。《衛太子傳》曰：「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車千秋復訟太子冤。」是千秋逆知武帝有悔恨心，故乘間而開說也。不然，千秋爲高寢郎，當追捕太子時，何不言耶？因其悔恨之心，挾以鬼神之事，故一言寤主，豈非智有餘耶？傳中亦言千秋敦厚有智，千秋無他施爲，所謂有智者，豈當時史臣亦微見此意耶？

薛方、蔣栩之流，漢高士也，附於他傳，僅見姓名。《東方朔》一傳幾萬餘言，攷其所載，皆滑稽戲弄不經之談。孔子曰：「辭達而已矣。」亦盍翦其繁蕪乎！

蕭望之自諫官出爲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選經術之士以爲內臣，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此有激而言，非通論也。

史稱元帝優游不斷。蕭望之謂中書本用宦者，非國舊制，欲退宏恭、石顯，更置士人。元帝謙遜，重改作，議久不定，此優游不斷也。後恭、顯譖望之，請召置廷尉，請免爲庶人即免爲庶人，請誅之牢獄即誅之牢獄，又何勇決耶？蓋由聽受不明，故忠直之言難行，讒昵之言易入也。

三長史譖殺張湯，武帝後殺三長史；恭、顯譖殺蕭望之，元帝竟不加罪。此人君之所以貴英斷

也。望之既死，帝爲之却食，涕泣哀慟，每歲時遣使祠祭，無所不盡其至焉。生不能用，又殺其身，既死乃爲此紛紛，何耶？哀公誅仲尼，子貢所以譏之也。

魏相爲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丙吉與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相心善其言，爲霽威嚴。相所貶退皆當耶，不可已也；失之過耶，箴之可也；不當以朝廷方見用而爲慎事之計也。以丙、魏之賢猶如此，況其下乎？後之人慎事自重而致身榮顯者，率遵此言也。

班固謂平當逡巡有恥，又謂當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孔子曰：「行己有恥。」又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若審阿諛，烏得謂之有恥乎？當爲相纔數月，觀其不受侯而過於公孫宏、稚圭之流矣。

高祖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其客二人亦自剄。高祖驚，以橫客皆賢也，盡召之。其徒五百人，聞橫死，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余謂史溢美之言也，五百人時在海中，聞橫死懼而逃散耳，或有與橫同死生者，亦不過數人，海上遼邈，因遂傳以爲皆死未可知也。橫竄海中，其徒五百人若果能皆爲橫死，則方其盛時，據三齊之地，所得死士可勝論哉？以橫兄弟之賢，得死士如此之衆，夫孰能當之？然橫兄弟亦屢與諸侯兵戰矣，未嘗一勝，則所謂死士者，皆安在耶？史臣蓋欲成田橫得士之名，因世俗之傳，遂實其說。

袁盎雖引義慷慨，然捭闔之士也。嘗謂文帝有高世之行三，且曰：「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下者

三，南鄉讓天子者再。夫許由一讓，陛下過許由四矣。」方漢大臣誅諸呂，迎文帝，帝與宋昌決策而來，豈有許由之志哉，再三之讓，姑欲謙謙盡力耳，盍乃謂過許由之讓四，何諂諛之甚耶！文帝甘受其言，使庸庸之君，豈不張其驕心哉。《書》曰：「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帝王以此觀人，則邪與正豈不洞然耶？

張良至圯上，見老父授以一編書，乃《太公兵法》也。初老父與良約：「五日平明與我期。」比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又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又五日，良半夜往，有頃，父來，喜曰：「當如是。」《兵法》曰：「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老父之意，良默得之，故未傳兵書，而先許之也。

張良所畫計策，高祖用之，以成漢業。及招四皓以安太子，則高帝亦墮其計中矣。良欲從赤松子遊，蓋婉其辭以脫世網，所謂「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高祖與雍齒有故怨，嘗欲殺之，後諸將欲反，用張良計，乃封雍齒，王陵坐與雍齒善，亦最後封。噫，以高祖寬仁大度，猶未能於此釋然，乃知不念舊惡，亦是難事。韓信王楚，召辱己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爲中尉，曰：「此壯士也。」觀此，則信豈庸庸武夫耶？

有告韓信反者，高帝初欲發兵，陳平勸帝僞遊雲夢，信必郊謁，即執縛之，此計亦適行耳。據《韓信傳》，高祖且至，楚欲發兵，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擒。是信已明知高祖欲擒之矣，使信決策發兵以襲高祖，事固不測也。或說信斬鍾離昧，楚亡將，漢捕之甚急，信初匿之，今發之，是自暴其

罪也，以此求免，難哉。噫，信誠無他，然高祖卒疑之者，豈兩雄不並居耶？韓信料敵制勝，可謂明矣，而不知高祖之疑己，是天奪其鑑也。高祖兵敗成臯，自稱漢使，晨馳入信軍，信未起，即入卧内，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乃知獨漢王來，大驚，則高祖疑信之跡彰矣。及封齊王，會垓下、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信爲楚王，則高祖疑信之跡，又昭昭矣。信殊不覺，故武涉、蒯通之言，如水投石焉。初謂漢王親信我，不奪我齊。既奪齊，又謂我無罪。既見縛，始知漢王畏惡其能，遂稱疾不朝。嗚呼，何信知之晚也！奪軍徙地，出其不意，相疑甚矣，三尺童子亦須覺悟，而信不知，信豈暗昧至此哉？天奪其鑑也。

項羽引兵欲渡烏江，亭長艤舟待，請羽急渡，羽不渡，乃戰死。蓋是時漢購羽千金、邑萬戶，亭長之言甚甘，羽疑其欺己也。羽意謂丈夫途窮，寧戰死不忍爲亭長所執，故託以江東父老之言爲解爾。使羽果無東渡意，豈引兵至此哉？羽至東城才二十八騎，與漢兵戰，斬二將，殺數百人，漢軍披靡，使羽盡用其衆，決死垓下，豈易當哉？所以去垓下者，猶冀得脫也，乃爲田父所給，陷於大澤。羽知人心不與己，安知亭長不出田父之計哉，此羽之所以戰死也。

武帝之時，異人并出，史臣方之版築飯牛，斯言過矣。公孫宏、倪寬之儒雅，專事阿諛，皆佞人也。張湯、趙禹之定令，多務嚴急，皆酷吏也。李延年倡優善歌，乃許之協律。桑宏羊剝民聚斂，乃許之運籌。至如嚴助、張騫之徒，皆啓唱邊事以資進取。在堯舜三代之時，不免乎流放竄殛者也，尚何才之足云。惟汲黯、蘇武一時傑出，而武帝疏遠之，肆其私心，禍流四海，則以朝無人也，史臣之

言過矣。

爵祿者人主之柄也，褒貶者史官之柄也。史官之柄與人主相爲權衡，以勸善懲惡。孔子作《春秋》，後之作史者取法焉。莫尊於丞相，陶青劉舍相也，不得立傳；莫貴於通侯，扶柳呂成侯也，不得立傳。嚴彭祖不爲宰相，李廣不封侯，當時惜之，然皆有傳焉。孟眭以議郎立傳，江公以博士立傳，蘇武以典屬國立傳，嚴安以騎馬立傳，賈山、鄒陽之徒以諸侯之客立傳，不以爵祿之崇，所以勵善也。春秋澶淵之會，卿當書，以其無信，不書；召陵之盟，屈完不當書，以其賢，故特書，蓋此意也。佞倖、貨殖何以立傳？希恩冒利之人，苟一時之榮，非求名於萬世也，史必立傳，所以懲惡也。《春秋》書三叛人名，蓋此意也。此史官之柄，與人主相爲權衡，而勵善懲惡也。

班固作《漢書》，惟《紀》最爲嚴密，事皆詳載於《傳》，而撮其要書於《紀》，固自名之曰「春秋攷紀」，其言有深意焉。余嘗攷之，吳王濞約六國舉兵，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爲其郎中令劫守，不得發兵。濞敗，遂得不誅。班固書曰：「皆舉兵反。」何以書「皆舉兵反」？初意皆反也。戾太子斬江充矯制發兵，武帝詔劉屈氂捕斬反者，班固書曰：「太子以節發兵，與丞相劉屈氂大戰長安。」何以不書反？初無反意也。張湯凌折三長史，長史發湯陰事，湯曰：「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武帝盡誅三長史。班固書曰：「張湯有罪自殺。」何不書陷湯？湯有罪也。弘恭、石顯奏蕭望之不悔過，請誅於牢獄，塞其怏怏心，望之自殺，有司奏望之有罪，請絕其爵邑。班固書曰：「中書令弘恭、石顯譖望之，令自殺。」何不書有罪？恭、顯譖之也。太子矯制不書反而書以節發兵，譏武

帝惑巫蠱而致亂禍也。望之自殺不書有罪而書譖，譏元帝信閹宦而殺其師傅也。凡此之類，不可殫舉，固自謂「春秋攷紀」者，豈以得《春秋》之意耶？

班固作史贊，非獨詳於紀善也，又重美之；非獨略於記過也，又婉其辭。其記善也，雖小善必錄；其記過也，非大過不書。文帝之仁言儉德，贊中總列十數條，嘆曰：「嗚呼仁哉。」於景帝贊又曰：「至於孝文，加以恭儉。」於武帝贊又曰：「文景務在養民。」非詳於記善，又重美之乎？武帝之窮兵奢侈，其贊曰：「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詩書所稱，何以加焉？」非略於記過，又婉其辭乎？元帝之號令溫雅，成帝之穆穆之容，皆見稱述者，不以一失廢其他長也。故曰雖小善必錄。呂后之寵產、祿，景帝之殺晁、周，皆略而不言者，不以小疵玷其全美也，故曰非大過不書。

史贊諸帝皆稱述，獨高祖贊推其世系運統而已，無所稱也。蓋以高祖之盛德大業，不假言而自著，亦非一二言可贊也。故贊衛、霍不言征伐之功，贊相如不論文章之美，其他則片善寸長，贊皆言之，有餘易見，不足難知故也。

高祖輟洗受言，吐哺銷印，其從諫若轉圜也，至於廢太子則雖得百張良無益。文帝身衣弋綈，慎夫人衣不曳地，其儉無以加也，至寵鄧通則賞賜輒鉅萬，併舉銅山與之，何相戾哉？蓋惑於所愛，雖聖主賢君，猶不能自免也。及四皓入見而嬖姬舞泣，申屠一言而弄臣碎首，此二帝所以稱賢聖哉。

《屏山集》卷四。又見《南宋文範》卷五三。

髯 戲

有相者諗病翁曰：「僕閱人多矣，寧馨殊姿，嚙吟怪形，田面之龐，鼎角之清，固難以一二論也。若翁者雖乏鳶肩燕額之奇，亦無麀頭鼠目之陋，然而躑躅言蹇，跼窮拘羈，則多髯之累也。夫髯多則貌古，貌古則神厲，神厲則語不和，語不和則交寡合，交寡合則動無成，宜乎翁之沒沒也，亦盍鑷亂芟繁，稍自矜飭乎！溫而儼然，霽而攔然，肅而偃然，發而筦然，夫如是，則孰不爭先睹子爲快焉？左持右挈，或輓或推，謦咳之間，山移海回。慢子者加其敬，笑子者止其哈，運何塞而不開，名何顯而不來，竊胡爲而安此？」翁曰：「嘻，鄙夫樂隨，正士自守，子徒欲軟美求容而不慚，我行之益醜也。吾聞之，君子脩己者，非無榮名之患，而無素履之難。我則不偶，夫髯何罪？且髮膚之傷，前哲垂戒，豈其敝之，輕若弁髦。」相者曰：「天生百骸，所以立我。覘聆鼯號，附聿挺朵，顛連絡結，龐覲侈哆。爬叉負荷，揮隨踏柁，惟人具焉，闕一不可。若夫髯也，存乎亡乎，皆可以生矣。前貽繞涿之譏〔一〕，後發毛蠹之誚，苟利夫子，必請去之，何相撐距而自奪其便乎？」翁曰：「子觀夫有形之形，而未識夫無用之用也。《易》稱須賁，其義尚矣。扶疏郁紆，可象之儀也；勃拂鬢鬢，可畏之威也。緣飾英姿，發揚勁氣，偉人特士，造物多以畀焉。故黃者紫者，鬱然者，皎然者，似蜩者，如戟者，帛纏者，綵編者，垂至帶者，儼若神者，白皙甚美者，布置勝人者，於此不凡者，能令

公喜者，是以蓬頭相商，疏眉輔漢，于思强宋，絕倫霸蜀，美鬚夸齊，長鬣勝楚。或抵几而奮，或論事而張，其剛毅挺挺有如此者。或手將獻規，或口啣伏誼，其忠烈炯炯有如此者。是既然矣，子獨何患乎？且貴賤禍福，天實爲之，子乃謂去窮有政，攀榮有梯，謂機捩可施，謂塊圯可移，不已甚乎？人各有能有不能，若乃覩覩俛顏，嚅唳强哂，偶旅望塵，咿呦乞憐，雖位三槐，食五鼎，馬千駟，祿萬鍾，澤九族，宥十世，吾弗能也。」相者趨隅，如慚雅譙，病翁掀髯，爲之一笑。《屏山集》卷六。又見《八代文鈔》第三八冊，《珊瑚木難》卷四。

〔二〕貽：原作「則」，據明本改。

閒境志

閒境志者，肇闢平方寸之間，而莫知其涯際限之所接，自有宇宙，便有此境，若甚遼邈，曾不跬步至焉。無炎涼之俗，無風波之途，如化國其日舒長，如桃源與囂塵背，如混茫之世，無爲而常自然，真雅懷素志之棲寓，竣行逸軌之遊歷也。境內之人，心和而氣平，神靜而體舒，不拘拘跂跂，不營營汲汲，閉聰明之牖，息思之機，灑濃厚之情，停飛動之根，喻良弔之解繫，譬適輪之繫柅。然而篤於脩勵者譏其墮，役於智巧者誚其拙，湛於靡麗者疑其矯，非夫特立高尚之人莫能居也。昔許由嘗

卜鄰焉，其視天下輕矣。伯夷、季札因之以逃國，顏闔、子仲因之以辭祿位。噫哉卓乎，莫可尚已。若夫坐忘寄傲之流，閉關却掃之士，徜徉乎竹林、蓮社之間，放浪乎草堂、松徑之側，曲肱箕踞，長嘯微吟，送日月於枯棋，泯乾坤於一醉，皆乘堅策駿，有意臻其藩域者也。乃有黃冠羽服，壞衲方袍，逍遙其間，自立門戶，曰清都，曰淨土，蓋閒境之別名也。自世途歆艷，斯境榛塞，或純盜虛名，或指爲捷徑。一出焉，一入焉，誠未足與議。今之人遊談賦詠，挾以爲高，慷慨激昂，若心將往者，狐疑猶豫，終莫能至焉。豈以其淡泊無味，寂寞難安，故喜言而畏蹈，可暫而莫久與！余嘗熟遊，送之者皆自崖而反也，因述其旨趣以導夫來者。《屏山集》卷六。又見《八代文鈔》第三八冊，《珊瑚木難》卷四。

全宋文卷四二六〇

劉子翬 六

友石臺記

友石臺，肇慶吳公南園勝處也。臺因墩形，不事培剡，傍有大柿樹，如側蓋然，風藤月篠，從而附益之，清蔭周覆，可容六七客。肇慶輦群石置其上，所以悅觀瞻而供遊憩也。石出吾里，無嵌空奇怪之姿，特以其介然若英毅之氣鍾結而成者，皆取以自近焉。倚立參錯，如拱如伏，遊其間者，莫不神竦意動，吾知肇慶之不苟爲此戲也。徐而物色之，老而耄耄，有若純臣者，示人以忠；不玉其佩，有若祈子者，示人以孝；容儀偉麗，有若奮威者，示人以勤；詞氣剴切，有若徂徠者，示人以直；有數馬以對，若御史之謹者；有穴城而戰，若統軍之雄者。異派同宗，斷斷凜凜。是以知肇慶之所取「二」，亦吾平昔之所樂親也。附狷介而沉者次之，爲勢力所驅者次之，能言以怪除，三品以冒除，隕星以妖除，化婦以執除，一有是玷，雖瑰瑋亦棄，是以知肇慶之所擯，亦吾平昔之所欲疏也。夫以

咫尺之地，數拳之石，寓意深遠若此，則周旋於斯，孰不砥礪？苟逐物從好，以茲爲小而陋也，則雖擴六合爲基，立五嶽爲塊，鄧林蔽其左，江漢流其右，自達而觀之，亦掌中之一物耳，曾何足大焉？唯隨見而足，怡然理會，則又何大小之別？主人方刈柳源之稻，釀明月之泉，數招客徜徉於臺上，倘以此說爲是與，則倚而歌，據而瞑，皆吾之三益也，因以文記。《屏山集》卷五。又見《八代文鈔》第三八冊，《南宋文範》卷一〇，《閩中金石略》卷八。

〔二〕知：原無，據明本補。

蒙齋記

暇日與二三子爲蒙齋遊，有客仰而言曰：「名齋之義，其旨矣哉。泉涔乎山，虛靜而冽，導之至易也。人亦然，童心瑩如，雜慮無寄，發其蒙者，非有所畀付增益之也。勿振其翮，勿鼓其蕩，順之於正而已。」余聞之悚然，念聞道最晚，童之淳一既已澆耗，童之愚昧固自宛然，以因循易輟之功，制扞格難勝之質，凜凜乎其難也。有客曰：「不然，此精義也，小子何足以知之。學者惟見善明爲可，一燎懸室，積暗頓除，況吾崇智皎如日月之光，何遇而不披剝耶，此擊蒙之要訣也。蒙自我蒙，有之則固，見自我見，廓之則神，豈外也耶？」余聞之則大喜過望，因念人之真性非不了了，七情環

起而攻之，則紛華利欲，物物得而蒙之。顧又不至是，卓然自立於群趨之表，而以學問自娛，苟無見焉，則奇邪浮末，術術得而蒙之。三代而下，《易》學廢矣，六國之士爲談說所蒙，兩漢之士爲章句所蒙，晉魏之士爲虛無所蒙，隋唐之士爲辭藻所蒙。皆處偏滯而不反，如波滾沙，反以自渾，如谷騰霧，反以自暝，初不知其豁然者常存也。今吾與二三子既知之矣，可不兢兢肅肅，以養其聖耶？雖然，吾初讀《易》，而有得於《復》也，以名吾東齋，今又以蒙名吾西齋。而吾玩《易》未既也，嗣而有得，又將志之。況吾家山窈窕深邃，登臨徙倚，寄吾賞心，固非一方所可盡也。以無盡之賞，寄無盡之義，互相推發，豈不多多而益辦耶？苟爲不足，又將推之於親族交遊之好事者，則吾起居宴息，出入往來，無非與《易》俱矣。觀其名，玩其義，默隱於吾心以求合焉，不亦樂乎。客既出，因筆之爲《蒙齋記》。《屏山集》卷五。又見《考亭淵源錄》卷一。

雙峽橋記

建溪自崇安發源，溪之東，屹然而高者曰梨嶺，建之望山也。山之陽，衆流合趨，至籍溪始大。梨之東有潭溪，衆流合趨，至交溪始大。嶺之北有梅嶺，衆流合趨，至瞿溪始大。三溪會而西，爲聚洲所使。轉而西南，與黃石游坂等溪會。至是八川共流，湍瀨三鳴，激泓源浦，淑之含蓄。輸清瀉濁，悉因勢以來，畎溜巒瀑，從而附益之。巨派長瀾，橫畫翻發，乃有章山屹其左，右峰聳其右。如

頓如伏，如雙闕峙，如怒猊鬬，水出其間，折而復西焉。橋跨兩山，壘石爲五墩，其二爲附岸，刮土磨瓊，合若無壘。上乃駢卧修幹，甃以堅填，列飛宇十四楹，規模宏麗，且依山勢故益雄。先是暴漲水爲硤所束，漱地成穴，礧石無所寄，橋乃陷，觀妙道人詹哲鼎新營之。或云下有石骨鎖溪，因涸揭浮沙數丈，見石始創址。自靖康丁未興役，至是一周天矣。既落成，與鄉里之士游焉。橋介崇、建二邑間，往來憧憧，視昔艱險，如行茵席間。道人請文以記之，因念平生與方外士遊，大率皆好爲大言，處之不疑，彼其見是役也，必抵掌而笑，曰：「安用拳拳於此哉，將駕鼉以爲梁，引飛虹而踐其背，翱翔於江海濤瀾以上，不亦可乎！」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觀妙道人無誇誕言，作平實事，營斯橋也，咄嗟而財聚力隨，永爲一方之便，是可記也，於是乎書。《劉氏傳忠錄》續編卷三。又見康熙

《建寧府志》卷四四。

溫公隸書銘

公硯已瘞，姦魂夜悸。公墨霑池，潛來湘纍。假其餘聲，所感如此。矧公真筆，劍戟交倚。挂之高堂，浮慮盡死。我觀公書，識公胸次。天地輸誠，風霜薦厲。吐而發之，茲其餘事。公之立朝，營營仇敵。不勦其剛，不披其殖。障海一簣，排風孤翮。始訾繼斥，卒伸其直。世衰道圯，喏喏唯唯。有筆如椽，微公莫使。我銘其尾，吁嗟已矣。《屏山集》卷六。又見《八代文鈔》第三八冊，《佩文齋書

畫譜》卷七六。

示六經堂學者

汝心之休，處此如遊，汝心之流，處此如囚。此堂何有，維經與史。隱索周施，於茲備矣。誦書琅琅，其神乃揚。雜慮橫心，聖言則忘。講書默默，精義乃得。借聰於人，終焉必惑。視彼迅晷，若弗云來。今汝不勉，則何有哉。時習之說，反身之樂。瞻忽茫茫，匪伊情度。《屏山集》卷六。又見《文章辨體彙選》卷七七一。《八代文鈔》第三八冊，《宋元學案補遺》卷四三。

字朱熹祝詞

冠而欽名，粵惟古制。朱氏子熹，幼而騰異。交朋尚焉，請祝以字。字以元晦，表名之義。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於書。雖百世之遠也，揣其氣象，知顏氏如愚，迹參并遊，英馳俊驅，豈無他人，夫誰敢居？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聲，終身弗越，陋巷暗然，其光烈烈。從事於茲，惟參也無慚。貫道雖一，省身則三。夾輔孔門，翱翔兩驂。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爲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

珍，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熹熹，真聰廓開，如源之方駛，望洋渺瀰，老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一不已。悵友道之衰變，切切而唯唯，子德不日新，則時余之恥。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忘，動而思躋，凜乎惴惴，惟曾顏是畏。《屏山集》卷六。又見《文章辨體彙選》卷三七，《八代文鈔》第三八冊，嘉靖《建陽縣志》卷六。

遺訓〔二〕

吾聞之，糟粕捐，淳精聚；誠意畢，芻狗除。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孰爲學問之粹而益於吾身哉？木稗而曲，其老不舒；人稗弗攻，其成必愚；故善學者必謹其初。凡日用間，業業乾乾。散佚必恭，執事必處中。惟不自輕，雖奴隸亦尊。唾地如汙，其畏如是，寢則易安，食則知味。頽面奏圖，脫襟屣履，每每存之，斯無過矣。自朝至昏，以一條貫焉，勿謂末也，本實由之。毋悅於新，毋駭於奇，驟得必夸，久而寢微。習而察焉，豈曰無徵，出指於西，底止必秦。其次也，頃刻之功，初若不足，外務奪之，或斷或續，及其至焉，皆其所積。故君子許其進，而惰夫疑以自絕。原有生之初，愚知混混，學如蛻焉，其質乃變，變非他知，實由昔見。存之則誠，體之則仁，孰明此哉，聖心之純。性本渾全，或誤於末聞，知誤勿執，冥之則真。斯言不守，何多求焉？棟宇雖充，不如掩編。如人有車，身必自足，弗軸弗輶，則何以行？凡初有聞，果然自足，嵬岸恣睢，自離於曲。可口之實，出於

凡木。人或言，志善忘惡，彼真不賢，可助余之勛。見賢可信，信之不疑，勿窺其小疵，謂不足以爲余師。我信乃自益，我疑乃自隳，師乎師乎，惟己之爲。溫故知新，吾昔所聞，與今聞合，豈不欣欣，如膏熾薪，心源益明。古人得善，惟恐弗居，如救火捕亡，其敢緩諸？苟曰此日如已，聊以優游，則知終身，無復好脩。惟人中肩，泯泯棼棼，以敬直之。如風掃蚊，一道通明，振古如茲。曰余衰矣，尚識前言，子其循之，學必有聞。《屏山集》卷六。又見《戒子通錄》卷五。

〔二〕《戒子通錄》卷五載此文題作《訓子》。

蒼庭筠傳

此君之先，出自震澤，有號蒼筤子者，與蒼頡同時。頡觀鳥跡制字，蒼筤子有記載之功，帝皆賜姓，命以字爲蒼氏。蒼筤子生篠，禹脩方貢，以其材也上之。其後有國，封孤竹君，生籊。籊逸去，釣於衛，詩人詠《淇澳》以美之，天下想見其風采。籊生篔，篔生庭筠，母慈氏。庭筠在襁褓中已有奇骨，濯濯如傅粉然。及長，清癯玉立，七賢六逸皆從之遊。王子猷最喜之，嘗曰：「不可一日無此君。」世因以目之，不名也。此君性強項，未嘗折節下人。得黃老深根固蒂之術，蟠隱林麓間，與徂徠十八公、新甫栢直臭味之同，素相友善。帝嘗特起三人，俱至上林，愛其風操，遷直御史府，拜

十八公爲大夫。獨此君不受爵，帝館於竹宮，留以自近焉。嘗訪養性之道，此君曰：「直心虛己，至道自凝。」帝飲其言。又嘗撫其腹曰：「此中何有？」曰：「空洞無物，當容數十百人耳。」帝爲之笑。有說之者曰：「君有長材，典樂府則《簫韶》九成，直史館則汗青有日，入武庫則羽鏃宣威，薦宗廟則簠簋甚飾。蓋迎刃而解，盛蔑以加者也。時方多難，何不捐軀出力，掃氛祲，箠四夷？」以成不朽之名，而反韞其貞幹，甘與草木俱腐耶？」此君曰：「鳳鳥不至，吾已矣夫！與其排雲叫閭闔，披腹呈琅玕，孰若樂行憂違，確乎不可拔也？」遂使營嶰谷，將老焉。此君常齋居，每歲惟五月十三日霑醉〔三〕，醉則外其形骸，或爲人徙置他所不知，故當時爲之語曰：「此君經年常清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有時倒載過習池，茫然垂墜俱不知。」晚歲益枯槁，言無枝葉，以蘭焚漆割爲戒，竟保其天年云。帝思之，命墨工圖其形像以張座隅，仍賜號曰「靖節處士」。諸子皆嶄嶄露頭角。曰萌，最爽美，陸沉於世，爲識者賞味，爭挽置之俎豆於諸公之間。猶子曰箕，苦節，肉食者憚之。其他支派繁衍，青紫曄然。居湘中者斑斑以文采稱；居渭川者千畝致富，時比之封君；居武夷者幹弱而毛髯，人以爲蛻骨仙云。

贊曰：善哉，白樂天之言曰：「此君有賢人之概四焉：其本固，固以樹德；其性直，直以立身；其心空，空以體道；其節貞，貞以礪志。」夫豈溢美之辭哉！嘗聞斯人深造理窟，或叩擊之，默其妙。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余宜其有爲之執鞭而忻慕者矣。《屏山集》卷六。又見《東萊集註類編觀

瀾文》乙集卷二一，《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卷一九〇。

〔一〕夷：原作「境」，據明本改。

〔三〕十三：明本作「八」。

致仕祝君墓誌銘

紹興三年五月

紹興三年三月六日，致仕祝君卒，五月六日，葬金相山之原，其孤可久來請銘。祝君，余之父友也，其孤又余姊婿也，來請銘，以舊姻之故也；而不辭，所以終我祖我父之惠好也。正議公曩遊學，時忠顯公侍君之諸父，深相交結，傾蓋遺綯，不足諭也。正議曰：「他日無忘祝氏。」忠顯公既達，結昏貤爵，光其子孫，君亦以此通班朝著，示不忘也。今君之死，余又銘之，以申前志，以敦外姻，以昭潛德，以慰孝思也。有是四者，斯可爲銘。君諱祐，字彥將，信州鉛山縣紫溪人也。曾祖虞，祖仁霸，父世昌。君少時刻勵，思自奮致，而宦學齟齬，皆不得其志焉。初任吉水縣，歲饑多盜，捕獲填圉。吏白君曰：「正盜之罪，法應受賞。」君曰：「道殣相望，官弗加恤，又忍峻刑而資吾進身耶？」盡釋之。白郡守賑給之，境內多全活。後任福州福清縣主簿，監建州寶瑞場，當路者薦其堪事，君曰：「僕僕不已，又將何求？」遂挂冠而歸，自是脫略世紛，寓意於酒，朝醺暮酣，不見醒客。時與賓友獻酬盡歡，或悠然獨酌，賦詩長嘯。所居有林泉之勝，君躡履曳杖，徜徉雲間，人識之曰：「此醉仙也。」君在燕間，寵光時至，可久立功西域，乞回賞以授君牙緋，朝廷許之。青紫僣僣，

環戲膝下，鄉黨以爲榮。觀君寬仁樂施，湍川爲梁，如己思濟，病者與藥，如己獲瘳。晚歲絕粒，益幸酒美，疾遂臻。臨絕之際，所以訓勵其子孫者，皆厚德之言也，悲夫！君享年六十有六。娶周氏，生子二：曰可久，武功大夫、貴州刺史、主管潭州南嶽廟；曰可大，承信郎。二女，長適進士黃敷，次適余輩。孫男三人〔二〕，孫二人彭年、松年皆將仕郎，皆尚幼。銘曰：

是非喧喧，以醉爲藩；名奔利馳，以醉爲歸。蹈世紛而不染，葆天光而自熙。所謂德全於酒者，惟君爲庶幾。積厚不施，嗚呼噫嘻！《屏山集》卷九。

〔二〕孫男三人：疑當作「孫男女三人」。

處士劉公墓表

紹興十五年十一月

劉公居建之潭溪九世，餘二百年矣。其初京兆萬年縣人，唐僖宗時有爲將軍者，歲久名逸。五季亂，子諱庸者南遊獵較於此，愛其形勝，因家焉。今推爲始祖，以其近而可攷也。皇考忠顯公曩使關中，嘗訪京兆劉氏，僅有存者某，雜著譜牒諸書。劉氏，陶唐系也，自元王交封楚居彭城，支派最衍，今九大族并出元王之後。唐史譏言劉悉出彭城，非也。京兆劉氏乃九族之一，周有石州刺史懿，隋有上柱國韶，唐史有民部尚書文靜。自文靜子樹義而下，未詳其繼。惟我始祖之居潭溪也，蕩拓焚

拂，以啓山林，二世而廬室完，三世而田疇闢。庸生光位，光位生玉，玉生文廣，文廣生朝議公太素。於是崇禮文，篤經術，謹遊從，厚風化，是載是循，久而弗怠，識者知其後之必大也。公諱民覺，字莘材，朝議次子也，恪紹前脩，濃薰泛挹，早自知名。正奉遊學，時普寧暨夫人老矣，公常留侍，以故不遑科舉之事。夫人年九十六而卒，公始終孝養，敬不弛顏。既葬，結茅罄哀，鄉評尚之，耄老聚而請曰：「非公孰爲吾黨指南？」公據師席二十餘年，毓英導秀，多所成就。忠顯之守會稽長樂也，嘗迎公就養。二郡江山，大有佳處，公從羽流衲子逍遙物外。時忠顯公欲請於朝官之，公曰：「衰朽那復有此意，若欲亢宗，則夫二子在。」蓋其恬曠自適，世網莫之能撓也。公爲人淳樸謙厚，溫溫然常以和畀人，人皆樂親之。內蘊雖深，若不叩擊，似不能言者。紹興改元，寇作，里中騷動，公時已卧疾，扶輿適上饒慈氏寺，以其年十一月十五日卒，享年八十四。公娶吳氏，司業著之妹也。二子：曰隤曰秘，皆將仕郎，忠顯公貤爵，遵前志也。「二」一女，適進士吳敏脩。孫男子翬、子翌、子翌。以紹興三年八月乙巳歸葬於壽口之原。吳氏後公十二年卒，享年八十一。又三年乙丑十一月乙酉合葬焉。壽口、潭溪皆在崇安縣開耀鄉云。畢事，叔父命某爲文表墓，姑紀其實以曉方來，非敢私親而侈也。辭曰：

谷變陵遷，山摧石泐。死而不朽兮，潭溪老人居此室。《屏山集》卷九。

「二」「二子」至「志也」原無，據明本補。

處士祝君墓表

建炎三年十月

惟我皇祖宣奉公以道術爲東南儒宗，著錄之士，悉皆名流。君嘗受業焉，蓋挹學海之波瀾，潤詞林之枝葉者也。時皇考忠顯公在膝下，與同研席者甚衆，雅奇君，因定交焉。君業成，遊上庠〔一〕。久之，會親疾，慨然嘆曰：「竭力爲養，是亦孝也，何必三釜耶？」拂衣而歸。自是克勤幹蠱，祈寒燠暑，無巨細必親，人以爲難，君安而行之。君天資孝友，遇人以誠，內和而外剛，士無賢否皆樂親之，而有所憚。或有缺行，惟恐聞於君，君聞而愧切之，必改也。君隱耕餘數十稔，攻苦食淡，家貲遂豐，然於貧窶時亦賙貸，有足大者。至於拓險徑，造飛梁，稍便於人，傾橐不吝。晚歲即遊岸鄉造別宇，幅巾杖藜，將終世焉。俄以疾終，時建炎三年秋八月五日也〔二〕。君平生喜學〔三〕，己雖不達，訓子弟益勤，厚禮館置名儒，故祝氏爲學者，皆有師承，而子卣稱最。卣屢擢薦，翱翔國學，識者謂將大君門必自卣，則君猶不亡也〔四〕。君諱奕，字彥思，姓祝氏，信州鉛山人。曾大父虞，大父仁霸，父世昌。初娶余氏，終娶周氏。四子：曰中正〔五〕、曰天與，皆早亡；曰卣、曰鹵。一女，適進士傅袞。孫男女八人。君享年六十有七。三年十月二十二日葬於邑之芭蕉塢，卣來請文。某視君爲丈人行，雖遊宦契闊，猶及識君也，然安能窺君之所存哉！以宣奉公道術之奧，忠顯公名德之重，而君從之遊，且款密焉，是必有大過人者。因攷君行實，涕泣而表於其墓曰：嗚呼！君之賢可稱也哉，又可

悲也，猶幸其有以少慰也。君之平生顯然可知者，固可書也，書之，人故信之，其賢已可稱而未盡也。以君之才未盡見於設施，驟而書之，無所攷焉，人誰信之？懼人之不信而不書，則君之所蘊，終無得而聞焉，此又可悲也。古之士抱才埋沒，而後世知其賢者，是或論其師友，或觀其所以許與者，或跡其爲之傳記者，因得以信之也。後之覽斯文者，由是而求君之所蘊焉，則其賢可盡知，猶足少慰也。嗚呼，君之賢可稱也哉，又可悲也，猶幸其有以少慰也夫！《屏山集》卷九。

〔一〕庠：原缺，據明本補。

〔二〕秋：原缺，據右引補。

〔三〕平：原缺，據右引補。

〔四〕則：原作「而」，據右引改。

〔五〕正：右引作「立」。

熊氏令人陸氏孺人墓表

紹興二年

建炎己酉歲，余兄侍郎從戎川陝，時余嫂熊氏已嬰病。明年冬十一月十一日卒，侍郎書來曰：「聞汝嫂訃，彌劇傷悼。曩常憂其疾也，屬吾在行，不得視其棺殮，故以是爲恨也，吾歸而葬之，慰夫亡者。」又明年春三月二十七日，余室陸氏病卒。侍郎書來曰：「國事未濟，懷恩則虧義，棄成則

失武，一集吾私，二疵深矣，何以歸乎。時方艱虞，塗殯非策，汝嫂汝婦可共塋窆窆，相地惟吉，涓日惟良，送終之禮惟盡，則猶吾歸也。」於是葬於建州拱辰山開善寺之東原。熊氏建州建陽人，故朝奉郎安行之女也，慈懿知書，年二十爲侍郎之配。生二男五女，長男珙，承務郎，女恩娘尚幼，餘皆早亡。封令人，享年三十六。以紹興二年十月十七日葬。陸氏家越州，左丞佃之孫，奉直大夫寘之女，謙淑能琴，年十八歸余，生一女，失之。享年二十四。先熊氏六十二日而葬。畢事，復於侍郎兄，仍刻文以表之。辭曰：

熊氏居左，陸氏居右。異穴同丘，辭詔厥後。《屏山集》卷九。又見《文章辨體彙選》卷六八七，

《八代文鈔》第三八冊。

祭翁殿撰文

堂堂老成，國之龜玉。進則光朝，退斯美俗。天其靳耶，奪之何速。嗚呼哀哉！維公之質，嶽重海匯。學窮古書，道通聖門。本朝取士，科張甲乙。偉人巨公，皆此途出。公亦欣然，飛聲騰實。賢俊之關，圖書之囿。孰游其間，惟德之懋。公亦欣然，來爲領袖。懷紱承流，乘輶光遠。時以外移，爲仕之蹇。公亦欣然，屢膺臨遣。愠色三已，榮輕九遷。浮雲卷舒，何往不安。公亦欣然，老於祠官。惟公行藏，曰有義命。物智時機，無心而應。藥笈探玄，麟經纂聖。得意忘年，怡然處順。惟我

小子，與公同鄉。交舊年契，奕葉有光。晚獲從公，素心始償。見必我留，宴笑坐旁。公雖病矣，神氣內強。袖手不言，色惠滿堂。大化密移，遠遊不復。壽格睟容，悶於一木。楚些徒招，秦詩莫贖。設醴陳殽，文以相之。誠可達幽，公其亮之。《屏山集》卷九。又見《八代文鈔》第三八冊，《文章辨體彙選》卷七五一。

祭翁郎中文

嗚呼，文人才士，天所惜耶！幸而有之，何多厄耶！將理有乘除，而物無兼得耶？抑人定者勝天，而造物不能與之爭力耶？嗚呼，孰謂我邦，遐荒陋僻。人物之奇，而有士特。自謂兒時，已驚超逸。士友咸曰：「是必將耀乳虎之闌班，奮雛鸞之羽翼也。」游宦平生，聲華籍籍。倚堅而摧，履坦而踣。所圖則多，十不酬一。士友爲之說曰：「大器晚成。」彼銳進速騰，固旋敗而亟失也。濬海崇山，筆無勍敵，才者疾其勝己，不才者疾其輕己。白首窮年，流離竄斥。嗚呼，今者死矣，曩說不讎，皆拂膺而爲之太息也。然而士特之文，角立傑出，羅萬象乎筆端，煥丹青乎胸臆。他人缶鳴，我則雷驚；他人杓盈，我則川溢。生乎以此潤身，死乎以此垂名。造物之遺士特者厚矣。彼窮達信黃梁之夢，壽夭同白駒之隙也。失之錙銖者，泯泯如彼；得之丘山者，永永如此。較輕重於斯言，則九原可以自慰，士友可以亡戚也。《屏山集》卷九。

修武夷冲佑觀疏〔二〕

祭神如在，敢忘恭肅之懷；視漏弗慎，曷勝清穆之奉！茲焉有作，孰曰不宜。惟武夷之名山，有冲佑之闕宇。自昔秦漢而上，顯著靈蹤；由我祖宗以來，益嚴祀典。實四境瞻依之地，罄群心歸懇之誠。流澤所加，無感不應。今則歲時浸久，棟桷就淪。有震風凌雨之淒其，無邃座虛帷之肅若。欲加修繕，顧乏羨餘，過者皆爲憮然，曾孫之寄何在？矧衡茅自庇，尚懷必葺之安；而仙聖所棲，宜起勿傾之念。願推樂施，以就勝緣。指廩推贏，倘更新於琳館；清心釋累，會同宴於幔亭。《劉氏傳忠錄》續編卷三。又見《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卷一八二，道光《武夷山志》。

〔二〕《武夷山志》題作《重修三清殿疏》。

脩祖居上梁文

有酒盈樽，歸意不忘松菊；惟鄰是卜，吾儕皆有室廬。眷此新居，實循祖創，面勢不改，規模稍增，闢洗硯之荒池，易藏書之壞壁。崇卑合度，豐儉適中。要須窗列遙峰，何必門容駟馬。爰居爰

處，無震風凌雨之侵；載笑載言，有臨水登山之樂。鄰翁助力，家圃徵材，因舊則役不告勞，從簡則用無浮費。屬茲考室，聊著斯文。

兒郎偉，拋梁東，庭樹春回泛暖風。不費主栽栽種力，山花野草自青紅。

兒郎偉，拋梁西，一帶人家盡枕溪。閑伴漁翁携釣去，却隨耕叟荷鋤歸。

兒郎偉，拋梁南，因寨名山鎖翠嵐。勝地已聞棲隱客，連營不復駐征驂。

兒郎偉，拋梁北，一水來朝縈帶碧。稍增石堰聚游魚，更搭松橋通過客。

兒郎偉，拋梁上，擾擾塵寰聊一望。倚樓詩興入雲高，揮毫欲蘸銀河浪。

兒郎偉！拋梁下，接畛連畦多美稼。爲揀長腰百斛粳，來向吾廬添小酢。

伏願上梁之後，起居燕寢，和樂安平。百葉傳經，綴高風於闕里；全家遁世，想遺跡於鹿門。

《屏山集》卷六。

屏山新居上梁文

望淵明之三徑，久隔妖氛；嘆揚子之一區，已成焦土。屬寇攘之甫定，宜爽塏之圖更。親仁善鄰，重違梓里。架巖鑿壁，別有桃源。矧茲鴈序之還，尤急板輿之奉。巨木浮波而鱗萃，衆工執斲以雲奔。豈無輪奐之雄，我弗爲也；姑選林泉之勝，吾將老焉。戒事既勤，落成伊邇，盍有文辭之紀，

助茲閭里之謠。

兒郎偉！拋梁東，溫詔新開大國封。萱樹長依春草綠，蟠桃偏映壽杯紅。
兒郎偉！拋梁西，學士從戎萬里歸。羽扇一揮攘醜虜，螯弧再舉定狂齊。
兒郎偉！拋梁南，鳳水縈紆接劍潭。五袴至今歌惠愛，折轅猶是警貪恡。
兒郎偉！拋梁北，一壑一丘吾願得。莫遣移文誚隱淪，何妨宴坐觀虛白。
兒郎偉！拋梁上，萬卷詩書樓閣壯。爲語諸郎更苦心，仙燈會照青藜杖。
兒郎偉！拋梁下，鄰里欣欣陶美化。好寬貸責活疲民，莫閉困倉圖善價。
伏願上梁之後，人安土著，歲樂金穰。干揆不施，豈獨吾儕之高枕；帡幪所及，俱回寒士之歡

顏。
《屏山集》卷六。（以上羅國威校點）

全宋文卷四二六一

朱 輅

朱輅，臨邛（今四川邛崃）人。紹興中歷官太常丞、兵部員外郎、知綿州。見《盤洲文集》卷七六《劉府君墓誌》，《宋會要輯稿》職官七〇之二五、七〇之三九，《宋史》卷一〇三《禮志》六。

祀九宮貴神乞依故事奏

紹興十一年十月

伏自國朝承唐之舊，祀九宮貴神於東郊，用大祀禮。蓋緣九宮所主，風雨霜雪雹疫之事，所繫甚重，有國家者欲以爲民請福，所以必加寅奉。在唐天寶間，每歲祭以四孟。至乾元，方減冬夏二季。本朝因乾元故事，無所更改，每歲止祭春秋二仲。渡江以來，併與春秋二仲之祭因循不舉，其爲缺典。檢準《國朝會要》，咸平四年詔從杜鎬之一日（二），詔以蝗災，遣官於二十五日祀九宮貴神。王旦曰：「九宮是大祠，前七日受誓戒。若於二十五日祀，則于禮不備。」帝以爲然，乃擇日依典禮行事。然則聖朝所以專事九宮之神，歲有常祀，祀有常禮，皆不可廢。伏望朝廷詳酌施行。《中興禮書》卷一

二九。又見《宋史》卷一〇三《禮志》六。

「一」「之」與「一日」之間當有脫文。

鈴轄廳重建報忠堂記

紹興十六年

唐自天寶以後置使劍南道，爲西川節度，治成都，而五季之亂不一姓。宋興，藝祖受命，首發畿甸兵番大戍蜀，而內選侍從執政望人爲守帥；置二護軍，掌尺籍五符，以與府帥聯職而鈞其任。建東西二寺以處之，號東西鈴轄，而故老相傳，號兩衙。自建隆至靖康，閱百七十年，而規模建置如初日。西鈴之居舊有堂，榜曰「報忠」，蓋大觀初高侯偉所治，實創名之，而以轉運判官周侯燾之文志其事及其作堂落成之歲月，而磨石書刻而碑之。建炎中，朝廷始命樞臣奉使宣撫四川，號處置，而聽其以便宜黜陟。於是加府帥安撫而省西鈴之員。所居之官既不復嗣其前，而堂之棟宇榱題謹存於荒園廢址之間。逮今二十有三年，而閭井皂隸、樵蘇牧圉，蹂躪出入，游居參錯於其下。紹興丙寅之歲，劉侯光輔始以右武大夫蒞其職于東鈴之公館，考其官職存廢，而惜其堂之寢以壞也，乃度地鳩材，更築於所治，而徙寘碑石於堂中。悉所得舊材，撤去腐敗而易以新。竹以箇，木之棟楹梁衰者以枚，椽以枝，合三千五百九十。甑之大而磨者以方，狹者以條，瓦以半，合二萬三千三百。堂之深，三丈八

尺，而廣加二十之一。工以日計者，合役夫七百五十二。起於紹興丁卯正月，以丙戌；而訖於三月之戊子，而役以成。其經理營度，皆侯意所自出，而數十年將壞之屋，鼎新於一日。侯之說曰：「鈐兵之官，一職而二員，一廢一存，而職不改其舊。況其名報忠，而光輔之來，猶不異于建官之初，而使前人之志泯沒而不傳乎？且光輔世將家，出入宿衛扈從，邊陲爲扞禦，蒙寵遇于朝者不一世。上幸不棄，錄其薄效微勞，使治兵蜀土以祿其家，日夜思自奮勵，願效尺寸，副恩獎。新斯堂也，追維昔人名堂之意，朝夕而思之，以無忘吾家世事君許國之初心，豈其游觀燕享之適哉？是宜書。」侯居官無所苟，自始至至且去，嗇衣節食，收理其遺棄材植，葺其樓亭齋閣堂宇敝陋者十有四，而樓之四周，增屋亦二十間。又惜公宇歲久將仆者相繼，餘所經歷，率匠意區處，將次第營理之，期必葺乃已。而於茲堂之役，尤致意焉，其知爲臣之義也歟。紹興十六年記。《成都文類》卷二八。

卧雲庵記

大聖慈寺傳法保福院圓明大師真惠闢其丈室之後，爲牖以北向，撤去閤塞，即而通之。吏部尚書鄱陽張公以寶文閣學士作鎮成都，以暇日適至其處，愛景物之幽遠，樂世外之閒曠，命以爲庵，名之曰「卧雲」，而親書其榜以揭之。真惠以告朱輅，求文以爲記。輅謂惠曰：「若知卧之說乎？從吾儒言之，則汲長孺卧於淮陽，諸葛孔明卧於草廬，陳元龍卧於荊州，謝太傅卧於東山，裴中令卧於北門。

此數君子者，其功業材器見於國祚生靈，則不待說而知也。從黃老言之，則其卧徐徐名之曰泰氏，其寢不夢名之曰真人。化人游於帝宮，希夷休於泰華，栩栩蝶遊如蒙吏，倚墻雷鼾如彌明。若是者，老莊則爲畸人，而道家者流目之則爲神仙，其實一也。從浮屠氏之說，則得正法眼藏者又謂之禪，偃息受道時則有普願，結草幪帔時則有希遷，飢飯困眠時則有惠海。此皆以爲高人大士，超世出塵之流也。三者豈有異哉？其經綸酬酢，揮斥變化，蓋皆有事焉，而非世之頽然熟睡者也。張公以爲吾儒之學原老佛之要，前之數君子與夫畸人大士者，非其千載尚友，則皆往劫之吾身也。故公之治蜀，其尊儒得士，如吳公之客賈誼；其樂道清淨，如曹參之師蓋公；其剗心佛祖，如康樂之依惠遠。合是三者而一以貫之。方其寓形於一息也，如孫叔敖甘寢秉羽，如南郭子綦嗒焉而噓，如昔鷺子燕坐林下，從容無爲，而文公叔度之化行矣。彼上人者，隱几對榻，相忘一室之內，而居於無何有之鄉。雖在闔闔，與山林何異？何必被褐懷玉，逃世遠去而後爲雲霞之士也哉？苟無見於是而惟卧之嗜，則甘晝寢者，夫子斥之以朽木糞墻；樂睡眠者，瞿曇斥之以蚌蛤螺螄。不有以證之，則孔子曲肱之枕與觸屏之寐奚辨，維摩詰示疾而卧與據槁之瞑奚別？均受之形性，而同異之相去邈乎天壤之不侔矣。陶淵明，江左古逸民也，嘗言五六月北窗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誦其言，想見其風，如相將造於卧雲之游。微斯人，吾誰與歸？《成都文類》卷四四。

張中行墓誌

紹興十四年三月

公諱中行，字復道，姓張氏，系出清河。先世長安灊陵人，有仕于唐，諱松，昭宗時爲千牛衛將軍，充兩街都知兵馬使。與馬殿丞同使蜀，會中原亂，弗克還，因家于略平鎮。後占籍于懷遠里，子孫世居焉，蓋公七代祖也。曾大父諱守琳^{（二）}，皆不仕。父諱績，以公兄弟貴，自一命累封贈至金紫光祿大夫。母嚴氏，同安郡太夫人。公以大觀三年擢進士第，爲梓州郪縣及永康軍青城縣主簿。政和七年，用舉薦徙從政郎，董瀘州築城之役，特恩改宣教郎，就差充雅州司錄。宣和元年，遷奉議郎。三年，遷承議郎、知嘉州洪雅縣事。七年，遷朝奉郎。靖康、建炎覃恩，遷朝請郎。紹興元年，遷朝奉大夫。二年，通判永康軍。四年，遷左朝散大夫、通判閬中。九年，遷左朝請大夫。十年，除知富順監。以十三年七月二日卒于官，享年七十有三。以明年三月三日葬于懷遠里湯宜人之墓左。初娶白氏，再娶宇文氏，再娶湯氏，皆先公卒，各累贈宜人。二子，慎言，左迪功郎、瀘南沿邊安撫使司準備差遣，慎修，將仕郎。二女，長適進士章天民，次適進士柳淳。孫男四人，長異孫，以公任補將仕郎；次壽孫，德孫，祿孫。合內外孫男女一十八人。公性資坦厚，學問該博。建炎以來，朝廷委川陝宣撫使司置省試院內，試四川進士。公兩爲考官，所得多一時名士。治郡縣則惡必除，弊必革，所居民愛，所去民思。暨歿，而鄉黨親舊哭之莫不盡哀。其平生行實，公弟安行具狀，請銘于輅，而襄事

日薄，乃先撫其官壽氏族而刻之石云。嘉慶《四川通志》卷四七。（以上郭齊校點）

〔二〕此句下疑脫「大父」云云，方與下句「皆」相叶。

吳升之

吳升之，紹興間人。

題唐范柱國誥

紹興十一年十一月

柱國爲鈞稽時勳已及此〔二〕，而行事無聞於傳記。數世之後，廼有文正公、忠宣公爲之子孫，愚知柱國有隱德矣。紹興辛酉中冬八日，秦國吳升之謹題。《鐵網珊瑚》卷三。又見《吳越所見書畫錄》卷一。（刁忠民校點）

〔二〕「柱國」下原有一「時」字，據《吳越所見書畫錄》刪。

吳憲

吳憲，紹興間常州宜興（今江蘇宜興）人。

小天童山施財米碑

紹興十年三月

大宋國常州宜興縣成任鄉常富里居住奉三寶弟子吳憲，謹施淨財壹仟伍佰貫文足、米貳伯碩，入明州天童山景德寺營建寢宮一所。鳩茲勝利，薦先考六十大夫、先妣宜人呂氏五十八娘子、先兄知府少卿學士超昇佛界。右恭維三寶印知，謹疏。紹興十年三月日，弟子吳憲疏。乾隆《鄞縣志》卷二三，乾隆五十三年刻本。又見《兩浙金石志》卷九。（刁忠民校點）

吳炯

吳炯，紹興中爲東陽縣令。

吳寧臺記

紹興十年十月〔二〕

余初視事，強賊充斥，布滿四鄉，鄰郡尤甚。簡閱鄉兵，僅數百人，何以禦敵？計畫將無所之。一日步縣後高臺，仰見「捷應」二字，覺有神助者，遂祈祐於張公之靈。是夜三更，銜枚直搗賊營，獲巨魁七人，殺賊數百，餘衆悉降，鄉曲遂平，鄉賊亦望風披靡矣。及凱旋酬神，見神左一石，歌云：「臺有柏，臺有柏，經霜傲雪何烈烈。歲寒然後知忠節，兩峴青青垂淚碣。」見神右又一石，歌云：「池有荷，池有荷，亭亭翠蓋凌清波。公不見兮可奈何，留取芳名浸汨羅。」碑陰開載公諱潮，字均彰，由進士出宰吳寧，政修民和，人歌父母。越明年，括蒼魔賊作亂，公率鄉民與戰，賊退民安。又越三年，魔寇大發，賊衆十數萬壓縣，力不能支，公及子天賢等舉家八十餘口盡皆被害。幼子天宥在學肆獲免，遂逃至縣北之塘，噉蓮實而食，七日得脫。因託生於塘，號其家曰託塘。時民懷其德，憫其忠，鑿池築臺，立廟以祀。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公亦無不畢驗，捷應有如此。吳子曰：吾觀張公及所載碑文而知公之始終愛民也，知忠臣之必有後而天之報施爲不爽也。當年之魔賊非公莫翦，而公之精誠直能安今日之民，此公之始終愛民也。合家盡節而適有學肆之幼子託生於塘，使今日之賢孫孝子綿綿延延，大其氏族，此以知忠臣之必有後也。乃當事莫之采，史書莫之載，而但爲左右碑文以表微迹。數百年後，碑荒碣斷，忠節淪胥矣。天牖其衷，使數百年後之人撫公數百年以前之事而表揚之。當宁獎賞，贈太常卿，諡忠愍，信公道之不泯於人也。夫分邑以來蒞斯土者凡數十

輩，某也廉能，某也愷惠，某也政績瀾然，其人之賢不肖班班可考也，安得如公之正氣凜凜等高臺而並峙，同碧沼而長清也乎！是余所欣慕而未逮者也，因次其事而爲之記。紹興十年冬十月撰。道光

〔一〕原書于此文前云：「紹興十有三年，邑令吳炯建。」

虞澹

虞澹，紹興中監登聞鼓院。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三七。

言檢鼓院獻陳事奏

紹興十年八月

國家置檢、鼓院，所以廣言路，通下情。顧遠方士人，往往肆意鼓言，上浼宸聽。至如登用大臣，謀任元帥，茲實人主之職，豈一介當輕議？望令檢、鼓兩司，將甲令所載名件，分別揭示，使之曉然皆知朝廷延納之意在此而不在彼。自今凡有獻陳，必與保人偕來，逐院監官躬親審之，如依得祖宗事目，亟爲進呈，庶前日狂妄之習自息。《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三七。（刁忠民校點）

朱定國

朱定國，處州青田（今浙江青田）人。宣和三年第進士，紹興間曾知興化軍、漳州。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四，雍正《福建通志》卷二三、二四。

青田縣重修儒學記

青田依山爲縣，前臨大溪，其地狹小。繇縣治而東不半里，爲宣聖廟，避霖潦泛溢之患，而舊無學。崇甯壬午，始詔郡縣皆立學，吏覬逃責，亟於就事，經營於廟之旁，顧左右無平地，疊石壘土以爲基，僅具兩廡，壁立中分，列繪從祀。故齋舍淺迫，坐必促膝，行必側身，几榻之外，殆無餘隙。甫二十年，臘賊猖獗，所過縱火，遂爲煨燼。厥後宰邑者更代不下五六，率闊略不問。歲在辛酉，三衢徐公時晦深憫荒穢之久，即其故址，煥然復初，識者賢之。令尹陳公才力敏強，下車百廢具舉，尤知敦崇教化之本。周覽舊作綿遠弗理，授以規模，董役必親，又加於前一等。即其旁所謂四齋者，培築踰丈，而群居寬裕矣；即其前所謂大門者，敞以爲三，而面勢雄偉矣。此因舊而增之者也。既爲庖厨，又爲浴室，高門之外，繚垣植櫺星門以限出入，徙趨南之大路，跨澗爲橋，以便往來，立坊以接通衢，榜曰「興賢」。買田一頃二十畝有奇，養士五十員，至於坐卧之具，動用之器，纖悉畢辦。此

創有而新之者也。吾邑之士，固當玩味經史，切蹉道義，深自涵養，造乎純全，居鄉則以忠信率風俗，立朝則以勁直建事功，不負今日待遇之意，然後爲稱。謹載始末，以告方來，庶幾勉焉。光緒
《青田縣志》卷二，光緒二年刊本。（刁忠民校點）

李 洪

李洪，建炎二年試刑法入第三等，紹興初爲大理評事，歷遷大理少卿、卿。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六、二〇〇及《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一之六。

言務限之法奏

隆興元年四月

務限之法，大要欲民不違農時，故凡入務而訴婚田之事者，州縣勿得受理。然慮富彊之家乘時恣橫，豪奪貧弱，於是又爲之制，使交相侵奪者受理，不拘務限。比年以來，州縣之官務爲苟且，往往借令文爲說，入務之後，一切不問，遂使貧民橫被豪奪者無所伸訴。欲望明飭州縣，應婚田之訟有下戶爲豪彊侵奪者，不得以務限爲拘，如違許人戶越訴。《宋會要輯稿》刑法三之四八（第七冊第六六〇一

頁）。（刁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四二六二

李若川

李若川，字子至，洺州曲周（今河北曲周）人，參知政事李若谷之弟。紹興中嘗幹辦文思院上界，遷金部員外郎。十六年末，言者論其恃兄妄作威福罷。紹興季年，累官右朝散大夫、江南西路轉運判官，移東路，遷直秘閣，以戶部郎總領淮西江東財賦軍馬錢糧。隆興中遷刑部侍郎，參贊江淮都督府軍事。乾道初爲戶部侍郎。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三之一三、七〇之三二、兵三九之九，《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五、一八八、一九六，《寶真齋法書贊》卷二六。

言恢復豫籌七事奏〔二〕 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十日

金人凶暴，反盟黷武，上天降殃，完顏亮被戮，兵衆遁走。乃傳其子見留京東，軍馬頗衆，有親信以統之，勢須邀擊，以報擅殺之讎。今過淮敵兵，敗亡雖多，尚有十餘萬衆，寧肯束手就死，亦須窮鬪。及金人部落，多有完顏族類，豈無守國軍馬，必不能奉亮之子，亦不肯助戮亮之衆，定圖自

立，更相攻殺，盡而後已。當此釁隙，契丹起而乘之，過于五單于爭國，各自救不暇，豈暇尚占中原！且中原百姓被祖宗德澤之深，日思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此誠天啓恢復之時，不可失之機會也。然王師大舉，尤務慎重，以成萬全之功。一，乞少憩將士，以養銳氣；二，乞預備錢糧，無致少闕；三，乞添造器甲，以備分給中原義兵，緣義兵雖衆，唯闕器甲使用；四，乞敵人欲敦舊好，誘以好言以款之；五，乞多遣人密結中原義兵，以爲應援；六，乞厚賞募人探知敵情，以便進取；七，乞召集諸大帥共議軍事，勿致臨時異同。然後諸路並進，非特恢復中原有反掌之易，亦可一舉而空朔庭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五。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三五。

〔二〕此奏爲李若川、柳大節同上。

言覃恩轉官事奏

隆興元年三月

伏睹登極赦恩內一項，應承務郎以上與轉官，今來吏部只作減四年磨勘出給公據。欲望以該遇上皇帝覃恩轉行。《宋會要輯稿》職官八之二九（第三冊第二五七二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五二八頁。

乞禁諸州軍截撥上供諸色錢奏

乾道元年十二月

諸路州軍每年合發上供、折帛、經總制、無額等諸色錢，並係指準應副經常支用，其間多緣州軍循習截撥支使，窠名不一，委是侵損歲計。乞下諸州軍，自乾道二年爲始，不許截撥，並仰各隨窠名收椿，依條限起發。《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四之一〇一（第七冊第六一五〇頁）。

應副諸軍錢糧事奏

乾道元年十二月

遞年入冬至次年四月，正係綱運稀少月分，以截日約度，至歲終并十二月下旬，合椿辦來年正月上旬諸軍券食錢銀，指擬庫務見在及以後約收應副外，今具下項：一、乞下都茶場印降會子一百萬貫。一、務場見在并州軍起到貼納鹽錢一十餘萬貫，欲乞令左藏庫取撥貼湊支遣。其日後續納并州軍到貼納鹽錢，亦乞聽本庫逐旋交跋，並理充務場拖下錢數應接支遣。一、乞左藏南庫於見管錢銀內取撥五十萬貫。《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六之五〇（第六冊第五七七九七頁）。

乞令諸路攢類收支繳申朝廷奏

乾道二年六月

戶部見重行攢造版籍，要見諸路監司州軍每年但干所入係省不係省、有額無額諸色窠名，一物一件，從當職官吏候指揮到，限十日將乾道元年收支見在攢類成冊，結罪保明繳申，以後年分依此。伏望劄下諸路監司州軍照應施行。《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六之五一（第六冊第五七九八頁）。

言茶法條例奏

乾道三年三月

客販草末茶小引，元指淮南近裏州軍住賣，却願改沿淮州軍住賣者，每引納翻引錢十貫五百文，改榷場折博者每引再納翻引錢十貫五百文，其引榷場又合納通貨牙息錢十一貫五百。今聞客人規避，多私渡淮，不唯走失翻引錢，又失榷場所收之數。欲乞將兩淮州軍住賣茶引並就買引處每引只貼納翻引錢十五貫五百，許從便住賣及榷場折博。大引隨貫例紐納，所有通貨牙息錢依舊，餘依見行條法指揮。《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一之一七（第六冊第五三四九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七一一頁。

乞官戶編民一等輸納役錢并依條解發奏

乾道三年六月

官戶比之編民，免差役，其所納役錢又復減半，委是太優。欲令官戶與編民一等輸納，更不減半，以歲所入約百餘萬緡，專責諸路提舉常平司，委逐州主管官別收，依經總制錢條限解發。《宋會要輯稿》食貨一四之四二（第六冊第五〇五九頁）。

稟議帖

若川近赴都督府稟議，往來經月，疏拜記府之間，方深悚懼，特被誨墨，仰認謙眷之厚，下情不勝感刻。敵中多事，報契丹復盛，金人族中有立者，且旱蝗大作。前日報敵帥被殺，繼聞乃副元帥中箭，又云已死，然皆未有端的。宿州之舉，敵皆騎兵，我合用步卒，以勁弩剋敵弓制之，乃專用馬軍，彼衆我寡，彼強我弱，十四日之戰，敵援未集，我雖勝，而馬軍傷中者已大半，此一失也。破城之後，當傾府庫以犒將士，振旅而歸，以成全功，乃占吝所獲，恬不知退，坐待其援兵之至，此二失也。敵援雖至，若早入城中，堅壁不戰，以逸待勞，如劉錡在順昌時，亦可成功，不知出此，以致二十日二十一日之挫，此三失也。二十三日入城，不待敵兵之解，門小兵衆，自成蹂踐，壕外之兵，爲

敵所乘，此四失也。既議班師，合先約束，不得遺棄器甲，以備追襲，更無隊伍，紛亂而歸，此五失也。有此五失，宜其功成而敗。今大軍所損，不及二分，喪馬雖多，亦不及半，器甲尚可添造，猶爲莫大之幸也。使敵有謀，詐爲敗衄，引我師直至南京，以兵斷其後，或于宿州城下交鋒，但立兩硬寨于濠、泗歸路，爲之奈何？今日思之，猶不免寒心。此皆不審彼己，失于輕敵所致也。今日之勢，尤宜以守禦爲先。守禦之策，無如以重兵屯江上，以固根本；輕兵屯淮南，以爲藩籬。淮東以水爲形勢，淮西以山爲形勢，可以壅水，即壅以浸其地，餘皆清野，以官軍同民兵各據形勢，堅壁爲守。敵寇之來，勿輕與戰，但斷其糧道，劫其營寨，使不得久住。或敵寇大入，力不可禦遏，即渡江共爲固守。今防秋在近，宜速定其議，內外協力措置，捨此恐別未有良策也。措置已定，根本已固，如敵人衰弱，以機會可乘，亦不害于恢復。如敵中多故，復欲尋盟，亦不害于講和。若川區區愚見，素守此論，因以申稟。昨日得盱眙探報，謹併封呈，伏冀台照。右謹具呈。六月日，右朝請大夫、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李若川劄子。《寶真齋法書贊》卷二六。（以上刁忠民校點）

與知府朝議啓 一

右，若川啓：伏審光奉宸恩，榮膺藩寄。布教條之云始，罄民吏以交欣。恭惟知府朝議才挺不群，學推至博。既踐揚之滋久，宜譽望之浸隆。榮領郡符，即著藩宣之效。宜深主眷，入登臺閣之

聯，用協僉言，增輝朝著。若川自量庸拙，誤被使令，顧久阻於英標，茲幸同於王事。欲陳悃悃，方圖尺牘之修，仰沐謙冲，特枉朋緘之貺。其爲感愧，奚究敷陳？謹奉啓賀。伏惟台慈，俯賜鑑念。不宣，謹啓。十月日，右朝請大夫、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李若川啓。《宋人佚簡》卷一。

與知府朝議啓 二

若川啓：孟冬漸寒，伏惟知府朝議台候動止萬福。若川即日蒙恩謹具啓起居。不宣，謹啓。十月日，右朝請大夫、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李若川啓上知府朝議台座，謹空。《宋人佚簡》卷一。

與知府朝議啓 三

若川頓首再拜上啓知府朝議台座：即日孟冬謹時，恭惟承流之暇，神明協相，台候動止萬福。謹奉啓起居，不宣。《宋人佚簡》卷一。

與知府朝議啓 四

若川啓：不審邇辰台用何似。伏乞上爲廟朝，倍保台重，下情無任祝頌之至。右朝請大夫、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李若川啓。《宋人佚簡》卷一。

與知府朝議啓 五

若川頓首再拜上啓：北辰氣令已寒，台用何似。諒惟盛德所履，百順駢臻。更冀惠時，益衛鼎茵，式符頌禱。若川頓首再拜上啓知府朝議台座。《宋人佚簡》卷一。

與知府朝議啓 六

若川頓首再拜上啓：伏以知府朝議碩德偉才，士林推重久矣。千里之寄，雖出自九重倚注，然尚鬱興頌。佇頒褒詔，進陟近班，以協中外之望。若川頓首再拜上啓。《宋人佚簡》卷一。

與人啓 一

若川頓首再拜上啓：拜違台範，屢更晦朔，企仰之誠，不忘寤寐。吏事汨沒，疏馳記室之間。正茲愧悚，特被明緘之貺，曷勝感刻！勿遽拜復，區區殆非毫楮可究。若川頓首再拜上啓。《宋人佚簡》卷一。

與人啓 二

若川頓首再拜上啓：金陵或有可委，切冀誨示。若川頓首再拜上啓。《宋人佚簡》卷一。

與人啓 三

若川頓首再拜上啓：伏審光膺宸命，榮領郡符。視篆云初，諒深慶慰。若川阻遠，無由詣賀，謹修短啓，聊伸贊喜之誠。伏冀台慈，俯垂照察。《宋人佚簡》卷一。

問人寶眷啓

若川僭易，再拜上問台闔寶眷。伏惟福履均勝。若川僭易再拜上問。《宋人佚簡》卷一。（以上十篇李文澤校點，餘為刁忠民校點）

李宗閔

李宗閔，臨江軍清江（今江西樟樹西南）人，邈子。宣和末，與其父俱陷燕雲，後歸宋。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一。

禦金三事奏

紹興二十九年四月

臣竊聞近者金人岐、雍間伐木以造浮梁，東京、長安修治宮室，遷諸路兵戍聚於關陝，游騎千數出近邊覘視虛實，姦謀詭計，未可窺測。臣以疏賤冗散，思效犬馬，圖報萬分之一，區區管見可以裨廟堂末議者，析爲三事。其一曰嚴守禦。方今天下根本在吳蜀，輔車相依，其勢若手足之相應，荊州

據其中，心腹之地也。今襄陽扼荊州之衝，又足以爲荊州重輕，而重兵皆駐武昌，荆、襄之間所以自衛者未固。且襄陽在今爲極邊，去荊州四百五十里，無重山峻嶺長江大河之險，敵人馳輕騎，不兩日可至城下。萬一荊州爲其所據，吳、蜀首尾不能救。朝廷雖以劉錡鎮荊州，其威名固自聳聞鄰國，然無兵以自固，雖太公、穰苴尚何能爲？至於襄陽之兵，不過千餘人，又皆疲懦，安能以備緩急？望俾劉錡將二萬人，分屯荊州要害，更令不住召募，日夜訓習，張聲勢，嚴斥堠，仍擇久歷將陳者一人以副之，如田晟蓋其人者。晟雖老，而戰功之最，敵人素畏之，今居南昌，未足以究其施設，若使與劉錡協辦，敵人不敢復事南牧。襄陽則遣一智勇兼全之將，分武昌之兵萬人，比歲更其戍守。荆、襄既已有備，吳、蜀可高枕而卧矣。其二曰募新軍。臣往在行間^(一)，常見三衙及諸處招軍，皆市井游手，數年之後，雖習知騎射擊刺之事，而資性疲懦不改也。臣聞福建、汀、贛、建昌四郡之民，輕慆勇悍，經涉險阻，習以爲常，平居則投石超距，椎牛伐塚，聚爲小盜，而爲姦雄之資，有人焉駕馭役使，必能得其死力。臣竊見殿前司左翼軍統制陳敏，生長贛上，天資忠勇，其民亦畏而愛之。所統之兵，近出田舍，且宜占藉，遂爲精勁，人人可用。若朝廷專委陳敏，俾招集四郡之民，使金人果叛盟，則攻守皆可爲用，若尚守和好，則可以填三衙之數。臣觀今日敵人之舉，其志不小。如聞遷陝右兩河之民，悉以爲兵，與夫契丹、奚家、漢兒雜類，不下數十萬衆，聚之關陝。其在他路，又不知幾萬人。若欲攻蜀，則吳璘、姚仲、王彥之兵，足以相抗。臣觀其兵皆遠來烏合之衆，利在速戰，朝廷遣楊存中、成閔提兵總率沿江諸帥，各守江、淮之險，堅壁持重，故老其師，將不戰而自潰。況金人

比年以來，父子骨肉，自相屠滅，用事之臣，死亡殆盡，尚且遠離巢穴，大興土木，虐用中原之民，皆自取滅亡之道。且空國而與人戰，兵家所深忌。吾方與之相持於江、淮之間，別以陳敏所招數萬人，與戰船取海道，不旬日可至山東，徑入燕山，擣其巢穴，此所謂攻其所必救者。前湖北副總管李橫雖出河朔賊盜，朝廷優以美官，橫亦感激奮勵，思有以報。臣頃過荊州，觀其爲人，聽其議論，皆有可取，劉錡亦爲之加禮。山東、河朔，橫習知形勢，若朝廷使與陳敏分兵北向，均其事權，必然協濟機事。仍委三衙，令諸軍統制各舉河朔、山東勇而有謀者一人，計得三十餘人_{二二}，使從其行，分往郡縣，曉以逆順禍福之理。河朔、山東既爲內應，敵人進退失據，而陝右、兩河之兵必思潰叛，吾能及其鋒而用之，適足以爲吾之資矣。若朝廷以趨海道爲迂，只乞以陳敏所招人屯之襄陽，亦可以捍禦一面。其三曰通鄰國。宣和之末，臣陷燕、雲者累年，敵人以先臣不屈就死，散於韓企先家，充奴婢役使。企先與烏珠密議，臣皆得密聽之。蓋聞金人之馬，皆塔坦所入，冀北雖號產馬之地，自興兵以來，所養至少。金人置樵場於白水，與塔坦貿易。丁未歲，塔坦之馬不入金國，而又通好於達錫林牙，金人即遣使問罪。塔坦使其子來雲中間過，金人羈留不得還。戊申歲，伊都金吾出師攻達錫林牙，使塔坦助兵以爲鄉導，許歸太子。已而伊都敗師，欲結連謀叛，事泄，亡入塔坦，太子卒不遣還。自是太子鬱結成疾，並其母死於雲中。塔坦之恨，深入骨髓。今若遣一介之使，開其禍福，曉以利害，使塔坦之馬無與金人互市。金人利於騎戰，捨馬則無所施其能矣。至於西夏亦與金人爲讎，而金人亦素畏之，金人嘗割天德、雲中、金肅、河清四軍及八館之地以賂夏人矣。丁未之歲，固新郎君

領數萬騎，陽爲出獵，而直犯天德，逼逐夏人，悉奪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者。臣是時久留雲中，人情稔熟，因得出入雲中。副使李屈移謂臣曰：「昔年大金賂我四軍八館，俾我出軍牽制關中，合從以攻南宋。及其得志，首叛盟約。某昔年兩使南朝，其禮義文法，非他國之比。」自是觀之，則知西夏惡金人喜中國可知。壬子歲，尼瑪哈聞蜀地富饒，欲提兵親取，令雲中副留守劉思恭條陳書傳所載下蜀故事〔三〕，及圖畫江山形勢，銳然欲往。夏人聞雲中聚兵，以爲攻己，舉國屯境上，以備其來，而尼瑪哈亦不敢出兵，止遣薩里千、珠赫貝勒以犯饒風。今莫若遣辨士，諭以盟約，俾以重兵出境上，爲吾聲援。臣尚有私憂過計者，金人強則稱兵，弱則請和，頃歲經合肥、順昌及川口數戰，敵人倉皇議和，朝廷姑務息兵，屈體從之。然則今日之舉，首叛盟約，自取滅亡，其勢不利，必將復要前日之計，慎勿許和。小勝則於荆楚之間，練兵秣馬，積粟務農，徐爲後圖；大勝則長驅席卷，以圖恢復。臨機制勝，猶有不可預言者。臣又聞自古用兵，有聲有實。今者兵不出境，而張皇聲勢，惟恐吾之不知，乃於近塞積石爲郭，閉榷場，絕商賈，造戰船，自春徂夏，且非秋高馬肥之時，臣願分遣諜者，伺其虛實，若誠如臣言，則上兵伐謀之舉，亦不可後。惟陛下采擇。《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一。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三二。（刁忠民校點）

〔一〕往在：原作「往往在」，據文意刪一「往」字。

〔二〕十：原作「千」，據文意改。

〔三〕令：原作「今」，據文意改。

程敦書

程敦書（一一〇一——一一六七），字通叟，眉州（治今四川眉山）人，唐子。宣和二年以父任補承務郎，歷丞資陽、江原，判達州，知涪、普、邛三州。治堰溉田，請減歲餉，民大悅。乾道三年卒，年六十七。見晁公邁《程邛州墓誌銘》（《嵩山居士集》卷五二）。

乞令諸路改正已賣瀦水地奏

紹興二十八年九月

稻田以水爲本，故無渠堰而田宜稻者，則有瀦水之地，以待灌溉。比緣經界官吏以民間瀦水地爲天荒地，豪猾游手因而結交州縣，請佃承買，洩其水以爲可種之地，獨擅其利。田既無水，歲失播種。乞行下諸路，如有請佃承買瀦水地者，即爲改正。《宋會要輯稿》食貨七之五四（第五冊第四九三二頁）。又見同書食貨六一之一一四（第六冊第五九三〇頁）。（吳洪澤校點）

黃仁榮

黃仁榮，字擇之，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人。以祖實蔭假承務郎，爲泰和主簿。建炎中，任杭州錄事參軍，歷知金谿縣、廣德軍，入浙西安撫司幕，遷提舉浙西常平茶鹽。爲人所誣，罷歸奉祠。後知信州。紹興二十六年爲江南東路轉運判官，知衢州、溫州，遷直秘閣、行度支員外郎，又出爲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尋改知秀州，爲兩浙轉運副使。紹興三十年，升直敷文閣、知臨安府。尋丁母憂。服闕，起提點坑冶鑄錢公事。隆興二年，再知臨安府，未幾又坐不獲盜賊罷。起知贛州，卒。有《永嘉集》三卷。見道光《福建通志》卷一七四《黃好謙傳》附《黃仁榮傳》，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六、二七、二九、三〇，《乾道臨安志》卷三，《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一五六、七一之九，《宋史·藝文志》八。

乞許出賣溫州拘沒違法田產奏

紹興二十八年七月

因經界出僧道違法田產，即合照應見行條法拘沒入官。欲乞將上件拘沒田產，盡行召人實封投狀出賣，給與價高之人。仍舊令投納牙契，供輸稅苗，公私兩便。如內有賣未售之田，合行權給租課，亦乞先給見租種人紐租送納。《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之二七（第五冊第四八七四頁）。又見同書食貨六一之一六

（第六冊第五八八一頁）。

出賣温州所根括田產事奏〔二〕 紹興二十九年二月

前任温州點檢，違法田產已根括到一萬九千餘畝，見行出賣。又拘收沒官田土，歲收穀租五千五百餘石，折納價錢八千餘緡。欲同賣田錢併綱起發，可以少助經費。《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一。又見《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二一（第六冊第五八八四頁）。

〔二〕《宋會要輯稿》所載，內容微有不同，云：「温州根括到田地頃畝，見委官吏出賣，乞量立賞罰，責以近限。」

乞提點坑冶鑄錢司增檢點官員奏 隆興元年十一月

本司未廢司以前，置檢點官九員，近獲旨復置兩員，委是闕官幹當。乞將準備差使三員數內改一員充檢踏使臣。《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一五七（第四冊第三三五二頁）。

乞修治餘杭南北兩湖奏

隆興二年十月

餘杭南北兩湖綿亘二千餘里，頃年以創置馬監，洪水暴漲，泥土沙石亟湧入湖，遂致湧塞淤積，水無所歸。乞將馬監撥歸南蕩可以施工修治。《宋會要輯稿》食貨八之二二（第五冊第四九四五頁）。

乞減斗量酤賣清酒奏

隆興二年十月

今歲水傷，糯米踴貴。乞將贍軍諸庫及省司酒務，於見賣清酒，每斗權減作三十八斤一等打發酤賣。《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一之五（第六冊第五一四六頁）。

乞許臨安府於城外權行團結保甲奏

隆興二年十月

本府團結保甲，昨得旨放免。緣今年係大禮年分，除在城別行措置外，所有城南北廂街巷地分廣闊，無以姦察姦盜（一）。望于本府城外權行團結保甲，庶幾可以巡警。《宋會要輯稿》兵二之四三（第七冊第六七九三頁）。

〔二〕上「姦」字誤，疑當作「監」。

措置修治餘杭南北兩塘奏

隆興二年

兩湖東舊有五畝畦，計七十二丈，以殺水勢，不致衝突。久廢不修，今鄉自備椿篠修治。兩湖北中隔塘約四里，隔護湖水，免入縣市，浸損民屋。即今塘岸損漏，欲候農隙日興工。馬監元買田地一千六百五十九畝，並兩湖地七千九百四畝，漲泥堙塞，已勸諭鄉民候農力辦日，於湖內任便取土興修濬治。《宋會要輯稿》食貨八之二二（第五冊第四九四五頁）。

臨安府祈晴文

右，中奉大夫、直敷文閣、權發遣臨安軍府、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使、主管兩浙西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咸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黃仁榮，差仁和縣丞、從政郎李詣廟請晴。水潦之災莫甚矣！歲穀欲登場，淫雨綿繼。大農束手，太息流涕。爲之牧守，其忍坐視？並走群望，殫竭誠意。暫霽復陰，朝夕危惴。惟神至靈，威福廣被。不憚修阻，敢屬遣史。爲民請命，馨潔以祭。晴暉久昭，繫神之賜。尚饗！《祠山事要指掌集》卷一〇。

臨安府謝晴文

右，中奉大夫、直敷文閣、權發遣臨安軍府、掌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使、主管兩浙西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咸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黃仁榮，謹遣臨安府錢塘縣主簿、文林郎徐躬詣祠山靈濟王廟，敢昭告於護國大王之神：雨陰綿屬，請禱未孚。農事所繫，穀人嘆吁。乃謁神靈，不憚修途。神相斯民，遐爾如一〔二〕。縱陽閉陰，杲杲出日。報謝惟謹，涓辰載吉。尚饗！《祠山事要指掌集》卷一〇。（以上劉琳校點）

〔二〕〔一〕字原脫，據文意及韻補。

全宋文卷四二六三

黃中輔

黃中輔，字槐卿，婺州義烏（今浙江義烏）人。力學尚氣節。紹興中秦檜當權，誅鋤異己，中輔作樂府題太平樓，有「快磨三尺劍，欲斬佞臣頭」之語。檜大怒，踪跡不得而止。晚歲屏居山園，號細高居士，名齋曰轉拙。以布衣終。見《金華賢達傳》卷一二。

義烏縣學忠孝祠記

隆興二年十一月

隆興天子龍飛，傳國璽，履寶祚，德音一霈，宇宙煥新。詔諸郡縣訪孝子忠臣，務加旌表，以厚人倫、嚴祀典。猗歟休「二」，茲可謂急治要矣。令尹承流宣化，而環境之內，有孝於親、忠於君，足以法天下、軌來世者，固當尊榮顯擢，仰稱聖意焉。義烏，漢烏傷縣也。唐武德七年，廢綱入婺，始改今名。山川鬱蒼，人物風流。孝行卓異如顏氏子，忠義激切如宗忠簡，非惟朝野一時欽重，雖禽魚蠻貊亦識姓氏。顏方髫稚，事親孝。親喪，負土成隴，感烏銜土，口吻皆傷。視晉許孜悲號墓側，而

鳥獸翔舞，過之矣。宗當靖康初，塞塵擾華，首奮孤忠，捍禦河朔，敵人畏遁。視唐張巡死守睢陽，障蔽江淮，過之矣。二公世之相後千餘歲，琅琅相映，若宮商然。自爾，居家孝，衛上忠，代不乏人，蓋有倡於前也。紹興壬午，臨川晏君來攝是邦。勤儉廉敏，革去前弊，不淹月，報政，郡太守、部使者列薦於朝。越明年，辟正。又明年春，視縣庠榛蕪，類詩人《子衿》之刺，慨然歎曰：「吾領師帥，不此務，失職矣。」即日出令，鳩工度材，一月而栽，再月而畢。易圯以堅，增庠以崇，赭堊輝映。因戒諸生：「昔司業陽城嘗謂，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今之學，庸可不知古人意？要當磨礪淬礪，盡爲臣子之道。此邦國英俊淵藪，屹然爲中流砥柱者，顏、宗而已。勉旃，無負所學！」因謀立祠於西廡之偏，揭以「忠孝」，使昕夕瞻敬。睹顏之恭愛思慕，若視畚鍤於親塋之側；視宗之嚴毅奮發，若嬰敵鋒於孤墉之中。平日晚進服膺鄉老先生訓告，固已想聞風采；茲又睹其儀矩，相與依鄉，油然而心生矣，或謂中輔：「今將刻公之事于金石，俾子孫無忘，非子誰宜爲？」中輔再拜謝曰：「勞苦，幸辱教誨，不敢以不文辭。」人之性，忠孝均有也，孩提知愛親，畎畝知不忘其君。往往妻子具，孝衰於親，爵祿盈，忠衰於君，非忠孝之過也。譬諸金木，金性包水，木性藏火，鍊金則水出，鑽木則火生，均稟是性，在乎擴而充之耳。今取忠孝最顯者列教化宮，公之待諸生勤且至矣，當勉承獎勸意也。十室猶有忠信，況百里乎？他時忠孝之風接踵踵宗，則公之遺德滋多，詎可忘所自云。隆興二年十一月一日記。嘉慶《義烏縣志》卷三，民國十八年灌聰圖書館石印本。

〔一〕「休」下疑當有「哉」字。

重修義烏縣學記

乾道四年

乾道三年春正月，福唐張侯來尹義烏，以巨手剔群蠹，以餘力起宿敝，政平訟理，百廢俱作。越明年，崇修縣庠，命有所未盡，一撤新之。築土爲基，以立外門，屹然伉爽。逮落成，諸生屬中輔爲文以志。按學之舊址在繡湖之濱，湫隘蓁蕪。紹興戊午，建安張侯公袞始卜而遷於縣之東偏。既而番陽董君燿、臨川晏君節相繼經理。歷三十載，而祠有殿，講有堂，肄習食息之所罔不具備。歲月既久，日以圯壞。自侯之來，出令鳩工，復經復營。革舊而新，易仆而興，無尺地不甃，無一椽不飾。聖容從貌，藻火旒綴，儼然端莊。簾幕欄檻，朱碧相映，豐而不踰，約而不偪。又立十二戟於中門，森然偉觀。過而望者，雖遠而數十百里，咸知所敬仰。每月初吉，侯來泣止，士肅於斯，冠帶而圍，雍雍翼翼，有洙泗之風。猗歟休哉！非侯之知所先務，曷以臻此？昔子產不毀鄉校，聖人稱仁；僖公能修頽宮，詩人頌之。矧庠序之備如吾黨里，可不紀述？乃爲之記云。嘉慶《義烏縣志》卷三。（以上劉琳校點）

胡百能

胡百能（一一〇一——一一七四），字少明，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嶧子。紹興十八年登進士第，知江山縣，有惠政。乾道初選教諸王宮，請老，以奉議郎致仕。淳熙元年卒，年七十四。見《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吳郡志》卷二六。

跋邵德升分定錄

先君嘗言：人生所享厚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者，自謂己能，往往不顧名義。殊不知皆其分所固有，初不可毫末加也。所可加者，徒得小人之名而不悟，悲夫！百能佩服斯訓，未嘗不以語朋舊也。《能改齋漫錄》卷八。又見《婁水文徵》卷二。

陳唯室先生行狀

乾道四年十月

公諱長方，字齊之，其先浮光人。十世祖魏公顯，唐僖宗時任太保、福建道節度使，終，葬於福

州侯官縣，子孫因家焉。高祖校書清高，叔祖司戶易則以道德爲鄉閭表率，見《閩中名士傳》。曾祖袞故不仕，祖勸故承事郎。父仇，故左宣教郎、洪州司錄事。母林氏，故太僕卿旦之女。公生而英爽，髫髻記誦過人。十有四歲而孤。豫章公蚤歲入洛，師友賢士，親得心傳自得之學，與游察院定夫、楊祭酒中立、鄒正言志完、陳大諫瑩中、許右丞少伊諸公游，志將行古道於當世，詆斥蔡氏，白首州縣。臨終之年，一日爲公極談天下善類，治道邪正，學問源委，顧公太息曰：「吾嘗有聞於先賢，恨汝年幼未足告語。士之處世，本於治心修身兩言而已。小子識之！」是年六月豫章公終於官舍，公奉母來客於吳，貲產付之仲父，一切不問。與弟同之杜門安貧，刻意問學。聞著作王先生昔嘗聞道於程氏之門，遂以先豫章之訓爲請。先生知其器可大受，默無所告，遇咨叩輒峻詞不假。公夙夜憤悱，求於六經，體之驗之，不敢少釋。一日讀《論語》，至「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始而疑，終而信，喟然而歎曰：「六經之書，淵深浩博，無踰此一言而已。」因榜其便坐曰「唯室」。年十八序《伊洛答問》，力贊二夫子之道，謂得絕學於千五百年之後，發其關鍵，直睹堂奧，補助天地，有功聖門。然理義人心之同然，學者胡不由斯言而體之於身，優柔涵泳，然後知聖學之傳實在於此。右丞許公一見奇之，謂公「不負家世，真陳後之之子也」。兵部江公子我聞公令名，一日得所爲文，曰：「此子他日當與東坡抗衡。」因遺書公曰：「文章議論，前輩未到。足下性識超邁，學之所造，便自高明。真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者也。」建炎中，祭酒楊公請祠南下，吳中學士大夫爭先願見，公方弱冠，一拜先生於稠人中，見謂「所知得聖人之淵奧」，且曰：「子之學，知至而行

未至，故志剛而氣勁。在常人則以爲美，學者反以爲病。子視顏子之爲人如何？行其所知，則剛勁不足爲子道矣。子其勉之，他日未易量也。」年三十一，凡三上春官。紹興戊子擢進士第，調太平州蕪湖尉。縣多猾吏，鬻獄舞文，循習無憚。公訪其尤者，繩之以法，一縣肅然。公爲政尚恩信，事無劇易，臨之曉然。民有兄弟訟者，公教以孝弟之道，戒而遣之，兄弟雍如，無復爲隙。當路以公道文才薦於朝者十二人，公與焉。秩滿代還，邑人老幼扶泣拜送數舍，父老言前所未有。用薦者關陞左從政郎，授江陰軍學教授。每謂親朋曰：「教官惠不及民，幾於尸素，要當教育人材，使聞孔孟之道，庶足以報吾君置官設學之意也。」未行，以疾終，享年四十有一。母夫人林氏以六十之年哭其息子，行路悲之。士大夫識與不識咸以材德之大，百未一試，爲斯文惜也。公天姿英發，絕出等夷。幼之所造，不汨流俗。壯而學成，清明端亮。其學本於正心誠意，終於窮理盡性。雖其幼歲志剛氣勁，及其久也，痛殺芒角，履踐益壯。至於教人，隨問意滿。嘗與學者辨學之邪正，曰：「黃老以清淨無爲爲宗，吾聖人之教則時止時行，不主於一，以時爲中。而仲尼不可得而見也，所謂清淨無爲，得吾之止而已，不知聖人之所謂時止。西方見性之說，主於見性而已，吾聖人之教則致知以知性，格物以窮理。知性則極高明，窮理所以道中庸。極高明而不由中庸，安能君臣義，父子親，長幼序，夫婦別，從容於規矩繩墨之間，超然乎天地萬物之表？佛老之說與吾聖人之道似是而非，聖人之道與二家之說似同而異。要當先得聖賢之權度於胸中，持此斟酌，以別是非。及夫霜降水落之際，必有所成就也。」紹興六年冬，朝廷罷趙公鼎，用張公浚，公作《里醫》一篇以諷侍郎劉公，無慮數百言，君子以公

之言爲至當。公於經史無所不讀，家貧不能置書，假借手抄，幾數千卷。有文集十四卷，《春秋私記》三十二篇，《尚書講義》五卷，《兩漢論》十卷，《步里談錄》一卷，《辨道論》一卷。嗚呼！孟子沒而微言絕，千數百年間，士之白首窮經者或汨於專門，或沒於章句，道之不明也久矣。間有特立獨行之士，質疑無師，問學無友，道之不行也久矣。二程夫子以天民之先覺，振聖學於既墜。受業其門，非一時賢公巨卿，則皆自拔於流俗之士。然夫子無所不與，學者無所不受。及其成就，或駁或粹，隨其所資。公當二夫子宏道於伊洛，雖不及升堂入室，親炙於當年，由其言而察諸己，以其言而體於心，所謂資之深而粹者也。進將致君堯舜，措俗成康，退將立大本，斥異道，以私淑諸人。惜乎早世，皆有所不及也。紹興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始克葬於平江府吳縣常山鄉銅井之原。夫人趙氏，左朝散郎、直秘閣子璘之女，賢淑靖恭，事姑以孝，治家有法。後公三月而歿，今以祔也。二男子：正學，右文林郎。正行，舉進士。孫男三人：曰度，曰康，曰庠。百能與公有世契，且嘗從公游，故知公爲甚詳。謹錄其行事之大概，尚俟作者爲之銘焉。乾道戊子十月，左奉議郎、守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致仕胡百能述。《唯室集》卷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婁水文徵》卷二。（以上劉文剛校點）

楊愿

楊愿（一一〇一——一一五二），字原仲，楚州山陽（今江蘇淮安）人。宣和末補太學錄。高宗即位，

授修職郎，御營司辟機宜文字。爲樞密院編修官。登紹興二年進士第。遷計議官。主管崇道觀，復除秘書郎，通判明州。召爲秘書丞，以諂事秦檜，累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給事中。十四年爲御史中丞，尋擢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次年罷，提舉太平觀。又三年，起知宣州，移建康府。紹興二十二年卒，年五十二。見《宋史》卷三八〇本傳。

玉牒所取索宗室事迹奏

紹興十二年六月

契勘玉牒所見遵依聖旨指揮，編修今上皇帝玉牒，所有合書注皇族宗枝昭穆數內，所有宗正寺取會到事迹全未圓備，及恐後來別有轉官生亡，理宜別行取會。欲乞從本所立式下大宗正司及西南兩京外宗正司，及主管親賢宅并吳王、益王府，應所管宗室，並日下依式疾速取索，并逐路轉運司下諸州軍及管下縣鎮將，應見任寄居待闕宗室，並仰依此施行。仍令逐處各勘驗，委無僞冒差漏不實，保明回報行在官司。兩外宗正司限五日，轉運司限半月。若當行官吏不點檢，回滯去處，及供報不依式，漏落不圓，欲乞將當職官申取朝廷指揮施行，其人吏送所屬杖一百科罪，所貴有以考實。《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之五八（第三冊第二八四九頁）。

玉牒所機密事劄子

紹興十二年七月

勘會玉牒所事干國體，最爲機密。今檢準御寶令，漏泄玉牒宗枝，並依軍法。無本所依史館例〔二〕，諸處投下文字及納貼子整會事節人，並于所門外計會，把門人轉入係整會文字，如呼叫聽入，輒入者流三千里，凡所見聞，因而漏泄，並當軍令。欲乞朝廷依史館例給降黃榜一道，付本所張掛約束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之五九（第三冊第二八五〇頁）。

〔二〕「無」字疑誤。

乞將秦檜推戴趙氏文字抄送玉牒所奏

紹興十三年九月

本所見修玉牒，合載靖康末推戴趙氏事。竊慮太師秦檜有當時建議文字，可見本末，望令抄錄，封送本所照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〇。

乞革乖謫悖僞窺搖國論之風奏

紹興十四年十一月

治道之要，在總核名實，名實未辨，則人材學術難得其真，此國家治亂之所繇分也。數十年來，士風澆浮，議論蜂起，多飾虛名，不卹國計。沮講和之議者，意在避出疆之行；騰用兵之說者，止欲收流俗之譽。甚者私伊川、元祐之說，以爲就利避害之計。慢公死黨，實繁有徒。今四方少事，民思息肩，惟食詐趨利之徒，尚狃於乖謫悖僞之習，窺搖國論，誑誤後生。此風不革，臣所深憂也。願下臣章，揭示廟堂，俾中外洗心自新，以復祖宗之盛。《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二。

劾李光疏

紹興十四年十一月

建寧軍節度副使、藤州安置李光負傾險之資，挾縱橫之辨，諂附蔡京，竊位省郎，人倫墮壞，廉恥不聞。方時用兵，迎合干進，及修鄰好，陽爲應和，以得執政。聞藍公佐之歸，則又狂悖爲必去之計。去國之日，出險語以激將臣之怒；聞軍之興，鼓愚俗以幸非常之變。人臣如此，國何賴焉！比年以來，猶令子弟親戚往來吳越，教人上書，必欲動搖國論而後已。若非明正其罪，恐海內之患，有不勝言。《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二。

劾李文會疏

紹興十四年十二月〔二〕

文會儉邪害政，自登言路，每論一人，必遣家僕密送於門外，曰此出上意。及爲御史，又與王文獻締交，俾游說於外。私養臺吏，伺臺中章疏。梟心虺志，無所不爲。陛下講修鄰好之時，儻使姦儉小人尚在政地，獸窮則搏，必致爲國生事，此固有當繫於聖慮者。《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二。

〔二〕與汪勃、何若共上。

宋高宗敕賜像贊〔二〕

天祚仁宗，三代之王。澤大慶深，德厚流光。是生賢穆，神明之後。蟾光垂耀，銀潢毓秀。臣楊愿奉詔撰。《錢氏家書》第二種，清刻本。（以上劉文剛校點）

〔二〕原書此贊之後注云：「宋楊愿，淳熙十年進士，官給事中。」按此贊題云「高宗敕賜像贊」，文末自署「臣楊愿奉詔撰」，則此楊愿應是高宗時臣工，且官位甚高，當即字原仲又曾任給事中之楊愿，而不應爲淳熙時始登第之另一人。疑《錢氏家書》誤。今姑附於此，俟考。

張 晟

張晟，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紹興十一年監行在戶部點檢贍軍酒庫麴院，除太常寺主簿、兼權博士。十四年，言者論其諂附呂頤浩罷，通判信州。二十五年，自左朝奉郎、通判廬州，召爲司勳員外郎，遷將作監。二十七年十一月，引年乞老，賜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二、一七〇、一七八，《宋會要輯稿》食貨二〇之一九。

乞贍軍酒庫官屬依寺監熙寧法荐舉奏

紹興十一年四月

乞今點檢酒庫官，將贍軍酒庫官屬比類行在場務，依寺監熙寧法薦舉。《宋會要輯稿》食貨二〇之一九（第六冊第五一四二頁）。

大樂武舞請改造戈以配干劄子〔二〕

紹興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伏見大樂所用二舞，內武舞之飾，以干配刀，私竊疑之。稽諸經傳，無用刀之文。在《周禮》則

司兵、司戈盾皆言祭祀授舞者兵，先儒謂授以朱干玉戚之屬。在《禮記》，則《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言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文王世子》言春夏學干戈。先儒謂干戈萬舞，象武也，皆無以干配刀者。及詢諸樂工等，乃云紹興十年始復用二舞，當日省記如此。然則是時樂工妄謬，而禮官失不詳考之過也。今按《大晟樂書》云：「武舞《八佾》，執干戈而進，以金鼓爲節。」晟欲望申朝廷下所屬，依禮圖改造戈以配干，去刀勿用，庶合舊制。《中興禮書》卷一二。又見《宋史》卷一三〇《樂志》五。（以上祝尚書校點）

〔一〕此劄子乃禮部太常寺奏章引錄，首云「準都省批送下太常寺主簿兼權博士張晟劄子」，其後曰：「本部尋下太常寺勘會，去後據本寺申，按《周禮·夏官》司兵掌祭祀授舞者兵，鄭康成謂『授以朱干玉戚之屬』。《禮記·祭統》言：『君執干戚就舞位。大嘗禘，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樂記》曰：『樂者非謂黃鐘、大呂、絃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凡書傳所言，舞皆用干戚明矣。而今之武舞乃獨用刀，於經傳無聞焉，誠恐樂工省記之誤。方當治定功成之時，理宜改定。然《文王世子》言春夏學干戈而終，繼之以大樂正學（『學』原作『樂』，據《禮記·文王世子》改）舞干戚。釋者曰：『干，盾也。』《說文》曰：『戈，平頭戟也。』鄭康成曰：『戈，矛戟也。戚，斧也。揚，鉞也，大曰鉞，小曰斧。』則戚與戈，其名與制既不同，則其義亦異。今若去刀不用，則理宜用戚，以復古王者之制。兼契勘今來改用玉戚，合依《禮》經并《三禮圖》玉戚樣制。本部今欲依太常寺所申事理施行，後批并錄白畫樣造，禮部太常寺更切檢點討論，如委無差錯，申尚書省禮部太常寺。今將《三禮圖》討論畫到玉戚樣制，委無差錯，欲乞令軍

器所計會太常寺合用數目造作，伏乞朝廷指揮。」

吳 曾

吳曾，字虎臣，撫州崇仁（今江西崇仁）人。應試不第。紹興十一年，獻《春秋左氏傳發揮》等書，據立義證，多有可觀，特與補右迪功郎。二十二年，差充敕令所刪定官。二十四年，改右承奉郎，主太常簿。歷宗正寺主簿、太常丞、吏部郎官。三十年，爲言者劾罷，與在外宮觀。久之，除知嚴州，復罷，致仕卒。曾博洽多聞，著《能改齋漫錄》（存），以考證精核著稱；又有《春秋考異》、《南北征伐編年》、《南北分門事類》、《得閑文集》、《環溪文集》等，近二百卷。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三、一六六、一八二、一八七，《宋會要輯稿》崇儒五之三三，《攻媿集》卷五二，《宋史·藝文志》。

昭慈聖獻皇后欝宮禁地移墳事奏

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

太史局楊彥名狀：檢照昭慈聖獻皇后欝宮指揮，禁地內有墳四所，令依舊。并永祐陵欝，亦依昭慈聖獻皇后已得旨施行，小墳六所不曾改遷。今按視西北及東，係是國音一百一穴，依經合行挑去。其餘七百四十六穴相去稍遠，崗壟遮映，欲依前項指揮與免挑移。臣等今檢照故實，諸陵界內舊墳不

許開，今欲依宮陵故實不許開之文。其西北一百一穴，臣等即非陰陽伎術之流，禮經不載，難以定奪。《宋會要輯稿》禮三七之七二（第二冊第一三五五頁）。

唐范氏柱國誥跋

隆興元年二月

范氏以唐載初元年，由春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未幾以直道與魏元同相繼以忠死，謂宜有後。至咸通初，裔孫始以丞麗水知名于史。此則未丞麗水時告也，然名位不稱。至本朝而後，文正、忠宣始相望而出，爲時元臣〔一〕。《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信矣哉。給事中渢者，王渢也；檢校司徒、兼侍中出使者，幽州節度張允伸也，豈侍郎曾公偶忘之歟？隆興元年二月六日，崇仁吳曾謹書。《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七。又見《鐵網珊瑚》卷三，《吳越所見書畫錄》卷一。

〔一〕爲：原作「焉」，據文意改。

崇仁縣放生池記

紹興三十二年十月

崇仁在臨川郡西〔一〕，縣治據溪上。嘉祐七年，蘇忠勇公緘謫令此邑，取溪之深廣處，北自陂

山〔二〕，南距浮梁，以爲放生池，所以廣上好生之德也。日月浸久，後不承前，歲必竭澤〔三〕，識者閔之。紹興三十二年，中書舍人歷陽張公來守郡〔四〕，下車未幾，政平民和，百廢具舉。乃眷蘇公遺迹，有愛莫助之之歎，移檄屬吏，大明罪賞，絕網罟，活鱗介，以發明前人之意。權縣主簿秦絳請載之石〔五〕，以侈其事，曾未有以辭也。昔唐肅宗踐履有愧於舜多矣，建池放生八十一所，湖州刺史顏公真卿大書深刻於苕霅之上，以爲百王之冠，何哉？蓋將順其美，正救其惡，是或一道也。然將順近諛，正救近直，是以世徒知正救之爲忠而不知將順之爲忠，亦惑矣。景公反雛而晏子賀之，以長幼乃帝王之道；宣王易牛而孟子與之，以是心可以爲王。若真卿者，非邪？曾生長是邦，閱州牧多矣，不以簿書聚斂爲急則以刑獄立威爲能，黨吏嫉民，草菅不若，尚能廣上德以及此乎？《傳》曰始之非難而述之難，蘇公未幾而池已廢，非張公政有餘力，其能爾哉？故爲之識，使是邦之人百世之下有所考，以無忘張公之意云。張公名孝祥，字安國。其年十月八日，里人吳曾記。光緒《撫州府志》卷一一，光緒刻本。又見同治《崇仁縣志》卷九。

〔一〕臨川：原無，據同治《崇仁縣志》補。

〔二〕北：右引作「西」。

〔三〕必：右引作「每」。

〔四〕郡：右引作「臨川」。

〔五〕權縣主簿：右引作「權縣事」。

湘水記

《采蘋》曰：「于以湘之，維錡及釜。」說者曰：「湘，烹也。」韓退之《盤谷歌》曰：「盤之泉，可濯可湘。」蓋水之清潔，可滌可烹者也。按酈道元《水經》，湘水出零陵始安縣海陽山。注：海陽，陽朔也。應邵曰：湘水在零陵縣北，故縣零陵之南部，孫皓之甘露元年立始安郡〔二〕。湘、灘同源，分爲南北二水〔三〕，南則灘水，北則湘水，而東北流焉。羅含《湘中記》曰：「湘水之出於陽朔，下流至於洞庭，日月若出入其中。」自今觀之，靜江之水兆自陽朔，以抵全州，其源流大小，可以考見不誣。而國朝李宗諤所修《圖經》，以湘水源自桂州興安縣，伏波渠口分流，東流至州一百六十里，誤矣。故凡稱湘之山水，今皆不在境內，水自陽朔，山自縣北爾。零陵郡自漢武始，而縣名洮陽，隋名湘源，至晉天福四年，馬氏改爲清湘。杜子美詩「巉峯清湘石」，疑其所自云。唐戴叔倫詩：「瀟水連湘水，千波萬浪中。知君未得去，慚愧石尤風。」《粵西文載》卷一九。又見《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卷三〇四，康熙《桂林府志》山川志，嘉慶《廣西通志》卷一〇九，道光《興安縣志》卷三。（以上刁忠民校點）

〔一〕之：原作「曰」，據《古今圖書集成》改。

〔二〕南北二水：原作「二水南北」，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四二六四

續 霽

續霽，晉城（今山西晉城）人。紹興初爲文林郎、金房安撫司幹辦公事，入爲吏部員外郎、郎中。復以右朝請大夫出爲潼川府路轉運判官，遷右奉直大夫、潼川府路提刑，以直顯謨閣知荊州。紹興末，爲都大主管四川茶馬監牧公事。隆興二年，以服勞在外，多歷年所，加秘閣修撰。未幾，坐馬政不修罷。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二、一七五、一七八、一八二、一八七、二〇〇及《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一之一。

呈張浚乞不除桑仲鎮撫使劄子

紹興元年二月

竊聞朝廷除桑仲襄鄧隨郢鎮撫使，遠近驚歎，莫不解體。且以譚充守鄧州，披荆榛，保孤壘，屢戡大盜，奉朝廷法令，隱然若一長城，曾不得鎮撫使，而仲乃得之，是獎亂也。咸以謂朝廷在遠，未詳仲凶逆之狀，苟稍知之，必將令充輩梟其頭顱，以懲姦慝，豈有以四郡數千里之百姓委餓虎之喙

乎？仰惟相公奉便宜聖旨，爲國家大明黜陟，豈可不從權易置耶？聞仲連敗衄於安康，此正天亡之時，若使究併力勦除，稍伸國威，而以鎮撫使命充，則忠義者知勸而盜賊少戢矣。夫究鎮襄陽則漢沔漸甯，人知畏慕，式固朝廷基本，利害甚大。伏望相公特賜收采，疾速施行。《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四四。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二。

上宰相論荆南當置一軍劄子

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

竊謂今國家之勢實在吳、蜀，而荆南居吳、蜀之中，最爲重地。前世六朝之成敗興衰，載於方冊者亦可見矣。邇者北虜列屯近寨，哆然有建都雍汴之舉，疆場汹汹，靡然搖動。幸其事暫輟，邊人稍安，而議者但知聚兵於東南，而不知留意於西北，使虜人異時萬一遂徙雍汴，則其勢不得不西資巴蜀之饒以爲用，而南窺江浙之漕以爲食也。今警蹕臨安，則荆南者實江浙之右臂而巴蜀之咽喉也。自中興以來三十餘年矣，視荆南之重如羈縻州郡〔二〕，故北虜有移都之謀。若不汲汲然長慮而早圖之，良可寒心也。比聞朝廷經理荊州，誠中機會，少強人意。其如兵備單寡，形勢削弱，未有隱然不拔之固也，曷若分鄂渚戍兵之半，爲荆南久駐之基，而潛消北虜雍汴之謀乎？夫和戎狄，誠國家之福也。聖人屈己同仁，推赤心置人腹中，其所以堅盟而守信者，尤在於備豫而自治爾。昔藝祖創業夷門，其征伐開拓，必先取荊湖，次巴蜀，而後始及江左，孰謂今日保鞏王室，誠可易而忽之哉？或謂鄂渚之

兵，控制江南〔二〕，橫袤千里，勢不可分〔三〕，是不然也。設使荆南有警，自鄂渚援之，則溯流而上，殊難爲功；使淮南有警，自荆南援之，則順流而下，殊易爲力。今分兵於荆南，則吳、蜀萬里，首尾俱應，國勢自振。然後屯田積穀，閉關息民，寬徭薄賦，講信修睦，而措宗社於磐石之固矣。《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二四。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七。

〔二〕南：原無，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補。

〔三〕江南：右引作「淮南」。

〔三〕勢：原無，據右引補。

致吳璘論宜持重待敵劄子

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

某書生不曉兵事，偶緣汪閣學至朝廷，俾之暫攝制閫，所恃宣撫招討少師相公秉鉞專征，全蜀生齒倚若長城。如某無似，竊獲尸素，而又得職事相聞，伏蒙累示守邊良算，顧深歎服。忽又領此月初二日關牒，金賊侵疆百有餘里，焚劫關輔，欲令三路蹂踐四川，窺伺川口。相公躬提大兵捍禦，想賊素懾威名，固已膽破鼠奔矣。然某有少管見，輒敢漫爲鈞座言之，庶愚者之慮，或有一得耳。蓋自符離、德順退師，雖爲小衄，而賊所傷斃亦自不少。朝廷兼愛南北，姑欲休兵息民，遂捨唐、鄧、海、泗之地以與之。惟賊素無信義，一旦拱手得地，氣驕志得，有輕我之心。況彼嘗獲吾民，其中偷生負

國之徒，必有以吾之虛實利害而導之者，故復啓其貪婪之心，蠶食未已。某愚意以謂賊誠無能爲也。自去秋以來，張大聲勢，下令傳檄，曰以某日取泗，以某日過淮，以某日侵均、襄，以某日犯金、商，直欲恐脅朝廷，冀以必從其欲爾。今賊自秦州鳩集簽軍〔一〕，鳴鼓大唱，殺虜人民，焚燒屋廬，駸駸天水、長道，睥睨階、成、泗、和以搖興、洋，此真賊爾，豈謀國長慮至計哉！某謂相公宜提重兵，持重待敵，據險守要，藏鋒伺隙，密遣間探，明遠斥候，無分兵以自弱，常處於以一擊十之地。若賊勢重，即將階、成、泗、和一帶蓄積輜重、老弱牛羊稍遷近裏，而以輕兵邀絕津道。若賊猖狂敢犯，吾之堅可以必勝；若賊力窮氣竭而走，則吾可以躡蹤而襲之。此萬全之策也。昔趙奢號爲名將，方其與敵戰也，有一卒曰得山者勝，奢遽從之，遂以成功。某不肖，誠敢自比於此，不識釣座能采之否？某以爲執事之休戚係四川之安危，用敢不避僭率，冒昧言之，伏冀垂察。喋喋皇恐。《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二四。

〔一〕原校：「『州』一作『川』。」

重修東嶽廟記

皇帝即位之四年，金人大入，南通行在。宣撫使張公以元樞自太亨率諸將赴援，兵號十萬。行次

安康，大霖雨，寧淖弗進。春三月乙丑，公躬禱于東嶽天齊仁聖帝廟，曾不移刻，神聽昭答，祥風披霧，霽靄飛空，暘谷炳煥，萬彙昭蘇。庚午，大軍啓行，公曰：「神之威靈，其曷敢不報！惟是廟貌，湫隘壅底，將何以嚴恭在天之神！」乃發錢五十萬，命郡守王侯因其殿廡，稍更張而薄飾之，俾權知西城縣事高□□事。越明年二月告成，輪奐規模，光徹雄大，入其庭者罔不載肅奔走，以迓神庥。夫《春秋》之義，凡舉必書。是舉也，大將奮忠以勤王，嶽神應期而昭格，郡守將命而即事，皆合于義而得其序者也，不可以不書。乾隆《興安府志》卷二五，乾隆五十三年刻本。

李翼行狀

有宋仗節死難之臣武德郎、贈武義大夫李公，諱翼，字輔之。宣和二年，河東路宣撫司統制韓實辟至郡，充隨軍在陣將，屯馬邑。時朝廷方有事於燕山，朔州雖已撫定，而土著數千人結連謀叛，安撫使李嗣本檄委公彈壓，至則陰奪其謀，誅其首惡十餘輩，餘黨帖服。是時金人新破雲中，數遣使窺邊虛實。有蕭慶者，每來必臂鷹出郊。公謂統制來承慶（一）、韓實曰：「慶，虜之大猾，詭名飛放，實欲窺我險易，察其辭意，將造釁端，莫若先圖之。此去雲中二百五十里，若以精兵數萬，出其不意，一晝夜可至，擣其脊膂，則禍根可除。」會將官折仲安亦言金人無信，不若先討之。承慶聽其謀，備陳於大帥張孝純，孝純大怒，且謂兩國方講和好，輒敢妄議，欲啓邊釁。在先雲中差一副將駐軍甯

化軍，公又陳便宜不合，遂改差代州西都巡檢使。後金人叛盟，承慶曰：「李、折二公何先見之明如此！」追咎孝純不用其策，飲恨發病而死。宣和七年冬十二月，金人大入，圍崞縣，遂破代州。安撫使李嗣本降，金人遣嗣本招降諸縣，嗣本遣部將臧份即城下說諭。公厲聲叱罵嗣本，抽矢射臧份中馬，即僕，份等遽退。公謂所善將軍官折可與曰：「與公同守此城，當盡忠節以報國家。」時朔州孫翊及將官折仲安引本部兵屯陽武寨，陰以文字相往來。公建議，以謂石嶺關太原之襟喉，天險崇峻，若守關旬餘，則太原可以聚糧，徐俟四方之援。賊屯兵堅城下，勢當狼顧，必不敢長驅而南。二公深然其計，復以蠟書招公。公亦以前議告折可與，欲分兵趨石嶺。崞縣居民俱號泣馬首，遮道請留，時可與弟可存、路志行、知縣李聳、縣丞王唐臣、監押張洪輔、縣尉劉子英、監酒閻誠、義勝軍統領崔忠同被重圍。獨忠本燕人歸國，朝廷待以不疑，俾將燕軍。公俄聞張孝純以歸朝官耿守忠守石嶺關，仰天歎曰：「是人烏足託耶，國家大事去矣！」援兵不至，謂縣官曰：「崔忠一漢兒，貪利苟生，豈有忠節，可與共守？萬一內變，豈惟上誤國家，吾屬亦受禍矣，不若先事誅之。」衆默然，惟折可與然其說。既而知縣李聳云：「崔忠頗忠義，試與熟計守石嶺關利害。」公曰：「若告崔忠，詎肯從我？」既而忠果不從，且與折可與爭掌門鑰。可與曰：「公歸朝官，恐民生疑。」忠曰：「我乃官長。」爭辯移刻不決，公忿然奪鑰毀折之，曰：「既與諸公盟，爲國家守城，何必爭此？破圍而後啓關。」紛拏始定。明日，崔忠集邑僚議事，張洪輔曰：「聞義勝軍欲爲內應，如何？」忠曰：「豈敢容手下人反？」忠目帳下拔所佩刀刺洪輔，殺之。公遽取部曲所執過擊退叛兵，亟尋忠，已避去，遂

登城守禦。已而忠果引賊人入城，焚樓櫓，劫居民。公血戰自暮至旦，力窮被執。方城未陷前一日，公遽以四事囑其子宗周曰：「我不能苟活從僞，聞代州史安撫突圍戰沒，將官辛漸罵賊自刎。我死，汝謀歸鄉里，訴於朝廷，使吾死節不泯，則後世謂吾爲有宋之忠臣，而吾謂汝爲孝子矣。他日朝廷恤典推恩，可令汝伯父遺孤受之。汝繼母携重貲嫁吾，未幾月，吾以國事，豈能顧戀，汝當侍奉如親母。設不幸陷虜，勿相棄背。吾死，汝能返骨營葬先壠，使得奉先人於九泉，死復何恨？」公之被執也，粘罕、兀室好語諭公，欲更授北官，公詬罵不屈。兀室復遣說公曰：「我欲取天下，彼一小縣，敢抗大軍，我亦喜忠義，未欲殺汝等，但一言相順，特與免死，仍舊職任，汝等便可拜也。」公謂折可與曰：「不可食前言，與公死生共處。」遂復罵二酋，曰：「我南朝臣子，以姦賊內應致城破被擒，殺則任殺，豈肯拜汝番狗耶？」譯者意欲相全，又以甘言誘公。公裂帛戟手指呼粘罕、兀室曰：「不幸被番狗搶辱，我豈苟生者？」可與亦曰：「我八葉世守之家，甯肯負國，敗壞家聲？無知畜類，不若亟殺我！」群胡憤悱，持梃紛擊，公傷額，可與損一目，咸弗顧，拊膺嫚罵愈甚。二酋歎其守節，復諄諭曰：「汝等本皆合死，念汝等忠義，姑欲全貸，尚敢肆惡言罵辱尊貴大人！」公曰：「我輩若手有寸刃，當殺爾，豈特罵耶！」賊知終不可屈，乃驅狗崢嶸。入城，遇崔忠於通衢，公大罵忠，忠掩面疾走。公被害之際，猶囑守者，冀少緩，倘得南面望拜，死無所恨。守者不從，但轉頭南向，呼官家者數聲，曰：「臣力弱不能翦滅此賊，以報國恩。」至死聲始絕。餘官吏俱被害，獨折可存，路志行得免，其家没入於虜。後詔述公忠烈，付史館。《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五。

〔一〕原校：「『來』一作『朱』。」

王彥行狀

王彥字子才，河內人，隸弓馬子弟所。政和五年，徽宗皇帝臨軒閱試，以武藝中選，恩補下班祇應。從涇原路經略使种師道兩入夏國，蕩平僞洪夏軍割踏、駱駝兩城。當靖康初，金人圍太原，京城遣發新招赴援敢戰後軍，至太行山焚輜重肆掠，百姓驚奔，城門晝閉，公勒弓兵追殺俱盡。金人陷懷州，鼓行犯闕，公流涕曰：「君父有難，雖生何爲！」乃棄家奔京師，求自試討賊。河北招撫使司選充都統制，樞密院令率張翼、白安民、岳飛等十一頭項七千人，渡大河已陷州縣，措置招撫不順番軍民。既濟，深入陷地，與金人戍兵萬衆鏖戰，大破之，收復衛州新鄉縣，傳檄諸郡。賊以爲大軍之至也，率數萬衆薄公營，圍之數匝，矢注如雨。官軍既寡，且器甲故敝，疾戰輒不利，即決圍以出，遂潰。賊見公所乘甲馬獨異，復盡銳追擊，公獨與麾下數十人馳赴，所向披靡。轉戰十數，弓矢俱盡，會日暮得免。他將往往復渡河以還，公收散亡得七百餘人，保共城西山。間遣腹心結集兩河豪傑，以圖再舉。時金人大立賞格，求公甚急。公在西山，常慮變生不測，夜即徙其寢。所部曲或知之，泣以告曰：「我曹所以棄妻子，冒百死以從公者，感公之忠憤，期雪國家之恥爾。今使公寢不安席，我則非人。」乃皆面刺「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誠節。公益自感勵，大布威信，與士卒同甘苦。

未幾，兩河響應，招集忠義民兵首領如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一十九寨，人十餘萬衆，綿亘數百里，金鼓之聲相聞。自并、汾、相、衛、懷、澤間，唱義討賊者皆受公約束，稟本朝正朔，威震燕代。金人患之，列戍相望，時遣勁卒撓沮糧道。公每勒兵以待之，且戰且行，大小無慮數十百戰，斬獲銀牌首領、金環女真，及奪還河南被虜生口不可勝計。公聚兵既衆，慮糧儲不繼，一日盡發軍士運糧，會有姦人以告虜帥，乘我之虛，遂以大兵犯營壘。公率親兵乘高以禦，强弩飛石，所向輒摧，壯士賈勇，呼聲動地，賊之斃於壘下者相枕藉，悉以馬負之而去。猶恃衆欲以久困公，即布長圍，遮絕餽運者旬餘。公檄召諸寨兵大至，即宵遁。時金人銳意中原，特以公在河朔，兵勢張甚，故未暇南侵，謀公益急。一日虜人召其酋領，俾以大兵再犯公壘，酋領跪而泣曰：「王都統寨堅如鐵石，未易圖也，必欲使某將者，願請死。」其爲所畏如此。公方繕甲治兵，約日大舉，直趨太原，斷石嶺關以臨代北。告期於東京留守資政殿大學士宗澤，澤得以便宜從事，奏擬公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河北制置使，遣書延公會議。公將兵萬餘將發，悉召諸寨統兵官指揮授方略，以俟會合。既行，虜以重兵尾襲而不敢擊，遂濟河。既至京師，宗澤握公手曰：「公力戰河北，以沮金人之心腹，忠勇無前，海內所聞。然京師者，朝廷根本，某累上章邀車駕還闕，願公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公即以所部兵馬付留守司，因差統制官張偉統轄，於滑州界沿河沙店以上下地把截，令公量帶親兵赴揚州行在所。有旨令閣門引見上殿。時已遣宇文虛中、楊可輔爲祈請國信使副議和，而公見宰相，力陳兩河忠義民兵引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北征，犄角破賊，收復故地，言辭憤激，大忤宰相意，上殿指揮遂寢，差充

御營平寇統領官。時范瓊爲平寇前將軍，公素知瓊臣節不著，難與共事，即稱疾。知樞密院事張公浚宣撫處置川陝，奏公爲前軍統制官。時盜賊方熾，公爲先驅，所過肅清。至漢中，改差權發遣利州路兵馬鈐轄，兼提舉訓練屯駐軍。建炎四年，改差金、均、房州安撫使，知金州。時中原盜賊蠭起，大者據郡縣，鑄印章，擅生殺，更相吞噬，以圖非望。而饑饉荒蕪，無所資食，唯四川號爲全蜀，易於保聚，磨牙摧毒，垂涎吮血者實繁有徒。金州適當蜀之後門，兵備剝缺，事力么麼。公撫民治軍，寬猛協宜，夜以繼日。未幾大賊桑仲乘陷淮安、襄陽之勢，擁兵西向，進攻均、房。守將李倫清、韋知幾奔竄，凶威益熾，衆號三十萬，直擣金州白土關。仲，公舊部曲也，則又申牘懇切於公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以就食爾。」公謂將佐曰：「吾素知仲之爲人，雖能馭士卒，輕財善鬪，然勇而無謀，保爲諸公破之。」乃遣統領官門立爲先鋒。賊恃強銳甚，立與戰不勝，遂遇害，將士失色。或請避賊者，公叱之曰：「樞相張公有事於關陝，使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即勒親卒及民兵趨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之。賊望官軍少，輒仰高蟻附搏戰。公執幟麾士，士悉殊死鬪。久之，賊氣憊，欲還，吾伏發，因之大潰。縱兵馳擊，斬獲數萬。賊退保房陵，公休士進擊，賊復敗。追奔至於白磧，房州平。是秋，權京西南路副總管李忠反，殺宣撫處置使司招安提舉官、閤門宣贊舍人顏孝隆等百餘人，遂攻金州諸關，以闚四川。公提兵控禦，躬冒矢石。賊沈鷺善戰，又其下皆河朔驍勇，官軍與角輒不利，遂陷諸關。公退舍秦郊，令將士盡伏山谷間，息烽燧，噓金鼓，禁樵牧，又焚秦郊積聚，若真遁者以誘賊。秦郊去郡城纔二十里，道路夷坦，寂無人聲。公募

召必死士，預易麾幟色號，設奇以須其至。閱再宿〔二〕，賊游騎至秦郊，公召將佐曰：「賊以我爲遁，明日當悉其家屬，乘勢長驅，以入郡城。」夜半，分官軍爲三路以遏其衝，又以五百騎伏於林麓。凌晨，賊果大至，官軍逆戰，聲震山谷。勝負未分也，而伏騎張翼，繞出賊背，賊大奔潰，擒馘萬數，生口無算，輜械蔽野。追襲至永興之秦嶺，因收復永興之乾祐縣以歸。時金州困於調度，廩無儲積，士有飢色，所得資幣，盡分軍伍，賴之以饒。方賊之遇於秦郊，見吾麾幟色號特異，固已駭怖，念其老幼業與之俱，故其戰尤力，而破敗最甚焉。初，桑仲既敗，復還襄陽，已而鳩集散亡，攻圍鄧州。鎮撫使譚充力不支，委城夜逃，賊復熾。朝廷在遠，未暇致討，務存懷撫，因就除仲襄、鄧、隨、郢鎮撫使，庶使革心。而仲稔惡不悛，反藉專城之權，南攻德安，西據均陽。是冬，盡以其衆分三道：一攻住口關，一出馬郎嶺，一擣洵陽縣，前軍去金州不遠三十里。公曰：「仲以我寡彼衆，故寇三道以離吾之勢，今吾破其堅，即脆者自走矣。」時賊大兵在馬郎之北，公遣統制焦文通禦住口，而自以親兵營馬郎，與之對壘者幾月，大戰凡六日，賊大敗奔潰，縱兵追擊，擒統領將官二十七人，俘獲壯士數千衆，均州平。仲之敗也，爲其黨所殺。時又有王闢、董貴、郭守中阻兵闕蜀，雖凶悖虐焰下於桑、李，然其小者猶不減萬數，公悉討平之。吳玠爲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守和尚原，大摧兀朮，公兼同都統守建康，屢破鉅寇。二公實樞相張公浚所選任，大槁興元，樂工致語有「原頭雹散千鈞弩，漢上風馳八字軍」之語，至今人歌之。公威稜既著，雖遠方持兵者願聽指蹤。如知華州李子章、知陝州魯閏保據山寨，襄、唐鎮撫使李橫，實爲鄰境，知虢州耿清又以所部來歸，受公節制。於是宣撫處置

使又以公節制商、虢、陝、華，時皆沒於僞齊。公曰：「上雖南巡，不忘西顧，今商、虢、陝、華沒於僞齊，而陝郡又密邇河東，他日恢復故疆，必自此始，則臣誤膺閫寄，奚敢偷安？」乃遣僚屬高士瑰部分兵將，進圖商、虢，直抵盧氏，與賊大兵三遇，再破走之，遂定商州。紹興三年春首，金人僞皇弟都統郎君大舉圖蜀，自商州以入，守將邵隆移治上津，賊遽至跳奔。初，樞相張公前召公與吳玠及興元帥劉子羽會議漢中，約虜人若以大兵犯蜀，即三帥協勢，相爲手臂。公聞虜大入，即駐軍漢陰一帶以應梁、洋，而賊併兵自上津疾馳，不一日至洵陽境上。公飛檄召漢陰諸軍統制官郭進，先以兵三千人來，至乘流夜發，逆擊於沙隈。賊捨騎鵝鴨來攻，一日凡數十合，進等禦之，殺傷甚衆。明日，虜賊知官軍單寡，即步騎並進，塵土蔽天。公曰：「賊遠鬪颯銳，難與爭鋒，彼所以疾馳者，欲因吾糧食以入蜀爾。」即盡焚儲積，發居民趨險保聚，盡督漢陰兵自石泉趨西鄉，將與宣撫制置使司及都統制司兵馬會合，併力禦賊。公次西鄉，樞相張公遣幹辦官甄援付公手札，急令清野會合，所以禦戎者雅如公策，公遂踰西鄉。都統制司移文，命公控禦松林、明月諸關。公部分既定，賊窺伺所以，遂越漢水。賊半渡，公命馳擊之，大破其衆，生擒漢兒軍八十餘人。時宣撫制置使司兵馬萃於饒風關，賊攻之甚急，復召公援。公盡以兵將陣於饒風下，而發精兵乘高禦賊，一日數十戰，長槍衝突，奮迅飄忽，賊披靡摧折，棄甲烏散，傷痍踵路。時虜殺馬而食者已旬餘，顧其巢窟已遠，欲退不能，進益窘。時利閬路統制官郭仲屯營正當饒風關背，賊夜以輕兵銜枚襲取之。饒風失守，諸軍盡却興、洋，亦焚儲積，爲清野之計。虜雖至漢中，轉戰千里，死傷過半，且無所掠，大失望，腥羶汹

汹，異謀欲叛，復慮我師掩至即無遺類，遂自褒斜遁去。樞相張公以爲虜雖深入，而亡失士馬之多前此未有，實同敗衄，而卒保全蜀者，係諸將效力，棄過錄功，用黜陟聖旨進秩行賞有差，授公保大軍承宣使。公曰：「某備任爪牙，不能殄滅醜類，致彼深入者，皆某之罪也，奚敢與他將比？」獨不受，士益重之。時虜雖遁，而僞齊遣周貴爲京西安撫使，盜據金州。公發鎮兵，復自饒風以出。至漢陰，周貴領兵拒戰，統制官許清橫擊，大破之，貴僅以身免，金州平。時金州新苦於兵，軍食益艱，樞相張公命兼使司參議，駐兵閬中，以備川蜀，而留格禧以兵三千控禦金、房，俄又令公移軍渠州，照應巴、達等州一帶關隘。紹興五年五月，公聞下詔車駕親征劉豫，公泫然曰：「上躬犯霜露，以誅僭逆，此正臣子捐身報國之秋，況分鎮詔書有『悉心戮力，屏翰王室』之語！」乞盡提全軍援行在所，至於再三。宣撫處置司終以先獲聖旨，令公保蜀，遂不果行。知荆南府，兼充荆南府、峽州、荆門、公安軍安撫使。江陵盜賊後城郭爲墟，前徙枝江，公至始還舊治，帑廩空乏，無三日儲，乞置屯田以爲出戰入耕之計。爰擇荒田，分將士爲百莊，莊耕千畝。唯山口富里田舊截阻河置千戶塘、瓦窑、三堰，隄水分溉，上堰廢爲榛莽，公親督將士，具畚鍤從事，計工六萬有奇，不浹旬告成，公私之利無窮。天下論屯田實不擾民而得充國之遺意者，必以公爲稱首，詔獎諭之。紹興六年，制授公保安軍承宣使、京西南路安撫使〔三〕。時岳飛爲京西、湖北宣撫使，當受飛節制。公昔爲招撫使司都統制日，飛實以偏將從新鄉之役，違公節度，飛以其所部別爲一寨。已而公兵大集，飛一日單騎叩公壘請罪，左右或勸公斬飛以謝衆，飛惶恐色動。公曰：「汝罪當誅，然去吾之久，乃能束身自歸，膽氣

足尚也。方國步艱危，人才難得，豈復仇報怨時邪！吾今捨汝。」因以卮酒飲之，飛再拜謝。及公爲制置使〔三〕，飛終不自安，即檄使赴滎河把隘，自爾復睽。及是公上章引嫌辭免。劉麟再寇淮甸，車駕親征，駐蹕平江府，樞密院奏以都督府參議軍事，除知邵州，命以所部隸侍衛馬軍司劉錡。公聞之喜甚，曰：「所付得人矣！」二公素相知心，且加交契，士論欽之。就除知鼎州，將行，疾遽作，遂不起，享年五十，時紹興九年十月十九日也。《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九八。（以上刁忠民校點）

〔一〕宿：原作「信」，據《宋史》卷三六八《王彥傳》改。

〔二〕安撫使：此下原有一「司」字，據文意刪。

〔三〕制置：原倒，據文意乙。

全宋文卷四二六五

馮時行一

馮時行（一一〇一——一一六三），字當可，號縉雲，恭州壁山（今四川壁山）人。宣和六年登進士第。紹興初爲丹稜令，政以最聞。以奉禮郎召對，力言和議不可信，忤秦檜，出知萬州。尋罷職，退居鄉里凡十年。檜死，起知蓬、黎州。官至左朝請大夫、提點成都府刑獄公事。隆興元年卒於官，年六十三。時行精《易》學，文尤高古，著有《易論》、《縉雲集》等。見《縉雲文集》附錄蹇駒所撰《古城馮侯廟碑》及乾隆《合州志》卷一二所載時行撰《龍多山驚臺院記》等。

《縉雲集》本四十三卷，至明世僅殘存四卷。今以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所收《縉雲文集》作底本，參校清趙氏小山堂抄本。本集合文四十六篇，又輯得佚文四十九篇，合編爲五卷。

賀皇帝登極表

大寶正位，重離繼明。廓天下以光昭，重勳華而授受。慶流海宇，恩浹華夷。中賀。臣聞大業不

難一時之成而難萬世之傳，天子不貴一己之尊而貴萬方之託。丕圖再造，上聖篤生，人望所歸，天意有在。恭惟今上皇帝智勇天錫，誠明生知，以帝王之英資，躬曾閔之至行。方真龍之潛養，繫神器以莫安。歷數在躬，應靈圖而受瑞；冕旒御極，傳正統以當陽。初更始於萬方，將一新於庶政。舉允恭揖遜之美，當凶殘篡逆之餘，睨見雪消，風行草偃。大號初頒於吳蜀，先聲已播於幽燕。一日歸仁，千載難遇。臣方縻郡職，莫綴朝端，徒望闕以傾馳，阻趨庭而抃舞。《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上。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六。

賀光堯皇帝遜位表

爲天下得人，睿謀素定；與萬方更始，皇統親傳。意合祖宗，道同堯舜。中賀。恭惟太上皇帝英明獨運，慈儉躬行，勵精三紀之餘，恭己萬民之上。啓昌運於中興之日，朝諸侯於復會之時。已安神器於覆盂，真視天下如敝屣。委無倫之富貴，與造物游；極太上之崇高，爲天子父。成功不有，道大難名。臣謬領州麾，欣承詔旨。考百王而未見，嘆美斯勤；祝萬壽之無疆，傾輸至切。《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上。又見《宋四六選》卷五，同治《璧山縣志》卷一〇，《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六。

請分重兵以鎮荆襄疏

紹興八年六月

臣竊聞虜使往來，講修和好，即其往事，何足信憑？此必緣廢僞齊，人心未固，深恐陛下乘其機會，則殄滅有期。知奉迎梓宮，在陛下之心至切至痛，以是爲辭，延引歲月。其撫循既定，狡計既立，然後率其醜類，送死遠來。陛下可不逆照其情，深爲之備！臣切見江前備禦，尚或闊疏，自建康以屬海，臣非親見，不敢妄陳，自西蜀以至江東，臣請論之。吳玠一軍在梁、洋之間，凡五千餘里至鄂州始有岳飛，又三千餘里至建康始有張俊。陛下雖以淮爲障〔一〕，然東南形勝，實有長江。今岳飛屯鄂渚，實欲兼備江、池。襄陽有警，比岳飛得聞，往返三千里，束裝辦嚴，非一月不至襄陽；而醜類近在京西，輕軍疾馳，不數日遂涉江漢。萬一舉偏師向江、池，連綴岳飛，而大軍向襄陽，中斷吳、蜀，當是時，吳玠不能離梁、洋而下，岳飛不能捨江、池而上。醜類盤泊荆南，可以控據上流，震驚吳會，或徑趨潭、鼎，橫涉饒、信，可以直乘空虛，擾我心腹。備禦如此，似疏矣。臣愚願陛下先事制勝，選知兵大臣分重兵以鎮荆襄，使倉卒有警，荆襄併力，足當一面。岳飛得專於江漢之間，若兵有統屬，不可遽分。亦宜嚴戒岳飛，及茲無事，預思方略，審度事宜，重益荆襄之戍。《歷代名臣奏議》

卷三三五。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〇，《宋史翼》卷一〇，《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六。

〔二〕淮：原作「玠」，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改。

黎州到任便民事奏

紹興三十年十一月

本州係蕃蠻互市之地，所出犀角、真珠等物，官吏於蕃蠻兩行牙人收買，虧損價直。乞應于互市貨物，不許見任官收買。如有違犯，重寘典憲。《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八之三（第六冊第五四八五頁）。

乞減定黎州秋稅米估錢價奏

紹興三十年十一月

本州秋稅米並無正色〔一〕，唯納估錢。其估錢從來元無定價，正從太守臨時約度〔二〕，米一石至令人戶納錢引一十三道，重困民力。已令百姓充土丁者一石只納八道，不充土丁者納十道。乞用今來所減錢數立爲定價。《宋會要輯稿》食貨七〇之四九（第七冊第六三九五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七。

〔一〕並：原無，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七補。

〔二〕正：疑當作「止」。

請立德行事以古爲法疏

臣觀自古聖帝明王未嘗無待於學，然帝王之學異於儒生，不在於貪多務得以資博洽之才，含英吐華以爲文章之美，在乎參諸既往之迹，揆以當今之政，立政行事，以古爲法，如堯舜禹之若稽古，商高宗之鑑成憲是也。陛下聖性高明，好尚純古，萬機之暇，躬覽載籍，該貫總攝，洞見百家。自開闢之事，治亂成敗之蹟，如指諸掌，其爲學可謂至矣。至於立德行事以古爲法者，臣願陛下守其所已至而勉其所未至也。自古戡定多難必由克斷，臣願陛下剛健法天，以爲再造之本；自古君論一相，用終其人，臣願陛下任賢勿貳，以立一定之規；自古任賢使能，不肖者退聽，臣願陛下旌別賢否，以絕濫吹之失；自古強幹弱枝，未然者先慮，臣願陛下封植本根，以戒履霜之漸。非特此數者，陛下廓開聖鑑，洞照古今，凡古由是而治者以之爲法，凡古由是而亂者以之爲戒，則大業富有，盛德日新，雖自古聖帝明王之學何以加也！昔齊宣王好色好貨，孟子猶曰可以爲王。陛下好學，帝王之聖德也，臣願陛下擴而大之，追蹤前古，以幸天下。《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八。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六。

上皇帝論北虜敗盟書

臣奉去年七月聖旨，召臣赴闕。臣於十一月拜命，即具舟楫出蜀。長江萬里，風雨留阻，行將半載，已至建康。臣素有風痺之疾，江行風濕相乘，左邊沉重，步履不正，未能即到闕廷，不任戰懼。臣竊聞北虜決意敗盟，臣以病未即面奉清光，恐陛下當此變更，急欲有所詢采，先以其狂愚冒瀆聖聰，容臣犬馬之疾少痊，當伏斧鑕，待罪闕下。臣竊以陛下臨御以來，遭時多艱，再造宗社，不憚屈己修好息民。然謙損過中，寢成卑弱。弱形著見，然後強敵生心。夫濟寬以猛，濟弱以強，猶救火必以水，救寒必以溫，不得不然。善爲強者先強其志意，志意強然後舉事以著其強形，強形見則弱形銷矣。陛下審知虜盟之必敗也，兵必不可弭也，當赫然慨憤，移蹕建康，示天下有爲，下罪己之詔，感動中外，願與社稷俱爲存亡，天下聞之，孰不投袂而起！此舉事以著其強形之一端也。且君爲元首，所以率先天下，鼓動萬化。自古未有人主退而能使天下進，人主怯而能使天下勇。惟陛下勵其強志，著其強形，赫然有一怒安天下之心，忠臣義士無不感應。人心一奮，士氣百倍，何所往而不可？昔真皇澶淵之役，陳堯咨勸幸蜀，王欽若勸幸江南，惟寇準決策親征。國家太平之基，一戰再定。當時果幸蜀，果幸江南，則靖康、建炎之事已在此時矣。今之形勝又不比全盛之時，車駕已在江南，無復可往之地。福建二廣，陛下可到，彼亦可到，蜀雖險阻，形勢迫促，如鼠入牛角，必不能久。今匹夫舉

措，猶知吉凶悔吝由動而生，何況萬乘而不深思？一動之間，變故莫測，將士觀望，忠義之氣沮喪，散而爲盜賊，大事去矣；其與移蹕建康，使天下增氣，皆憤然北向，爲陛下爭先死敵，萬萬相遠。又沿江備禦，朝廷雖已措置，然尚多闕疏。臣自出蜀，凡有兵將所在，必親見其人，問其策略，審其虛實，以備陛下詢采。大江數千里，諸軍屯營不一，不能盡言，姑以湖北言之。荆南鄂渚，上流要衝，荆南兵力甚弱。雖添循瀨萬卒，不帶家口，日夜思歸，統制官不伏李宏節制，無事之時猶慮變出不測，緩急豈能爲用？問其戰守之方，惟恃壅水護城。水口在城外，與敵共之。敵得水口，塞之可以灌城，決之可以攻城。李宏本田師中部曲，今自爲一軍，田師中疾之，恐緩急必不相爲援。田師中又老且病，借有忠義之心，已不能躬擐甲冑，出入戎行矣，然則上流要地已不可保。彼田師中者，二十年講和，靜無所事，高堂大厦，玉帛子女，富貴安佚至矣。及今有事，豈不自知，度其心亦願退避，終保富貴，然難於自言。惟陛下急擇忠勇健壯如李宏、李顯中之徒易之，上流之地可恃以保，而田師中亦必銜荷聖恩矣。又沿流諸軍無所總統，譬如有指無臂，筋骨脫落，安能擊搏攫拏，屈伸如意？今虜使既還，恐兵端便開，望陛下急擇文武大臣有威望衆所畏信者，屬一人於荆襄，屬一人於江淮。有威望衆所畏服，莫如張浚、劉錡，則陛下既用之矣。然猶有說，惜其譽望，不當便置之前行。勝負兵家之常，萬一小跌，動搖諸軍。今使之總統諸將，諸將自當前列，錡獨任指蹤，利害差遠，亦致重之道也。張浚嘗誤陛下事，陛下不以爲賢，然方今天下皆以爲當用，日夜跂踵，願陛下用之。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願陛下捨一己之好惡，以天下爲心，勉用張浚，以副人望。一日之間，決

能使軍民回心，踴躍鼓舞，其效亦非小補。張浚憂患頓挫，更歷耆老，已無少年輕銳之氣，惟陛下深察之。兵不徒用，必資財賦。財賦匪自天降，出於民力。軍興已來三十餘年，賦歛煩重，民之津脉竭矣。蜀民冠婚喪祭之禮盡廢，風俗急迫，愁歎無聊。荆湖盜賊正晝攻劫，田野蕭條，州縣上供月椿無所從出〔一〕，往往多仰征税。所在稅務，持弓挾矢，要遮船舫，名曰征商，其實劫奪。貧商小賈，至有棄舟逃遁者，長江上下，人不敢行。臣不知福建二廣，然以此較彼，必不能獨豐裕也。平居無事，諸軍之費，月給一月，常懼不繼，一旦用兵，費必十倍。國無所藏，民不可取，惟陛下痛自撙節，惡衣菲食，輟內廷之費以佐軍用。自古克濟艱難，未嘗不由恭儉勤勞。陛下誠能至誠克己，蠲損切身之奉以養戰士，自被堅執銳之夫，豈不知感激奮勵，捐其軀以報陛下者？內而公卿大臣，外而監司郡守，下而富商鉅賈、州縣兼并之家，雖使分其家財之半以佐軍用，亦將甘心，誠以陛下率之以身也。兵有衆寡，擇將統臨，整齊訓練，期月可振。惟財用在今日最爲難事，版曹司會計之臣，當日夜精思，省官吏，減州郡冗卒，精核當否，無一毫妄費者，庶或可以應辦。州郡冗卒，充守倅白直之外，一無所用。一路監司凡三四員，間有闕官，止一員而兼數職者，略不聞有廢事，然則官亦可省矣。必官闕而事廢，乃可建置。然則雖從省併，自不廢事。大抵精微會計，委曲周旋，必不取於百姓，然後根本不搖，此今日之大務也。又人主當艱難之際，圖回事功，聽言用謀，當聽而不聽，當用而不用，當有爲而不爲，當速而緩與當緩而速，如發機括，差之毫釐，利害立見。惟人主清心靜慮，公聽遠覽，然後能隨宜應變。願陛下疏遠閹寺，絕去便佞，使私意無所干擾，取捨無所熒惑，專一誠意，與

賢士大夫骨鯁謀議之臣同心戮力，共濟大事。臣前所言望陛下移蹕建康，選將練卒，用張浚、劉錡總統諸軍，節用損己以充軍費，餘皆末事也，非事之本也。惟陛下遠便佞，疏近習，清心寡欲，以臨事變，此興事造業之根本，《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者也。今日之所當爲者，必能以次而舉，無不切當。然後命大臣留守宮闕，陛下如建炎之初馬上從事，以數千騎往來循撫諸軍，江淮荆襄，無有定處，使虜莫能知測。臣知雖未及戰，虜已知畏矣。夫虜人雖強，其強易弱，非誠得天下之心，其實強驅而南。陛下與之抗衡，不必大勝，粗足支敵，一二年間，彼釁隙自開，幽燕兩河當有起而斃之者。陛下有半天下，帶甲三十萬，非奮空拳者。又長江巨澤，地利在我，何所畏哉！然今日之事誠急迫矣，如救焚拯溺，須臾不及，便繫存亡。臣料虜使既還，朝廷必有大措置，一新天下耳目，旬日之間，寂然無聞。臣恐廟堂之議，猶欲遣使祈請，冀和議可以遷延。以臣計之，萬無此理。三年前，虜焚榷場，南牧之計已定矣。雖云遷都，其實意欲自臨行陣，雖千百祈請，徒自貽羞，決不能回。今年未動，不過明年。幸其早動，陛下恐懼修省，整頓條綱，猶能及事。其動愈遲，則禍愈大，不可及也。臣於紹興八年嘗蒙陛下召對，是時適虜使請和，臣以爲疑。陛下不以臣爲疏遠微賤，與之反復數四，至煩聖喻以爲親屈己之意。其後太上梓宮歸葬中華，太母還就東朝之養，天下幾年不見兵革，不可謂無得於講和，然無以善其後。臣之愚言，猶有驗於今日。臣今又被召旨，虜人適欲敗盟，臣又以其狂愚瀆冒聖聽，望陛下特垂聖覽，采而用之，無使狂瞽之言又驗於異日也。臣被病昏塞，語言無狀，干冒宸嚴，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臣某昧死百拜。《國朝二百

家名賢文粹》卷七六。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九一，民國《巴縣志》卷一〇，《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六。

〔二〕此節文字原無「聊荆湖盜賊正晝攻劫田野蕭條州縣上供月椿無」二十字，據《歷代名臣奏議》卷九一補。

論守令銓選疏

臣竊謂於民至親，莫如守令，守令之選，難得其人。當今銓選所行，並依格法。格法所當與，雖庸謬之資有司不得而奪，雖循良之才有司不得而與。天下論者，皆言欲救其弊，莫若任人。或使內外薦揚，或令主者銓擇。然風俗弊壞，爲日既久，奉公竭節，蓋鮮其人。或恐銓擇任情，薦揚非實，誠無益於救弊，徒妄至於紛紜而已。臣愚願陛下謹擇監司，勿以輕授。監司，陛下耳目之臣也。苟得嚴明督察之才，風彩一路，黜陟其廉污，廢置其賢否，下吏有所矜式，小民有所告訴，則雖萬里之外如在咫尺之前，州縣非才，誠非所患。自軍興以後，民力彫弊，重以漁擾，民愈不堪。守令之多，陛下豈能爲民盡擇？今天下監司不過數十人耳，少加簡拔，不患無才。陛下付授之際，往往亦將視其資格之高卑，不復論其人才之可否。健者以趨期會爲急，懦者以不生事爲賢，至於刺舉精明，使州郡望風畏肅者未之見也。陛下愛民如子，民國之本也；守令虐民，國之巨蠹也；監司刺舉，守令之精鑑也。伏惟少留聖慮。《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三。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六。

賀韓安撫起復果州啓

右某啓：伏承某官已榮赴新任者。以一郡而處公，理無足賀；以大臣而得郡，例非久留。爰開進用之端，雅副登崇之望。此古今之常者，將朝夕而見之，伏惟慶慰。恭惟某官，卓識宏材，深仁厚德。鬱爾希蹤於前哲，憤然有意於蒼生。爰自拔於英躔，已茂隆於偉望。薦登省署，懷獻替以斯陳；載駕星輶，志澄清而愈厲。屬分閫戟，坐鎮方維。當四海橫流之初，有三山屹峙之勢。輸誠許國，心或喜於似人；觀過知仁，事久伸於清議。顧幽明則可質而無愧，其是非果不辯而自明。況當受百枉而冀一真，豈可以一眚而掩大德？曾未溫於坐席，諒以促於行裝。某飄泊疏蹤，陶鎔舊物。久絕攀躋之便，濩落無成；竚聞感會之期，激昂自奮。望門闌而稍邈，懷履舄以增勞。方大渙之在辰，冀節宣之無爽。傾祈正切，敷叙奚殫！《縉雲文集》卷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一〇五四〇。

代謝薦章啓

右某啓：伏以坐靡餽廩，苟克潤於龜腸；仰累鑑裁，幸標題於麟角。寵斯踰分，譽實過情。伏念賦性凡庸，受材么麼。粗聞詩禮，偶與賓興。雖由玉牒以傳家，竊慕布衣而爲業。良塗蹭蹬，秋風六

鷁之退飛；猿跡羈危，夜樹連鷄之不宿。幸遭天眷，寵賚宗盟。旋被命於行朝，遂簞名於仕路。雖褒衣博帶，已愧初心之非；而簞食豆羹，良矜此日之急。未辭捶楚，況荷帡幪？已察其無補於涓塵，蓋未嘗過索其瑕釁。深戴涵容之德，敢希收錄之恩？特被薦論，夫何幸會！此蓋伏遇某官襟期恢廓，局量淵宏。冠冕縉紳，羽儀朝列。黃堂弭節，政行蜀道之三千；紫詔遄歸，詩繼盛山之十二。雖小善而加錄，無大故則不遺。必欲門下所收，略盡海內之士。致茲纖芥，上辱甄收。某敢不益勵操修，以酬知遇？棲遲得地，苟安鷁鷁之一枝；奮迅有階，願附麒麟而千里。《縉雲文集》卷三。

回諸士人發解啓

職叨勸駕，慚微禮之未伸；德務撝謙，荷長牋之先貺。氣凌飛鶚，技擅雕龍。竊觀翰墨之間，已識雲霄之志。第褒稱之過實，懷愧赧以尤深。舜世八元，覲烝髦之盛舉；虞韶九奏，聆覽德之希音。欽佩以還，敷宣罔既。《縉雲文集》卷三。

與鄰郡武臣啓

清時竊祿，懼濫吹以瘵官；盛德爲鄰，幸餘波之及我。屬休徒御，始見吏民，悵職守之羈縻，阻

門闌之躋陟，恨無飛翼，徒切傾心。恭惟某官天稟英姿，家傳妙略。每應弦而落鴈，旋下馬而賦詩。惟山徼之崇城，實坤維之後戶。茂膺綸誥，剖符竹以分憂；光奉詔條，總中外而共理。剛柔並用，畏愛兼收。塞草甚豐，藩牧望風而遠引；邊烽不警，農民悉力以深耕。諒騰最於楓宸，即召還於天衛。爰發謀猷之壯，共成恢復之圖。某潦倒無成，迂愚有素。動爲模楷，每寤寐於高標；輒露悃誠，載馳驅於素牘。傾祈之切，敷叙奚殫！《縉雲文集》卷三。

賀夔帥冬節啓

周正在候，蓋陰極陽生之朝；君子乘時，有小往大來之象。神明所贊，福祿惟新，伏惟歡慶。恭惟某官英傑自天，精忠許國。望實兼隆於朝野，猷爲雅見於事功。政若龔、黃，定亂無聞於遠略；勳如李、郭，治民不載於嘉稱。挈二柄以能兼，在今日而爲盛。慶每由於善積，福亦自於已求。是宜戩穀之辰，倍介繁禧之祐。某雖貽罪戾，益荷恩憐。身繫簡書，心馳門仞。想稱觴之簪履，阻綴末塵；采擊壤之歌謠，輒形善頌。欣抃之至，敷叙奚殫！《縉雲文集》卷三。

與郭帥啓

總戎秦徼，易鎮夔關。廟算無遺，賴前籌而借筭；天顏在望，從三峽以首塗。此心與蜀江而俱東，偉望比巴邱而益重。恭惟某官英姿拔萃，傑氣超群。雅耽悅於詩書，旁貫通乎韜略。騏驎千里，世莫追於絕塵；鵬鷲九霄，物無比其勁翮。咸風雲而有會，勒彝鼎之可期。方世承平，已將使旨；屬時多難，薦握兵符。當中原失律之初，正敵勢方張之日。哥舒宿將，已失利於潼關；諸葛全謀，亦旋師於渭水。天險不固，人心匪寧。爰假節鉞之雄，式正藩維之重。偃旗息鼓，增重於巴蜀之門；雅歌投壺，震驚乎商洛之表。以至國家推誠心而待敵，鄰封挾狡計以乘人。請和而盟孟未乾，棄好而邊烽已警。偃甲兵而載戢，廓關戍以盡開。卷地長江，苻堅妄意於投筆；接天峻坂，鄧艾徑行而裹氈。彼有萬全，我無一得。於是奮精忠而戮力，致果毅以摧鋒。雖未殲其渠魁，幸不失於舊物。綿井絡之奧壤，作東南之巨藩。賴公力以居多，載輿言而甚著。況乃曾經品錄，官爵盡已公侯；今立功名，輩行皆其子弟。欲推擇於先進，罔踰越於元勳。行覲紫宸，屈指而期。告語暫留白帝，束裝以待召音。雖欲卧鈴閣以頤神，登郡樓而嘯月，時有不可，理所當然。必使彼人知吾父之果在，豈容遐俗願我公之不歸？某濩落無材，激昂有志。婆娑一壘，坎壈半生。質言行於鬼神，寄胸懷於風月。當負弩前驅之道，敢後拜迎？箴彈鋏長歌之賓，儻蒙與進。尚阻修於川陸，已夢想於門闌。方比秋冬之交，適當雨

潦之作。麾幢拂潤，携家想倦於降登；鼓角凝寒，憂國諒增於感慨。切希珍護，以保粹和。《縉雲文集》卷三。

謝師帥列薦啓

右某啓：伏承三司照牒，列薦考察，擢用清要，不次任使者。小壘素餐，深虞譴戾；諸臺過聽，反被薦揚。合衆論以爲公，捨餘人而見錄。濯塵垢以江河之潤，上姓名於雲漢之間。顧儔輩以厚顏，感恩知而刻骨。伏念某迂愚稟質，闊略居懷。粗業縑緗，濫塵簪紱。自冒收於末第，逮竊剖於左符。閱世故以居多，守初心而若一。視聽言動，凡事揆以幽明；進退升沈，一切付之造化。是特操修之末節，殊非經濟之大猷。施於己以寡尤，及乎人而奚補？矧時屯之正劇，亦民瘼之未瘳。方力濟於誅求，豈暇論於撫字？每見循良於簡冊，滿腹生慚；欲逃曠散於丘園，頻年有夢。敢自忘其平素，或妄起於覬覦。輕以積釁之身，輒冒踰涯之寵。豈謂某官遏惡揚善，藏疾匿瑕。謂舉一而反三，固往聖擇人之道；然拔十而得五，亦前賢恕物之方。惟務兼收，益期富有。雖至精至明之藻鑑，難罔纖微；而可上可下之品流，亦垂聽采。某敢不以賢聖爲法，非仁義不行？遽辱褒嘉，不敢爲榮以爲懼；已經題品，寧忍自棄惟自新。庶有可稱，於焉圖報。《縉雲文集》卷三。

與運使啓

伏以師踰一紀，已深懸罄之憂；日費千金，益仰轉輸之給。惟茲柄任，允屬通才。諒推忠信慈惠之心，以濟急迫煩苛之務。俾軍民而兼濟，書竹帛以無慚。於時則助成必勝之勳，在己而邁種無窮之德。啓行伊邇，渙命惟新，伏惟歡慶。恭惟某官秉德粹溫，受材疏亮。事必造次於仁義，心惟軌轍於聖賢。不剛不柔，茂布循良之政；知予知取，共推經濟之才。果注簡求，爰司計度。方兵連而禍結，屬師老而財殫。信饋給以惟艱，矧追胥而既竭。然師旅饑饉，仲由且使知方；乏絕敗亡，蕭何輒能補缺。雖事爲之不易，而處畫之必優。衆務集於投鞭，萬里知於指掌。行見殄殲之日，高論指縱之功。某齷齪非通，支離益瘁。分竹符而有忝，象木偶以無施。奉粟一囊，已積憂於尸素；澄波萬頃，行丐潤以棲遲。方霖潦之頻愆，亦川塗之迴阻。攬轡實勤於徒御，衛生尚護於鼎茵。《縉雲文集》卷三。

與新憲大卿啓

竊以遐方瘠地之民，久需惠澤；觀風問俗之使，茲屬老成。宸命初頒，輿情胥抃。恭惟某官術業淵奧，宇量澄深。夙較藝以無雙，爰飛聲於有載。依流平進，班禁從以何賒？體道無營，滯列卿而不

憾。屬踐更之既久，養譽處以彌高。國藉壯猷，時傾宿望。竚登崇於散外，薦承弼於樞機。攬六轡以
西來，曷云展驥；跨三峽而南下，姑使首塗。行踐嚴凝，亟攄蘊積。如某者繆參冠履，稍業簡編。四
十無聞，尚何能於振迅？萬一可冀，庶或被於甄收。方將俟命駕於星躔，寄萋苴於雲蔭。勉收濩落，
仰奉規繩。作吏于茲，藹風聲而在望；登仙伊邇，耀寵渥以方瞻。霜露在辰，旌麾于邁。願勤葆攝，
庶却寒嚴。《縉雲文集》卷三。

全宋文卷四二六六

馮時行 二

張尚書除四川制置啓

伏以某官輟從常伯，寄以藩宣。奉九重綸綍之言，兼四道黜陟之柄。條章已布，風望凜然。竊以軍旅薦興，賦斂尤劇。姦吏並緣而漁賦，良民憤鬱而無告。時俗既弊，名實轉訛。風憲之司，不以鷹揚督察爲任職，而以漫漶黯黯稱長者。敗群不去，畜自難蕃；害稼不除，歲寧有獲？抑又聞聖人有變通之道，自古無不弊之法。寬猛相濟，政之大經。二柄或偏，未嘗無弊。本朝崇寬厚慈仁之德，遠追唐虞三代之風，垂二百年，至于今日。雖恩澤慈愛實固結於心，而簡慢苟偷亦寢淫成俗。欲臻至理，豈得循常？雖申、韓峭刻之方，誠非聖時之所尚；而管、晏責實之政，或於弊世而可行。昔虞舜之繼堯也，一朝而去四凶；孔氏之在魯也，七日而誅正卯。蓋弛慢之初，欲速成於政理；雖聖哲之治，難獨聽其自然。道有經常，循環一揆。伏惟某官，以孔孟爲法，非堯舜不陳。維持大中，協贊皇極。德

大業鉅，鬱爲名臣。惟蜀國之西門，實下蔽夫吳越。屹爲巨屏，獨倚長才。望已隆於萬夫，名則重於九鼎。至於革太寬之弊，開赴愬之門，槩以大公，期於必罰。或去或取，若衡鑑之無心；一笑一嚔，備春秋之生殺。所以昭蘇疲瘵，封殖本根。仰寬四顧之憂，益養具瞻之望。某嘗見古人，粗知道理。凡可愧可作，欲人之不爲；而取人與人，豈己之敢犯？當罄乃心而夙夜，率其俗以周旋。惠此千里之民，使如治安之日。庶幾上無負於明天子，下無負於賢方伯，幽無負於鬼神，明無負於民庶。冒陳悃款，稽閱歲時。惟儼率之是虞，久趨趨而不進。跡成簡慢，心則匪佗。伏積兢惶，尚祈開恕。《縉雲文集》卷三。

與某知縣啓

恭惟某官持身近厚，學道愛人。剴制劇煩，茂著勤勞之績；撫摩彫瘵，居多豈弟之風。惟衰朽以何爲，倚強明而有助。貽賤彩綯，誠踰贈袞之光；治報荒疏，深積負芒之愧。方征徒之始戒，即瞻奉以非遙。暄煦在辰，均調是祝。《縉雲文集》卷三。

答新任通判啓

被命造朝，自爲廢退；蒙恩假守，尚爾叨塵。宜已棄於士夫，猶見收於朋好。華緘寵錫，縉禮優存。拜賜若驚，銘心知感。恭惟某官芝蘭竟體，琬琰爲心。文刊不朽之傳，理造難言之奧。蚤先登於衆俊，茂振聲華；益無愧於古人，深藏器業。屈鳳閣鸞臺之選，從銅章墨綬之卑。澹然不見於色詞，顒若有孚於愷悌。行見鋒車之峻召，豈惟別乘之微遷？郡國父老則嘆其未來，而朝廷衣冠已望其將至。竚聞告語，連副精祈。某蹭蹬餘生，頑疏朽質。雅蒙比數，置在交游之間；或未騫騰，暫獲從容之益。傾馳之素，敷叙奚殫！《縉雲文集》卷三。

復郭愛義知郡啓

隴畝躬耕，方擇飯牛之草；置郵傳命，忽叨如斗之城。重以鞅煩怵迫之勞，輕易逍遙遊燕之樂。實回皇於志慮，莫取決於行藏。蓋覆轍在前，義何堪於再辱？枯株將朽，理難望於更榮。已具悃誠，仰伸啓問。適長鬚之未遣，而盛价之俯臨。燦然絹婦之詞，過形黼藻；惕若韋弦之戒，深中膏肓。詞翰之間，憂愛備至。此蓋伏遇某官先事而慮，視己若人。憐其困躋羈窮之蹤，微有煦濡霑溉之潤。喜

形顏色，思動淵衷。既極筆以褒稱，又微文於剪拂。風俗久弊，直諒無聞，徒諛悅以取容，豈切磋而爲益？欽承至誨，良謂希音。至於暮年出處之宜，誠是此生榮辱之會。益煩參酌，俯迪愚冥。方溽暑之佳辰，祈至和之是保。《縉雲文集》卷三。

與夔路蔣提刑啓

望夫子之宮牆，閱時既久；識荊州之面目，指日可期。於浮沔之始休，已齋薰而欲進。披瞻伊邇，欣幸實多。恭惟某官稟德粹和，受才魁傑。學臻聖賢之蘊，文擅古今之雄。早躡巍科，韋布霑其膏馥；薦登膺仕，衣冠賴以儀刑。漕輓餘閒，訪遺蹤於羊叔子；平反暇豫，追英槩於諸葛公。每於從容談笑之間，能致寬裕直良之政。神壤方懷於聖化，凶魁已殄於天誅。急須宏遠之謀，用濟廓清之舉。即聞芝檢，促覲楓宸。非一人之私，實衆望所屬。欲通悃悃，深積兢兢。方還里閭之初，便切門闌之想。欲投姓名於記府，敢貢柔牋；冀修桑梓於賓階，終蒙異盼。荒疏有覲，冒瀆爲虞。《縉雲文集》卷三。

與虞宣諭啓

被命中宸，宣幾外服。舉江淮已試之驗，圖川陝克復之功。竊觀未至之先聲，已見必成之後效。士論胥慶，軍勢益張。凡託庇休，舉增抃蹈。恭惟某官高明忠恕，博大純深。機權酬酢於無方，德行素儀於當世。覃思奧學，追符近代之賢；茂著英聲，上徹九重之聽。薦迴翔於省戶，爰演飾於綸言。立朝則和而不流，遇事則仁必有勇。迎刃自解，謂世無難成之功；抵龜決行，恃已有必勝之道。氣吞異類，義動三軍。督貔虎以振天威，誅鯨鯢以雪國耻。蓋識投機之會，立收唾手之勳。中外由是知威，天地爲之卷衽。膚公既奏，眷意彌隆。委山甫將明之才，授鄧禹征討之略。江之南江之北，共高一戰之奇勳；陝以東陝以西，獨兼二公之重任。況茲八座之選，實兼兩府之階。委任已專，進拜斯在。日百里以闢國，歸司空輿地之圖；月三捷而告功，正冢宰代天之任。佇聆歸覲，式副具瞻。某年迫衰頹，日蒙收召。既昧適時之見，難干造物之私。嘗進狂瞽之言，愧乏涓埃之補。自知無用，誓決退休。或推之或挽之，恩則甚厚；其進也其止也，毫矣何爲？寵尚冒於承宣，恩實慚於大度。茲聞休命，尚遠賓筵。陪班謁以未遑，第向風而欣抃。《縉雲文集》卷三。

除西路憲謝五府啓

伏以素學闊迂，每慚及物；壯懷衰謝，已分歸田。既竊分於郡符，復就將於使指。爰念生成之賜，曷勝銜戴之情！伏念某一介單微，半生流落。志雖勤而事弗偶，譽未至而毀已隨。時正逢於清明，年已薄於遲暮。退守固陋，欲自放於散閒；時激精衷，實未息於感憤。曩膺召旨，即覲明庭。初爲萬里之行，實幸一言之寤。適有負薪之疾，伏枕爲虞；不遑擇木而安，投林甚急。亟上掛冠之請，徑爲擊壤之游。羞既去而復留，若以退而爲進。素絲良馬，反玷專城之恩；華節繡衣，更叨將命之寵。非據而受，何德以堪？此蓋伏遇某官鼎道吉亨，坤元靜順。道大而取不竭，才全而應無方。屹當安危之機，中立不倚；默觀成敗之數，外侮自銷。推稷契之忠嘉，成唐虞之揖遜。始終一德，協輔兩朝。以噓枯吹生之權，行拔茅連茹之志。無一介之或失，兼孤蹤而不遺。某雖窮途之可憐，顧初心而猶在。奉三尺以從事，誠無取於皂衣；明大義以決疑，益深稽於黃卷。庶收微效，仰報洪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縉雲文集》卷三。

回彭州屬吏啓

右某啓：伏以濫被召音，屬纏疴而不進；猶叨郡寄，懼投老以難勝。幸聯事之得人，庶瘼官之可免。恭惟某官才姿敏茂，蓄蘊粹深。以提身之緒餘，爲居官之事業。翱翔州郡，蓋戢翼以待時；騰踏雲霄，信搏風之有日。守恭謙而爲德，賁衰朽以摘詞。覺錦繡之非華，沉寶玉而爲重。願言瞻覲，束書劍以徂征；款奉從容，就賓寮而獲益。及家倥傯，治報荒疏。《縉雲文集》卷三。

叙復謝宰執啓

十年罪廢，形容將老於困窮；萬里哀號，造化實憐其誠悃。俾還舊物，用滌前違。初疑冒分而黷尊，難逃大戾；終乃原情而示恕，畀以更生。叨蒙至深，涕淚俱下。竊以仕而坎壈隘塞者，命不可力爭；時之昭明公通者，天必難幸會。敢因湔洗，略叙感銘。伏念某受性蠢愚，周身闇繆。始以諸生而忝第，屬在壯年；繼以強仕而得行，又當盛世。使意功名之唾手，不虞艱難之在前。觸情妄行，慕昔人而太速；大呼疾走，拂衆論以居多。鬼神已惡其失中，謗怒交興於罔測。致煩吏察，仰溷刑評。當逮就之沸騰，亦推求之極至。濁斯濯足，敢將瑕類以尤人；窮乃呼天，惟恃照臨之在上。類鈞元之浩

蕩，隆士禮以涵容。謂其抗志之不回，要當忤物；察其用法之或過，徒以爲民。特屈嚴章，姑停見任。散久囚於滯署，息廣步於長途。不使微文，或傷寬網。伏自炎炎之勢既謝，惴惴之魂乃安。伏草依巖，正欲省愆而念咎；澡身浴德，更期建效以報恩。而禍釁相仍，煩冤滋甚。死亡過半，兩纏風木之悲；貧病交攻，幾誤几筵之託。靜思顛躓，皆自取求。負譴歸耕，桑麻以爲辱我；投閑變白，江山久已厭人。故因朋舊之私，聊具肺肝之切。單詞朝去，吉報暮聞。翻四海之瀾，既撲燎原之急；下三途之綆，更垂振墜之功。不有大恩，誰哀久困！妻孥興嘆，無復號寒而啼饑；閭里言情，是爲生死而肉骨。人微易殞，德厚難酬。此蓋伏遇某官道佐帝王，勲兼文武。遏橫流於指顧，集大定於笑談。廊廟無爲，定風雲之天授；宗祧有相，宜壽考之日來。方將敕羲和以順陰陽之經，考律度以復喪葬之制。君陳事業，自當永世以有辭；伊尹憂勞，每念一夫之失所。致茲抵冒，亦獲蠲除。某敢不稽舌齒之柔剛，鑑春秋之生殺。直而不撓，務守平生之長；察則無徒，益遵皇極之訓。求爲經濟，用副生成。《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〇。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六。

賀杜起莘殿院除遂寧啓

大振臺綱，不孤言責，解豸冠而得請，憑熊軾以來歸。揆人情雖若左遷，在名教誠爲重事。先生吾黨，風激懦夫，慶川蜀之有人，覺岷峨之增氣。恭惟某官剛方溫裕，靖重疏通，學術深測於淵源，

議論博涵於今古。素懷直道，幸遇清時，初無一介之先容，自結九重之知己。柔不茹而剛不吐，言有物而行有常。果從芸閣之英，徑陟栢臺之峻。言如烈日可畏，凜與秋霜爭嚴。虎豹之在山林，樵蘇莫采；鷹鷂之逐鳥雀，風彩聳聞。持讜言正論以悟君，期明日張膽而報上。豈正貫乎金石，可以質之神明。不勞韓愈之移書，自若劉蕡之誦語。鳳鳴高崗而衆咸喜聽，豺當要路而勢所不容。勇於敢爲，言無所隱，此古人所以名世，而執事與之同風。謙退愈見其高，卷舒不失於正。懇求便郡，出殿名藩。夜航已濟於江湖，晝錦愈榮於鄉邑。想過家而上塚，方布政以臨民。恐坐席之未溫，已賜環而極召。某義深朋友，契忝鄉關，既氣味之相投，況心期之不淺。以退爲進，其功豈淺淺哉；自古及今，此道蓋寥寥爾。側聞盛舉，益倍歡悰，屬印紱之拘攣，阻門闌之展慶。《永樂大典》卷一〇五四〇。

賀恭州知通啓

涓擇日辰，已頒條教。千里騰歡洽之謠，一時增華潤之氣，伏維慶慰。恭惟某官才猷川至，純懿玉溫，譽處冠於簪紳，望實隆於朝野。惟仁義所以濟物，亟欲昭宣；雖州郡不足處材，曷辭卑抑。逮撫臨之伊始，盡疲瘵以咸蘇。茂最升聞，遲褒嘉之赫奕；亨衢入踐，攄平素以翱翔。某略有丘樊，舊占版籍，悵浮沈於官海，阻趨伏於賓閣。衡宇可歸，將掛書於牛角；城闔在望，期躡履於龍門。正此暄妍，敢祈荷毓。《永樂大典》卷一〇五四〇。

答田廷傑秀才帖 一

某啓：辱專介惠教，并新茗涼扇，感悚之餘，從審動止萬福，以慰以慰。某蒙不鄙垂問，顧衰頹何以補於末議？然所惠論唐史所謂三代之治出於一者，非一是一箇物。老氏一生二，天得一以清，則一是一。如《唐書》所謂，則止言三代之治，上下君臣同用禮樂一般，非上用禮樂，下却別用一般，故曰三代之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乎天下，君用禮樂，臣用禮樂，士庶人亦用禮樂，是治出於禮樂一般，別不出他術，非如道生一之一，天得一之一。左右却用作老氏之一，大不貼題意也。僭易莊周一與天爲徒，不分別是非彼我。混然純全之謂一，若有分別心，是人也。故一與天爲徒，不與人爲徒。其一也一，是天然純全者，原一也。其不一也一，是非彼我，美惡去來，一切俱泯。則不一也，亦一矣。如是則混混沌沌，復乎太初，豈非真人哉？荀子以艱澀之詞，文其淺易之說：精於道，自然兼物。物物云者爲物，農賈之徒是也，以物物自物，故曰以物物。精於道者，兼得以物之人，故曰兼物。何不似孟子直截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邪？本是淺事，特作難曉之文，不足道也。今年白宋瑞予憂受徒，不肖盡却諸生，令從宋瑞。老夫一年精力衰如一年，從今只是省事取閒散。雖自己學問，亦令荒唐，況授人乎？惟左右望深諒之。《縉雲文集》卷三。

答田廷傑秀才帖 二

某悚息：辱誨，審杖履清勝，侍奉萬福。某荷芘如所見時，不足念。如長者才業自己精練，當側耳聽高擢也。宰君好事，已詳於左右達之矣。性便是天道，天道便是性，古人所以知天者，知性則知天矣。如何性固分明，天未暴白邪？益望加思。天寒，珍護。《縉雲文集》卷三。

答田廷傑秀才帖 三

某悚息：辱誨，并長牋所著五論，荷意勤至，何以當此？某災患餘生，年事向晚，心志消落，不足以爲人師。略有所見，頗難涉話言。若陳之於文詞，則意愈秘晦，不可曉解，若之何施之於科舉得失之間？科舉之業，舊雖由是以進。及今已三十年，荒唐不記。縱復舊性習未泯，自與時背，若之何較之於一時俊游之前？反復求索，思有一副所以命我者而不得，用是不敢承命，切希容照。長牋條貫疏明，能自明己意。五論皆濬潔有統紀，持此以合有司有餘矣。雖見老朽，固何以加毫髮於其中？勉自師心，以遲光大。奉狀復將命者，不謹。霜寒，爲術業加愛。《縉雲文集》卷三。

答田廷傑秀才帖 四

某悚息：去歲合陽，幸獲披奉，別來滿有傾系。忽辱惠教，雙緘長牋，文義煥發，驚晤老眼，深用銜戴。但平生故人，乃以此禮見遺，似非真情質素者，拜賜惶懼。欲復盛意，窮居無人緘題，又賓客滿門，頗勞應接，有所不暇。惟高明謙光，多所容恕，必不以此爲譴。故草草爲報，不自以爲不可，幸亮照。雨甚久，蒸濕如三伏，無高秋清淒之氣，伏惟燕居清裕，動止萬福，欣慰欣慰。某碌碌如常，叨冒得守蓬池，見說弊敗，不可振作，謾須一到圖去就耳。未涯披奉，敢祈爲遠業崇愛。《縉

雲文集》卷三。

答唐希德書

蒙惠長牋尺牘并所著書，伏讀數四，至於嘆仰。曩昔洛中有張橫渠、程伊川兄弟好古學，近世猶有其徒尹彥明。尹彥明死，此學遂絕。然張、程得孔孟，但專於誠敬一端。誠敬是矣，道由誠敬入。然至如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山川草木鳥獸裕如之地，誠敬特所由以入之徑述而已。使道止於誠敬，則天資莊重朴愿者皆不學而能也，道豈莊重朴愿云爾哉！故知張、程所得於孔孟者甚淺。然當廢得

墜、學者爭取枝葉歧徑暫而之它失其室家之時，程、張守爲己之學爲正宗，以爲猶愈於其它也。今詳味所著，深窮堯舜文王孔孟之所授，大贊夫天地，幽行乎鬼神，明散之事物，廣矣大矣，比張、程所得萬萬，顧不肖何足以語此！雖然，粗有聞焉。道有至味，如寒暄饑飽，惟有以自知，誠有得焉，安然充然，施於四體矣。孟子言「反身而誠樂莫大」、「充實之謂美」，吾之樂也美也，人莫得而知也。故道之得不得，以吾之樂不樂、美不美，自知焉可也。而左右問朱先生，又問劉先生，今復以問僕。言，人可得而聞也；心之得，人不可得而聞也。既得矣，樂矣，美矣，又何問焉？意左右爲後覺振希音、鼓聾聵，特與同志往復以成其說，是矣。若曰質於人不若質於己之爲可信，又有甚難者。得之難，難矣，然猶有得焉。人也得忘其得，然後能天。是故不動心云養氣，不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無知識也，心忘也。嬰兒不自知其純爲真純，此顏氏交臂而失者也。不肖非能至此，以左右可語是難，故因述，欲相與坐進之而已。勉之哉！勉之哉！好名之鑄荷見諭，當日昧日晦以至於舍者，爭席以卒承命。東西相望，無階合并，千萬爲此自厚。《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一二。

報白執禮論易書

某蒙質以義《易》大義。僕自蓬州歸伏田畝幾半年，親知書訊紛紛，以不情無益，否則強僕以不樂爲之事。久益厭苦，每得一書，至怒不飲食。今日乃獲足下以聖經疑義見質，告以人所未嘗告者，

撫髀欣幸。然僕何能知《易》，姑求於象數之間而得其梗概。足下言《需》之三陽失之躁，二陰失之介。求《易》務其深，而深理未濬，祇自異於先儒，無益也。《易》生於有畫，無畫則無自而生。三陽既躁，處非其所，二陰又介而陷，如是而善處《需》者決不爲三陽二陰躁介之爲，則三陽二陰可以無矣，何有於《需》卦哉？事可爲即爲之，與未可爲而當少需焉者，無世無之，無時無之，無人無之。聖人視《坎》上《乾》下有進而遇險當少需之象（二），故名卦曰《需》，又分爲六爻，縷陳吉凶，以遺後世。故君子臨事，一日不可無《易》也。《需》之時二陰作難，陷一陽於艱險之中，彼一陽者又剛健中正，可輔以有爲，在下三君子同德比義，力可以救，雖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可也，豈當以躁爲戒耶？湯武可輔，故伊尹、太公望之徒奮然興起，後世不以爲躁。東漢桓、靈昏弱難輔，三君八俊不顧成敗，出撓大禍，固深可痛悼，然亦李固輩有以自取也。三陽或言吉，或不言吉凶，皆有深旨。九三致寇近災，若濱於危殆者，然天下事隱忍不斷則利害不決，雖聖人亦不得已而爲之，湯、武是也。《書》曰「紂克予」，「唯予小子無良」，聖人固未嘗以萬全自予，抑亦敬慎其事，庶幾不致於敗事而已。二陰者，四陽需時以治之之人也。坎，陷也，猶六也。四在坎前爲出穴，六在穴後爲入穴。小人愚，不見成敗，敢以其陰柔之質出穴以抗三陽，故傷。傷而後聽從，小人之情固如是也。六退於五後，不敢當三陽之進，比四爲無罪。君子度其無能爲不足慮，則亦捨之而已，上因之而吉也。王輔嗣之學獨行八百餘年，近有伊川，然後《易》與世故通，而王氏之說爲可廢。然伊川往往捨畫求《易》，故時有不合。又不會通一卦之體以觀其全，每求之於爻辨離散之間，故其舛誤十猶五六，甚可惜也。

區區之見，如《需》於說，文繁不及具說。意足下詳其說，苟無大叛於理，宜即《需》以求其餘。求而不得，不若姑從伊川而已，無鑿其成理以自異於先儒，甚善。《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一一。

〔二〕上：原作「之」，按《需》之卦象爲☵，即《坎》上《乾》下，據改。

答晁子止論易書

某蒙以《廣傳》示誨，伏讀深研，盡棄某鄙見曲說以從精當之旨者非一條矣。獨一二義有可疑者，輒具疏所以，上滓瑩聽。又辱矜憐，不以其終不可告語，詳說指味，俯迪蠡冥。披味至言，欣懌何已！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教者之心，亦欲人於問答之間時有違異，然後相與趨其深思。故開益之餘，輒入反其一二，以須卒教之也。《履》言「柔履剛」，以六三一爻言；「說而應乎乾」，以《兑》《乾》一體言，敬聞命矣。但「履虎尾，不咥人」之亨，繇辭也，彖所以釋之。今引彖以配繇爲二，似非近釋繇之意。若作柔履剛、說應乾，是以雖履虎尾不咥人，而于其亨如何？「履帝位而不疚」者，亨之事也。如此統彖以歸繇，於理爲順。蓋五居尊位，秉承皆剛，其應亦剛，宜其過剛則病。彖申言柔履剛、說應乾，故履帝位而不疚，光明者履之，所以爲亨也。《漸》之得位，指五而言，蓋孔氏舊有此說。今重辱疏示，以直主於五則凌節躐等，非漸之義，謹受教。然一

二讀之間，「得位」、「其位」便有二義，猶似太鑿，幸更入研思也。《艮》言不獲其身爲在我，不見其人爲在物，理誠甚明。然《廣傳》之作，以示無窮，今大判其渾全之體，使後學無以致其思，非傳遠之道。某獨概以止義者，非謂止於一曲也。天下時事有可爲與不可爲者，聖哲於此行其所當行，止其所當止者而已。《艮》也者，止其所當止云耳。而彖并論行止動靜者，蓋行止一道也。可行也，聖人以其止者行；可止也，聖人以其行者止。行止繫於時事者不同，變通存於聖人者無二，故并論行止動靜，然後可以盡艮止之義。愚意以謂捨物我而概以止義則行在其中，可以粗喻微言於簡約矣。再三之瀆，伏紙汗下，伺台旆啓行，即趨道左瞻別，卒聽其是否也。《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一二。

上宰相書

某聞窮困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此古今之常談，在某之身最爲切至。何也？某曩嘗一至闕下，逮今蓋十有二年。當時自丹稜令而得萬州，超資躐等，溢其意望，固已荷大丞相拔擢之恩矣。到官視事，頗自竭其介介之節，期無愧負。相司者不之察也，直則以爲抗，誠則以爲妄，夤緣猜嫌，輔以讒間，遂蒙重劾。吏兵不滿數十，無以給使令，而劾以跋扈；承安撫司行移閱保甲也，而劾以募兵。趙諗恭州人，某資人也（二），偶與同州。方諗爲逆時，某固未受生，甚者劾以爲我諗遺類，駕虛鑿空，無所根據，然其設意必欲盡其族類乃已。當是時，毒焰熾烈，天日在遠，家族性命把握於悻怒者之

手，第未即碎之也。雖有天地，何能覆載！雖有父母，何能生育！惟大丞相端坐廟堂，洞視萬里，事情真妄，如在目前。一日開狴犴而出之，然後家族再保，性命更生。然則謂大丞相之於某覆載之德踰於天地，生育之恩過於父母者，孰不以爲信然耶？自是以來，蓋又十年矣。屯遭狼狽，再丁家難，由是不能一造朝廷，嚙指雪涕，仰謝大恩。然其中之所存，豈不憫然知所歸嚮哉！今者困頓所迫，猶敢冒其簡慢之罪，私有所請。某家本窮空，方幸得祿仕時，僅糊其口，失祿以來，重以患難，丐貸閭里，以活朝夕。及其久也，朋友殆至疏棄，親戚尋亦厭倦，敖敖待哺二百餘指，憫然無所圖矣。窮困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今日之急，捨大丞相其尚誰告哉！切見某官闕員已久，某履歷州縣二十餘年，更事既多，因曉文法，若蒙陶鑄此闕，則今日拜命，明日得祿，拯其飢寒，無便於此。設此闕已有所授，止得宮祠，粗沾微廩，亦足以助其旦暮之急。使因此濟贍，得不遂填溝壑，尚須叩首鈞墀之下，面致其懇，然後退伏田畝，死無所恨。《易》言十年乃字，十年不克訟，蓋言其久也。某蹤跡蹭蹬，殆將十年，不爲不久。大丞相前日既已推肉骨返魂之恩矣，至於振其乏絕，俾遂視息於世，蓋若終始之事，惟其鈞慈，曲賜矜憫。情迫意切，冒瀆尊崇，無任戰灼恐懼之至。不宣。《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八四。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六。

〔二〕某資人：疑有誤。按趙諗江津人，建中靖國元年九年反於渝州，見《東都事略》、《九朝編年備要》。馮時行壁山人，壁山、江津同屬恭州，故云「偶同州」。若爲資州人，則不得云「同州」也。

全宋文卷四二六七

馮時行 三

上岳相公書

虜人敗盟，五月間渡大河，徑趨長安，六月初叩鳳翔石壁堡，其意真欲俯拾四川口屯戍，非復前數年之比。自吳侯不幸之後，分屯略盡。今者倉卒調發，使還舊處，暑中遷徙，人豈樂從？又去年移居，猶未定帖，今復搖動，必失軍心。縱其統帥制馭有方，莫敢不來，猶恐中路散亡，比到舊關，十無四五。昨者朝廷新除諸帥，只在關上，不敢赴官，五路之兵，已復爲虜人所有。而胡宣撫雖致命許國，然軍旅之事，素非所習。川蜀之在今冬，彼有必取之勢，我有必敗之象。朝廷自渡江以來，十餘年間，虜人竭力相圖終不得志者，蓋相公及一二大將爲長江重鎮，而吳侯一軍作上流屏翰，勢如柱石相扶，首尾相應。設使此虜今冬遂得川蜀，控帶上流，俯視吳楚，是猶一柱已摧而餘柱皆側，其首已斷，其尾可知。不謂相公及一二大將必賴川蜀以爲強雄，論其形勢自然如此，此社稷存亡之大憂也。

凡數大軍，獨相公一軍前當其衝。然則今日川蜀之事，即相公之事耳。與其形迫勢蹙，仰而拒之於荆楚之間，孰若長計遠算，舉而擲之於數千里之外。以相公之威望，虜人素所畏服，若能以數萬之衆徑趨商虢，使必聞聲股慄，望風破膽，豈徒保衛川蜀，必能據有關陝。蓋虜之敢冒大暑交鋒刃者，直謂川口無備，意欲直造成都，如入無人之境。今相公大張聲勢，直以銳師衝其腰脅，虜人倉皇出於意外，氣奪神駭，有必敗之勢。五路之衆及南北山潰散軍伍，方其無所適從，心志未定，以相公素望臨之，壠畝之民皆可爲兵，招納叛亡，百萬之衆長嘯可集，人盡爲用，則其勢百倍。吳侯舊軍分在秦州者凡萬餘人，全軍不動，今在鳳翔，與敵相當。分在熙河者惟親兵數千。隨主帥來與鳳翔并力。其次稍稍歸附及仙人關所存者，共有帶甲三萬以上。相公若出軍商虢，與之合并，則氣勢復全，猶病而復壯，老而復少。背劍門、倚商嶺，西嚮爭敵，有萬全之理。此虜窮凶極毒，反復變詐，不爲人鬼所容。方今朝廷有勁旅三十萬，謀臣猛將，撫髀扼腕，爭欲斃敵。虜方極其姦凶，必欲覆我宗社，殄我邦家，朝廷之勢，不得與之俱存。出不得已，當一大舉而決之，是未必不爲此虜滅亡之日、朝廷興復之辰也。自今至冬，尚餘數月，相公慷慨上章，攘袂奮發，率先諸軍，首啓戎行，功業成於一時，名聲昭於無窮，其與日復一日奄奄待盡者，豈可同年而語哉！虜之本志，力圖川蜀，必遣餘兵，羈制江淮。若朝廷緣此不肯分力以助川陝，止屬書生用其見衆以當大敵，則四川決非我有。四川一失，東南利害愈重，不待言而可知。昔王濬之破吳，楊素之破陳，李靖之破蕭銑，正用此勢，前事之明驗也。若謂東南大駕所在，如相公全軍不可暫輟，亦願具此利害，聞之朝廷，遣知兵大臣陝西素所畏服者，

於數大軍中各分萬兵，輕裝疾馳，與川關見衆并力，庶幾依山阻險，足以翰蔽上流之地，少寬東南追蹙之憂。蓋思其上者不得，又思其次也。伏惟相公忠勇壯烈，柱石本朝，德望威名，夷夏充滿。古語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蓋言始之爲易，中之爲難。今日正當社稷安危存亡之機，成則家國俱榮，敗則前功俱廢，豈宜循常守舊，不一振發以身任天下哉！某卑賤暗劣，無用於世，但有區區憤激之心，日夜之所冀望以尊主庇民者。如相公之賢，獨一二數耳，故敢陳其狂愚，冒瀆嚴重。諒蒙推古人采擇葛藟之心，少加裁納，天下幸甚。《永樂大典》卷八四一四。

答于守論備員介僎書

某伏承郡庠奉明詔行鄉飲酒禮，蒙不鄙固陋，遣州學職事下致書疏，使備介僎之位。夫鄉飲酒，堯舜三代之禮。聖時丕平，方追述帝王盛致，以幸斯世。今獲參奉耆德，周旋揖遜之間，不勝大願。然有愚慮，仰恃高明，布之德覽。某竊惟鄉飲酒，所以叙秩長幼，使民知尊長養老，入孝弟、成教化之具也。故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六十至九十，籩豆有加。恭之爲郡固狹陋，然六十五十而上，士之躬服仁義孝悌，有聞者尚多。某年未五十，遽使加於有年德者之上，似於禮意不合。某躊躇彷徨，重違盛旨，用是詳味《禮記》經傳之文，求可以拜命者，至于再三而不可得。孔穎達之說曰：「鄉飲酒禮，賓賢能，則用處士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皆以年少者爲之。」經無以年少

爲賓介之文，而孔氏敢爲此說者，蓋賓禮賢能，理必取夫未仕者，壯者、老者則既仕矣，已嘗賓禮之矣。今茲獨以進賢爲主，詩所謂序賓以賢者是也，宜其以年少爲之。雖均鄉飲酒，而其用則異。至於釋六十五者之文，則以爲正齒位之禮。然則方其賓賢，以賢爲序，年齒在所不論。方其序齒，以齒爲序，賢固在其中矣。今者郡學所行賓賢邪，某已嘗再命於朝，非處士也；序齒邪，則宜據經傳取六十五而上者。今使卑凌尊、少加長，非惟於禮意不合，抑亦奉行詔書有所未當。某比方除喪，未嘗獲讀鄉飲酒禮書者，今因革損益之宜，所未及知。然料其大略，必本經傳，無大同異。使某備衆立侍，以聽政役，敢不疾趨承命？遽加之介僕之間，則未敢拜賜。某伏聞涓辰在邇，恐遠城府，不即奉教，已齋沐伏近郊次，傾聽明訓，乃敢進。冒瀆恐懼，不宣。《永樂大典》卷一二〇七二。

答李悅之書

某再拜：奉違之久，如想古賢哲，日不置也。馮某人至，備聞啓處之詳，足以開慰。即日春晚，伏審神仙無事之職，履況清裕，爲喜。中間蒙惠書并劉夷叔記文。某久不奉報何也？老友以愛忘其非，乃命以馮公，又使夷叔筆其說刻之石，老友何其自得之淺也？古之人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謂之論世尚友。此孔子以堯舜文王爲友，孟子以孔子爲友，其下揚子、荀子以孔子爲友。射者之志於的，射而志的猶不能中，況又不志的，則射東中西矣。況士須蓋棺

五百年後，是非乃定。如僕不答老友書幾半年矣，老友必思舉其榜與記而棄之。作事如此，豈理耶？吁，老友之賢世無有，今世士汙穢冗雜以爲計，而老友忍窮蹈義；今世士諂媚苟且，而老友獨耿介不屈。中心之所得與夫所稟者，某贊嘆所不能盡。但亦有病，病在不容不同類，不能沉潛剛克。嗚呼，人世如此，安得不隨波逐流以全真耶！故孔子有危行言孫之說。堯舜時可謂古矣，彼時已有九德之說。蓋不相濟不足以爲行，不相雜不足以爲文，况寥寥萬世之下邪？某有病，望老友砭石俱下；老友之病，亦不敢相扶持。與公相友盡此矣。至於希慕望遠，追思古人，勿近取也。碎其石，火其榜，勿取銷於悠悠之人，乃所願也。恩恩，不宣。《全蜀藝文志》卷二九。又見《蜀藻幽勝錄》卷一，同治《壁山志》卷一〇，民國《合川縣志》卷五八，《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六。

謝秦丞相小簡 一

調元秉鈞，道洽覆載，天眷宗社，鈞候動止萬福。某即蒙生息大造之恩，謹冒昧具狀上瀆。仰惟天稟粹全，涵養充實，神明所蘊，妙參元化。益祈與聖賢千載一時之遇，保思康寧，以副天人之所屬望。伏以某官道協天人，德流夷夏，仁義之澤，薰爲至和。大而山川鬼神^(一)，莫不清寧；微而鳥獸草木，咸遂生植。蓋干戈紛擾之日未遠，皆天下所共見^(二)。以古準今，則太平之象可得而言矣。某廢黜有年，荷鋤扶犁，從事田畝，日與山夫谷老休息至化。時和歲豐，物無疵癘，故得不填溝壑，以

迄於今。蒙被更生之恩，由是贊論功德，出其誠悃，不自以爲諛，伏望恕察。《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六。

〔二〕大：原無，據《宋代蜀文輯存》補。

〔三〕共：原作「未」，據右引改。

謝秦丞相小簡 二

仰惟某官盛德大業，高出前古，天下士大夫蓋嘗探求其所以至而莫得其端倪。但見端坐廟堂，酬酢萬機，以物處物，各當其方。退而燕私，絕聲色貨利之欲，薰香靜坐，翫味簡素，如山澤癯儒。是若可得而聞者，以能超古人之萬萬。至於道心精微，與天地同功，其所感召，有非人力所能致者，則非庸常可得而測。是故當求三代，與周化無間矣。孔子弟子，智如其師，靈山之徒，贊誦佛祖。某叨蒙大恩，輒陳識者之意，以見歸依之心。《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六。

謝秦丞相小簡 三

竊以宮祠之典，允謂優恩。或年德孤高，宜優其晚節；或賢勞王事，當錫以燕閒。縱其甚寬，寧及罪廢。豈謂某官行孔孟之恕，寶老氏之慈，一視同仁，無間遠近，雖如某罪累湮沒之久，披拭湔洗之恩，振其零丁，亦叨此數。拜命之日，質之天地，託之神明，誓持啣戴之恩，盡於糜捐。輒有啓事，叙此悃悞。顧其朴澀之詞，安能寫心！《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六。

謝秦丞相小簡 四

歲事戊午，蒙被君恩，獲至闕廷，瞻望嚴崇之尊。自此忝叨郡符，遂遠泰階。繼以迂愚貽譴司察，由是絕於造化生成之門，姓名不登於記史蓋十有三年矣。其於鈞衡之重，可謂至疏至遠。仰惟某官廓如天地，以厚德深仁，芻狗萬物，收茲微賤疏遠，並蒙大恩。振其廢墜之蹤，錫爾優閒之祿，僥倖所期，不謂至此！雖至道善貸，漠然無心，而微物受成，如蒙私德，欲伸銜荷，莫知所云。《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六。

謝秦丞相小簡 五

爰自束髮以來，粗親紙筆，積日滋久，入其流。中年公家罪、私門釁，撓拂心志，舊業荒疏。然虛華之氣，以憂患而盡銷；盈虛之原，由履歷以自見。於是粗窺六經張弛之用，窺見聖賢心術之蘊。每恨以百指累心，未遑究業。及今仰蒙大恩，賜以無事之祿，杜門却掃〔一〕，優游卒歲，誓當研精極思，深伏長引，薰此心香，仰酬造化。如其不至，猶是用心。率以自陳，伏紙戰汗。《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六。

〔一〕却掃：原作「歸却」，據《宋代蜀文輯存》改。

謝秦丞相小簡 六

惟蜀不罹兵革，民物全盛，自近以來，年穀屢登，今歲又復大稔〔一〕。遐邇之俗，薰陶大化，鼓腹擊壤，歌詠昇平。仰惟生民休戚〔二〕，鈞慮所存，故敢以耳目之所見聞之於執事〔三〕。僭率之罪，莫知所逃。《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六。

〔一〕復：原作「隨」，據《宋代蜀文輯存》改。

〔二〕民：原作「成」，據右引改。

〔三〕執事：此上原有一「下」字，據右引刪。

上程侍講小簡 一

台座至天彭已數日，不審爲況何如。干將、莫邪之器，有百鍊之精，故其利無前。閣下方以文章事業受知君相〔一〕，而忽逢短毀，此正古人之所常然者，造物未必不以此撓拂成就而大振耀之也。天下縉紳士大夫，孰不翹首傾心以望側席之招！如某尚未死滅，尚冀得朋友之力，湔洗罪垢，其所覬願，百倍於儔輩也。窮通之際，古人所難處。漢獨一賈誼，聞道一出長沙，悲憂無聊。夫內有九鼎之重，在外者不啻一羽。伏惟深入聖賢闢奧，恬然於中，人莫能窺其涯際。異日富貴鼎來，徐起而受之，如所固有〔二〕，區區有望於台座也。《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八。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六。

〔一〕業：原作「蒙」，據《宋代蜀文輯存》改。

〔二〕之：原作「心」，據右引改。

上程侍講小簡 二

久去誨色，近一見獲侍教者三月，嘻笑飲食，無非訓迪。既已歡忭自深矣，以遂得見隱居賦什，粲然盈編，掃其浮雲淡月之餘習，而直以大雅中正爲音。其諷刺歸美，於修身行己補於世教者甚多，所謂大羹玄酒，有典有則，薄滋味不必他求矣。今世人以佛家利人接物爲功，然空寂無相，非定慧所不能了。如新篇理道坦然，孩提之童亦以開悟。倘遂交口教授，其爲防備閑範，力不勞而功過之。前日卒卒不能具錄，敢望特爲寄惠一篇，庶以爲坐銘。多荷。《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六。

上太守劄子 一

某蹭蹬之跡，竄伏田畝殆二十年而得竊食蓬山。驅馳之官，未及弛擔，已被黜逐。自是益知賦分蹇薄，誓入深山，與田夫野人雜處，以待老死。邇者又蒙諸公憐念，俾承乏邊壘，恩德甚大。然某幽棲之志已成，伏臘之計已足，諸公憐恤之恩反爲山林曠寂之擾矣。到官便丐祠祿，計不出初秋，必遂解紱以去，未即詹奉，實勤向仰。惟幾爲時調節茵鼎，以係四海顒顒之望。《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

五。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六。

上太守劄子 二

仰惟台座從容禁近，忠言嘉謨，所以裨益宗社大計，無愧前哲。凡所論奏，搢紳傳誦。某雖在山林，頗聞一二，竊爲吾黨賀矣。蜀西南奧壤，人材生於其間，章章見於竹帛者，世不乏人。而台座仁義積蓄於中，猷爲著見於外，以是進退，誠可以繼前人之雅踐，爲後學之賢規，此某所以欣躍而贊誦者也。伏承涓吉褰帷，已諧開府，伏審即日爲況無不佳勝。台座以隆重之望，侍從之貴，俯臨鄉郡，想見一笑一嘖，無非豈弟之澤。未召還間，或上章丐閒，優游林野，以須旌車之召，以全出處之節，在台座可謂綽綽有餘地矣，某豈勝歎慕之情！《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五。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六。

上太守劄子 三

某往者備員萬州南浦縣令，台座還自東南，天與厚幸，邂逅獲識英表。自此夤緣雅入眷照，殆三十年矣。杜門窮居，人事廢絕，所以聲聞姓名不至記史，已深愧負。至於台座入踐華貴，聲光耀赫，

某猶不敢以尺牘溷浼者，實以台座知識布滿海內，蜀之朋從親舊比比皆是，孰不仰下風而望餘澤者！某一意田畝，無所希求，不敢復自贊其困窮，與諸人雜陳於聽覽，重爲煩溷。仰惟高明，必能深賜體照。《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五。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六。

上王帥劄子

某竄伏草茅，於台座初無一日之雅，猥以虛疏，過蒙知遇。茲者千里趨瞻，若無一言備葛藟之詢，殆非門下所以深知之意。某竊見台座決遣兵民之務，明敏如神，初不妨閒燕，無廢嘯歌。惟盛德謙尊，凡應接賓客，待遇僚吏，過爲委曲優厚，由是爲政事之際，略無閉閣清暇之隙。夫用約則心靜，心靜則神生，然後慮遠而見微。且全蜀大計，甲兵財用，雖非全寄於台座，而保固根本，彌縫間隙，使主財用者有所賦取，主兵甲者有所仰給，如主餽客，如母乳子，則所係在台座者亦既甚重。而其間事機有藏於冥冥，非但耳目之所常接，朝夕之所常行者，便爲保蜀之樞要也。惟備常禮以隆安際，使禮簡而情親，委細務以屬賓僚，使體大而綱舉，然後以靜制動而常靜，以安圖危而常安。《易》之繫辭有曰「精義入神以致用」，古之聖賢立事建功，悉本諸此。伏惟少賜留神，幸甚。《五百家播芳大

上太師詩文劄子

某具申稟目，恭想已徹鈞几。華年災厄，瀕於死所。遇病悸少定，何能用意翰墨事？典其籍乎以見古人「二」，豈如獻之師席，亦足以知名。人雖廢而學不敢廢，庶幾無負平生教載獎與之恩。有詩文各一通，謹致帳下。某干冒鈞嚴，無任震懼之至。《永樂大典》卷九一七。

「二」「典」疑當作「與」。

資治通鑑釋文序

紹興三十年三月

太史公作《史記》，於《尚書》、《春秋》、《左氏》、《國語》之外，別出新意，立本紀、世家、列傳，後之作史者皆宗之，莫敢有異。獨近世司馬溫公作《通鑑》，不用太史公法律，總叙韓、趙、魏而下至于五季，以事繫年月之次，治亂興亡之蹟，并包華夏，粲然可考，雖無諸史可也。又自黃帝下屬五季，貫穿成書，皆出司馬氏一家之手，此又不可得而知者。《通鑑》之成殆百年，未有釋文，學者讀其書，間有難字，必捨卷尋繹，淹移晷景，一字既通，則已忘失前覽矣。於是眉山史見可著《通

鑑釋文》三十卷，字有疑難，求於本史，本史無據，則雜取六經諸子釋音、《說文》、《爾雅》及古今小學家訓詁、辯釋、地理、姓纂、單聞、小說，精力疲疚，積十年而書成。吁，亦勤哉！夫無用之學，聖賢所不取。古今以文章名世傳後固不少，雖傳矣，未必真有補於世。見可精索而粗用，深探而約見，不與文人才士競能於異世，而爲後學垂益於無窮，亦可以觀其用心矣。見可名炤。嘉祐、治平間，眉州三卿爲搢紳所宗，東坡兄弟以鄉先生事之。見可即清卿之曾孫也，溫恭誠信，見於言貌。年幾七十，好學之志不衰，其猶所謂古君子者歟。紹興三十年三月日，左朝散郎、權發遣黎州軍州、主管學事縉雲馮時行序。《資治通鑑釋文》卷首，宛委別藏本。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四八，《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九，《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六。

梅林分韻詩序

紹興庚辰十二月既望，縉雲馮時行從諸舊朋凡十有五人，携酒具出西梅林。林本王建梅苑，樹老且大，可庇一畝。中間風雨剝裂仆地上，屈盤如龍，孫枝叢生直上，尤怪古者。凡三四酒行也，以「舊時愛酒陶彭澤，今作梅花樹下僧」爲韻，分題賦詩。客既占韻，立者倚樹，行者環繞，仰者承薌，頰者拾英，吟態不一，皆可圖畫。是行也，余被命造朝，行事薄遽，重以大府衣冠謁報，主人饋勞，酬對奔馳，形神爲之俱敝。諸公導以斯遊，江流如碧玉，平野秀潤，竹塢桑疇，連延彌望，民家十十

五五，籬落雞犬，比閭相親，不愁不嗟。余散策其間，蓋不知向之疲薾厭苦所在也。昔人謀于野則獲閒暇清曠，有爽于精神思慮，遊不可廢如此哉！又況所遊皆西川名俊喜事者耶。詩成，次第不以長少，以所得韻之先後聯成軸。客十有五，韻止十四，呂義父別以詩字爲韻。又有首眩詩不成者，缺樹字一韻，余過沈犀，樊允南監鎮稅，語允南補之，諸公又屬時行爲之序。十五人者，成都楊仲約、施子一、呂周輔、義父、智父、澤父、宇文德濟、呂默夫、杜少訥、房仕成、楊舜舉、綿竹李無變、潼川于伯永、正法寶印老、縉雲馮當可。嘉慶《四川通志》卷四九。又見同治《璧山縣志》卷一〇，民國《三台縣志》卷二六，《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六。

釣魚山回禪師語錄叙

五祖晚得南唐慥暴生獐、凌跨勤遠、天遁地窄、投老大隋回道者，以運鎚攻石之手仰擊堅高，出力既粗，一鎚便透。歸坐釣魚山下，垂崖峭壁，十倍其師，狼毒砒霜，不容下口。其徒彥文更不瞥地，要取餘毒散施諸方。余恐後人不著便宜，自取僵仆，故爲叙引，以冠前文。《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六。

書郭秦公事實後

契丹乘石晉之敝，得所欲，故狃於前利而有景德之寇。真皇一戰却之，勝而不殺，曲從和議。自是南北之民休養生息，蓋百有餘歲，天地恩大也。然敵自此益驕蹇，時出不遜語，搖撼中國，有不可忍者，亦由景德含容，不究天討。彼雖敗北而去，終謂中國畏之。靖康之變，神州赤縣蕩爲茂草，其禍又大於石晉。自此輕侮中國，則又非前日之比，異時不待較而可知之。雖能掃清中原，然非若漢光武、唐太宗馘其君長，空其巢穴，奪彼太阿，持其柄，指銳鋒以嚮之，吾懼中國終不可以爲國也。然而天下皆曰未易言也，不知禍福倚伏之數、理亂消長之機，天時人事，忽有符契，其事易於反掌。書生固不知兵，理勢不容不識。常恐溘先朝露，不以其身親見之，中夜以思，不覺攬衣而立。河西郭時聖，出示其曾大父秦公奏議，其言「蠢爾弄兵，又何畏憚？合八州思漢之民，一舉可服」。秦公平生用兵，算無遺策，非僥倖一勝者。是時西有元昊之擾，朝廷方悉力支吾，而秦公敢出此言，必成算已定，敵在目中了矣。安得起公於九原，與之商較今日事機哉！

《縉雲文集》卷四。

書孟子指要後

余讀《太史公書》，見六國合縱連衡，疲於奔命，以次滅亡，未嘗不掩卷嘆息。知仁義之道，爲古今安靜藥石。當是時，孟軻氏和爲飲劑，扶而沃之。六國君臣斷不肯下咽，馨香所及，輒哇噉反走，甘心於游說攻戰之鳩毒。孟子沒不百年，皆溘然無一存者。秦最後發狂嗥呼以斃。如廉頗、李牧、平原、信陵之屬，當時以爲賢，後世猶仰之。彼適足以厚其毒，促其亡而已。孟子所謂善戰、連諸侯、辟草萊、任土地，當服刑戮者也。秦滅漢興，劉季天資與仁義暗合，方之三代猶十跌其七八，已能維持大業爲四百年之久。嗚呼！孟軻氏仁義之說，何其信而有徵、彰明切著如此？武信劉誼夫，盡心於七篇之書，離其事合之，各以其類相附，開卷了然，若指諸掌，謂之《孟子指要》。余語劉誼夫，宜益考太史公論載列國滅亡大槩，與其歲月去孟子若干，而附於孟子之文之次，庶後世明知三代用仁義之福，戰國棄仁義之禍，如是而孟子之言益尊且信也。劉誼夫以爲然。故書以爲《指要》序。

《縉雲文集》卷四。

全宋文卷四二六八

馮時行

四

題定軒堅師紙扇

子以是風之所由生邪，箱篚之所藏，几案之所相仍，何以飄然之不起？子以風之作也，其自作也，無與於此，坐煥宇，處煩室，何以勞子之臂指？子當於其未動而求其所以動，於其既動而求其未動之始。若然者，子且於非風非紙之間，坐得清涼之理矣。《縉雲文集》卷四。

題三緘金人圖

余少讀《家語》，已知有周廟金人之戒。浮沈人間世，老矣，而卒蹈其禍，蓋誦其文而違其實者，書生之常患。困而始學，敗而後悔者，中人之常性。今觀趙持正此圖，不覺凜然如近冰雪，吾其免乎

哉！《縉雲文集》卷四。

題王逸民小景

王逸民作瘦梅枯木林壑小景，其筆墨難於豪放而易於淡泊。高牙大纛，騎從赫奕，政自快人，而水邊林下，幅巾杖屨，自別有一種氣象。《縉雲文集》卷四。

題墨梅花

騷人以荃蓀蕙茝比賢人，世或以梅花比貞婦烈女，是猶屈其高調也。王逸民以淡墨作寒梅雙影以見貺，余目之曰「此孤竹君之子也」，座客頗以爲有見之言。《縉雲文集》卷四。

跋塾江廖持正二記

塾江廖持正作《法華禪寺法堂》、《化先度法橋》二記，不遠數百里，馳以示縉雲子，以求印可。夫世之學道者，與之說有則滯入形相，與之說無則流入虛空，如狗逐塊，無有是處。持正拂去兩邊，

妙主教外，甚爲奇特。然在縉雲門下，別當下一轉語。鳳凰非人所常見，或人自謂親見鳳凰，人爭問之鳳凰何所似，或人答之曰，首如雉而華好，羽毛五色，尾數尺許，足如鷄，其立高如人。衆皆信之。又問不知何食，或人曰食穀，衆皆撫掌大笑。余因戲謂持正曰，有人問鳳凰何食，切毋答以食穀也。持正見此，亦應捧腹絕倒矣。《縉雲文集》卷四。

跋會景堂記

余同眉山唐立夫觀此文，古渝山川、風物、古今，盡於此矣。余讀之，莫之許。立夫論文章，多不可前人，獨謂此爲奇作。以立夫之言一再復，然後見其汪洋紆餘之體。其間云北岸有塗山，南有夏禹廟、塗君祠，以今考之，南北誤矣，當改爲東岸有塗山，山之麓有夏禹廟、塗君祠云。《縉雲文集》卷四。又見民國《巴縣志》卷三。

跋山谷書木假山記

黃太史用筆調和，收藏遒勁之氣於筆墨中，無一點暴露。俗人見他人書如寺門前金剛，筋骨俱露，便謂魯直無力，可爲一大哈也。《縉雲文集》卷四。

跋東坡畫論

蒲永昇畫，遇東坡先生可謂幸矣。後世伎藝，如永昇或不難得，而收名定價，則曠絕無人。三復斯文，重興嘆惋。《縉雲文集》卷四。

跋老蘇書帖

此書法律不足，韻度有餘。蜀人本不能書，元祐間，東坡始以其筆畫名世。其法雖出於二王，其實已濫觴於老蘇泉源中矣。《縉雲文集》卷四。

濟水入于河

答人書說四事〔二〕

《洪範》五行，一曰水。水，五行之先也。五行至靈至神，非人理可得而推。在天爲經星，又爲緯星，自爲經緯以致用。在地爲金木水火土，爲八卦，爲人，爲禽獸草木，爲溫涼寒暑，相生相克。自爲君臣父子夫婦，無毫髮之物不屬五行者，亦可謂神靈矣。既神既靈，則濟水入于河，能不混雜，

又溢爲滌，神靈之所優爲者。子獨見於水合，水則無別，故爲是說，此己意也，以人理言也。四瀆江河淮濟以其不爲諸水所并，自朝宗于海，故祀以爲瀆。如子之說，則祀典之內，一瀆廢矣。夔子之東不一里，江之北岸沙石中有鹹泉，可以爲鹽。深冬，大江水落石出，月明霜清，人見此泉如白練，自江南橫截大江而北，此耳目之所見者。孔氏注《傳》，於義理或疏，至於山川名數之精覈，豈後人所可彷彿？子不惟是之信，又欲刪改經之正文，曰「浮于漚，達于河」者，不可之大也。切以爲戒，切以爲戒。《縉雲文集》卷四。

〔二〕按指以下四篇。

舜命夔典樂教胄子

堯舜之時，無六經諸子百家，欲教胄子，將以何書？古之胄子未學時，亦今之童蒙也，必先之以誦數。既無六經諸子百家使之誦習，何語誦習？樂章也。「詩言志，歌永言。」志者，心之所之。所之有二，正與邪而已。孝悌、恭儉、慈愛、忠信，正之類也；淫侈、悖慢、驕矜、詭詐，邪之類也。詩言志，所言正之類也，必非邪之類也。自童蒙使之誦習正言，既誦習，必從而歌之，又從而被之金石管絃，邪心何自而生？此教也，教由外也。舉其外如此，必能感發其中心，所謂樂則生，生則烏可已

者，此所以教也。若子之所言，寓所畏於樂。古今聞畏刑也，未聞畏教也。至於「以樂之緒餘，用於天地鬼神」，此尤害理者。愚曰使天神降，地祇格，人鬼享，此非精誠有以感格，何以得此？以堯舜爲祭主，以夔典樂，是時無樂工，惟用所教之胄子以爲工。君臣上下，無一人有毫髮邪心者，所以感格天地鬼神，至於鳳凰儀，百獸舞，此樂之大成也。教胄子樂之始也，請深思之。《縉雲文集》卷四。

堯典謂之虞書

《詩》《書》經聖人刪定，皆寓深旨。堯、舜、文王，孔子心所敬服，以爲古之聖人，無如是三人之德者，故《詩》《書》之首，示尊敬之意。尊敬之意何以見？於《書》之首尊堯，《詩》之首尊文王。尊堯，故《堯典》曰《虞書》；尊文王，故《關雎》以下繫周公，《鵲巢》以下繫召公。何以見其尊堯、尊文王？凡人稱天子曰「陛下」，太子曰「殿下」，朋友親戚相問訊，尺牘往來，曰「閣下」、「足下」，尊之不敢直指其人。故堯之史而曰《虞書》，文王之詩而曰《周南》、《召南》也。然則何以不尊舜？舜爲堯之臣，既借舜以尊堯矣，無以爲尊也。然尊堯，則舜可知其德同也。六經之首，皆有所尊。《易》尊《乾》，《春秋》尊王。不敢以《彖》、《象》之辭繫之於卦辭、爻辭之下，特與他卦異者，所以尊《乾》也。「元年春王正月」，元年春，天也，王即次之。然則自天而下，無尊於王者，此尊王之旨也。《禮》、《樂》無完書，使見完書，決有旨意。《縉雲文集》卷四。

盤庚遷都

商之累遷，商之故事也。成湯、伊尹之意也。臣民安於無事、縱逸成俗則遷，國有大故則遷。縱逸而必遷者，蓋縱逸生於無事。今之富商鉅室，或有遷徙，經營卜度，極其力不三年不成，其間慶弔婚嫁，往往而廢，況王都乎？方遷都未定，雖中庸之主，尋常之士大夫，淫侈游畋之事，有所不暇。故商之先王以遷徙勞役其子孫臣民，以損其淫侈酖毒之事。故其首篇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先王有服者，先王有故事也。不常寧者，常寧則縱逸之所由生也。國有大故而遷者，棄舊從新，變其臣民心志思慮，以迎惟新之慶，亦常理也。又勞役以節損淫侈之意，亦在其中矣。故其中篇曰：「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當降大虐之時，不懷故居，視民利用以遷，違禍而嚮福，新其民之志慮，以迓新社也明矣。盤庚之遷，必由縱逸，是故其民懷安而怨，若有避禍則不待告而徙矣。先儒往往謂《盤庚》不明言遷徙之故，蓋不詳其文。盤庚言「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旨」，又曰「予若觀火」，其中稱先王故事，章明切著如此，豈有隱藏而不布告者？當時臣民皆知有遷徙故事，故盤庚可率以遷。不從其遷而殄滅之，亦有辭矣。不然，強民之所不欲，適所以致亂矣。以縱逸而遷，有大故而遷，皆言天，曰「先王恪謹天命，罔知天之斷命」，又鮮以不浮于

天時者「一」。天行健，十干周流，晝夜不息，率十日而一周。君子以自強不息，當法天也，可常寧、可懷安乎？商以十干命其子孫，曰甲曰乙曰庚曰辛者，法天之意也。《縉雲文集》卷四。

「一」浮：似當作「孚」。

修成都府府學記

紹興二十九年十一月

紹興二十八年冬，天子命中書舍人鄱陽王公出鎮全蜀，明年四月至成都。下車謁孔子廟，顧見學宮圯毀不治，喟然而嘆，且言：「皇上撥亂反正，易干戈爲俎豆，開立政化，純用儒術，常以萬幾餘閒，手抄六經、《論語》、《孝經》、《孟子》、戰國樂毅、晉羊祜列傳，及圖孔子與門弟子七十二人像，躬爲叙贊，頒之郡國，藏之學宮，以示惇勸，以率斯文，德至渥也。成都西南天府，當是時，學校薦祭無位，肄習無所，其何以仰承聖明休德？」亟命度材計工，涓吉肇事。力不民役，費不民取，易腐敗而新之，與新作而補其闕，凡四百楹，皆敞豁靚深，精堅嚴賁。公來視成，諸生東自荆、夔，西極梁、泮，坌集廡下，歡喜鼓舞，咸願記載，傳之將來。公以命其屬部沈黎守吏縉雲馮某，俾叙其興作之由，且繫以辭。公名剛中，字時亨。其治蜀純用儒術，其有得於經術者，豈第樂易之政，無愧於前人。詞曰：

梗楠於山，魚龍於淵，物生有元。彬彬學宮，蓄儲其中，登爲卿公。聖神宅尊，滌除妖氛，煥以堯文。夏校周庠，達於四方，聲教洋洋。皇曰岷蜀，詩書之俗，誰歟其屬。振其殫竭，孕其俊傑，繫予近列。西南巨屏，綿絡參井，維公是命。皇曰往哉，惟撫惟懷，實維汝諧。漢有文翁，千載吏宗，汝惟其同。公拜於庭，皇亟其行，虎熊旗旌。公來祈祈，致其肅祇，先聖先師。顧瞻頽傾，心經目營，亟命鼎新。刊山浮川，巨桴雲連，徒旅闐闐。己卯仲冬，日旦昏中，涓吉肅工。千趾俱升，趨之烝烝，各奮而登。翔然其成，煥然其明，杳然其深。公其省諸，邦人從之，岌岌嶷嶷。公升於堂，而色而康，嘉言孔揚。諄複誨語，如父如母，邦人鼓舞。歡傳萬口，父兄師友，更相進誘。一日二日，化行洋溢，如風之疾。惟皇作極，貴儒尚德，百王之式。惟公之賢，受命于藩，皇澤遐宣。幹旋樞機，皇曰來歸，蜀人其思。樂石峨峨，矢詩不多，千古不磨。謹記。《全蜀藝文志》卷三六。又見《成都文類》卷三〇，嘉慶《四川通志》卷七八，嘉慶《華陽縣志》卷三九，道光《江北廳志》卷七，同治《璧山縣志》卷一〇，《錦江書院記略》卷三，《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六。

羅城記

紹興三十年

朝廷用兵，恢復陝右，置川陝宣撫使護諸將，治益昌。其後罷兵，宣撫使爲四川制置使，治成都，兼成都軍府事。備關、營屯諸軍凡十餘萬，皆其統御；巴蜀西南與吐蕃、南詔接，由綿、龍包戍

瀘、施、黔，凡三千餘里，皆其鎮撫；合巴蜀六十郡二百餘縣，吏之能否，民之休戚，皆其督察。制置使之任，其重如此，宜其所治城郭甲兵，有以示威武，肅觀瞻，制不軌，銷未萌。乃今城若可踰，隍若可塗，而諸將奔走稟號令，邊吏緩急絡繹關陝，州縣四集受約束，聽期會，與四方逋游士客、豪商巨賈皆肩摩袂屬會府下，觀見大府形勢衰落不振，雖有肅心，不能不弛，輕侮徵萌，陰爲禍胎，詎可忽歟！紹興二十八年，天子命中書舍人鄱陽王公領使事。下車未及，軍民大務，綱條盡舉。已而周視城郭，笑而言曰：「諸侯守在四境，是決不與臨衝相當。譬眉之在人，無與於觀聽食息，然無之，鮮不以爲奇絕大病，悲憂無聊，若不可生，蓋人所當有不可獨無故也。城池固凡郡國所當有，況西蜀視成都爲心膂，餘郡爲四支，又制置使所治邪？」然民方勲於才力，不堪徭賦，乃蒐壯城卒之役於它者三百卒爲黨，備糗糧，具畚鍤，以受兵司，分董其役。課功惰，明賞罰，人不告勞，歡呼就事。居人咸喜，羊豕醪醴，犒勞踵至。權輿於二十九年五月，迄明年十月。城比舊凡周四千六百丈有畸，雉堞莊嚴，溝池深阻，氣象環合，頓成雄奧，遠近縱觀，駭愕歎異。既又表丈尺而以三百卒者分主之，遇闕則補。倅幕月一巡，帥守季一巡，有不葺，坐其人。如是守之，不以數十百年而不壞。公曰：「是役也，費公帑十有六萬，而九邑之民一毫無與，以官自有壯城卒，而卒自有衣糧，故可不勞不費而集事，是宜具載本末，以告來者。」遂以命其屬部沈黎守吏馮時行。夫《春秋》書城防、城虎牢之類凡三十餘書，蓋備不虞、防未然，政之大經。公當晏然無事之日，爲有事之備，使遇仲尼，當獲大書。下吏既聞命矣，其何敢不勉！公名剛中，字時亨。初，召對便殿，詞氣壯偉，上察其器識可任大

事，擢左史，遷詞掖，繼授以蜀政，行且大用矣。《成都文類》卷二四。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六。

丹稜縣夫子廟記

紹興三十一年

浮圖氏之書，專以禍福恐迷世俗。人聞敬佛得福，毀佛得禍，莫不崇信恭恪。塔廟布滿，雄傑煥麗，過於王者。吾夫子所言，皆古今不易之道，非有信證，不出諸口，其肯以怪譎汗漫之說雜亂典訓？人亦無所恐懼歆羨，故祠廟淒冷。今獨國郊若州縣乃僅有之，未嘗有以己意私自薦祭者。惟丹稜之東館、柵頭二鎮，士類滋多，嘗自誦其言、學其道，有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以義、以親、以和、以別、以信。郡國三歲賓興，被其惠利，至爲公卿大夫以受其祿。而春秋二祀，距州縣迂遠，不獲奔走祠下，盥洗降登，自致其誠敬，報本反始之義不備。乃合鄉之人力，作夫子廟於鎮之南郊，嚴實精闕，薦獻有位，灑瘞有所。每春秋，父子兄弟滌濯舉薰酒醴犧牲，踴踴濟濟，祇奉祀事。嗚呼，可謂知其本矣！夫聖人之道，發於外所以飭內，修文所以豐實。今也福無所覲，禍無所避，以道德仁義，人倫大法之所自出。後世自天子達於庶人，如病有藥，如子有母，如婦有家，盛德大業，天覆地載，故中心誠服，如當時七十弟子。於是祠廟翼翼，籩豆楚楚，裸瓚酌獻，禮義備具。吾知是二鄉自今至於後日，若子若孫，必有不忍棄其詩書之業，孝悌忠信之行，甘心不齒於鄉黨鄰里。何者？耳濡目染，外有以飭其文，內有以豐其實，教之所由興，俗之所由美，有不得不然者。東

館衣冠，異時不過州縣，今秉旄持節入禁使小大法從。柵頭自國朝以來，未有登名進士舉者，今試禮部往往輒居甲乙。嗚呼！吾夫子雖不若浮屠氏明言禍福，而福亦不貲矣。古渝馮時行紹興丙辰嘗令是邑〔一〕，後二十有七年〔二〕，歲在辛巳，時行自假守沈黎被旨造朝〔三〕，道過眉山，丹稜之人猶曰斯事未有紀載，非吾昔令尹其誰宜爲。時行曰敬聞命矣〔四〕，不敢辭。東館作廟以紹興壬申，首作廟之議者呂相〔五〕。時紹興辛巳記。嘉慶《四川通志》卷三七。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二一，同治《璧山縣志》卷一〇，光緒《丹稜縣志》卷八，民國《眉山縣志》卷二，《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六。

〔一〕丙辰：原作「丙寅」，據《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二一改。

〔二〕二十有七年：原作「十有六年」，據右引改。

〔三〕自：原作「有」，據右引改。

〔四〕曰：原作「其」；命：原無，據右引改補。

〔五〕「東館」句：原無，據右引補。

龍多山鷺臺院記

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

余少讀唐孫職方《龍多山錄》，思至其處，登降巖巘，爲徜徉浩蕩之游。紹興己卯，行年五十九，被命守沉黎，道由茲山，始獲一至所謂龍多山者。於時大雨險滑，攀援進退，一僵一起。上不五里，

始曉而登，過晡乃至。雲露晦黑，跬步莫睹。私自念少而聞，老而游，昧無所見，中心慊然，若有負於茲山。已而嵐昏解剝，四野開霽，廓然千里，盡入指顧。縉雲清居，雲頂醮壇，若可攀挽。攝衣杖屨，擁以僕夫，下鷺臺，過至道觀，憩佛惠寺。又循巖至靈山寺，從容徙倚，意滿神愜。復還鷺臺，俄傾晦冥，雨復大霑。吁！時行迂愚闇闇，不可於世，豈此山神靈與人異好而尚或聽之哉？山負一道宮，三佛刹，而鷺臺爲之冠。一峰特起，草木華潤。寺僧道真，立志精堅，誓畢此生，有所建立，誠不可掩。小大同心，掃去敗朽，幻出金碧佛殿。僧堂、法堂、方丈、山門、厨庫，凡寺所當有，無不備具。最後轉輪大藏，瑰傑壯麗，藏奉釋迦文佛與其徒所爲書至五千四十八卷。前己卯二十三年經始，後三年落成，于是龍多之鷺臺鬱爲精麗矣。道真欲此延有道尊宿以居之，退處靈山，此又非尋常流俗之見。靈山歲久頽弊，獨一僧年七十餘，老且病，不能出其門戶。而異時閣架飛簷，下瞰絕壑，最爲游觀之勝，孫職方之文與古今詩什皆刻巖下。道真果退居於此，豈惟鷺臺一新，靈山之景，當還舊觀。由佛惠寺循巖種竹柏，開徑縈紆以達，靈山幽深之趣，宜十倍於前日。道真識之。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日，縉雲馮時行記。乾隆《合州志》卷一二，乾隆五十四年刻本。又見《輿地紀勝》卷一五九，《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六。

景濬卿學易堂記

景濬卿以經術教授東州，由其門者爲學皆知本根、有依據。一日以書抵巴郡馮時行曰：「余晚學《易》，蓋精思而得之，其《洪範》皇極之旨乎。皇極建而五福應，否則六極也。《易》之六爻惟二五得吉常多，餘爻凶悔吝應之，中不中之效較然於畫中。余自以爲得也，渙然忘憂，結廬武信，與《易》起卧其中，榜其堂曰『學易』，子其爲我識斯堂。余之得誠得也，贊之其未至也，發之吾之心，將子之言是徵。」夫中者，天下之大本，濬卿以中求《易》是矣。然非中之難，用中者之難，何也？中無定體，自天地之大至於圭撮毫髮之微，中皆寓焉。求中於尺寸中矣，易之於尋丈，則尺寸之中已畔於尋丈；求中於尋丈中矣，易之於一畝之間，則尋丈之中已畔於一畝。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惟學至於權然後可以用中，物之不齊，而中皆適焉，故愚嘗謂《詩》、《書》、《禮》、《春秋》聖人之經書，《易》聖人之權書也，約天地變化之至權以權乎人者也。衡一定而權之變化無窮，衡有權然後權任重輕而得其平，道有權然後道適變化而得其中。故曰其爲道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聖人體此以用中於民，而《易》之道有以被生靈、宰萬物，亘古今而不匱，故又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也。中見於爻象，用中者隱於爻象之表。嘗試與濬卿遺象忘言，一日二日，以其身出與世故，靡一不當，則是非毀譽紛

然而起，當是時所以處其當者非真《易》也邪！以是求《易》，則二五中之位非中也，中在我而已。亦猶五爲皇極之位，建極者非五也。得是以揆爻象之變，則爻象不隔於微旨，事爲輒貫於精義矣。濬卿曰不然，願復之；審其然也，請書之學易堂之南榮以爲記。《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四〇。

獨有堂記

郭信可於所居之西東作堂，以爲燕衍之地，撫蒙莊之言，命之曰「獨有」，屬其友馮時行爲之記。夫西州沃野千里，鬱葱華潤，其間隆堂峻宇，崇臺延閣，覽物象之奇，極遊觀之娛，不啻千萬。至於美淡薄之至味，顧幽寂之華觀，會萬象於一歧，錯微塵於無極，能以是爲燕遊之適者，或無其人，豈信可所以命斯堂之言乎？夫師曠在前，盲者無達觀；廣奏盈耳，聵者絕瑩聽。知信可之深者能相索於無何有之表，不知者或以爲病。予請言其所不知者。獨者人之對，有者無之偶，信可自少時已得道於靜南堂，超人我之域，過有無之量。及今老矣，道既熟矣，將以斯堂爲廣漠之野，無何有之鄉，物我兩忘而萬物皆我，若何爲獨非獨耶！總貫萬彙而莫窺其朕，若何爲有非有耶！此信可之所謂獨有，非世俗之所謂獨有者也。人見其於斯堂起居，言笑不異於人，而其徜徉徬徨，所以跨寥廓而支汗漫者，莫得而見之矣。信可曰：「子真知我者，可請書以爲記。」《成都文類》卷四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二四

稽古堂記

資中人李處和自少傳其家學，爲諸生，年三十餘未達，且甚貧也，乃出遊，而其平生故人親戚稍資業之，因賈于荆、襄、巴、夔之間，不十年而其利百倍。既富，則慨然曰：「是故吾之權道，豈其初心哉！吾年幸未甚大，三子長，宜有以爲訓。」乃毀其舟車，定居于涪之樂溫，葺齋館，益市六經百家歷代史傳，闔門不出，日以讀書教子爲事。始作室時，頗斷山爲基，有二泉出于基之側。既成，則命其堂曰「雙泉」。堂之前爲屋五楹，徹戶牖東向，命之曰「東齋」。會予負罪歸耕，與處和相近，未踰月而一再過之。升其堂，喜其清潔嚴淨，有山人處士之趣。見其三子嶷然，知其有成於異日，猶物之始於東南而成於西北也，命之曰東齋，是矣。彼雙泉者，其發沮洳，以爲井，腐泥不可食，是何足以辱公之堂，宜更命之曰「稽古」。昔桓榮以經術爲漢光武所貴重，授太子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後世頗議之，以其爲學志於利祿。余切謂議者之過也。周公、孔子，去人遠矣。自是以降，孰不願以其所學榮耀於時？蓋公侯軒冕之貴，人人所同欲，雖聖賢不能與人異，異於人者，其在正與否也。世或以諂諛得之，或以姦詭得之，或以賄賂得之，言兵者殺虐人得之，言利者錐刀剋剥得之，與夫陷害君子，苟利其身，不顧而得之者，自古及今，凡可以得，莫不極其力所抵而必於得焉，孔子所謂「既得之，患失之，無所不至」

者。不惟是之深責，而反有議乎稽古得之者，是猶不怪乎袒裼裸裎，而獨不可於檮帶之偏、冠履之弊，此世所謂誕妄不切事情者非邪！處和其教諸子勿以進也而諂諛，而姦詭，而事賄賂，而殺虐人，而錐刀剋剥，而陷害君子，而苟私於其身不顧國家，凡得而有愧於心者，皆明戒而申諭之，惟覃思於經術以希桓榮。此余所以名堂之意，亦處和始賈於江湖，晚晦而易其貨於詩書，與呂不韋之易其貨而居秦質子，卒以滅宗，其有間歟！余未老，庶幾猶及見其有得也哉。《永樂大典》卷七二四一。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六。

天華寺欲作山亭因題其壁

西山千里，來朝三峨。至丹稜，鳳翥龍翔，顧望不去，而天華寺適當其衝。然千楹百棟，而無容膝之地，可與山相領會，亦好事者之一疵也。一日侍親合朋，從杖屨，延望於其西北之郊，相與嘆而言曰：「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此亦丘壑之朝市也。立藩籬、植蒼翳，以自謝絕天地英靈神秀之氣，其何心哉？」寺僧文照憮然而慚，請合其徒之力，結亭以補數百年之闕。夫士之窮達，命也。物之顯晦，時也。朱草靈芝，不爲瑞於堯舜之時，而記珍於千載之下；玄圭大璜，帝王大寶，亦復寂然，無聞於今之世矣。夫物亦何常之有？文照果踐其言，吾人酌酒賦詩其間，一醉此山之神而勞之。日生於大化胚渾之初，始見賞於今日，可謂晚矣。此邦之賢士大夫，四方之遷人羈客，觀於茲亭之

上，爲爾知音者，而今而後，蓋未始有極焉。山乎，亦可以無憾也。落成之日，當日爲山亭，書此令文照揭之，以爲作亭張本。同游者郭信可、楊隱甫、仲、王逸民〔二〕，某侍老人杖履。《縉雲文集》卷四。

〔二〕楊隱甫（父）、王逸民均見本集，「仲」字上或下疑有脫文。

龍脊灘留題

建炎戊申正月上巳日，判官李造道、司戶趙執權、知縣毋丘元望、縣尉馮當可陪郡侯謁武烈公祠，遂泛江而下，散步此磧。老杜詩云「元日至人日，未有不陰時」，議者謂天寶之季，此詩盡之。今日天宇清明，江國熙然，太平之期，指日可俟，又獲與諸公偕遊所謂人日也，喜逾倍之。馮當可書。民國《雲陽縣志》卷二二，民國二十四年鉛印本。又見《全蜀藝文志》卷六四，《蜀中名勝記》卷二三，嘉慶《四川通志》卷一四，同治《璧山縣志》卷一〇，《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六。

龍脊石題名〔二〕

建炎戊申正月上巳日，判官李造道、司戶趙執權、知縣毋丘元望、縣尉馮當可陪郡侯謁武烈公神祠，遂泛江而下，散步此磧。時天宇清明，江國熙然，嘗試與諸公拂白石以危坐，嗽清流而長歌，則興味與簿書閒若何！諸公咸一嘆。馮當可題。《龍脊石題刻》，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石刻史料新編本。

〔二〕此篇與前篇題刻時間相同，文字亦大段相同，未詳是否同一題刻。今仍作兩篇收錄。

全宋文卷四二六九

馮時行

五

劉尚之墓誌銘

丹稜劉尚之爲布衣諸生，好談兵，學縱橫捭闔之術。宣和末，自言世將大亂，亂世有用之才，非我輩其誰？已而果亂，尚之適從其族叔汲守鄧州，出身乘城，冒犯矢石，百計支撐。城卒陷，汲死，尚之脫身還蜀。平昔固喜兵，身又間關兵亂，熟習艱難變故，益自喜。又通陰陽孤虛占筮，自詭當秉旌鉞，專闔出疆，如傅介子、班定遠事。還蜀未幾，病卒，享年三十有三，名志士矣。娶楊氏，生一子，庭實。曾祖潤，祖昌辰，父毅。尚之不事生產，死之日家無擔石。其子庭實刻苦力學，東西拾掇以葬，又能踰九折坂兩往返，求其父故人縉雲馮某誌其父。夫古今率以成敗論士，彼幸而成，光焰翕赫，人從而嚮慕，嗟嘆誦詠不絕口，否則抵掌，笑曰狂士狂士。如吾尚之，豈能逃世俗譏嘲誚笑哉？余嘗謂才不才，稟於天，可得而知也。默制其成敗者，又有天焉，不可得而知也。使才即有成即富

貴，不才即無成即貧賤，是天如合契券，庸人孺子，皆得而知之，何天之淺甚也如此？惟才不才，成敗得喪，往往一切跌錯繆亂，不可致詰，夫然後人曰「彼蒼難測哉」。嗚呼，尚之其真狂士耶！是爲銘。闕《縉雲文集》卷四。

張廷臣墓誌銘

吾鄉人張廷臣諱獻忠，本武金人。六世祖幸周，佐王建定蜀有功，封太傅、右僕射，守渝州，子孫因家焉。其後改渝爲恭，故廷臣爲恭州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有鄉行，以豪長者稱。廷臣嘗從其叔父元明學《易》，入三舍爲諸生。舍法罷，靖康軍興，國用乏闕，廷臣願率先鄉人，傾家財助國者一時七十餘家。朝廷皆命以官，莫不欣然自得，裝金帛，飾裘馬，爭調銓曹，從事州縣臺府。而廷臣獨杜門却掃，淡然無進取意。人問之，廷臣曰：「品秩卑微，當趨走役使於要人大官，如奴客緹騎。孰與優游田舍、早卧晏起、治醪醴、畜雞豚、追逐鄉鄰、銜杯笑歌之爲樂耶？」人皆賢之。廷臣立家塾，聚詩書教其子。濱大江建亭館，植花竹，歲時合族屬鄰里，樂飲遨嬉，如其志。平生慎言語，謹細故，信佛法。年五十二，當紹興二十七年某月日，偶疾，敕戒家人，索紙筆書一偈以卒。娶毛氏，生四子某，皆應進士舉。女二人，長適某，次適某。再娶馮氏，生一子某，未冠。將以某年月日，舉廷臣之喪，葬于某鄉某里某山之原。元鼎等求其父常從之游而文者，亟請銘其幽穴。某以鄉鄰

之義，感疇曩之情，銘不忍辭。銘曰：

凡人莫不敗於妄，蹶於狂。嗚呼廷臣，安分守常。不敗不蹶，今也則亡。刻吾銘詩，以炳幽藏。《縉雲文集》卷四。

張吉甫墓銘

紹興十三年十一月

宋紹興十一年，歲在辛酉，八月初二日，南平張吉甫年六十八，卒于正寢，將以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葬光宅里實合市之東瀛山下。其子宿越五百里抵恭之樂殯，丐銘於其友馮某甚力。某閱其行實，當得銘，又與宿初相識京師，定交迄今二十年，銘不當辭。公諱商，吉甫其字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其先本長安，唐末宦蜀，亂不能自還，居普州龍歸鎮。祖徙懷化軍。熙寧間置南平軍而懷化廢，今爲南平人。公性至孝，始生而父已卒，皇祖妣、皇妣在堂四十餘年，公事養盡力。皇妣常疾病，公年未冠，割股膳以進，病愈。事著聞，郡縣旌異。有姊孀而貧，公迎之敬事于家，事大小必請，終其身。鄉黨朋友急難，公赴之惟恐後。親族之貧不能嫁娶，死不能葬，公任之凡百餘家。所居三溪之南三十里，有大溪當行衝。溪出兩山間，至是爲石梁，益湍急，不能五十步，斬爲崖，懸注而下。夏漲，行人絕悍流，力不能與水爭，一跌立碎崖下者，不知其幾何人。公捐百金，頓爲石橋，涉者如遇枕席，利無窮也。嗚呼！今世大夫士食天子廩稍、職民氓，顧偃蹇傲嬉，民瘠瘵不加省，甚者蠹敗桷

傷以爲利。公在畎畝，而得施一鄉，苟利人，雖大有所費，捐不顧惜，其賢何如也！公讀書務通大義，方伎小說，古今詞章，多記誦。好賓客，客至飲酒弈碁，閱月不視家事。靜重絕臧否，待人雖稚孺加謹敬。娶馮氏，生二子，長曰宏，次曰宿。一女，適進士瞿洵武。宏與瞿氏女皆先公卒，宿中紹興五年武舉第，今爲承節郎。孫男七人，槐、桴、杵、樞、楫、杞、栝，楫後公一年卒。女孫二人。初二子之生也，公慨然曰：「商水簪紳〔二〕，落窮荒，墮廢先業，幸有子。賢否在所始，起墜緒、續前光者，顧不在茲歟？」又曰：「出入六藝之文，泓然深邃，發於事業者，則時之選。決機應敵，定封侯之業不旋踵，亦吾之好也。」乃命宏曰「惟汝文」，命宿曰「惟汝武」。又曰：「前人聲勳在簡冊，汝之學肖古人，則踰今人有成矣。」宏長爲名進士，三冠選舉，不幸蚤死。宿官東吳，會金人歸我河南，朝廷應之。事劇費大，且疑信未定，有司多擇果敢有術略者自從，而宿在選。然施設未著，其必有待未艾也。率要二子，略如公之志云。銘曰：

爵弗及，以仁則尊；壽有止，以子則存。室之幽，而昭以斯文。死而無憾者，其孰如君乎！

《縉雲文集》卷四。

〔二〕水：疑當作「本」。

白昭度墓誌銘

白昭度死，將葬，其弟約與其子雍請銘其幽穴。某適被命造朝，行事薄遽，不暇作。又惟從吾先君以來，世與白氏相好。某與昭度生同鄉，年齒相若，幼遨嬉，長學鄉校，游郡庠，徜徉里閭，無十日不同者。昭度又躬行仁義，忠信之行著一鄉。鄉之人望而敬之，聞其名，識與不識，皆嗟嘆，曰善士善士。今歸骨丘壤，在昔契不可辭，第以不暇，無一見意，然實不暇也，姑繫以銘。

古者行修於身，行於國家天下，本諸身而已。後世計功利，取近效，然後才術勝而德行衰。當治世，大夫士設施本諸身者蓋鮮。如吾昭度，玉粹春溫，物即而化，爲匹夫行著一鄉，其猶古所謂修諸身者歟？嗚呼已矣！下宅玄深，既固且寧，以利其後之人。《縉雲文集》卷四。又見民國

《巴縣志》卷一〇上。

白子安墓誌銘

宣和初，僕應進士舉，道過白子安家。於時天下將亂，衣冠競爲短狹者，自京師達四方。子安狀癯，修七尺餘，長領闊袖，垂大帶至舄。出揖客危坐，言論簡古。一子初束髮，立於側甚恭，尋授旨

具酒饌，應對進趨閑習。既別去，心竊敬慕。殆今二十年，子安之死已十四年矣。其子某前所見初束髮者三十餘，今爲名進士，登紹興九年進士第。將葬，狀子安之行，泣請銘，具言：「某不幸，親不及養，力學，冀得名位以葬，然竟未售。久不葬，益懼不孝，力貧就事，棺槨衣衾，有不如禮。子及見先君，願丐以銘。」僕聞其言，頗憶見子安如前日。今壯者死，少者壯，慨然不能已。已而叙所聞，爲之銘曰：

僕聞子安，和厚長者。於兄弟親戚交游，一出於友愛誠敬，無間言。晚貧，或曰：「家近市，不遂什百，何以爲生？」曰：「吾以是爲生。」又曰：「君忍貧或可，子且幼，何以貽後？」曰：「吾以是貽後。」又聞子安家嘗有靈芝生庭樹，高尺，踰年出瑞竹二。子安笑曰：「吾所存無與於人，寧有與於天邪？」比死，殯舊廬，子出贅殆百里，一夕鄰舍火，子適至，烟焰中僅出一棺。意子安平生所存，天實相之也。子安名某，享年若干。娶某氏，生男女若干。曾祖某，祖某，父某，世家於恭州之函谷。卒於某年月日，葬於某年月日。嗚呼！某鄉某里某山之下，是惟子安之室。至於千萬年，陵谷變遷，得斷石於荆榛坎陷之間，濯而讀之，猶能使子安之賢有聞，有斯銘存。《縉雲文集》卷四。

楊隱父墓表

紹興二十七年十月

紹興乙卯、丙辰間，某嘗令丹稜。始至，則求鄉之賢碩耆艾敬禮之，與之游，而得楊隱父。隱父爲人清中夷外，見微知著，仁義君子也。去官別隱父蓋十三年，而隱父死又九年，其子恕追惟其父所嘗信厚者，於是來告葬期，且乞表著其行事。隱父名煒，系本關西。唐僖宗幸蜀，有爲行營招討使者諱光，居唐安。其後爲眉州別駕者諱光遠，徙居丹稜。由招討蓋三世至別駕，由別駕又四世至齊，即隱父曾祖世，通三大經，補廣文館學生。祖素，贈朝散大夫，尚氣節，爲郡邑豪長者，豫章黃魯直一見奇之。父時，登崇寧二年第，累遷朝請郎、知合州。爲吏依倚法令，以清厲著稱。隱父孝友純至，通敏，名能文詞。入太學，所與游皆海內名俊。以父任授將仕郎，遷修職郎，歷監雅州名山茶場、漢州普潤鎮、邛州蒲江縣酒稅。名山自元豐定例，入茶四萬駝馬，與出子錢五十萬，秩京官，監者以賞，故輒如令。然貸本彊過民園力外數等，迨徵斂無以給輸，用破產，甚或赴水火以死。隱父至，視官積猶以千萬計，已而驗民封殖益空荒，喟然曰：「吾又效尤，無名山矣。」敬一言上，丐罷民輸，益發陳積。及終更，不忍舉一事，毫髮與賞當。所至茶鹽酒犯法，輒縱不治。或病之，隱父曰：「法之存不惟其殘，惟其寬。寧失銖兩之姦，以靖告訐，不猶愈乎？今立購緝，小民相爲讎怨，其害豈失一姦比耶？」大抵隱父素所蓄積，寬簡洪裕，不爲世俗碌碌淺近。不幸其道窮，其年不永以死，無大

施用於時，嗚呼惜哉！嘗論大夫士，出處而已。出之弊，一意於得，僵仆聲利，極不知止；處之弊，矯激不情，自私以名高，而無與於一世。隱父執持難進之節，介介自守而不廢君臣之義，故雖處而不矯；祿仕獨取衆人所棄，未嘗微見言色，若有望於世者，故雖出而不累。昔聖人過夫既得患失，歸潔其身者，則隱父之賢，不待較而彰矣。隱父娶朝請大夫劉金道女，生男女七人。男曰恕、慤、懋，女適張孝廣、史極、史籍，皆名家，一未及笄。年五十六，以紹興十八年五月壬申卒，二十七年十月乙卯，葬於縣之至孝鄉西之平原。《縉雲文集》卷四。

任全一墓誌銘

中巴之國，渝水之濱，有隱君子姓任氏，諱淵，字全一。靖康初，調資州內江縣令。於時方軍興，有司徵發，一切破程度，過率數倍不經。民久安，一日出重遽，始惶擾。公爲政務安靖，供侍期及事，不以捷給爲能，猶遇事蹶躅，不忍設施。及代，當改官，嘆曰：「時如此，吾滋不欲吏矣。」年四十餘，精力不任取貴顯，棄歸，杜門里中，非至交親莫識面。同年與嘗共事者任部使者，從騎吏至門，願一見，卒不得。偃仰一室，澹泊自守者閱二十年，卒於家，年若干，實紹興十四年某月日也。嗚呼！世固有強任，敢斷不顧，冒得形勢，負倚公上，輒盡民貲，藉以進取，死且不止。其次暗受指使，哀剝附益，一得上官顏色，喜不勝。間有知識，或顧惜不敢爭，不得已猶包蓄愧恥，日蹙頰

俛首從事。公能自貴重，不肯損折毫髮，卧蓬蓽、樂貧賤，極老無悔，不既賢矣乎？其曰隱君子，孰謂不宜？公之先遂寧〔二〕，曾祖某，祖某，父某。公自少文行有聞，登政和八年上舍第，授迪功郎，尉遂寧府青石縣。未幾，更授府學教授，陞從事郎。秩滿，移夔州路，授開州開江縣令。襄陽王蕃主夔州選事，以文學老故自當，接公頗簡倨。時開江奏已前上，公奮袖去，不就。蕃悔，即書走置謝，固願還，仍屬道前郡勸止，不答。久之勅下，竟不赴。其介特如此。會有薦之朝，授懷安軍教授。宣和中，有旨除三舍少教授員。去攝果州相如縣丞，治有效，遷令。久之，授合州巴川縣令，滿，遷資州內江縣令。公前後所歷職師儒，軌度以身，士有法則，皆立行義，絕浮惰，比比出爲聞人。爲縣先教化，旌禮孝悌，吏奉法無所私。退而家居，宗族鄰里感慕興愛敬。比死，一鄉哭之皆哀。夫人孫氏，成都人，作配君子，出任隱居，協德無違。生三子，安國、興國、觀國，皆服明訓，爲成人。興國、觀國有文，興國兩貢禮部。三女，適某人。十三年夏，族人有病疫癘，長老盡死未斂，獨二穉在。人問勞，或傳致飲食，即病有死者，皆絕跡不敢近。公與夫人欲自臨治斂事，收孤歸，子弟牽挽求緩，不聽。病竟傳公家，老少皆病，二婢死，豕婦死，夫人相繼死。公言義如是不悔。夫人先公若干日卒，享年若干，以某年月日，合葬於浮屠山之西岡。公既謝事絕交游，某行輩又出公下數等，每進見，特相敬愛，復與其子興國游。葬有日，興國泣請銘，義不得辭。銘曰：

士之出處物與身，有如持衡更重輕。公挾所有甚自珍，視物錙銖身千鈞。躍出滓穢甘沉冥，固取抑塞俾道伸。不矯不亢用吾情，古有隱者斯其人。嗚呼已矣封其扃，何以彰之勒斯銘。《續

雲文集》卷四。

〔二〕「遂寧」下疑脫一「人」字。

僖潤甫墓誌銘

僖氏本晉陽人，實春秋僖負羈之後。唐懿僖之代，賜今姓。祖孫三世，茂著勳庸，旄節相望，可謂盛矣。夫三代爲將，道家所忌。僖氏自唐迄今垂三百年，子孫蕃衍，詩禮傳世，鬱爲名族，必其仁義之師，殺人本於克濟，僵敵志在除殘，餘烈猶存，世食舊德者也。今其可考者，鐵務使以時方板蕩，政移悍藩，即從晉陽避亂入蜀。孟知祥鄉粉雅好，比肩戎行，即署武信軍節度兵馬使，資其壯謀，共保割據。鐵務心存王室，蹇達無渝，肥遁山林，力辭僞命。以此忠正，開基雙石，所謂利不可回，節不可奪，風雨猶鳴，歲寒後彫者。其嗣世綿遠，厥有由哉！公鐵務七世孫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公幼而穎異，長乃問學，孝悌之行，稱于一鄉。翱翔里選，壯歲不達，退治燕游，盡山水漁釣之樂。內外族屬、朋友鄉鄰，急難死喪，於焉取給。躬行允蹈，德義不愆。罔知于天，得數不永。卒，享年四十四，實某年月日也。娶某氏，生男某。女三人，長適某，次適某。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里某山之麓。某泣丐銘，某以某忠正之後也，銘之。銘曰：

僖氏得姓乾符祀，世載勳烈史莫紀，詰其存者略可指。司空總戎巢穢洗，清宮反正亂僅弭。子有榮、梨嗣其址，官聯常伯炳煜燁，梨位特進益峻峙。懿僖以降國愈瘠，神鼎誨盜起環視，鐵務舉宗以蜀徙。孟氏踵武滅臣軌，乃心豈忍攘竊耻！堅磨不磷竄茅葦，開基雙石此其始。傳至于公蓋七世，烝烝衍衍懿其履。死葬茲壤纍以歸，忠烈之裔後毋圯。《縉雲文集》卷四。

馮隱君墓誌銘

蜀士有不由科舉，奮布衣，出萬死不顧之計，持危排難，登名太史氏之籍，自近臣以來〔二〕，吾得一人，曰遂寧馮康國，隱君即其考也。隱君於諸子，獨以康國謂必貴。康國偃蹇學校，年四十餘未售，隱君勞勉，益謂即貴不疑。已而康國客三吳，見今前宰相張公，相與定匡復大計。授奉議郎、兵部員外郎，出撫諭川、陝。康國拔起諸生，驟遭逢光寵，全蜀聳動，所至道戢戢企踵爭矚望。縣令治道路傳舍，郎守郊見視館，謹餽餽燕勞，兢兢懼不及事。於時鄉父老豪長者爭入賀，視隱君辭色不異平日。康國留佐川陝宣撫司，入奏事，遷朝奉郎。翌日謝，從容懇願以特恩授父。上大喜，授隱君承事郎。踰年，復請以一官易父服色，上特賜隱君緋魚，累遷奉議郎。其後康國爲左司郎中，出師夔門，任川陝茶馬。勢益盛，隱君愈抑抑。入閭里，貧賤故人輒偃僂出其下。久之，康國不幸死，門生故吏解去不顧，門戶日淒冷，鄉鄰爲之慘沮。隱君故不見頓挫，日飭治家事，課督諸孫，誦說亹亹不

厭倦。遇故舊抵掌談笑，輒終日夜，晏然若初無康國者。蓋又若干年，年八十三，以壽終。將葬，其子平國等以某嘗知於其兄，來謁銘章。孔子曰：「得見有常者，斯可矣。」若隱君歷一時得喪之節，可謂有常矣，銘宜不辭。隱君諱某，字某。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李氏，生九男子。長康國，終右朝散郎、直顯謨閣、主管川陝茶馬。次經國。次過，渠山簿。次大雅、次輸、次逾，皆早卒。次平國。次定國，亦先隱君十年卒。孫男五人，震，通泉尉，鼎、豫、履、濟。孫女五人，未笄。曾孫一人。隱君卒於某年月日，葬於某年月日，鄉曰某鄉，原曰某原。銘曰：

瘠之生不腴，沃之生不枯。視其所出，以權其所儲。斯銘之藏，庶幾不誣。《縉雲文集》卷四。

又見《南宋文範》卷六五。

〔二〕臣：疑當作「世」。

李時用墓誌銘

自余少時從先生游學東州，見合陽李時用。時用年已四十餘矣，一見相愛重，解衣衣我，出入其家如子弟。別去三十年，時用死矣，其二子悅、觀求誌其先人之行。自合之萬，則餘千里，自庚申至癸亥，凡四年，其間四五往返，固請不懈。感念疇昔，且重違其誠也，不敢辭。嗚呼！時用爲布衣

諸生，不幸不有得於時，潛德隱行，無所表見而死，其何以自託於論次之間哉？雖然，禹、稷、伊尹，其功德見於後世者甚大，至孔子以柳下惠配伊尹，孟子以顏回參禹、稷。蓋以其微而知其著，以其所嘗見卜其所未見，故融其心跡，斷然與之而不疑。如時用孝悌慈恕、誠實惇靜，充之身，施之家，推之鄉黨朋友，淵然充足，沛然甚有餘也，其道之終窮，浩然而有處也。使時用得志，以充之身者行乎人，以施於家者存乎國，以推於鄉黨朋友者行乎天下，以其道之終窮而浩然者處乎富貴利達，安知其事業不銘鼎彝、光竹帛、傳無窮也？然而卒無以自託於論次之間者，嗚呼惜哉！時用其先系出隴西，從唐僖宗入蜀，醜五季之亂，不仕，浮沉梓、遂間。藝祖受禪，有詔唐衣冠之在蜀者，賜閒田以居，由是占籍於合。高祖承顯，曾祖昭象，祖賓。考天輔，孝謹人也，心甚喜之。後二十二年，余以事至臨邛〔二〕，其子某來謁，泣拜具言：「父不幸棄諸孤，蓋若干年矣。鄉人某爲狀其行。重惟先君獲事君子，蒙維持護恤之恩，知先君介介無他，宜莫踰門下。願丐銘章，用終死生之惠。」追惟疇曩，爲之泫然。屬老病不任叙載，又不可無一言於故人舊交，姑繫狀以銘曰：

堯舜周孔，與天罔極，邈不可及。顧其下愚，是爲桀跖。上下之間，爲善宮壇，綽然以寬。充其大端，賢知是班。小以成小，其猶足觀。伊維其趨，以善爲徒，不迂不愚。用大或拘，以小則餘。善以爲址，沒身不耻。以遺其子，恂恂濟濟。嗚呼彥質，亦以不死。銘茲幽石，永貴蒿里。《縉雲文集》卷四。

〔一〕余：原作「餘」，據文意改。

和州通判陳公墓誌銘

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

公諱九齡，字壽翁，本陳宗室。文帝封璘爲安成侯，於公蓋十三世祖。璘生歸，嗣侯，從主入隋，居長安。歸生願、生允文。允文生處仁。處仁生拱，爲唐中武節度使。拱生成之，守同州。成之生耀卿，爲昭宗右拾遺。朱溫篡，辭入緱氏山，戒子孫無出仕。耀卿生餘慶，餘慶生維，猶守祖訓，有隱德。晏元獻公力薦於朝，凡三召乃出，授御史裏行，即公曾祖也。祖文政，徙居華州之蒲城。父子從，元豐中與兄都水監主簿子雅上書論新法得罪。公生十年而父母俱喪，能以學行自植立。再貢禮部，再黜。留太學十年，游益廣，學益成，文益不合有司。宣和六年，以恩授濟州文學，調水洛城主簿，改懷德軍司刑曹事。靖康入蜀，授成都靈泉、安仁二縣主簿，監眉州酒務。改右宣義郎，除通判和州。未赴卒，享年六十有六，實紹興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也。臨終却粒飲水三日，沐浴衣冠，精爽如平時，囑家人居喪祭享遵用古禮，毋爲佛事。娶潘氏，生男漢傑，以軍功授承信郎。再娶張氏，生男邦傑，以宰相薦經術精通、論事切直，授右迪功郎、湖廣江西京西路總領司準備差遣。女舜華，適進士党普。再娶俞氏，生男庭傑，早卒；朝傑，應進士舉。女淑，適宗子伯瑾。舜英，未笄。孫男觀復。女二人。漢傑等將以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葬公于嘉州峨嵋山之麓，邦傑以某嘗與公同

僚，知公，泣拜請銘其幽穴。夫國朝以五舉恩待遺逸，其人皆老，故僵起百爲，一日諉以事宜，練達絕少年諸生，有足觀采。然而寂無聞，豈其晚暮惰氣，重以時俗侮易，遂落寔以盡？使真有所蓄積，出必大肆，老且更壯，若是者，何其疏闊也！惟公剛介之節，深樹本根，不爲得喪壯老慟憾，遇事精魄健銳，顧出盛年得意上數等，人亦不敢視以耄憊，必敬畏信服。嘗攝安仁縣事，於時丞相張公、富公，其外家戚屬憚公，不敢毫髮出形勢犯教令。節制軍馬王彥常因公故人，強牽挽致幕下，公不得已，一至劍門，即棄去。總領財賦趙開自謂心計精密比劉晏，聞公疏列取子利病，不覺失驚起立。然公出忠恕，竟背馳。眉州酒務不法，檄公按驗，至則不鞫其贓，獨以逋負上。趙公不悅，即令公代所按重困棄之。公縱舊官，補以逋額十萬，義聲流聞。比滿，猶得子錢七十萬，四倍常數。後得貳和州，使因出東南，見鄉宰，必有遇合，不幸以死，可悲也夫！銘曰：

學以今，故不售；志以位，故不究。惟豐其廩而嗇其施，所以昌其後者邪！《永樂大典》卷三

一四八。

祭三家兄正臣文

兄仁義孝悌出於天性，平生少疾病，多快樂。每意兄有遠壽，豈謂數年所苦淹鬱，亦不期遂至此也。嗚呼哀哉！某六十年未嘗與兄有一間言，臨老多出入，尤相慕戀。昨陳乞遂州，亦爲去兄相近，

朝夕相聞。近七婦看省，本令迎來就醫藥，且得侍食飲，見顏面。還云暑熱，又難遠行。不旬間，安知遂有終天之隔，嗚呼痛哉！人生多憂，兄弟男女，某與二十二主簿固可憂者。君兄弟皆治生有立，兼有某是兄弟後，更無餘憾也。而某所痛者，兄存不得侍湯藥，臨終又不得助奉衣衾，徒以斗升之祿，使某長抱手足窮之戚。嗚呼，其可忘也哉！翁翁六十四歲，哥哥大夫六十三歲，今兄亦止於此，然則某之人間止於三數年而已。恐與兄相見有期，但哀痛之情於未死之前不能免爾。《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一。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六。

劉雲安祭文

惟靈士夫之賢，如吾禹川，交游之中，一二數焉。宣和之末，鴈塔名聯，披識英姿，殆十五年。歲在丙辰，僕宰丹稜，君在德陽，音驛相連，通夢交魂，書記翩翩。迄于丁巳，我來日邊，蹭蹬之蹤，踰歲而還。始入瞿唐，君至雲安，邂逅相遇，可以覲瞻。君則順流，我舟逆牽，激箭參差，心無由宣。猶謂異時，境接雲煙，沐其餘波，浩乎川淵，挹其清芳，郁若蘭荃，一見之期，猶有可言。嗚呼哀哉！僕未之官，公沒已先。夙昔所冀，恍隔九泉。公之尊親，華髮被肩。公之季弟，卒在公前。公女未嫁，公嗣未傳。胡爲速化，不仁乎天！丹旆沂江，親哭在船。豁我悲思，薦以蘋蘩。禹川何許，涕泗潸然。伏惟尚饗。《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四。

山神祭文

某曩以正直爲時所棄，歸伏田畝，棲遁此山，謀芘風雨，隸神所治，卜築之始，先用告虔。丁力所攻，成其毀墮，度神警譴，神或不然。今具牲醴，齋誠致禱，以謝不謹。惟神稟命自天，司祐下民，福善禍淫，繫神之職。仰惟孚鑑，賜以祥應，相我誅茅，營度罔愆，時其雨雲，以豐穡事，屏逐豺虎，寧厥攸居。是惟神之靈，是惟某恭敬永永不忘。尚享。《永樂大典》卷二九五〇。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六。

請巖老茶牒

天施地生，凡萬物與我一體；星驅電掃，爲大衆拈出一奇。瓶如取竭西江，碾子轆破南岳。不少不剩，半苦半甘。自非老作家，應無下口處。欲將一滴，洗滌乾坤；不待重嘗，已無佛祖。照公禪師法幢肇建，正令全提，舉山河天地以更新，盡天龍鬼神而咸集。直使點頭嚙唾，何必豎拂拈花。有舌隨身，各人一椀。若色若香若味，直下承當；是貪是嗔是癡，立時清淨。雖然如此，總是相謾，下咽即休，深惟保重。《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九。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六。

請九頂長老茶牒

草木有耳，亦聽新雷之聲；雨露無心，助發先春之味。直信溪山有異，便知香氣不同。宜向法筵，特伸妙供。新病禪師不尋枝葉，便見本根。驅根奪饑，雖自最初下種；碎身粉骨，却於末石酬恩。最宜活火裏烹來，不見死水中浸却。昔日徑山門下打破封題，如今大像山前放行消息。只要未舉托時會取，莫於擬開口處商量。與衣冠士庶結清淨緣，爲天龍鬼神滌塵勞想。舌頭知味，大千界同苦同甘；腋下生風，一切人澈皮澈髓。湯瓶舉處，大衆和南。《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九。又見《宋代蜀

文輯存》卷四六。（以上刁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四二七〇

汪若海

汪若海（一一〇一——一一六一），字東叟，歙州歙縣（今安徽歙縣）人。未弱冠，入太學。靖康元年，以金人侵擾，應詔上書，擢高等。高宗即位，推恩改奉承郎，遷江南經制使，轉承事郎，監登聞檢院。歷通判沅州、辰州、順昌府、信州。遷湖北帥司參議、知道州，授直秘閣、知江州，卒。見《宋史》卷四〇四本傳，汪若容《汪公行狀》（《新安文獻志》卷八一）。

上麟書表

靖康元年

太學生臣汪若海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臣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從張叔夜幕中，爲兵火所逼，倉惶走艮嶽，匿於神運石之下。居一夕，忽遇磐固侯謂臣曰：「吾居太湖，鴟夷子去越時，遺書一編，屬吾秘之，語甚異，殆弗曉。昨睹城中惕號，暮夜亟鑽火取讀，若爲今日計者。幸上皇遇我素厚，吾寧石人，不有下邳老父之奇，子其爲我獻之嗣君。」臣再拜曰：「唯唯。」臣歸而讀之，其引獸合事，

符應不失，如光之與影。臣竊論之，《麟書》舉天下之獸而言之也，論以一網，則畢其議矣。夫網獸之與見網於獸，不可不察，故曰：「事貴制人，不貴見制於人。」然而用之匪道，其道必隱，此鴟夷子之所以秘之於磐固侯，磐固侯之所以歸之於陛下也。臣聞絃斷不可復續，而西國有續絃之膠；人死不可復起，而神醫有起死之藥。故黃石變化爲老父，能興漢於未萌；神運感槩出《麟書》，欲存宋於已壞。天授之意，其實一也。臣謹昧死再拜以聞。《麟書》卷首，寶顏堂秘笈本。又見弘治《徽州府志》卷一，一，《古今圖書集成》禽蟲典卷五六，《鄭堂讀書記》卷五六。

移輔臣述順昌之戰劄子 紹興十年

朝廷以藍公佐之回，和議頗變，以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劉錡爲東京副留守，兼節制軍馬，以五月十六日始次順昌，而十七日兀朮之軍已壓境。兀朮之敗盟舉兵來祁州也，以大校爲名，起國中之兵，一頭項入山東曰聶黎孛堇，一頭項入陝西曰三郎君，一頭項入西京曰李成。兀朮與三路都統領、龍虎大王、韓、翟二將軍以五月十二日入東京。初遣三路都統領既下淮甯，來取順昌，犯白沙。劉某夜遣師，晨至白沙，相拒終日，合數陣，三路都統大敗而去，乞援於兀朮。未至間，劉某遣驍騎將閻充夜劫三路都統寨正中中軍，連破五寨，見氈帳數重，朱紅美車，有虜酋急被甲，呼曰：「毋殺我，留我則太平。」軍士不聽，殺之，其餘不及被甲，因亂擊殺數百人，相枕藉死者莫知其數。由此虜驚，晝

夜不敢下馬，唯於馬上寢食而已。兀朮率重兵來，劉某聞其將至也，會諸將於東門上，問策當安出，諸將或曰：「今已三大戰，國士夷傷者衆。若兀朮自至，恐勢力不加，不如權護老小渡淮。」劉正色謂諸將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要一朝爲緩急之用，安可見大敵而退！況老小一動，必不能全，虜騎無數，十里之遠若被迫，老小必亂，甲士未能保，何老小之可全！不如背城一戰，於死中求生，上足以報國家，下足以取富貴。」請爲諸軍五日內殺回兀朮，衆皆以爲然，人人激勵，上下同心，皆爲勦敵之志。於是壞櫓沈舟，以爲決戰。兀朮所號長勝軍至，則責三路都統、龍虎、韓將軍等不肯廝殺，致敗軍馬之衆，謂其衆曰：「誓與起順昌城掉在溺河。」折三箭爲誓，折一箭曰：「初九日早飯於府衙會食。」折二箭曰：「敢過車輪之下者皆殺。」折三箭曰：「婦人財帛盡以賞軍。」其所將攻城士卒號鐵浮屠，又曰鐵塔兵，被兩重鐵兜牟，周匝皆綴長簷，其下乃有氈枕。三人爲伍，以皮索相連，後用拒馬子，人進一步，移馬子一步，示不反顧。以鐵騎爲左右翼，號拐子馬。皆是女真充之，自用兵以來，所不能攻之城，即勾集此軍。六月七日，兀朮自臨城於潁河北岸，劄寨三十餘里，約十五萬。九日辰時，叩城西門索戰，謂城上人曰：「你只活得一箇日頭。」猶華人言一日也。劉某出軍五千人接戰，自西門轉向南門，又轉自東門，及東北角，始與虜騎往來馳逐。後直撞入虜軍中，手相扯掙，刀斧相斫，至有提去虜兜牟而刺之者，軍士有中刀洞心而猶刺虜不已者，有偶失地利與虜相抱於城壕而死者。血戰自辰至申，虜乃敗走，橫屍遍野，不知其數，劉亦斂兵入城。兀朮大怒，親擁三千餘騎直叩東門，射城上人，着城上礮架皆滿，又被城上軍以勁弓射走。兀朮既大敗，乃移寨於城西

門，開掘壕塹，自西南至西北，約十餘里，欲爲不戰之計，而坐困順昌。劉又夜使人劫之，上下不敢甯處，十二日乃盡走。虜自言：「入中原十五年，嘗一敗於吳玠，以失地利而敗；今敗於劉錡，真以戰而敗，疑是外國借來神兵。」兀朮至泰和，因得氣疾，黃腫下血，居縣門樓，卧兩日。至淮甯府，龍虎者始敢獻言，以爲不當南來，亦猶南人深入我地。兀朮無言，怒諸酋之敗，撻韓將軍九十柳條，翟將軍八十柳條，其餘或一百，或二百，哭聲徹天。韓將軍頗出怨言，曰：「我只爲你於和尚原壞了人情，莫不疑貳。」住三日，留翟將軍守淮甯府，入東京，欲往河北簽人。有王山者言：「河北無正兵可簽，只有百姓耳。」王山者，兀朮舊用之知潁昌府，至是携來，欲令再守順昌。王山言：「今大國中，只有兀朮主兵權，舉國中兵盡起祁州，所教之兵盡隨兀朮。除兀朮所將一頭項，每戰，兀朮親擁爲押隊，其餘頭項如龍虎、韓將軍之徒，皆無鬪志。又其麾下皆不欲南來，是以莫肯爲用。其所將孔彥舟、酈瓊、趙榮之徒，只單馬隨軍，并無兵權。」兀朮之敗順昌城下，三郎君敗於陝西，亦遣人告急焉。王山言：「是日南宋再有一頭項，乘其弊，可盡捉虜也。」但劉自金賊犯順昌，見陳、蔡以西皆是望風投拜，又見舊知州王山在城下，恐城中人苟求性命，有賣義於外者，更不敢用順昌府官吏軍民充守禦。既分其兵於城上地分，而又分其兵於城中逐巷口擺布，每遇令牌一過，即百姓寂無一人敢出戶者，止有兵五千人可以出戰。計劉所統不過二萬人，中又止用五千拒其舉國精銳之師。即今諸大將所統或十萬，或二十萬，使乘劉錡戰勝之後，士氣百倍之際，諸路並進，兀朮可一舉而破，甚無難者。今兀朮之在東京，譬如取大魚，當遠其索而困之，不必聚天下之師以圍東京。今諸大帥唯淮西

最務持重，不肯輕舉。宜以淮西之兵塞其南窺之路，俾西京之兵自河陽渡孟津，俾淮東之兵自淮陽渡彭城，俾陝西之兵下長安，渡蒲坂。則河朔之民必響應冠帶而共降，其黨契丹、黑水、渤海諸國，必各爲其主而自立，則兀朮可不戰而擒，女真可不加兵而滅。何則？我今以淮西、京西、淮東、陝西四路之兵共圍兀朮，是以四易而攻一難；我今以淮西自固根本，而以京西、淮東、陝西出其不意，是以四難而攻一易。兀朮見天下之師盡圍之，必以死戰，故曰「一難」。兵法曰：「勿攻其所難。」如遂爲之，是兀朮之攻劉錡也。今舉國之師盡聚於東京，我仍直趨於河北，則河朔之民必響應，兀朮可不戰而擒也。兀朮一敗於順昌，儻又敗於河朔，則苻堅之事，其果見於今日矣！且堅淝水一敗，安能遂滅苻氏？故曰：契丹之屬必自立，則女真可不加兵而滅也。今聞淮西之師得毫便還，義士莫不歎息「二」，甚爲朝廷惜之。恐人見淮西之班師，弗察虜情之強弱，故躬往戰地，或訪親見臨陣之人，或質被虜得脫之士，聊述順昌之戰勝，以備朝廷之采擇焉。《三朝北盟會編》卷二〇二。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三七，《續資治通鑑》卷一二三。

〔二〕歎息：原闕，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補。

上金帥粘罕書

靖康二年正月十七日

太學生汪若海謹披心腹，露情愫，獻書于大金元帥：聞之，知天者可與論安危之計，不知天者不可與論安危之計。天道甚遠，人心可卜。往者天將有警于宋，是興燕雲之役，以假手于大金。我上皇天命是畏，惕然內禪，於是大金乃戢干戈，乃申盟好。我實懷惠，賂以名都，我寡君朝夕恪勤，奉以忠信，不敢有怠。惟是一二庸臣，輕議淺謀，肆其愚衷，以眩惑我寡君之耳目，是用再辱軍師之臨。恭惟大金既併契丹，又服我宋，有以見元帥之勇；料敵無遺，百戰百勝，有以見元帥之智；城邑望風，迎刃而解，有以見元帥之威；功振天下，光臨鄰國，有以見元帥之名。破人之城，不恣屠戮，其誰不歸仁；堅上皇之約，成我寡君之孝，其誰不與義。勇智所以行世，而武不可黷；威名所以張國，而勢不可必；仁義所以成德，最獲天人之助。何謂武不可黷？物至則反，冬夏是也，智至則危，累棋是也。是以古之善用兵者，必觀天極，究數而止，用能保世以滋大。如或不然，則殺人之父，孤人之子，頭顱相屬，暴於原野，天安得而不厭哉！此所以爲元帥懼也。何謂勢不可必？今元帥之於中國也，有令必行者，有令不能必行者。戰必勝，攻必取，此令必行也；因號四方曰「爾無叛」，則令不能必行也。何則？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人君不足以自存，匹夫可以承帝業，是使宋不得而事大金，則大金不得有河北也。此所以爲元帥懼也。何謂德獲天人之助？元帥誠能無驕智勇，保守威名，

黜攻伐之心，充仁義之德，則人心知歸，天道必喜，此所以樂爲元帥道也。然抑嘗聞之，富人之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曰「不築，且有盜」。暮而果失盜，富人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今某之於大金也，相距數萬里，惟是風馬牛不相及，則其跡疏於鄰人之父，而元帥左右腹心之臣親於富人之子，某乃飾小說以觸雷霆之怒，誠不自量。雖然，爲宋人解倒懸之命，而爲大金立不拔之基，事有相當，理有適然者。且夫元帥智勇若是，威名若是，大功既立，大效已著，蒼天在上，必不食言。然而區區竊有疑者。寡君越在草莽中，萬姓摧心折肝，號呼叫天，而奉使之言乃以金帛爲約如此，則是質寡君以要利也。夫人一日無主則皇皇，三日無主則思亂。元帥則亂之不恤，而寡君之不歸，是將大泯其社稷，蔑殺其民人也。順人心以致天討者果若是乎！語曰「下令如流水之源」，順人心也。元帥未知人心之所歸耳！昨南門之下，有一老父，年且九十，偃僂扶杖，揮淚而言曰：「我生之初，尚及知仁宗，我生之末，乃又遇聖君。」因望行在而顧衆曰：「今上寬仁似仁宗，汝等當以死事。吾老無能也，今日先死，以爲諸君之勸。」城中聞之，不問老小，無不歔歔流涕，皆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人心如此，天意可知，元帥豈不承於天心、不和於人心者哉！請以兵爲喻：其矢之不可射遠貫堅，不努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人心也。宋固弱也，人心已戴七世之仁；元帥固強也，而人心未洽大金之政。以河北論之，大金何德之布，以懷柔之故，此河北人未敢承命；若推惠及之，惟官司之所守，其誰敢拒大金之命？元帥舍此之不圖，惟利是要，利聲日播，大德浸微，河北安所歸哉！河北之地，號爲奧區，茲固不涸之倉，不竭之府，若鎮撫而有之，何金帛之足云。元帥必欲

得河北，則不可得也。大金與宋爲結歡之本，在於有禮，禮不可無，無禮則亂（二），此其所以私憂過計，恐宋不得而事大金也。今日宋之存亡，權在元帥。存亡有二，不可不知也。百姓之心，欲在存宋；奸雄之心，欲在亡宋。宋存則民得而安，故曰百姓所欲；宋亡則四方蜂起，故曰奸雄所利。自古取天下者，豈全在於耀兵，而在定名分。今夫天下猶一兔，走則百人逐之，非一兔可以分爲百，名分未定也；賣兔於市，盜不敢取者，由名分之定也。故名分未定，雖以元帥之強，未能有河北；名分已定，雖以宋咫尺之檄下河北可也。自天地之判，限制內外，夷夏不雜居，兩國不同治，考之前史，可爲證。而契丹得割全燕而有之，耶律有德於石晉，而假中國之力也。使耶律不挾以石晉之命，則天下安知名分之所歸哉！故曰爲元帥計，莫若親宋。元帥其無恃甲兵之衆，而有無宋之心。宋雖蕞爾，綿地四百州，安知無豪傑之士起於中哉！語曰：「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豪傑之起，非元帥之所敵矣。請推明其利害。夫宋之所以不敵元帥者何也？太平日久，民不識兵，而大金之兵，以軍中爲家，以馬上爲生，而宋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所戀，易以奔北，是以元帥驅數萬之衆，可以得志於中原。若豪傑並起，則中國之人亦以軍中爲家，馬上爲生，所以蜂屯蟻聚，名爲報國家之難，實至操戈而逐兔，則元帥能橫行於中原乎？某亦知元帥之不能也。當三國鼎峙之時，元帥能橫行於中原乎？某亦知元帥之不能也。蓋游擊者易爲力，而坐守者難爲功。故爲元帥計，莫若按甲休兵，無庸有事於民者，親宋也。宋於顛覆之際，受君之賜，報德萬世，無有窮已。竊恐事出倉卒，元帥捨萬世之德，而起新主之仇也。其爲利害，相去萬萬明矣。某布衣之士，久困太學，匹夫之命甚微，而一身之

狗極寡，居此圍城中，非有求於宋君也，又非守城之人骨肉親戚也。然而每念天地之間人爲貴，古人斬一木，殺一獸，猶或不忍，況其俱謂之人，而相爲屠戮哉！竊見元帥之行，慕義無窮，是用敢議於軍前。伏惟元帥尚以某之言爲可取，則願寬文武之怒；如或不然，則願先斬某以徇。《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六。又見《新安文獻志》卷八。

〔二〕亂：原闕，據《新安文獻志》補。

上曹樞密輔論兵書

若海裁書獻于樞密閣下：昔三國爭衡，以崎嶇之蜀，斗絕一隅，固不足以當全魏，然蜀有魏延者，謂先主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爲大王吞之。」先主稱善，衆咸壯其言。僕每讀魏延之事，未嘗不掩卷太息，以謂往古下之人敢言如此，上之人肯信如此。今者金人橫行，莫敢誰何，老將名臣，相繼敗事，有一倡於衆曰「若金人舉國而來，我能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我能吞之」，則衆莫不傳笑，其不遭嫚罵者幾希。僕江南人也，束髮讀書，不喜綴緝時學，方太平無事，惟務談兵，其遭父兄、朋友嫚罵，殆與齒偕老。乃者天子下詔求知兵之士，僕銳然從之，喜以爲獲伸素志。及赴有司，展卷一揮，筆不停手，日未三刻，紙已告窮，白麻袂屬，環觀如

堵。是日多士皆曰必居第一，而僕亦以此自負。未幾榜揭，乃在優等第十有一。忽有謂僕者曰：「適從主文所來，聞子之兵書，本魁多士，有以子之言猶河漢而無極，出乎繩墨之外，是以置於十人之後。」晨過御史某，御史某曰：「聞太學之士皆談兵于有司，若曹書生爾，安能知兵！」僕乃翻然悟曰：「今日之御史，昔日之有司，實不知兵爾。」如曰出乎繩墨之外，則陳平豈細行，韓信豈曲謹邪！如曰書生爲不可用，則杜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不能取強吳矣。恭惟樞密閣下昔日敢言於不敢言之日，今日必能爲於不能爲之時，是用敢借魏延之事以進。昔魏延請于諸葛亮，欲從子午道與亮會于潼關，亮制而不許，魏延歎恨己才用之不盡。以僕揣金人頓兵大梁之址，其實非策。蓋用兵之法，其下攻城，衝車距堙，勢且半年，顧我守之有其道，攻不足畏也。河北者，我之心也，攻金人之權也。且耿聶既以大河之外界金人，金人宜自爲守禦，未暇窺我中原，然而棄河北之重，履孟津之危者，非惡河北而不取也。河北之心弗與也，故幹里雅布狼狽河北，以爲既搖京師，則河北自定。今我豈可不收河北之心，以攬天下之權，因河北之憤，以擊金人之情哉！而乃怯懦自守，閉關養敵，則金人將以飽待饑，而我將坐受其敝，欲城之無危，胡可得哉！顧朝廷能用河北，則河北可以救中原，不能用河北，則河北可以亂中原。何謂河北可以救中原？善用天下者，必觀天下之勢，往日天下莫敵，勢在陝西，今日天下莫敵，勢在河北。往日天下有事，出兵函谷，指麾天下，無不如意，故天下所恃惟陝西之兵。自燕雲之役，陝西之兵紀律大壞，遇敵掉臂迸走如鹿，則汴京以兵爲險，何所恃也！誠能用河北，則今之河北變爲昔日之陝西矣。幹里雅布自得真定以來，民心滋怨，保伍蜂起，揭竿爲

旗，所在數萬，殺棄地之使而留康王，逐不才之吏而自置守倅，悼國家之棄地而有不臣金人之心，是其氣固足以壯河山，而保宋之社稷矣。朝廷誠能遣使立康王爲元帥，使其分師爲二，一自孟津渡河陽，直擣西洛，以攻尼雅滿，一自相臺由大名，直抵城下，以掩幹里雅布，則二人當隻輪不返，此與魏延欲從子午道何異！故曰：「用河北，可以救中原也。」何謂河北可以亂中原？朝廷既棄其地，不恤其民矣，彼將曰：「與其北面以事金人，孰若從衣冠之豪。」故河北之勢，其可慮者有二：留康王、自置守倅是也。留康王何以可慮？康王弗得其柄，亡以令衆，則留康王實虛名爾。自置守倅，何以可慮？彼握兵日久，廢置自如，因曰保已棄之地，我固非叛；則朝廷固不可咫尺檄而罷。二者固爲中國之仇也。故曰：「不能用河北，可以亂中原也。」二者方慮爲中國之讎，欲望其提師而援王室，胡可得哉！《史記》稱闔閭惟能用其民，故敗楚子於栢舉，然則河北顧所用之，何如爾？若康王爲元帥，是所以用民之術也。以僕揣金人所爲，其勢且有耶律之事，若康王得擁重兵，則金人之謀不攻而自破。以僕料之，朝廷非不知立康王爲元帥計之善也，然其議含糊而弗決者有二：朝廷則曰：「康王已位極人臣矣，異時成功，不知何以待之。」嗚呼！爲是說者，不知成王之用周公乎？周公者，成王之相也。淮夷既叛，成王曰：「汝往征之。」及成功，不聞更封之以王也。朝廷則曰：「國家未嘗以宗室本兵柄，恐分天下之心，啓五王之禍。」嗚呼！爲是說者，獨不知成王之用周公乎？周公者，成王之叔父也。淮夷既叛，成王曰：「汝往征之。」則不聞以宗親爲疑也。《鴟鴞》之詩曰：「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非周公之室也，周家之室也。《杕杜》之詩曰：「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

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攸焉。」言卿大夫當推其兄弟之親，以助其君也。樞密閣下胡不歌《鴟鴞》之志，述《杕杜》之情，俾主上廓成王之量，去晉昭之狹乎？僕聞之，古之能用其民，在於搏民力，一民心，能一民心，則民力搏矣。今者河北之民，貳於金人，則民心不可一，各保鄉閭，則民力不可搏，雖有衆，何所用之？必有豪傑之士，倡義於其間，結數百萬之心，如同舟而遇風，合數十郡之力，如常山之蛇，則金人之所備者衆，而我之所與戰者約矣。僕聞魯仲連布衣之士爾，仗義遊談，能使趙不帝秦。夫以秦、趙之勢，數十萬之衆未必能任其事，而仲連乃解紛釋亂於談笑之間，則布衣之士安可忽哉！以僕揣天下之士，能一河北之心，而搏河北之力，能擴康王之志，而固元帥之權，無如某者。樞密閣下誠能請於朝，立康王爲元帥，使僕得參佐，則異日昆蟲之志，與樞密閣下共慶太平也。伏惟樞密閣下無爲諸葛亮之聽，而使僕有魏延之歎。幸甚。《新安文獻志》卷八。

與李允文書

紹興元年六月

張少保既破李成，欲移兵指武昌，若海言君無反狀，其屬曰：「節制非朝命。且殺袁植與留四川綱運，非反而何！」惟少保言以百口相保。今有三說：劉豫新立，君能引張用之衆，擒豫以取重賞，一也；或引衆西投宣撫司，張樞密既相辟，必爲君白於朝，二也；信少保百口相保之言，三也。君勿恃張用之徒爲強，彼見李成既破，皆已喪魄，若知朝廷怒君，必回戈相逐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

五。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〇九。

麟書

中山之山，綿地千里，東有茂林，是爲東藪，南有茂林，是爲南藪，西藪居傍，北藪在後。三百六十，蹠實而走。麟實君之，四靈之首。猗哉唯麟，元枵之精。音中律呂，步中規矩。遊必擇土，詳而後動。懷仁載義，禮修視明。六合同歸，天下太平。示武不用，忽於守成。威靈日降，火德大虧。白狼鉤隱，騶虞化微。歲星復合，機星位迷。斷鰲立極，獸樽不施。競執虎子，號禿角犀，左右前後，覆植蒙皮。夫諸橫流，天戒罔憂。闔競指鹿，相不問牛。狡容是用，乃有攸攸。以燕代燕，猾裏是遊。脣亡齒寒，蛇不依猴。一猪治燕，首鼠兩頭。於是北藪之北，崛有異獸，射鹿以聲，殺人以耐。合麟滅仇，與麟格鬪。雙雙俱來，孟極是覆，謀我山北，左衽是守。我有孽狐，素匪粹白，鉛刀一割，將無我宅，挾磨抱薪，大河是劃。我有解廌，觸邪不懼，北藪奧區，何爲其與。元枵曰然，中山率舞。天禍中山，耕父凌波。天狗電落，不恐雍和。中山所恃，邪界大河。倉光弗用，守以蒲牢。異獸鯨躍，魚鱉爲橋。於是中山，曾無闔候，以指昌門之練，而北荒之獸。抵垂天之繒，蹈亘野之維，割野掃地，靡不被夷。中山之族，曾不能一，摧其斑而崇林已圍矣。且夫越國踰限，輕肆麟趾，趨捷有餘，實投死地。塹以龍淵，絡以虎壘，徒擲雷骨，夔鼓張勢，睥睨摩牙，未敢輕噬。兩者相

苦，必見蚌捕，漁父寔來，唾手可虜。云何黔驢，蹄彼虓虎，驢既敗露，彼乃拗怒，轟轟緣雉，如履平地。我無矐疏，禦彼一燧。我走百群，負彼一矢。一矢尚可，乃有六幘。罔結一解，天動地岌，或斷尾自免，或碎袪宵逸。麟居五門，開明蔑一，毛屬號呼，機駭蠡軼，鹿蜀不佩，子孫是棄。麟乃惻然，舒節屈狄。六虬弗禦，匹馬警蹕。駭不存之地，倒手足之義。越在草莽，自辛至癸。唯此獸心，厥計甚詭：「吾居中山，沐猴而冠，必得如約，交頸相歡。」中山之族，踴躍大喜，空其珍怪，億萬數計。狝狝聞之，大笑不已：「北藪置麇，四方逐鹿，雖得中山，何異空谷。挾麟取麇，伐木拔根；挾麟執鹿，天下未逐。麇鹿方疑，克而無補。麇鹿既定，猶之外府。果存麟族，是自遺虎。吁嗟我族，命垂猊猊，遙噓絃中，占麇之風。麇而可取，吾屬且虜。麇而自置，翟犬可世。安得肫肫之與遊，而釋我之憂也哉！」於是中山之族，獨獠迫懼，相與謂狝狝曰：「固知饕餮之心，騁嗜奔欲，窮山極海，貪殘我族。我族猥夥，可以谷量。未直其鋒，已迸其疆。故茲不武，蛾伏北荒。雖然，孽狐止戈，解廌興戎，是邪，非邪，孰雌孰雄？」狝狝笑曰：「今日割北藪以弭禍，明日割西藪以取容。中山之地有限，而北荒之割無窮。是使中山地弗容錐，而吾族不得邪徑而託足也。割與不割，是非莫決，知和知戰，雌雄乃見。虻蠶既多，尾將如何。蠱手斬手，蠱足斬足。欲守我林，必固我麓。滋蔓難圖，見兔呼獮。如呼小兒，安得狡狴。彼獸之蛇，必食以貊；彼獸之豹，必食以駁。以攫以拏，匪熊匪羆，乃嗾夫獒，雖猛何爲。是故虎兕出於柙，麟可係而羈也。」中山之族曰：「然則何如？」狝狝笑曰：「麟出而還，是豢中山。彼銜櫟不變於外，則係羈復生於內。毋作由鹿，而信其族。彼豢之

者，將食鱗肉。鱗化白龍，羿射爾躬。鱗往則拘，孰獻騶虞。鱗走則顛，孰載駟騶。鱗放獵狗，澆隕厥首。鱗復何求，狐死首丘。鱗或可冒，兕觸魯縞。孰爲外助，合彼窮奇；孰爲內助，合我老羆。猶蚺鬪虎，蜘蛛執豸，毋言我弱，逢彼之賣。吾爲此庾，孰用斯謀！吾謀甚效，毋愧謝豹。中山掩衣，左之右之。世無老馬，吾誰與歸。吾恐楚終欺於秦，而大業之後，無難易之臣矣。」中山之族曰：「然則奈何？」狒狒笑曰：「得巴蛇所吐之骨，以除心腹之疾，則反縛貳負，可使爲相顧之尸。不然，吾將反脣蔽目，化爲山獐之哭矣。」中山之族曰：「反縛之道奈何？」狒狒乃屏去左右，授以秘計。此時鴟夷子適遊中山，目擊中山之事，乃潛書之，以爲一筴。鴟夷子曰：「鱗，百獸之長也，一跌於北荒，遂屈節於異類，失鱗之爲鱗矣，貽狒狒之笑，宜哉！北荒圍中山，業已講解，狒狒猶笑而不知止，因以得笑疾，故其後裔，見人則笑。嗚呼！屈於百世之上，不能伸於百世之下，理固然也。久或有負世之累，豈惟舉世笑之！惟來世允以爲口實，可不圖哉！」越遭吳難，辱甚中山，於是鴟夷子出《鱗書》一編，越王句踐讀之，曰：「嗟乎！寡人甚羞夫狒狒者。」鴟夷子曰：「王如甚羞夫狒狒，則請授以秘計。」句踐遂欲聞秘計，鴟夷子曰：「事以密成，語以泄敗。大王不密，則國人與聞；國人不密，則吳人與聞。曾未足以肥越，而適足以重越之禍矣。」句踐曰：「今日之言，出於子口，入於予耳而已，幸毋過慮。」於是句踐卒授秘計，反滅強吳，抗衡上國，鴟夷子之力也。鴟夷子屢徙立名，其於世飄然若不繫之舟，其好釋亂解紛，乃出於天性，誠有所不忍。異時或有所不忍，當以《鱗書》揣之。其意以爲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則與蚯蚓同，故持其網而驅之。《鱗書》所以制天下之命

也，當世莫之能用，而功亦不能以自見，豈鴟夷子計有然否哉？時有遇不遇也。於是鴟夷子念世無可與共成功者，託越之事，以叙《麟書》云爾。《麟書》，寶顏堂秘笈本。又見弘治《徽州府志》卷一一，《古今圖書集成》禽蟲典卷五六。

宋左朝請大夫司農少卿主管台州崇道觀汪公叔詹行狀

紹興三十一年正月

公諱叔詹，字致道，新安歙之平遼鄉新平里人。曾祖承吉，祖瀚，皆以隱德終。考世基，故任通直郎致仕，賜緋魚袋、累贈至右中大夫。妣太令人鮑氏。公少齡敬悟，博見彊志，屬文無險易，操筆立書，未嘗起草，以故弱冠擅庠序聲。崇寧四年會試鄱陽，以第二人與計偕，次年春登第，授將仕郎、虔州會昌縣尉，未上，改宣州州學教授。秩滿，轉從事郎，移鄆州州學教授，秩滿，轉宣教郎。朝廷行三舍法，專用經術取士，禁絕蘇、黃之學，公大好之，竊玩其書，故爲文雄邁不群。政和六年，至京師求試詞學兼茂科，考官第其文入優等。宰相見之，謂有蘇、黃氣，懼變一時文體，斥不預名。拜南京敦宗院宗子博士，成資罷。宣和五年春，有薦公文行者，除太常博士，是年冬始至京師供職，轉奉議郎。契丹大將軍郭藥師來降，有寵命爲燕雲招討使，公奏疏言：「夷狄之人，狼子野心，自昔臣畜而親暱之，鮮有不爲患者。獨不鑑梁侯景、唐僕固懷恩之亂乎？景以反虜歸梁，意在逃死，一旦猖獗，遂陷臺城；懷恩由蕃伍降唐，爵極王侯，自懷危疑，卒至反叛。今藥師契丹之叛人，而我

讐仇也。寵之於內，則荆軻之事可爲寒心；用之於外，則侯景、懷恩之亂覆轍在前。臣伏願陛下以渾邪爲奴婢，賜從軍死者家，如漢汲黯之言，則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弗聽。以公直忤宰相王黼，黼風言官以他事彈公，斥歸吏部，左遷無爲軍廬江縣丞。自供職至是，甫十六日而罷，有識者冤之。公於是挈老稚歸隱新平中，日以讀書爲事，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久之，當塗、蕪湖闕令，外臺聞公名，召攝令，公辭，請益堅，勉強就職。爲政寬靜，不鞭一人，邑以大治。居無何，發運使盧宗原建議涸丹陽湖，可得田數百萬頃，朝廷從之，役數郡民凡十餘萬人。宗原因近幸進，由中得請，衆咎其誕，無敢顯言者。公獨奮然以爲非，弗肯發民會役。宗原大怒，劾公非沮詔書，大不恭，遣部從事霍蠡督縣役夫。蠡至，公弗遣介迓，亦弗與相見。蠡大怒，直造令治，不得已賓之，謝蠡曰：「老病不能謁君，君勿過也。」蠡拂然曰：「公爲太常博士矣，何肯先謁我？」公拂衣起，取印實廳事，呼佐吏謹視印：「上官如此，令不可爲也！」兼程走京師，上書闕下，言：「李白《丹陽湖》詩云：『湖與元氣連，風波浩難止。』陛下觀此詩，則知湖之廣袤爲如何，詎可以人力涸也？今宗原欺陛下，役久弗就，死者必衆，富人家產破什八九，百姓無辜，誠爲可憐，宜亟罷以拯十萬衆。」書奏，徽宗皇帝大寤，御批即日寢役，擢公提舉潼川府路常平等事，實宣和七年春二月也。公至潼川半載，爲權右所疾，復以章免。先是東川民趨利售鹽井，歲久，鹵竭課浸，虧破家產，償官猶不能足，監繫終莫得脫。公一切奏蠲其逋，削去故籍，民免監繫者數百家，至今爲利。潼川府戶曹牟邦彥、廣安軍新明縣丞楊曷、渠州鄰山縣尉陳陸皆姦黠玩法，積取受百金以上，他使者莫能按，公悉劾罷，貪吏斂迹。

公免去，今太尉劉公錡任廉訪使者，奏言公治狀顯著，一路悅服，宜蒙褒寵，不當反賜罷黜，不報。淵聖皇帝即位，覃恩轉承議郎，至京師，與樞密李綱書論時事，綱稱於朝曰：「真天下奇才也！」辟編修官。供職數月，有旨李綱所辟官並罷。罷十有三日，金人圍京師，公羈旅圍城中，食屢絕，未始介懷，深以宗社爲憂。僞楚立，公之友或染僞命，公力誠之，弗從，遂與之絕。敵退，迎上南京，屢表勸進，大元帥府命公權太常博士，又命充徹幣官。上即位，儀禮皆公草定。公勸汪伯彥薦李綱、鄧肅、潘良貴可大用，上召綱爲相，肅爲右正言，良貴爲左司諫。綱始至，公謁之，綱有輕汪伯彥、黃潛善語，公曰：「汪、黃人望雖輕，與主上同起草昧，未可間也。相公宜委曲圖濟艱難，不可與之爲矛盾。」綱弗納。不幸公之友鄉受僞命者，復以巧媚得權要，交惡公於綱、伯彥，以故公浸不偶。會朝廷議駐蹕維揚，公謁宰執，極言其不可狀，皆弗以爲然。公因說皇叔士儂，勸上駐蹕金陵，公爲草奏。上覽奏大寤，顧謂士儂曰：「孰爲此奏？」士儂以實對，上宣諭曰：「只令汪叔詹草詔進來。」詔草中有「姑留金陵，待二三年復還京都」之語，上塗去「二三年」字，易云「來春」。詔揭，衢路交相賀。宰執力勸上駐蹕維揚，趣省吏收還詔書，公度其必敗事，遂拂衣歸隱，除知太平州，又除檢討官，皆不就職。用覃恩，轉朝奉郎，賜緋魚袋。初，淵聖即位，公該錫服，乞回授乃考，朝廷雖著令不許，特從之，至是始自受緋魚之賜，主管舒州靈僊觀。轉朝散郎，繼丁乃考憂，服闋，主管台州崇道觀。轉左朝請郎，起家知池州。公自拂衣歸隱，蹭蹬十載，年幾六十始領一郡。今大丞相陳公康伯提舉江東茶鹽，與公同時在池陽，公常言「陳公風度凝遠，必致大用」，其知人如此。終更，轉左

朝奉大夫，除知鄂州。數月，移知永州，除權發遣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兼提舉本路營田公事，兼京西路轉運提刑提舉茶鹽常平等事，置司武昌。除直秘閣，再知鄂州，轉朝散大夫。成資罷，除江西提點刑獄公事，改湖南提點刑獄公事，轉左朝請大夫。朝廷免天下行戶需應，令出免行錢，別州郡爲六等，出錢各有差。湖南所隸八郡，長沙月三百萬，衡、永、邵月六十萬，金華月四十萬，郴陽、武岡、桂陽月二十萬。所均太重，居民多逃徙，郴陽、武岡最甚。公乃先蠲三郡什之八，始聞於朝，乞併與諸郡復蠲三之一，如請，人賴以安業。湖南邊二廣，俗好聚藥毒，人死者頗衆，公移文禁止，捕以厚賞，未幾大改其俗。南蠻數爲寇，郡縣弗能禁，公遣人諭之，有降者，厚賜使還。於是相率而至者，前後聯屬，公皆還之，邊境遂安。有縣令李氏子不肖，黨姦人，姦人從其所貸錢弗得，遂誣李氏子有異志，常日其嬰孩爲唐太宗，詣闕訴之，朝廷命爲制獄鞫其事，所連引甚衆。公卒明李氏子，出之，活數十人。攝長沙帥，數月，拜司農少卿，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路財賦，湖北、京西路軍馬文字。公在武昌總領所凡八年，貔貅宿飽，軍餘見糧，前後更數人，獨號稱職，賜金紫。秦檜當軸，私其妻姪王子渭以爲總屬，子渭恃勢，貪猾不遜，至盜軍儲，淫官婢。公劾奏其罪，檜大怒，除子渭版曹屬，以呂愿中代公。愿中小人，尤爲姦險，誣公以罪。賴檜死得免，家居，主管台州崇道觀。檜死之明年，召赴行在所。時有新貴者，與公素不平，遂中傷焉，復主管台州崇道觀。紹興三十年四月守本官致仕，是月十六日終於家。凡四典郡，五持使節，階至左朝請大夫，職至司農少卿，壽至八十一。公人物軒昂，志節慷慨，博通經史，尤長於詩。與人交，胸中無毫髮隱，故士大夫以此稱之。見邪

佞，疾之如仇，面折不能容忍，用是亦數見排擯。異稟賦，善攝生，年八十，起居飲食如四五十許人。處事益精明，筆力不少衰，至對客論天下事，亹亹不倦，皆有條理可紀。初赴武昌太守，陛辭敷奏明辨，舉止詳緩，上再三褒異。平生仕宦，所至稱治，固無負所學，獨惜其不至大用爾。娶鄭氏，封恭人，有壺則，能甘貧苦，佐公起家，再守武昌之次年即世。五男子：若水，右從事郎、福建路安撫司準備差遣，先公卒；若海，右朝請大夫、直秘閣、知江州軍州、主管學事；若川，右文林郎，江南東路安撫司準備差遣；若愚，右通直郎，知隆興府豐城縣；若金，將仕郎，先公卒。一女子，嫁右朝請大夫、知德安府事張璫。孫男十八人：取善，將仕郎；聞善，先公卒；擇善，右迪功郎、江陵府公安縣主簿、主管學事；好善，將仕郎；餘未仕。孫女六人。重孫男五人，女八人。諸孤奉公柩葬于古城山之麓，謹述其官爵事業，願假辭於立言君子而傳之來世焉。紹興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謹狀。《新安文獻志》卷七七。（以上尹波校點）

全宋文卷四二七一

范 浚 一

范浚（一一〇二——一一五一），字茂明，世稱香溪先生，婺州蘭溪（今浙江蘭溪）人。祖上多居廬仕，浚絕意仕進。紹興初舉應賢良方正試，以秦檜當國辭不赴。講學授徒，學生至數百人。潛心學問，精研六經諸子史傳，所作詞賦辭高意古。嘗撰《策略》二十餘篇，皆經國之要務。紹興二十一年卒，年五十。見童品《香溪范先生傳》（《范香溪先生文集》卷首），《金華賢達傳》卷八，《金華先民傳》卷二。

范浚文集由其侄范端臣編輯，初刻于紹興三十一年，凡二十二卷。本書所收范浚文以四部叢刊續編影印明萬曆刊本《范香溪先生文集》爲底本，參校明成化十五年唐韶刻遞修本（簡稱成化本）、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金華叢書本（簡稱金華本），編爲十二卷。

姑蘇臺賦

辛丑年作

歲崢嶸其聿邁兮，冬隆寒老；訪蘇臺之遺址兮，遵吳都之古道。日下平林，烟橫衰草。慨傷時而感往，增予心之慄慄。念昔吳王，盤游怠荒，次陂池兮臺榭，宿嬪妃兮御嬙。雖生人已困於蘋尾，而土木之工未央。於是越人仇之，冬冰是棲，蠡也決策，種焉建奇。蓋君臣鳴鍾而謀于漸臺者，窮日夜而吳初不知。種有九術，越行其一，取文梓榿楠以奉吳王之宮室。吳乃營茲崇臺〔一〕，歷三年兮聚材。斧集刃兮疊雪，杵攢林兮殷雷。金碧梁橑〔二〕，琳珉城階。巖巍兮嶢峴，干霄兮切霓。佩長洲兮茂苑，帶朝夕兮濬池。意將遠眺數百里，而下窺雲海之涯。當其虐用吾民，骸體莽暴。天厭其酷，故啓越之謀，而夜生神木。人罹其毒，故勞愁慘淒，而塗嗟巷哭。使臺土未乾兮，已群游乎麋鹿。至若朝歌淫淫，夕管悵悵，困醪醴之酣沈，則有西施蠱其心，是助越人之侵。又若姦讒回沈，膏唇鼓舌，吠正人而媒蘖，則有宰嚭間其說，是誨越人之伐。嗟乎，吳王知西施之姝，而不知宰嚭之諛〔三〕；知歌管之娛，而不知吳民之痛〔四〕；知華其居，而不知其國之墟；知勾踐之爲奴，而不知身之爲獨夫。信茲臺也，實亡吳之權輿，吁！

《范香溪文集》卷七。又見《吳都文粹》續集卷一一，洪武《蘇州府志》卷四七。

〔一〕崇：原作「榮」，據《吳都文粹》續集改。

〔二〕梁：原作「忍」，據右引改。

〔三〕諛：原作「諫」，據四庫本、金華本改。

〔四〕痛：原作「痛」，據右引改。

述嚴賦

并序〔一〕

後嚴子陵千有餘歲，蘭谿范浚過祠下，仰瞻遺像，惕焉景慕，謂先生之不屈于建武，非若踰垣閉關爲已甚者，揆其意而著之，作《述嚴賦》。

歲辛丑予東歸兮，凌濤江之渺瀰。引帆席而朝發兮，夕予次乎嚴君之祠。惕仰高其若存兮，揆厥意而明之。曰先生之遭世兮，會炎正之中微，慘餘分之孽虐兮，方悖道而窮威。率誅忠而任殘兮，紛赤車之四馳。蕩三綱其弛絕兮，誰不裂冠而去之。宜先生之高蹈兮，靜游釣於淪漪。逮赤伏之膺運兮，矯白水之龍飛。彼群雄之疏附兮，猶響臻而應期。何故人之雅素兮，翻固拒而牢辭？惟先生之高介兮，氣干霄而上躋。恥一毫之或挫兮，若撻市之忸怩。彼君房獨何人兮，將使我自屈而詭隨？荃不察予之口授兮，顧狂奴之是譏。視蒲車之來思兮，類被毀而遭非；謇儒仲之耿耿兮，繫俗黨之貽訾。伯況願修於初服兮，幾偃蹇而見擠。既讒巧之孔多兮，予又胡爲乎遭迴？寧超超以遐逝兮，亦安能依

世而突梯？意先生之達識兮，不降志其由茲。吁嗟器大，時難容兮。追巢躡由，邈儷蹤兮。水之渾渾，山崇崇兮。遺芳不泯，名益隆兮。何千萬年，激頽風兮。死者如可作，惟先生之宗兮。《范香溪文集》卷七。又見《歷代賦彙》卷一〇七。

〔二〕《歷代賦彙》題作《釣臺賦》。

過莊賦 并序

莊生有言：「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世誦其說，予獨以爲妄辯，作《過莊賦》。

大塊載我以形，稟我以性。目吾使之視，耳吾使之聽；言以揅吾意，思以達吾情。我飢我渴，與以飲食；我作我息，詔以晨暝〔一〕。使我從容乎事物之間，而不失其正。天於人爲至厚，稽諸身而可證。何生之勞，可爲吾病？何必老而後佚，何必死而後靜？苟達觀於一致，何存亡之足評〔二〕？豈有身則爲患，豈身殞則爲勝？顧真我之爲我，匪形生而氣孕。曾無象以獨立，繫常存而靡竟。歷千變與萬化，每自如而安定。彼從壯而得老，此何衰而何盛；彼從老而得死，此何損而何賸？鑿至理而妄辯，實莊生之未聖。若予者則爲如何，邈與世其無競，蓬茅一室，松菊三徑。林嶺泉石，娛吾游衍；

風花雪月〔三〕，供吾嘯詠。無營無欲，爰清爰靜。隨所適而得此生焉，聊樂乎天命。《范香溪文集》卷七。

〔一〕暝：原作「暝」，據四庫本、金華本改。

〔二〕存：原作「在」，據右引改。

〔三〕雪：原作「雲」，據右引改。

登八詠樓賦

憑軒楹而寓目，納萬景於遐荒。窮烟鴻之滅沒，辯雲樹之微茫。群峰屹乎延連兮，疑結根於台嶽；兩溪浩乎奔渾兮，將走集於濤江。俯萬落與千村，鬱春靄之蒼蒼。林廬隱映乎郊郭〔一〕，錯彩翠而相望。繚蓑城之綿聯，帶碧水之灣汪。搖晴陽而蕩漾，射藻井而交光。攬山川之壯麗，睨棟宇而相羊。信茲樓之奇觀，甲區中而少雙。山川兮如昨，棟宇兮非昔。閱古今於百代，忽白駒之過隙。引玄酒之一酌，弔隱侯之幽魄。想悲桐而憫草，悵多違而撫臆。豈當時之擯落，亦擁節於侯國。顧人壽之幾何，胡不怡而慘戚？慕太白之來游，嘗坦腹而高眠；雖身世之爛熳，獨訪古而留連。誇魏萬之經行，邈曠望乎群川；流嵒嶢之逸句，凜生氣於千年。吁嗟乎，懷古人兮眇眇，倚飛欄而吟嘯。惜此地之勝賞，復徘徊而臨眺。見漁子之浮舟，正擘餌以投釣，凌驚波之汹涌，方危坐而獨笑。見田翁之引

犢，出城陰之落照。雖市聲之合雜，獨行歌而荷篠。悟物理之一致，得領略於無言。苟吾心其專靜，豈世故之能遷？彼沈郎之煩促，真膏火之自煎；信謫仙之曠達，脫世故之拘攣。試寂默以冥觀，泯萬慮於自然。《范香溪文集》卷七。

〔二〕映：原作「映」，據四庫本、金華本改。

慎術賦

人孰不良？惟術也利人之傷，則爲豺爲狼。人孰不令？惟術也劫其正性，則爲梟爲獍。彼市矢工，懼羽鏃無庸，幸仇敵之交攻。彼鬻棺子，懼禪傍積委，冀市人之立死。歲或大飢，足穀者男歡而女怡；蠶不三俯，犢帛者朝歌而暮舞。癘疫興而國工捧腹，雩禱用而淫巫布武。推類以言，事胡不然！習武者思亂，好夸者盜權，爭名者不得不賣友以自遂，爭利者不得不排人而取先。聚斂用，則不得不爲桑羊，爲孔僅；法律進，則不得不爲張湯，爲臧宣。子貢不得不亂五國以納說；蘇秦不得不關七雄而合連。故曰：術不可不慎也，爾其戒旃。《范香溪文集》卷七。

猩猩賦

以爲獫而語惠，以爲人而意愚。嗜屐嗜酒，以亡厥軀。終雖亡軀，猶戒其初。彼世之溺名淫利而不知省者，初寧戒乎？噫，猩猩之不如。《范香溪文集》卷七。

甘菊賦

爾英之可藥兮，將使人壽而不死，因見髡於朱孺子。爾葉之可蔬兮，將使人飢而得羹，因見戮於天隨生。既髡既戮，根莖瘁禿。爾曾不如不材之木，大爲槃瓠，細爲卷曲，永無濟世拯人之用兮，迄天年於窮谷。《范香溪文集》卷七。

蟹賦

橫行蠹稻，雄稱鬪虎。貪婪無厭，化作田鼠。吾將斫爾螯，折爾股，以除農殃兮酣我醕。《范香溪文集》卷七。

寄上李丞相書

浚聞之，昔者東周之衰，王道雖微，然朝廷公卿大夫表著猶在，列爵錫土之柄，天子猶得而用之。大而齊、晉、秦、楚，小而宋、衛、陳、鄭，凡得百里而臣其民者，亦莫不有卿佐列位，臺餽廩粟，黃金白璧，翹車高旌，足以來天下之賢能。然而一時豪傑英偉之士，類皆褰裳提履，鱗集霧會，爭先擁簪于孔氏之門而惟恐獨後。若淵、騫、求、由、參、偃、商、賜之徒，其才皆足以佐天子而立南面。彼不之齊、之晉、之秦楚宋衛陳鄭，以干說其君，又不從仕于周，以徼一旦之富貴，顧獨甘心棲遲乎蒿廬壤室，飲水捭茹，無監門之養，以飽其腹，被褐穿結，無五兩之綸，以華其身，菜色當阨，困窘顛躓，矢死而不悔，何哉？蓋士非狂惑鄙陋，則皆欲有立於時，而流聲光於後世。彼七十子者，有聖人爲之依歸，行道守義，相與樂其樂而忘其窮，舉天下之富貴，殆無足與易者，故夫七十子之所成就，皆足以不朽。上焉者窺見聖域，仰高鑽堅，以窮探乎性命道德之微。雖魯喭之資，亦皆深造自得，終於易簣結纓，泰然不動其心，以安於死。下焉者，猶能取休聲，垂無窮，千載而下，號曰孔門高弟，想望風采而不可及。嗟乎，天下之富貴，曾何足以易此哉！其後孟軻以仁義之說倡於戰國干戈之際，而告不害、公孫丑、萬章輩，亦皆捨所謂縱橫捭闔、刑名楊墨，以求學乎孟氏。當是時，士之挾縱橫刑名干說諸侯者，無不釋屣而析圭，解褐而懷符，一談笑而取客卿封君之貴，高門大屋，

開第康莊之衢，持梁斂肥，心謙意得，朱輪黃屋，從徒駕馭，馳驅乎秦楚齊趙燕魏之郊。而不害輩獨去榮華，就枯槁，捨衆人之所趨，以求學乎孟氏，其亦以軻爲道之所在，且足以託乎不朽也。嗟乎，自戰國以至于今千數百載，雖其間不無豪傑英偉之士出於寒素，然不幸而無聖賢爲之依歸，要所成就，其能如孔門高弟、孟軻之徒歟？然亦幸而時有名人魁士，爲一時領袖者。如李膺以節義顯，爲世楷模，被容接者有登龍之榮，四方翕然，莫不奮迅感激，波蕩而從之。故東漢雖衰，而士多忠義慷慨，解衣就鼎鑊，摩頸伏刀鑕，相牽連趨死而不懼。是雖無益於漢之存亡，然振頽風、起衰俗於卑陋委靡之餘，於名教亦不可謂無少助也。唐世人物，視秦漢而下爲最盛。蓋其始也，隋王通以儒術興於河汾，學者戴經抱籍以從之遊，如房元齡、杜如晦、魏徵、薛收、李靖、溫大雅等，舉出其門，而皆爲王佐，勳名卓然。其後韓愈起文弊於乖微^{（二）}，爲諸儒標的。有從愈者，號稱韓門弟子。於是唐之文章，鬱然有西漢餘風，學古之士，肩摩跡接，繼愈而作，爭以所長焜耀于時。此唐世人物所以視秦漢而下爲最盛，實通、愈之力也。往國家承平久，天下無事，士得沉潛學問，而又有韓、富、歐陽、司馬、二蘇諸公，落落然踵起爲儒先生，各以所學收率天下之士，或博約其人，使知所趨向，或借之清談緒論，以成其名。是以天下之士得所依歸，益自懋勉磨厲，以德行文學政術稱者，藹然輩出。奮迹立朝，咸能侃侃正色，以忠節直道，遠猷茂業，與夫高文大冊，聲詩雅什，爲國光華，蓋亦有韓、富、歐陽、司馬、二蘇諸公爲之依歸而已。厥今世道艱棘，滄海橫流，士之脫于犬羊憑陵，豺虎噬食，若戶賦口斂，誅求魚奪，寒飢憔悴之餘，其能志氣不衰，自期有立於世者蓋寡。而又公卿不揖

客，將相不俛眉，類多簡貴自尊，非伊優面柔，乞憐諂笑，則無以辱流眄而見甄錄。彼耿介尚氣者，使之呼吸折節而得萬鍾，且有所不爲，其況攝纓束衽，介徒隸而倚墻屏〔三〕，俯僂偵伺，以幸貴人一揖一顧？彼且以爲殺身不足滅耻，是以浩然鵠舉，惟恐足跡見汙於權門。而有志濟時強聒自任者，亦且爲之前卻允豫，欲依世撓節則不能，欲遺世遠引則不忍，欲求所依歸則無有，遑遑乎若迷塗冥行，而無適從。於斯時也，士非信道篤，自知明，行藏自我，不因人而作輟，則其所成就，殆未可知也。嗟乎，今世之士去孔孟遠矣，而曾不得如李膺、王通、韓愈者爲之依歸，一何不幸至此極耶？然於此有說焉，庶幾有以慰天下士大夫之心。蓋以爲閣下勲德甚高，而名塞天壤，士之仰英風望餘光者，冀一見有輕萬戶之心，得一言若九鼎大呂之重，誰不願遊閣下之門，以自託於不朽？閣下所賓接固亦多矣，儻復加之意焉，而略勢位，躬吐握，以一變近時公卿簡貴之風，均禮寒素，開納後來，或博約其人，使知所趨向，或借之清談緒論，以成其名，將見天下之士褰裳提屨，爭先奔走，以閣下爲依歸，雖易之以富貴，而彼將有所不願。士非狂惑鄙陋，孰不捨衆人之所趨，而委心乎閣下者？閣下方將復執大柄，佐吾君撥衰戡亂，則必有奮忠義立勲名者出爲朝廷用。閣下貴隆槐鼎，爲元功宿德，文章言語，與事相侔，實今宗師。握牘秉管者，亦得以仰窺標的，益其鑽礪之工，以收名於文錄。是閣下與一時士大夫，皆無愧乎前修也。後世且曰，吾宋復有閣下爲士所依歸，蓋韓、富、歐陽、司馬、二蘇之續，不其休歟？浚嘗聞侯嬴欲就魏公子之名，而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使人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漢王生於公卿廷會時，使張釋之結轡，而曰：「張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轡，欲以重之。」

汲黯與大將軍抗禮，或說黯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故夫以貴下賤者，古人以成名，今人以爲恥；古人以爲取重，今人以爲辱。今之士未必賤於侯嬴，貴人其能爲之久立車騎市中乎？今之士未必不賢於王生，貴人其能爲之結轡於廷會時乎？使今之士與貴人抗禮，貴人其能賢之如大將軍之賢汲黯乎？必若以謂是非聖賢事爲不足算，則周公下白屋，固有執贄而見，還贄而見，修禮貌而見，與欲言而請畢事者，越千人而不倦。然則近時公卿簡貴自尊之風，不及古人遠甚。誠願閣下矯其失，曠然大變之也。方今強虜鴟峙，神州陸沉，人墜塗炭，骸體僵暴于原野，稚耄流冗于道路。聖主嘗膽九重之上，卧不安席。疆場日駭，近以江介爲守，荷戈挺刃、乘鄣望候之士，懸命鋒鏑，甲冑孕蟣蝨，而不得欠伸于菴廬之下。義人志士，傷時激烈，酸鼻落涕，吟嘯扼腕。正聖哲馳驚履遺弗取之秋，公卿不於此時倒屣走迎國士，傾身接納，與共謀所以批患折難，廣地強國，尊社稷，顯宗廟，致主庇民之至計，顧獨坐養威重，留賓滿廡，夷俟踞見。至有盥頰宵興〔三〕，昧旦守門，見辭閤人，足趑趄而不得前者。悲夫，士固蒙耻冒詢極矣，而公卿之距人却客，亦已太甚，是何足以傾天下之士哉？一旦秉成當軸，坐廟朝，進退百官，知所謂棟下有柱，柱下有石，石下有土，求其人而不得，則坐誣一世，謂爲乏材。如李吉甫之爲相，自謂後進人物罕所接識，懵然莫知能否，其亦簡貴自尊之過也。故曰：士不預備而熟講，卒然君有問焉，其無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天子側席竦意，注想閣下甚眷，而縉紳君子逮于窟穴黎庶，莫不引頸傾耳，望閣下復相，如望歲焉。浚故願閣下均禮寒素而加之意，益務開納，以爲

遄歸鵠閣棟下柱石之用。伏惟高明察浚之所爲拳拳者，皆海內公願，而當今主盟吾道之責，閣下其實當之。又以浚身賤遠，不得走伏墻仞，再拜下風，以控此區區之說也，而寓其誠於書。進越是懼，併祈閣下恕之。《范香溪文集》卷一六。

〔一〕乖：金華本作「垂」，亦通。

〔二〕倚：原作「徒」，據四庫本改。金華本作「走」。

〔三〕宵：原作「賓」，據金華本改。

寄上富樞密書

浚不肖，伏食蓬蒿，慕仰閣下盛德，願望威重有年矣。屬趨行馬之扉，僭納里刺，屢獲侍仗屨而聆警欬，慰釋鄙心，殆若所謂受教一言，而七日不食，如饗太牢者。幸甚，幸甚。雖然，浚固有所慕仰，而非敢以求知也。今閣下乃有意，欲以小人姓名塵于薦書。聞命悸悚，不知所爲，既愧淺昧，不足以仰承特達知遇，又切歎詠閣下大雅宏度，其將以厚德鎮浮俗、移澆風也。浚聞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而士則以自鬻爲醜，抑嘗怪近時公卿大人不俛眉下士，類多簡棄寒素，莫之省錄。狂生賤儒，習爲躁競，望高門而走謁，遽蒞戚施，以期一顧一揖，而終不可得。是先達者，未嘗求士於後進，而

後進者，顧獨求知於先達也。逆施倒置，聞見稔積，漸靡成俗，視爲當然。此浚所以閉關窮閭，無足跡於通貴之門，雖藿食水飲，而猶守愚抱拙，不之改也。閣下以耆德碩望，輔天子中興，歷揚華塗，入柄斗樞，所以薦賢助國者，不可指計。今茲均佚琳宮，以接納寒素爲孜孜，愈益不倦。士之躡履墻屏，欲瞻輝光希獎飾者，亦多矣，而清談緒論，獨見及於守愚抱拙之小人，此非將以厚德鎮浮俗移澆風故歟？昔人謂救漸靡之弊，必俟乎薦紳先生德與位并者，揭然建明之。閣下於今其薦紳先生德與位并者也，固可以鎮浮俗移澆風，則今日蒙被盛意，豈惟小人之幸，將天下寒素實幸也。然顧浚材智朽短，有所不能爲者，念當仰辭嚴旨，而惕焉恐懼，不敢遽前，謹先緘牘，粗陳其愚，繼將走伏鈞屏，舒叙微臆，以祈大君子幸察。儻閣下不遺鄙賤，終以浚爲可教，則庶幾獲偕賓客後陳，時一進見于館下，以幸道義之餘誨。雖尉薦嘉命，不克謹承於今，而寒微之縱，固猶出入門下，他日苟可效心畢力，以報國士之知者，敢不自竭。伏惟閣下原其悃悞，非詭辭爲解也，曲賜昭亮而容允之。冒瀆鈞嚴，無任皇灼俟命之至。不宣。《范香溪文集》卷一六。

答徐提幹書

浚昨者拜狀，過蒙報貺華翰，慰誨勤勤，見所以眷知甚厚，欽佩至意，感何可言！浚愚無知，於世事都不通解，竊獨有志于學。嘗以爲士生叔世，去聖人千數百歲，雖不復見聖人之儀形，而即遺經

所傳以求所不傳之妙，尚可以見聖人之心。又以爲《論語》一書，記孔門格言善行，最爲本真，誠使夫子復生，且有善問者進乎前，而夫子一二詔告之，亦不越乎《論語》所記。故拳拳服膺，妄意窺測聖賢旨意。譬諸幽蔀窮人，穿隙睹天，雖或有見，亦已微矣，然時時取臆說，爲朋友言之，以求是正其失。不料輒塵聽覽，且蒙曲賜推與，皇愧不敢當。然心知左右愛之而欲其至於是也，銘激之餘，竊有感焉。蓋自大學之道不傳，士狙習尚，以好修取譽爲極致，以辭章記誦爲要務，語以聖經性命道德之說，能知而不嘸然陽應者鮮矣；以爲是而洒然入焉者又加鮮；至若可與談微究要，領會於言意之表者，殆得一二於千百焉。是非此道之難知也，由此道而知之者爲難得也。昔李翱在唐諸儒中言道最純，然其用心勤甚，而時人莫之知，後世亦莫之知。翱從韓愈爲文章，辭彩雖下愈，而議論渾厚，如《復性書》三篇，貫穿群經，根極理要，發明聖人微旨良多，疑愈所不逮。而愈但稱翱學文頗有得耳，翱亦自謂與人言未有是我者，是當時莫之知也。近世名儒尚論古人衆矣，曾無以言道與翱者，至或指《復性書》爲《中庸》義疏，而曰「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是後世亦莫之知也。翱之言曰：「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時。」翱之用心如此，而當時後世舉莫之知，信乎學此道而難與人言！非適今也，求之前古，又非特一李翱也，凡聖賢皆然，惟其莫已知而力行不惑，所以爲聖爲賢耳。浚也昧甚，不知力之莫可，而竊有志于學，不知難與人言，而每求夫相與同乎此道者，蓋不易得而僅有之也。今左右於浚，不待數面屢款，遂知其愚，貽書累紙，立論精切，非見道明白不及此「一」。既深歎仰，又自喜相與同乎此道者，

今復得左右，幸良厚也。惟是邈遠墻序，不獲時奉名理，以慰勤翹之心，居劇傾向，謹拜書具謝。蒙知之厚，因有感，爲繁言以瀆左右，悚忤惟深。《范香溪文集》卷一六。又見《金華文徵》卷二。

〔二〕道：原作「見」，據四庫本改。

答胡英彥書

英彥足下：欽耳妙譽，未接姿制，遠蒙書貺勤懇，荷厚意至矣。雖過相推稱，惶愧不敢當，然以足下論學問師友之說，求所用心，見足下善學，與我同志，千里相望，歡喜無喻〔二〕。足下引夫子問禮樂事及非韓退之皆當。夫子聖人，道大無我，視善之在人與在己不異，其下問乎人，猶心口相語，無分於爲彼爲此也，豈復以禮樂之問爲愧？其後答曾子問禮，必曰「吾聞諸老聃」；答賓牟賈問樂，必曰「丘聞諸萇洪」，終不掠所聞爲己有。蓋其大也若是，是宜依歸者衆，如百川之宗溟渤也。抑觀夫子始與賈言及武樂，虚心款叩，若初未聞者，雖知賈言非是，猶詳問焉，已而訂賈二失，且備論六成，皆賈所不知。蓋聖人不以所已聞者自足，而好問乃爾，非以其無我故耶？後世學者，小識眇然，局於己有，敖誕虛張，如蝸角自大，將以不知爲知，其肯下氣諮事于人乎？往往髫年抱惑，至華髮墮顛，而無與祛者。是雖若好高，而所以自處實甚陋。疑退之亦未免此病也。退之固大賢，欲自比孟

軻，然終不至焉者，患在未能克己耳。軻願學孔子，而乃師子思，是善學孔子者也，退之則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豈知得師之義乎？孔子學無常師，大而師天地，故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小而師萬物，故於山樂其高，於水取其有本。於《易》之象，《詩》之比興與所引喻，凡物理之見于經者舉取之。上而師古聖賢，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竊比於老彭；下而於人無所不師，故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善者從，不善者改。由夫子觀之，凡可法可鑑者，皆吾師也，豈必弟子云乎哉？大抵古人之學，不越乎窮理，理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取諸物理，皆可爲吾法，能會萬物之理爲己事之用，非得師而何？喬梓俯仰，父子之師也；棠棣華鄂，兄弟之師也；鳥嚶其鳴，朋友之師也；羔羊跪乳，有禮之師也；蛾子時術，進學之師也；石泉潛流而清，慎獨之師也；勁松凌寒而秀，厲操之師也；蘭之馨、鮑之臭，善惡之師也；玉之可撓、蒲之可卷，剛柔之師也。推類言之，有是物必有是理，目見耳聞，無非吾師，況在人乎？見舌而知守柔，顧影而知持後，於己身猶得師焉，況在人是理？使退之明此義，必不爲前言，自處於弟子也。彼且自忘其《師說》所謂無貴無賤，無長無少，惟道之師，與弟子不必不如師之論。試以韓之矛，攻韓之盾，則敗矣，豈其答呂生書時，方欲以高談自抗，未之思耶？足下能知退之失言，則自處者必有在，故某雖未接姿制，而遂知足下之善學與我同志也。足下家學有淵源，昆仲又皆多聞知，親師而求友，相與錯磨進乎此道〔二〕，未可涯也。時正沍寒〔三〕，不審起居何似〔四〕。無階良覲，伏冀以時爲器業自重。人還遽甚〔五〕，上狀率略，悚仄無已，因風幸時寄聲。不宣。《范香溪文集》卷一六。又見《宋元學案》卷四五。

〔一〕喻：原作「踰」，據成化本、四庫本、金華本改。

〔二〕錯：原作「諸」，據四庫本改。

〔三〕汙：原作「講」，據四庫本、金華本改。

〔四〕似：原作「以」，據四庫本改。

〔五〕遽甚：原作「逮其」，據金華本改。

上婺州周侍郎書

浚聞古之人闔戶高枕，與被髮救鬪者同道，蓋君子出處，初無二致，用則出，不用則處。其處也，學以爲己；其出也，用所以爲己者爲人。此豈二致哉？自古人之學不傳，士以出處爲異道，故凡居蓬衣白，閉關屏跡者，自以爲無用於世，莫或知之。夫人不己知，固守道者所不屑，然公卿有位取人失之窮，則吾道之不明，豈不益甚矣乎？浚也至愚，身處賤約，自視淺陋，無以偶世俗，未嘗妄意人之己知〔一〕。不謂閣下過聽，賜之珍緘，獎與問遺，禮意甚眷。此人必有以浚欺閣下者。顧浚詠慕賢德雖久，而未有足跡於賓序，乃蒙殊知若此，信閣下取人之道與世之簡棄寒素者大異矣。是用進伏於門牆，願望德容，以慰區區仰止之心。此非以受知門下爲己私悅也，以謂閣下取人之道如此，則凡幽潛遠隱之士，益自信其所守，且使世之人知居蓬衣白、閉關屏跡者，其所守固自有在，未爲君子之

棄也，吾道之明，其庶幾乎！恭惟閣下以天子從臣，殿此名鎮，仁行如春，威行如秋，民安田廬，門不施吏，席惠化洽矣。而又增治學宮〔二〕，教育士類，且將使浚預講說之末，此實閣下力振吾道，加意甚厚。浚雖不獲承命，然益知吾道之明，繫閣下是賴，則浚之蒙知，豈特爲己私悅乎？此浚所爲進見之意也。《范香溪文集》卷一六。

〔一〕妄：原作「忘」，據四庫本改。

〔二〕宮：原作「官」，據四庫本、金華本改。

答姚令聲書

得足下去月尾書，辭意良勤，系念雪釋，曠然以喜。然寒溫問外，首及妄人假僕姓名和《元祐賦》，鋟板散鬻，若欲僕亟圖自辯白者，此足下愛之深也。僕亦聞諸道路，謂僞和賦集頗已流布。僕固陋甚，妄人又欲以此浼巉之，是支離寢醜而更蒙不潔也。然似聞所和賦無一語可讀者，審爾，則不待家至人諭，苟一寓目，必洞其妄。世言薺芑亂人參，蛇牀亂靡蕪，蓋惡其似耳，使僞賦誠無與鄙文似，則恐未能爲我浼也，其又何辯？足下閱古今名人鉅公所爲書若集多矣，僞妄增加者往往有之，況僕眇鄙，橫被浼巉，又胡足多怪？唐元白詩爲時人繕寫模勒，銜賣於市井，甚者至有盜竊姓名，苟求

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今僞賦自爲一集，不以僕文參之，則無雜亂間廁之患，其爲盜竊姓名，甚易見也。然傳聞失真，翻轉名實，古人所歎。近亦嘗白官司，移文建陽破板矣，前散鬻者，人得之當即以供瓚覆藥楮。有不得其詳者，足下以是告之。《范香溪文集》卷一六。

上潘大著書

孔孟云歿久矣，義命之說，不見於世，故士之持心，日益以偷。持心以偷，則屑焉以富貴爲念，故其居窮約則患富貴，得富貴則苟富貴，有苟富貴之心，則必持保寵位，若庸商賤賈之守囊橐，惓然恐或亡之，而弗獲有爲^二。彼其心惟恐君之不昏，相之不愚，而不已容也。苟朝廷以一束草置之巖廊之上，被以公袞，翼以徒胥，命之曰相，彼亦將曰「此賢相也」。顧非豪英偉特之士，天資鞏固，挺然自拔於頽風靡俗之間，灼知義命，無一分富貴心者，詎能犯顏正論，歷詆時相，以警悟人主之聽耶？邇聞閣下進對明天子前，指彈柄臣無所回隱，音吐暢厲，聳動陛戟，雖遭斥黜，且甘心而不顧，意閣下其安行義命，視富貴如泥塵者也。四方持忠抱義之士，聞風增氣，交聲互傳。所謂豪英偉特，非閣下其誰歟？使薦紳君子，上自三揖，下極九品，盡如閣下，則孔孟所謂命義之說，必復大明於今之世矣。惜閣下之道，其無與誰助之。雖然，古之抗直情，伸鯁論，以劘其上者多矣，言不用而見黜，率爲懟怨狼戾，譏非刺詆，述書著論，以興讟訕，否則自放於丘園盃酒之間，絕口不道世事，以

示曠達。夫以言不用而興讞訕，固小丈夫之事；至於絕口不道世事，亦非君子之心也。君子有所謂憂國愛民之心，未嘗一日忘之也，有言於君，不恤其用不用也。用固君子之願也，如不用，特於言弗克伸耳，其於憂國愛民之心，亦何損哉？昔者孟軻不用於齊，三宿而出晝，猶以爲速，且曰：「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又曰：「予雖然，豈舍王哉？」又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夫孟軻非重去齊也，不用而猶諄諄以云者，其心不忘乎用王爲善，而欲以安齊民，是所以爲君子之心也。浚固願閣下察孟軻去齊之言，以無忘君子之心，益思所以憂國愛民者。今天子夙夜求治，他日必悟閣下敷奏之忠，翻然起閣下而置諸左右，以詢諮政道。浚知閣下之黜不久矣，敢布諛語，閣下其垂觀焉。《范香溪文集》卷一六。

〔二〕有：原作「其」，據四庫本改。

代上范丞相書

某不肖，獲隸幕府下，亦既數月矣。惟是才朽力綿，而魯于及事，夙夜怵惕，懼使令之不給，用速譴誅，爲僚列羞。然今猶坐曹自如，而未以劾去者，夫豈自以爲能哉？實繫相公厚德宏度，包荒容愚，不欲以遲鈍之失去士，故某亦得覩然濫吹於群賓衆屬之末。相公之恩德，不既至矣乎？而某於此

猶將貢瞽言于鈴下者，蓋當可言之時不得而默也。士固恥于自媒，淺露以求知，不可之大者，然當可言而不言，要亦未爲得也。黷蔑一言而善，叔向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使古人率不用言以自見，則是語也不當紀於《春秋》家，此某所以不得而默也。厥今薦舉之法至矣，然猶有遺才焉，何哉？居上位者忽不察，沉下僚者介不求焉耳。漢王子師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此其人皆素譽暴著，無事于自進，而人雅知之者也。非此族也，而獨介介然自同寒蟬，雖王公大人，樂人物，負鑑裁，而猶曰「吾弗求，吾弗求」，則固而已矣，誰得而知之？古之人固有惴惴焉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者矣，至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愧，彼豈甘冒自媒之醜哉？以謂仁人在上位，而不一告之，是果於自棄，所以自進而不疑也。況如某辱肩下吏，旦暮走趨，望拜光采，進不爲無因，退不爲自媒，又焉得自疑而塞默乎？方今海內騷動，烽舉燧燔，甲而兵者環宇縣，百姓罷弊，居者困督輸，而行者勞轉餉，喁然望治，蓋思息肩而未得也，則所以佐明主圖中興者，非我公其爲誰？注意具瞻，將於是乎在。一日環賜遽至，當有天子之命曰：「丞相其亟來覲，遂復相予。」則潭潭府居，若在宵半，泥塗賤士，曾不得引領矯脰，仰望列戟之餘光，又安能曲躬布武，進瞻威重，以幸一流眄乎？此某所謂今日爲可言之時也。夫以朝夕在門下，備指呼，幸亦至矣，而不獲定價于一言，是某之愚不足以辱品題也，人其謂某何？且將曰：「是固爲丞相幕府吏，得以職事日拜於前者，而不見知遇。伯樂所以不顧，將不爲凡馬乎？」如是，則某也終不復受知於人，雖殞身不足以滅恥，亦相公所宜甚憐也。某抑聞之，橫一木而棟明堂者，其力固多，然其下有柱，柱下有石，石下有土，

積三物而棟乃成焉。相公行當還天朝，任棟梁重，則標鑑中人物宜柱石者，信不乏矣。如某瑣瑣，或冀得與塊土齒，爲終身榮，雖瞑目可以無憾。小人誠願，其敢望乎？干冒鈞嚴，進越是懼，無任皇灼之劇。《范香溪文集》卷一六。

上致政胡待制書

浚聞之，君子分定于所性，外物莫之能加，亦莫之能損，故未嘗標出處爲二道，或三仕三已，而了無榮悴之心。蓋自有道者言之，視千萬世猶俯仰頃，豈復於百寒暑間，校用舍得喪，爲區區欣戚哉？閣下以卓蹕超世之資，早聞道於過庭，淵源信有自矣。所謂樂天知命，無入而不自得者，閣下固已洞達而深造之。用能於強年請老，屣簪橐其如脫，眇然引身囂埃之外，非知性純徹，養熟而分定，不爲外物軒輊，能若是乎？浚竊嘗謂近世士大夫勳名塞天地，忠義貫日月，學窮千古，文高一代者，往往踵武相繼，或比肩並出。至於力行所知，以聖賢爲度，輕蟬冕，薄萬鍾，遺榮獨往，心亨於寂寞之地者，蓋幾無而僅有之。此浚所以夙夜願望閣下之德容爲拳拳者也。浚生四十有九年矣，顧髮已種種，而常自安於窮巷，不敢妄懷求進之心，夫豈以是爲硜硜哉？蓋斯道也，廣之彌宇宙，窮日月，約之不出乎身。古之人已事未明，則不敢以爲人自任。孔子嘗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大聖，其知人也審矣，將使開仕，必其人有可仕之實，而開方自省乃爾，豈非鉤致于己者，未能

窮深極遠，則不足以通天下之志故耶？然而曰斯云者，果何謂哉？以開所能言，求其所不能言，則其心必有事焉，而難以形似道也。彼惟用心於內者猶不能無疑，方且汲汲於自力，而何暇乎求仕，是固後學所宜知，而浚將終身勉焉者。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蓋閉門造車，推而之四方，轍無不合者。禹稷之轍，周乎天下，而回則造車于陋巷者也，豈異道乎？夫士雖未必能爲回，而皆可以爲回，至以爲己之學，造車于陋巷，則夫人而皆然也。閣下之轍，固嘗周天下矣，今浚以造車之說見，其亦有合否乎？伏惟閣下察之。不宣。《范香溪文集》卷一六。